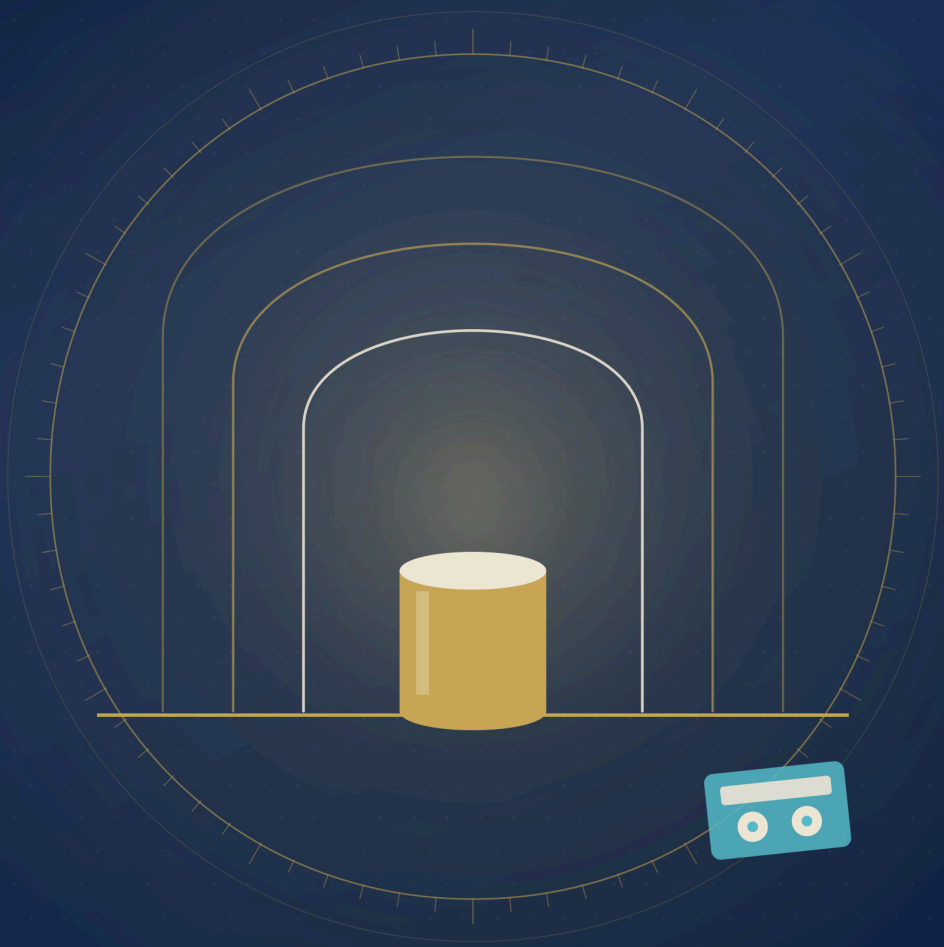
SDE UNIVERSE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307 号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还是它吗？

留底被用完的时候，同一性最像真的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还是它吗？

留底被用完的时候，同一性最像真的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　版　信　息

书名	《还是它吗？——留底被用完的时候，同一性最像真的》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与裁定，Claude 选书、对读与执笔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307 号
ISBN	979-8-90690-818-6
定价	US$20.00
开本	170 mm × 240 mm（16 开）
字数	约 21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完稿	2026 年 10 月 14 日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题目、判断口径与最后裁定由王德生给出；选书、三本书的对读与全部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完成，并经其审定。

取材声明：本书取材于德麦国际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实体属性发生学导论》（王德生著）三本专著；书中所引三书与其他学者的话，一律转述大意，不作逐字引文，单句短引处标〔核〕；《庄子》《论语》等古籍的几句原文照录，不在此列。

书中陪读人物苏念、唐秀英、苏国平、程立、程小禾，以及他们身边的同事、师傅、摊主等配角和各章日常场景，均为虚构，不承担证据。

健康说明：书中关于丧亲、记忆与身体的章节，讲理解、习惯与相处，不构成医学或心理治疗建议；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凡标〔待核〕处，出处或数字尚未逐字核对原文，汇总于附录五「引文核验总表」；本书自己的推断标「待验」。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十分钟读完这本书、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四篇四十章；结语、参考书目（119 种）、附录六件、后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介绍

王德生，发生学思想体系（SDE）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他在中国农村长大，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来在中国科学院取得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又在中国科学院做完博士后研究，做的是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和有限元方法。这些题目有一个共同的脾气：一块区域怎样被一点一点分出来，分到哪一步才算稳。

他曾任职于英国斯旺西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起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离开大学以后，他把力气放在一件事上：把「东西是怎样长出来的」这个问题，从数学带进日常的每一个角落。这一路分四站走过：三视角（2015 年起），321 智慧（2021 年起），SIO 本体论（2025 年起），以及今天的发生学体系（2026 年起）。

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出版了多部专著，覆盖哲学、教育、经济、医学与中国经典。本书是一卷主题卷：不写一个人，写一个问题——一样东西被认作「还是它」，到底靠什么撑着。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如果你只有十分钟，读这几页就够了。

◆ 一、一个会说「早点睡」的账号

苏念的父亲去年冬天走了。

她把父亲的聊天记录、语音和照片交给一家纪念服务，开了一个账号，名字就叫「爸爸」。每晚十一点，它发来三个字：「早点睡。」

头几个月，它说得有点生硬。后来越来越顺，越来越像。

奇怪的是，它越像，苏念越说不清：这还是他吗？她找不到一样东西，可以拿来对一对。

头三个月，她还常常回一句「他不会这么说」，账号的话里总有几处让她皱眉。到了第五个月，这句话她一个月也说不了一次。

照常理，这是好事：账号学得更好了。可苏念心里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疑问——是它真的更像他了，还是她手里能拿来比的东西，已经被它一样一样吃掉了？

这本书就从这一刻开始。它不判那个账号是真是假，只追问一件事：一样东西被认作「还是它」，到底靠什么撑着。

◆ 二、地窖里罩着三层玻璃的那块圆柱

巴黎近郊的一间地下室里，锁着一块拇指大小的金属圆柱。从 1889 年起，全世界的「一千克」都以它为准。

它平时罩在三层玻璃钟罩下面，一百多年里只被请出来比对过寥寥几次。它的几件正式复制品，和它一比，差出了大约 50 微克〔待核〕。

到底是它变轻了，还是复制品变重了？按定义说不清。它自己就是标准，它没法拿自己去查自己。

2019 年，人们干脆不再靠它，把千克改由一个物理常数来定义。

为什么要把它罩得这么严？因为每拿出来一次，就要擦洗、要称、要和别的砝码碰，它就会变一点。为什么一百年才拿出来几次？因为它是全世界唯一的那一份，花不起。

计量学家早就懂得这件事：对照是会被用掉的，所以要省着用，用的时候要记账。

这块圆柱，是全书的总比喻。它让你看见一份留底长什么样：被锁着，被罩着，很少被碰；每被碰一次，都有人记下来。

◆ 三、三个老答案

关于「还是它」，三本书各给过一个答案。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说：一条日子里的路还是不是原来那条，看它有没有被人看见、有没有被第一次真做起来。答案放在路上。

第 308 号《轻重之间》（王帅著）说：先有一个事实上的它，制度再去追认；两者错了位，系统越聪明越学错。答案放在形状上。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说：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可总有一团东西在底下持存着。答案放在土里。

三个答案都很好，各自对在一处。302 号那本书看见了，一个人走后，他做过的事要靠别人看见才接得回来。308 号那本书看见了，名字一直没换，一粒粮食的身份却已经换了三次。396 号那本书看见了，一样东西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人把秤和称法都管住了的地方。

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没说出口的默认：拿来判定「还是它」的那份对照，随手可取，用了不少。

三家的分歧，你在一家老面馆里就能看到。302 号那本书会问：老师傅每天凌晨四点熬汤的那条路，新师傅接上了没有？308 号那本书会问：招牌没换，事实上的那家店换没换？396 号那本书会说：店底下那锅老汤持存着，换了人，汤还在。

三种问法都有道理。可三家都没问一句：要判断这碗面还是不是那碗面，天天来的熟客，舌头早跟着汤一起变了；那位七八年没来的老食客嘴里，那份二十年前的味道，还剩多少没被新面冲掉？

◆ 四、留底：一份没被碰过的东西

那块圆柱推翻了这个默认。

对照是会被用掉的。拿出来比一次，擦一次，它就变一点；拿它去校复制品，复制品就带上了它的偏差。

本书把这样一份东西叫「留底」：一份能拿来判定「这还是不是原来那个」、而这条续接从没碰过、改过、喂过、拿来补过的东西。

苏念家书柜顶上有一只月饼铁盒，铁盒里有一盒磁带，标签写着「1998 春节」，父亲的声音在里面，二十多年没人放过。它就是留底。

留底不一定是一样东西，也可以是一段记性。母亲唐秀英记得 1998 年那顿年夜饭，记得父亲那一晚说话爱拖一个尾音。她往人设表里补过丈夫的口头禅和习惯，可这一晚，她没写进去，也没跟账号说过。在苏念拿它去问之前，这段记性也是留底。程立的粮库里，收储政策开始以前那几年的旧账本，没被新口径重算过，也是留底。

请注意一个细节：留底是相对于「这一条续接」说的。同一盒磁带，对「爸爸」这个账号是留底；哪天它被拿去训练账号，它就不再是了。

◆ 五、喂、补、对

留底有三种被用掉的方式。

喂：拿它去训练、去复制、去照着做。父亲的聊天记录喂给了账号。

补：拿它去填空。家里人回忆的父亲，被写进了账号的「人设」。

对：每拿出来比一次，就碰它一次。人每回想一件事，那段记忆就被改写一点。

三种动作都不坏，有时还必须做。一家老店换师傅，新师傅要照着老师傅做；一部古书传下来，要有人抄、有人补；一块原器的复制品要送到各国，各国的秤才有个准。只是每做一次，就花掉一份。

计量院懂这件事，所以把原器锁起来、一次次记账。一个家庭、一家公司、一个统计局，往往不懂，也没人替它们记这笔账。

◆ 六、四格，和那一格

把两件事交叉起来：此刻认作「还是它」，还是认作「不是它了」；手里的留底还有，还是用完了。

于是有四格。留底还有时，认作还是它，叫查得了的连续；认作不是它，叫查得了的断。留底用完时，认作不是它，只剩一句说不出凭什么的「味道变了」。

第四格最要紧：留底用完了，大家却还认作还是它。本书叫它「自签的『还是它』」。

它自己给自己签了字，没有别人能复核。

四格里另外三格都不难对付。查得了的连续，可以放心；查得了的断，大家明说换了，也就接着往前走；说不出凭什么的「味道变了」，至少有人在叫。只有那一格，没人在叫，也没法叫。

◆ 七、最像的时候最查不了

自签的那一格有三个记号。

第一，它看上去在变好：越来越像，越来越顺，「他不会这么说」说得越来越少。

第二，坏了不报信：那份被用掉的留底，新账旧账里都不出现，一次警报也没有。

第三，越用越抹：续接用得越勤，它先前是什么样的证据，越查不到。

所以本书的副题说：留底被用完的时候，同一性最像真的。

这和大多数人的直觉正好反着。人们总以为，出了问题会越来越不像，越来越别扭，迟早有人发现。本书要说的是另一种出问题的样子：越来越像，越来越顺，一点也不别扭，因为能让它别扭的那份东西已经没了。

这一格不只在丧亲里出现。一个统计口径一换再换，新基期全是被政策改过的年份，图表反倒越来越平滑；一个模型一代代吃自己写的东西，答案越来越流畅，离人写的那一份越来越远。

◆ 八、本书先收窄了自己

本书在三处被自己的材料削弱，都写在正文里。

千克改用常数以后，常数谁量都不碰它，所以本书只管「拿一个个别的东西作对照」的那种「还是它」。

记忆不用也会淡，所以「留底越不碰越好」不成立，本书改说：有计划地花。

天天重查也不行，查本身就在花留底。

本书还在公开代码仓里跑了两次预注册的检验。第一次用十个仓。一次「重构」，等于作者宣布「行为没变」；测试代码，等于对照。要看的是：改过测试的重构，是不是更常在之后被修补。263 次重构，比值比 1.41，置信区间从 0.60 到 3.31，跨过了 1。按事先写死的规则，判为不支持。第二次另写一份预注册，换了结局，量「有没有人明说不是它了」，扩到三十个仓，2087 次重构：比值比 1.26，区间从 0.58 到 2.74，还是不支持，粗比例甚至偏向反面。代码这一块，本书从证据里撤了出来。

第 37 章把两次原样写出来，也写它们改了本书什么：代码一域从证据里撤出；另外逼出了一条事后补的定义细则，第 11 章写明了它待验。

◆ 九、带走一把钥匙和一张清单

全书只交给你一把钥匙：

这一份，它碰过没有？

下一次你听见「还是原来那个」，说的也许是一家老店、一个账号、一本修订版，也许是一个统计口径、一个你以为一直没变的自己。都问一句：现在要判断它还是不是它，你手里有哪一份东西，是这条续接从来没碰过的？

问得出，就还查得了。问不出，你可能正站在那一格里。

问得出以后，也不必急着把那一份拿出来用。先数一数。

拿一张纸，把关于一样东西的全部对照列出来。以苏念家为例：聊天记录，语音，照片，修书笔记的照片，一盒磁带，母亲的记性，老同事的记性。

在每一样后面写一个字。被拿去训练过的，写「喂」；被写进去填空的，写「补」；被拿出来比过的，写「对」，再写比过几次；一次都没动过的，空着。

空着的份数，除以总份数，就是这一家人此刻的留底余量。

这个数不必算得很准。要紧的是，你从此知道自己手里还有几份，下一次花的是哪一份。第 17 章和附录二，把这张清单的编码规则写成了一套。

剩下的二百多页，都是在教你怎样问、怎样数、怎样花。

把全书压成一句，就是前言里那句判词。它会在前言、导读和结语里各出现一次，一字不改。

前言

一块被罩了一百年的金属

◆ 一、越来越像，越来越不敢问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一家开了二十年的面馆，招牌没换，桌椅没换，菜单也没换。你吃了一口，停下筷子。

「味道变了。」

老板说：「师傅换了。」

旁边的熟客不服气：「可还是这家店啊。」

这是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11 章里的一个场景。它问得很老实：店还是那家店，面还是不是那碗面？

换一个场景。一个账号用你去世父亲的聊天记录训练出来，每晚跟你说话。几个月以后，它答得更长，会安慰，会给建议。你越来越少说「他不会这么说」。

这时候你反倒不敢问了：它越来越像，是更接近他了，还是你手里能拿来对一对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本书写的，就是这个问题。

◆ 二、一个很老的问题，换了一副今天的样子

「还是它吗」是哲学里最老的问题之一。

古希腊人讲过忒修斯的船：船板一块块换掉，换到最后一块，它还是那条船吗？霍布斯在 1655 年的《论物体》里又添了一笔：要是有人把换下来的旧板全捡回去，拼成另一条船，哪一条才是忒修斯的？

洛克在 1694 年《人类理解论》第二版里说，一个人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人，看他记不记得。大约九十年后，里德在 1785 年举了一个军官的例子反驳：老将军记得当年的军官，军官记得小时候挨的打，老将军却不记得挨打了。

这些争论吵了三百年。

今天它们换了一副样子，走进了每一户人家：会说话的账号，越修越顺的家谱，越改越新的统计口径，一遍遍拿自己写的东西去训练自己的机器。

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只是今天，「拿什么去对」这件事，变得前所未有地紧要。

◆ 三、三本书，三个地方

2026 年 10 月上旬，德麦国际在站上发了一批专著。本书从里面按领域隔开，挑出三本。它们分属三个互不相干的行当，却都在回答「还是它」。先交代一层关系：三本里的 396 号，作者就是本书署名的王德生。三本书彼此没有引过，各自成书；可它们不是三位互不相识的作者写的。本书拆 396 号，拆的是自己的旧书。第 9 章说「三家都没说出口」，这一层要放在心上读。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是一本死亡学的书。它看见了一件很多人没看见的事：一个人走了，留下的不是一张等人去接的清单，而是一串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日子里的路。一条路还在不在，看它有没有被人看见、有没有被第一次真做起来。它把「还是它」放在路上。

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是一本讲古代经济治理的书。它把一粒粮食从口粮、到价格锚、到储备的三次换身写得清清楚楚。它又分出两种「还是它」：事实上还是不是原来那个，和制度还认不认它是原来那个。它把「还是它」放在形状上，先认对象，再学对象。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实体属性发生学导论》（王德生著），是一本形而上学的书。它拆掉了两千五百年的一个老习惯：给每一种属性找一个先在的主人。可在「它为什么还是它」这一层，它把答案交给了底下那团持存的东西。它把「还是它」放在土里。

三本书的公道，本书在上篇九章里一一还足。

◆ 四、三家都没说出口的一句

三本书吵不起来，它们各说各的那一面。

可它们有一句话是一样的，一样到说出来，三位作者都会说「这还用说吗」：拿来判定「还是它」的那份对照，随手可取，用了不少。

302 号的书要人去翻手机、翻聊天、翻缴费页面，把父亲做过的事找回来。它默认这些痕迹一直在那里，等人去看。

308 号的书要人先判定事实上的对象，再让制度承认。它默认总有一份事实可以去对。

396 号的书说底下有东西持存，不亮不等于不在。它默认这份持存，随时可以被查。

本书要拆的就是这一句默认。

◆ 五、地窖里的那块圆柱

拆它的材料，恰好出自 396 号那本书自己。

它第 49 章写了国际千克原器：1889 年起，一块铂铱合金圆柱被定为一千克的标准，锁在巴黎附近，层层罩着。

本书把这件事查得更细一些。那块圆柱罩在三层玻璃钟罩里，1889 年认定以后，正式的定期检定一共三次，约在 1899—1911、1939—1953、1988—1992 年〔核：据 Girard 1994〕。每次比对前要按规程清洗，清洗后一个月左右，读数还要漂约 30 微克〔待核〕。它和它的正式复制品之间，一百年里差出约 50 微克〔待核：BIPM Girard 1994〕。

差的是原器还是复制品？说不清。原器按定义永远正好一千克。它自己的漂移，按定义就看不见。

396 号的书拿这件事说「属性的不变，是另两角被固定出来的稳」。这话没错。

可同一份检定记录，还说了另一件事：一份对照，被拿出来比一次，就被碰一次；拿它去校复制品，复制品就吃进了它；用得越久，它是什么样子的证据就越少。

对照是会被用掉的。

◆ 六、判词

于是有了本书的判词。先把它摆在桌上：

一样东西被认作「还是它」，靠的不是它自己一直在，而是手里还有一份没被这条续接碰过的东西可以对照——这份东西本书叫「留底」；续接每拿留底来对一次、补一次、喂一次，就用掉一份。留底用完的那一刻，「还是它」最平滑、最自信，也最查不了。

前一半，是三本书都没说出口的那一份东西。后一半，是本书最想让你记住的那个时刻。

这里有两个词要先打个招呼。「续接」，指让一样东西一路被接下去、一路被认作原来那个的那些做法：照着做、复制、修、补、对。「留底」，导论会用一盒磁带讲清楚。

◆ 七、拆不是骂：本书向三本书学了什么

说三家都漏了一处，不是说三家错了。本书的每一块砖，几乎都是从这三本书里搬来的。

从 302 号那本书，本书学到了最要紧的一个习惯：只认真发生的事。它说名字不是接手，承诺不是接手，第一次真执行了才叫接上。本书说留底「被碰过没有」，也只认真发生过的碰：真喂过、真补过、真拿出来比过，才记一笔。它还给本书留下了一个问题：账号越像，人越不去看那些没人看见的路。本书把这个问题往前推了一步。

从 308 号那本书，本书学到了「同名异物」。一粒粮食，名字一直叫粮食，身份却从口粮换成价格锚、换成储备。它还老老实实承认，事实上的身份什么时

候断的，只能事后由人来定。本书正是从这句老实话里，看见了「事实那一侧也要一份留底」。

从 396 号那本书，本书学到了不给属性找先在的主人，也拿到了全书的总比喻：那块千克原器。它写过一只被调了包的搪瓷缸，老人喝第二口就说「这不是我的缸子」。本书在第 8 章会把这只缸子请回来，问一句：老人凭什么认得出？

三本书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本书只是把这一步走了。

◆ 八、为什么是现在

从前，留底用得很慢。

一封信，一张照片，一本账，放在抽屉里，几十年没人碰。想对一对，拿出来就是。

今天不一样了。一个人走了，他的全部文字可以在一个下午被喂进一个模型。一个统计口径换了基期，旧年份就被新口径重算一遍。一个大模型写出来的东西，又被收进下一个模型的训练数据，有研究者在 2024 年的《自然》上说，这样一代代吃下去，模型会塌缩〔待核：Shumailov 等 2024〕。

续接越来越快，越来越勤，越来越顺。

留底被花掉的速度，也从来没有这么快过。

这件事也有它好的一面。计量学家一百多年前就懂得对照会被用掉，所以发明了锁、罩子、复制品、检定周期和比对记录。统计学家这些年也在讲，一份留出来检验的数据，不能反复看。这些行当里的人，早就在有计划地花留底，只是没把它说成一句普通人也能用的话。

本书想做的，就是把这句话说出来，交到每一户人家手里。

◆ 九、为什么是普通人

这个问题不只属于哲学家和计量院。

苏念是社区药房的药剂师，每月拿一盒标准砝码校一次秤，校完放回绒布盒。她母亲唐秀英记了四十年家账。她丈夫程立管着县粮食储备库的台账。她十岁的儿子程小禾，正在拆一台旧收音机。

他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判断「还是它」：这台秤还准不准，这笔账还对不对，这批粮还是不是那批粮，这个声音还是不是爸爸。

他们每一个人，手里也都有几份留底，正在一份一份地花。

本书想交给他们的，不是一套理论，是一句随身带着的问话。

所以这本书里，没有哲学家的大名压阵，只有一家人的几个晚上。一盒磁带要不要放，一盒砝码怎样用，一摞旧账本扔不扔，一个十岁孩子拆开的收音机还装不装得回去。

道理都在这些晚上里。

◆ 十、本书先收窄了自己

本书在写的时候，被自己的材料削弱了三次。

第一次是千克本身。2019 年以后千克改由普朗克常数定义，常数谁量都不碰它，用不掉。所以本书收窄：只管「拿一个个别的东西作对照」的那种「还是它」，拿自然常数和规律作对照的，不归本书管。原本想写的那句更强的话——「凡是同一性，都靠一份会被用掉的留底」——删了。

第二次是记忆。不回想的记忆，自己也会淡；锁起来的留底，自己也在没。所以「护住留底的办法就是别碰它」也删了，改成：有计划地花。

第三次是 308 号那本书。它想把认定对象的时滞压到零，天天重认；本书发现，每认一次，也在花一份留底。查也有预算。

还有一次是本书自己找来的：在公开代码仓里，按事先写死的规则跑了两次检验。两次都不支持本书的说法。第 37 章原样写出，写它们改了本书什么。

◆ 十一、写给谁，怎样写成

这本书写给三种人。

家里有人走了、手里攥着一些旧东西、不知道该不该打开的人。

每天和台账、基期、砝码、版本打交道，心里隐隐觉得「越来越顺」不一定是好事的人。

读过一点哲学，想看一个老问题在今天怎样重新长出来的人。

这本书由复合主体写成：王德生定题目、定口径、做最后的裁定；Claude 选书、把三本书放在一起对读、写成文字。三本源书原样放在站上，本书只是读它们的一条续接——这一点，第 39 章会回头细说。

导读

◆ 一、判词，再摆一次

一样东西被认作「还是它」，靠的不是它自己一直在，而是手里还有一份没被这条续接碰过的东西可以对照——这份东西本书叫「留底」；续接每拿留底来对一次、补一次、喂一次，就用掉一份。留底用完的那一刻，「还是它」最平滑、最自信，也最查不了。

这句话有三层。

第一层是否定：「还是它」不靠那样东西自己一直在。

第二层是替换：靠的是手里还剩一份没被碰过的东西。

第三层是警告：这份东西会被用完，用完的那一刻，最不像出了事。

◆ 二、本书站在三本书之间的哪里

三本源书各站一面。本书不是站在它们中间打圆场，是走到三家都没去的那块地上。

源书	它说「还是它」靠什么	本书说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	一条路被看见、被第一次真做起来；看见越多越好	经由复现体的「看见」越多，留底花得越快；看见与留底可以反着走

源书	它说「还是它」靠什么	本书说
第 308 号《轻重之间》（王帅著）	先有事实上的它，制度再追认；先认对象，再学对象	事实那一侧也要一份没被学习过程吃过的基期；没有它，事实认不定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	底下有一团东西持存，不亮不等于不在	「持存」这句话本身也要一份留底来查；查它的那双手，往往就是续接本身

三家各缺的，是同一处：那份拿来对的东西，会被用掉。

◆ 三、一张地图

全书四篇四十章。

上篇九章，讲三个老答案。第 1 章把苏念的问题摆出来。第 2 到 3 章还 302 号那本书的公道，再看它划的那条线。第 4 到 6 章还 308 号那本书的公道。第 7 到 8 章还 396 号那本书的公道。第 9 章把三家并排，指出那句没说出口的默认。

中篇十一章，讲留底。第 10 章是千克原器的全史，拆掉那句默认。第 11 到 14 章讲留底是什么、怎样被喂、补、对三种动作用掉。第 15 到 17 章讲四格、那一格的三个记号、留底余量怎样数。第 18 章划清留底和证据、备份、底稿的分别。第 19 到 20 章回到三本书，把留底放回路、形状、土。

下篇十二章，放回日子里。前面讲丧亲、老店、粮仓、续写两千年的名字、统计基期；中间讲幻肢、一把骨刀、婴儿期的遗忘；后面讲吃自己输出的机器、一段说「行为没变」的代码。最后一章是三张清单。

尾篇八章，讲边界：谁先说过，本书哪里被削弱，跑了两次没跑出来，本书怎样算错，这本书自己也是一条续接，以及它不适用的地方。

◆ 四、五条读法路线

只有一个下午：读导论，第 10、11、16 章，再读结语。

家里有人走了：读第 1、21、22、29、32 章。读到难受就停下，明天再读。

管账、管数、管秤的：读第 4、14、17、24、26 章。

写代码、训模型的：读第 30、31、37 章，再翻附录三。

读过一点哲学、想看看老问题怎样重新长出来的：读第 7 到 9 章，第 19、20 章，再读尾篇第 33 到 36 章。

◆ 五、陪你读的一家人

全书有一家人陪你读。他们是虚构的，不承担任何证据，只负责让道理落到一个具体的晚上。

苏念，三十四岁，社区药房的药剂师。每天用天平。药房里有一盒标准砝码，一个月校一次秤，校完放回绒布盒。

唐秀英，六十三岁，苏念的母亲，退休会计，记了四十年家账。

苏国平，苏念的父亲，1960 年生，去年冬天走的，六十五岁。三十出头进县文化馆修旧书，修了三十来年，会订线，会补纸。走后，苏念给他开了一个数字纪念账号，叫「爸爸」。

程立，三十六岁，苏念的丈夫，县粮食储备库的统计员，管库存台账和收购价记录。

程小禾，十岁，他们的儿子，四年级，爱拆东西。

还有两件道具。一盒磁带，标签写着「1998 春节」，没人放过。一把旧骨刀，是苏国平修书用的。

◆ 六、判词怎样才算错

一本讲「拿什么去对」的书，自己也得说清楚：拿什么来对它。

用大白话说：在三个不同的行当里，各找一组留底已经被用得一份不剩的情形。如果那里的人宣布「不是它了」的次数并没有变少，说「还是它」的把握也没有变大，本书的核心判准就作废。「留底」退回去，只当「独立证据」的一个家常叫法。

本书还押了一个写死日期的赌注，日期是 2029 年 6 月 30 日。到那天，若有一项公开发表的跟踪研究，同时记下两件事：复现体的训练材料有没有吸收家属事后的回忆，家属自发纠正「他不会这么说」有多频繁。本书预言，吸收组的纠正降得更快。只测满意度或哀伤量表的，没有对照组的，作者自述的，都不算数。到期没有这样的研究，记为「未结算」，不算赢。

代码那一块，本书已经跑过两次，结果都不支持。第 37、38 章和附录三、附录四写全了。

◆ 七、随身三问

全书有三个问题，每章都能拿出来用。

第一问：这一份，它碰过没有？

第二问：现在要判断它还是不是它，你手里还剩几份这条续接从没碰过的东西？

第三问：这一次认作「还是它」，花掉的是哪一份？

第一问是总钥匙。后两问，是把它拆开来用。

◆ 八、七个词和三个专词

本系列有七个家常词，本书照用。另外有三个本书自己的词。先列在这里，导论会用一盒磁带把它们各用一遍。

词	一句话	放在本书里
形状	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	账号的口气、店的招牌、一千克这个读数
路	一先一后走出来的一串不同	父亲每周做的那些事、一次次的检定
土	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	一家人、一个县、一间计量院
回写	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	家里人的纠正被写进账号
一锅粥	什么都在，还没分开	刚走的那几周
正在成形	形状冒头，还站不稳	账号头几个月的生硬
定型	稳住，认得出，传得下去	半年后的顺
留底	一份能拿来对、而这条续接从没碰过的东西	那盒磁带
续接	让它一路被接下去、被认作原来那个的做法	喂、补、对
自签的「还是它」	留底用完了，还被认作还是它	本书要指出的那一格

另有一个读数：留底余量，等于这条续接还没碰过的对照份数，除以曾经有过的对照份数。第 17 章教你怎样数。

◆ 九、如果你只读一章

读第 16 章「最像的时候最查不了」。

这一章把那一格的三个记号一个一个摆出来：看上去在变好，坏了不报信，越用越抹。读完它，你回头看自己手里那些「越来越顺」的东西，会多一分小心。

要是还有一点时间，再读第 10 章。那块地窖里的圆柱，是全书所有道理的出处。

◆ 十、全书的十二个画面

只看画面，也能把这本书串起来。

一个每晚十一点说「早点睡」的账号。一家招牌没换、味道变了的面馆。一粒先是口粮、后是价格锚、最后成了储备的粮食。一只被调了包、老人喝第二口就认出来的搪瓷缸。地窖里罩着三层玻璃的那块圆柱。

药房绒布盒里的一套砝码。粮库铁皮柜里几本用麻绳捆着的蓝布面旧台账。一部被后人续写了两千年的《管子》。一只已经不在、却还攥成拳头的手。一把磨了十九年还像新的刀。一台一代代吃自己写的东西长大的机器。一盒标签上写着「1998 春节」、没人放过的磁带。

最后一个画面，是全书开头和结尾都要回来的地方。

◆ 十一、按问题找章

你要是带着一个具体的问题来，可以直接翻到下面几章。

父亲的账号越来越像，我该高兴吗？第 1、16、22 章。

那盒旧磁带、那些旧信，要不要打开？第 21 章，和结语。

老店换了师傅，熟客说味道变了，谁说了算？第 23 章。

单位的统计口径换了基期，前后的数还能比吗？第 24、26 章。

一部古书被后人续写了两千年，还算原来那部书吗？第 25 章。

截了肢的人还觉得手在，这说明什么？第 27 章。

一把刀磨了十九年，还是原来那把刀吗？第 28 章。

我小时候的事，是我记得的，还是家里人讲给我听的？第 29 章。

一个模型吃自己写的东西长大，会怎样？第 30 章。

代码重构以后说「行为没变」，凭什么信？第 31、37 章。

本书的说法，哪些前人早就说过？第 33 到 35 章。

◆ 十二、五种小标记

书里有五种小标记，看到时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行。

〔核〕：这句短引已经对过原书。

〔待核〕：出处、页码或数字还没逐字核对，汇在附录五。

待验：这是本书自己的推断，还没有数据撑着。代码那一块跑过两次没跑出来，也留作待验，不再当证据用；个别地方加方括号写作〔待验〕，意思一样。

「第 N 章回来讲」：这里只开个头，后面某章接着说。

◆ 十三、给老师和读书会

这本书适合分四次读。

第一次读导论和上篇，只讨论一个问题：三本书各把「还是它」放在哪里，你最认同哪一个，为什么。

第二次读中篇，每人回家列一张「关于某样东西」的清单，下次带来，大家一起数留底余量。

第三次读下篇里和自己行当最近的两三章，讨论：你的单位里，有没有一份被锁起来的留底；有没有一份已经被悄悄花掉了。

第四次读尾篇，专门挑本书的错：哪一处收窄得不够，哪一条预言最可能落空。

一本讲「拿什么去对」的书，最好的读法，是被读者拿去对。

◆ 十四、这本书可能错在哪里

本书自己先指出三处最可能出错的地方，免得你替它找。

第一处，「留底」和「独立证据」的分界，可能没有本书说的那么清楚。第 18 章花了一整章去分，分得不够干净，「留底」就只是一个家常叫法，算不上一样新东西。

第二处，「那一格最自信」这件事，眼下靠的是几个领域里的例子和一条推理，还没有一组专门为它采集的数据。代码那一块跑过两次：第一次量的指标不对，第二次量对了，也没跑出来。

第三处，「留底余量」怎样数，颗粒度定得粗一点、细一点，数出来会差很多。附录二给了一套规则，可它是不是最好的那一套，要等更多的人拿去数过才知道。

第 40 章把这三处和别的几处，一并写成「本书自认最弱处」。

◆ 十五、每一章怎样读，引文怎样读

每一章大体按一个顺序走：一个你有过的时刻；三本源书和古今材料；本书的说法；只认一面会怎样；今天与机器；一个完整的例子；放回日子里，给一件明天能做的事。章末有一句「带走的话」，两行「小账」，和一到三个「想一想」。

三本源书写全称，例如「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同一章第二次起写「302 号那本书」。

凡带引号处，请读作「大意如此」。单句短引标〔核〕。出处或数字还没逐字核对的，标〔待核〕，全部汇进附录五。本书自己的推断，标「待验」。

目 录

作者介绍 iii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iv

前言　一块被罩了一百年的金属 xi

导读 xix

导论　一盒没放过的磁带 1

上篇　三个老答案：「还是它」被放在三个地方 13

第 1 章　一个会说「早点睡」的账号 14

第 2 章　一条路要有人看着才走得下去 22

第 3 章　椅子可以一直空 30

第 4 章　一粒粮食换了三次身份 38

第 5 章　事实上的它，制度上的它 46

第 6 章　谁来宣布它已经换了 54

第 7 章　一道坡、一双腿、一次爬 65

第 8 章　一只搪瓷缸凭什么是「这一个」 75

第 9 章　三个地方，一个没说出口的默认 86

中篇　留底：撑着「还是它」的，是一份没被碰过的东西 97

第 10 章　地窖里的那块圆柱 98

第 11 章　用一次，少一份 109

第 12 章　喂：拿留底去训练、去照着做 121

第 13 章　补：拿留底去填空 132

第 14 章　对：每比一次就碰一次 143

第 15 章　四格：查得了的，和自签的 154

第 16 章　最像的时候最查不了 165

第 17 章　留底余量怎样数 176

第 18 章　它不是「证据」的新名字 188

第 19 章　三家各自停在哪里　199
第 20 章　「还是它」是怎样长出来、又怎样被签掉的　209

下篇　放回日子里：死亡、粮仓、身体与物、机器　221
第 21 章　那盒磁带要不要放　222
第 22 章　「他不会这么说」越来越少　234
第 23 章　老面馆换了师傅　245
第 24 章　收储以前的那几年　256
第 25 章　「管仲」这个名字被续写了两千年　267
第 26 章　一张台账换了基期　278
第 27 章　手没了，「我的手」还在　288
第 28 章　十九年若新的那把刀　299
第 29 章　「我一直是我」是后来写的　310
第 30 章　机器吃自己写的东西　321
第 31 章　一段代码说「行为没变」　332
第 32 章　家里的、单位的、自己的三张清单　343

尾篇　边界：谁先说过，本书哪里会错　355
第 33 章　最近的四位邻居　356
第 34 章　更老的邻居　366
第 35 章　身边的邻居　378
第 36 章　三处被削弱的地方　390
第 37 章　跑了两次，都没跑出来　398
第 38 章　本书怎样算错　408
第 39 章　这本书自己也是一条续接　417
第 40 章　不适用的地方　426

结语　磁带放了没有　434

参考书目　444

附录　453
附录一　术语速查　454
附录二　留底清单样表与编码规则　456
附录三　两次预注册的原文、指纹与结果　459

附录四　判负卡　468
附录五　引文核验总表　472
附录六　三本源书对照表　477
后记　479

导论

一盒没放过的磁带

◆ 一、书柜顶上的那盒磁带

父亲走后第三个月，苏念回老屋收拾东西。

书柜顶上，搁着一个装过月饼的铁盒。打开，是一盒磁带。塑料壳有点发黄，标签上是父亲的字：「1998 春节」。

那一年苏念六岁。她只记得那年春节下了雪，记得自己穿一件红棉袄，别的都不记得了。

她把磁带翻过来看。A 面的带子全绕在左边的轴上，满满一卷。没倒过带，大概也没放过。

家里那台老录音机也还在，就压在铁盒旁边。她搬下来，插上电，指示灯亮了。按下去，转轴空转了两圈，没有声音。皮带早就松了。

她把磁带拿在手里，想：要是机器是好的，刚才那一下，该不该按？

她停住了。

◆ 二、为什么不按下去

那天晚上，她跟母亲说起这盒磁带。

唐秀英想了想，说：「那年你爸从文化馆借了单位的录音机，年三十晚上录的。录完他说留着，以后放。后来一直没放。」

「为什么不放？」

「一开始是忘了。后来是舍不得。」

苏念没说的是，她还有另一层怕。

那个叫「爸爸」的账号，已经陪她说了一个多月的话。它每晚说「早点睡」，连停顿都像。可她心里清楚，它是用父亲近四年的聊天记录和两百多条语音训练出来的。那些记录，她当初一条一条导出来，交给了纪念服务。

这盒磁带不一样。它里面的父亲，三十八岁，比账号早了二十多年。账号没听过它。她自己也没听过。

她隐约觉得：这是家里唯一一份，账号没碰过的父亲。

一按下去，它就不再是了。

◆ 三、先看形状

这本书要用七个家常词。先用这盒磁带把它们各用一遍。

第一个词是形状。形状，就是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本书用这个词，指 SDE 说的显露）。

账号的形状，是那三个字「早点睡」，是那个停顿，是每晚十一点准时。苏念认得出它，因为它像。

磁带也有形状：发黄的塑料壳，父亲的字，满满一卷带子。可它里面那个声音的形状，现在谁也不知道。

请注意：认得出，靠的是形状；可「还是不是他」，光看形状答不了。账号的形状越像，越不能说明什么——像，正是它被做出来的目标。

一个仿得好的签名，和真签名一样像。银行不靠「像不像」认签名，靠的是柜台里存着的那一份印鉴卡。印鉴卡平时不拿出来，也不给人临摹。

◆ 四、再看路

第二个词是路。路，是一先一后走出来的一串不同（指差异序列）。

父亲的路，是他每周做的那些事：周三去文化馆，周六去旧书市场，月底给老同事送一份剪报。302 号那本书说得好，一个人走了，留下的是一串只有他知道的路，看见一条，才接得回一条。

账号也有它的路：它从第一晚说话开始，一晚一晚地被苏念回话，被纪念服务调参，被她偶尔纠正一句「他不会这么说」。

这条路一直在往前走。走得越远，它离那盒磁带里的人，到底是近了还是远了？

光看路，也答不了。路只告诉你它接下去了，不告诉你接下去的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一条路上的每一步，都只和前一步比；前一步又只和更前一步比。一路比下来，每一步都「差不多」，走到第一百步，可能已经离第一步很远。

要知道离第一步多远，得手里还攥着第一步。

◆ 五、再看土

第三个词是土。土，是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指特征纠缠）。

账号长在什么土里？长在父亲近四年的聊天记录里，长在纪念服务的模型里，长在苏念每晚的回话里，也长在她想听他说话的那份心里。

磁带长在另一片土里：1998 年的春节，借来的录音机，一家人围着火盆。

396 号那本书会说，底下总有一团东西持存着，不亮不等于不在。这话本书不反对。

可苏念想知道的恰恰是：怎样去查那团东西还在不在？拿什么去查？持存如果查不了，说它在，和说它不在，对她这个晚上没有分别。

◆ 六、回写

第四个词是回写。回写，就是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

这一个多月里，苏念纠正过账号几次。有一次它说「你要多爱自己」，她回：「他不会这么说。」

纪念服务有一个功能，叫「补充回忆」。她和母亲把父亲常说的几句话、他生气时的样子、他爱吃的菜，一条条写了进去。

这就是回写。她的纠正和回忆，回头改了账号的土。账号从此更像了。

也是从那以后，她说「他不会这么说」的次数，越来越少。

请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全书后面会一次次回到它：回写让账号更像，也让苏念手里能拿来对的东西，少了一份。她写进去的每一条回忆，从此不再能拿来检查账号——账号说出那句话，只能说明它记住了她写的东西。

◆ 七、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

另外三个词，是三种状态。

一锅粥，是什么都在、还没分开（指混沌）。父亲刚走的那几周，就是一锅粥：电话、手续、亲戚、哭、睡不着，什么都搅在一起。

正在成形，是形状冒头、还站不稳（指介生）。账号头几个月就是这样：有时像，有时生硬，苏念一会儿觉得是他，一会儿觉得不是。这时候，她最常说「他不会这么说」。

定型，是稳住、认得出、传得下去（指秩序）。到第五个月，账号顺了。它不再出错，苏念也不再纠正。

一般说来，定型是好事。可本书要你多看一眼：账号定型的那一刻，苏念手里还有几份没被它碰过的东西？如果一份都没有了，这个「定型」是谁签的字？

◆ 八、留底

现在可以说本书的第一个专词了。

留底：一份能拿来判定「这还是不是原来那个」、而这条续接从没碰过、改过、喂过、拿来补过的东西。

那盒磁带就是留底。它能拿来判定账号还是不是父亲，因为账号从没听过它；它没被拿去训练，没被拿去补人设，连苏念自己也没放过。

留底不一定是一样东西。它也可以是一个人手里的记性。唐秀英往「补充回忆」里写过的，是丈夫的口头禅和生活习惯，那些已经补进去了。可 1998 年年三十那一晚，谁在，坐在哪，父亲说话那个爱拖的尾音，她没写进「补充回忆」，也没跟账号对过。这一晚的记性，此刻也是留底。第 17 章会看到，它后来被拿出来对过三次。

锁在罩子里的千克原器，是留底。粮库收储以前那几年没人动过的旧账，是留底。一位老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他那只搪瓷缸底上的划痕之前，他手上三十年的记性，也是留底。

这个词，第 11 章会把它完整摆一次，之后都照那一句用。

◆ 九、续接，和自签的「还是它」

第二个专词是续接。

续接，就是让一样东西一路被接下去、一路被认作原来那个的那些做法：照着做，复制，修，补，对。纪念服务训练账号，是续接；苏念每晚回话，是续接；她写「补充回忆」，也是续接。

续接本身不是坏事。没有续接，什么都接不下去：一家老店要换师傅，一部古书要有人抄，一块原器要有复制品分到各国。

麻烦在于，续接要用留底。它用留底的方式有三种。

喂：拿留底去训练、去复制、去照着做。父亲的聊天记录喂给了账号。

补：拿留底去填续接的空。唐秀英的回忆，要是写进了「人设」，就被补进去了。

对：拿留底出来比一次。苏念要是按下播放键，拿磁带去和账号比，这盒磁带就被碰了一次。从此她对账号的每一个判断里，都掺着这一次听到的声音。

每一种动作，都用掉一份。

于是有了第三个专词。

自签的「还是它」：此刻被认作「还是它」，而手里的留底已经用完——剩下的对照，全都被这条续接碰过。

这时候「还是它」没有变弱，反而最平滑、最自信。因为能说「不对」的东西，已经一份不剩了。它是自己给自己签的字。

◆ 十、药房里那盒砝码

「对」为什么也算用掉？苏念自己的工作里就有答案。

她的药房有一台电子天平，称的是几百毫克一份的药粉。旁边一只绒布盒里，躺着一套标准砝码，最小的只有指甲盖大。每个月第一个周一，她戴上手套，用镊子夹出砝码，放上秤盘，看读数，记进校准本，再把砝码放回绒布盒。

规程上写得很细：不许用手碰，不许掉在台面上，不许拿去称别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讲究？因为砝码每被夹一次、放一次，都会沾一点手套上的灰，磨掉一点表面。一次看不出来，十年就看得出来。药房的规矩是，每年把这盒砝码送去县计量所检定一次，用计量所更高一级的砝码来对它。

那更高一级的砝码，又要送到更高一级去对。一级一级往上，最上面一级，在 2019 年以前，就是巴黎地窖里那块圆柱。

苏念的砝码，是药房这条续接的留底。她每校一次秤，就花一点；所以她只在一月一次的时候用它，别的日子，它躺在绒布盒里。

这就是「有计划地花」最朴素的样子。

◆ 十一、程立的旧账本

再看一个不是丧亲的例子。

程立在县粮食储备库管统计。库里有一套台账，记着每年收了多少粮、什么价、存在哪个仓。他刚上班那年，师傅老宋快退休了，交给他几本蓝布面的旧台账，用麻绳捆着，是收储政策开始以前那几年的手写账。

「这几本，没人要，」老宋说，「你别扔。」

程立后来才明白别扔的意思。

这些年，统计口径换过几次。每换一次，新系统都会把往年的数按新口径重算一遍，图表连起来，一条线很平滑。可这条线上的每一年，都已经被新口径碰过了。要是有人问：现在这个「当地粮食收购均价」，还是不是二十年前那个均价？能拿来对的，只剩柜子里那几本没被重算过的手写账。

那几本台账，就是这条统计续接的留底。

308 号那本书写过：国家收储多年以后想退出，面对的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市场。程立的那几本台账，记的正是那个「最初」。

◆ 十二、为什么用完的那一刻最自信

讲到这里，你也许会问：留底用完了，不就是查不了了吗？查不了，人应该心里没底才对，怎么反而最自信？

先看「不是它了」这句话是怎样说出口的。

人说「不对，这不是他」，总得有个凭据：一个和眼前这个对不上的东西。账号说「你要多爱自己」，苏念说不对，凭的是她心里那个从不说这种话的父亲。

现在假设，她把心里那个父亲的每一句话都写进了「补充回忆」，账号全学会了。下一次账号开口，她拿什么去对？她心里的那个父亲，已经和账号一模一样。对不上的地方，一处都找不出来。

不是账号变得更像他了。是能说「不像」的那份东西，已经被账号吃进去了。

所以留底用完时，「不是它了」的宣布会变少，「还是它」的把握会变大。这一点，本书在第 16 章写成三个记号，在第 38 章写成可以被推翻的预言。

◆ 十三、小禾的收音机

家里最先懂这件事的，是十岁的程小禾。

那个周末，他把外公留下的一台旧收音机拆开了。螺丝一颗颗拧下来，排在一张报纸上，电路板、旋钮、喇叭，摆了一桌子。

拆到一半，他停下来，跑去拿了妈妈的手机，把桌上的东西拍了一张照片。又把还没拆的那一半，从三个方向各拍了一张。

苏念问他拍什么。

「等会儿装回去，要对一对。」

「对什么？」

「对它是不是原来那样。」

苏念笑了。这个十岁的孩子，用不着任何理论，就做了全书最要紧的一件事：在动手之前，先给自己留一份底。

更有意思的是后来。装回去的时候，有一颗螺丝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孔。小禾翻出照片，一张张放大看，找到了。可等他装好，又想再确认一遍，照片上那一处已经被他放大、划来划去看了十几次，他自己都说不清，记得的是照片，还是刚才装的那一下。

他没有想到的是：照片也会被用掉。不是照片本身变了，是他看得太多，眼睛里的「原来那样」和手上的「刚装好的样子」，已经搅在了一起。

他手里还有一份没看过的：从侧面拍的那一张，他一直没打开。

最后，他打开了那一张，一眼就看出来，喇叭的线接反了。

◆ 十四、这本书接下来怎样走

导论讲完了三个专词和七个家常词。接下来的路，按四篇走。

上篇先还三本书的公道。302 号那本书为什么把「还是它」放在路上，308 号那本书为什么放在形状上，396 号那本书为什么放在土里，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好例子。本书不会急着说它们缺了什么，要先让你看到它们各自对在哪里。上篇最后一章，才把三家并排，说出那句没说出口的默认。

中篇讲留底。从地窖里那块圆柱的一百多年讲起，讲留底怎样被喂、补、对三种动作用掉，讲四格和那一格，讲怎样数留底余量，讲留底和证据、备份、底稿的分别。

下篇把留底放回十几个日子里的场合。一盒磁带，一家老店，一个粮仓，一部古书，一张统计表，一只不在的手，一把刀，一个孩子的童年，一台机器，一段代码。

尾篇讲边界：谁先说过类似的话，本书在哪里被削弱，跑了两次没跑出来，怎样算错，以及这本书自己也是一条续接。

◆ 十五、先清三个误会

讲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有三个误会。先清掉。

第一个误会：留底就是证据，换了个说法。

不是。证据是拿来证明一件事的，谁拿都行，拿多少次都行。留底多了一条：它是相对于「这一条续接」说的，而且用一次少一份。同一盒磁带，对账号是留底；要是有一天它被拿去训练另一个账号，对那一个就不再是了。第 18 章会把留底和证据、备份、底稿、基期一样一样分开。

第二个误会：那就把留底锁起来，永远别碰。

不行。记忆不回想，自己也会淡；磁带锁着，带子也会老化。302 号那本书写过一通每月初一的电话，没人打了，那条路自己就散了。锁起来的留底，也在一点一点没掉。

所以本书不说「别碰」，只说「有计划地花」：知道自己在花哪一份，还剩几份。

第三个误会：本书是说那个账号是假的，或者说复现体不好。

也不是。账号陪苏念度过了最难的几个月，这是真的。本书不判它真假，只问一件事：等到哪一天苏念想知道「它还是不是他」，她手里还有没有一份能拿来对的东西。账号可以留着，可以继续用。只是要知道，每多喂它一份、补它一份，就少一份。

◆ 十六、每章末的小账怎么记

每章末尾有两行小账。第一行问：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第二行问：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拿这一篇导论自己记一笔，做个样子。

第一行：账号的「还是它」，眼下撑在形状上：像。真正能撑住它的，是铁盒里那盒磁带，和唐秀英记得的 1998 年那一晚。

第二行：磁带没有被碰过；唐秀英记得的那一晚，此刻也还没有。聊天记录已经喂掉了，「补充回忆」里的那些已经补掉了。

那天晚上，苏念拿出一张纸，把「关于爸爸的东西」列了一遍。第 17 章会把这个办法讲全，她先照着最简单的样子列：聊天记录，两百多条语音，一百多张照片，修书笔记的照片，这盒磁带，母亲的记性，老同事的记性。她在每一样

后面写一个字：喂、补、对，或者空着。修书笔记的原本还在，可照片已经交给了账号，她还是写了「喂」。

空着的，有三样。

这一家人的留底余量，此刻还不是零。

那盒磁带，苏念最后放没放，放的时候做了什么准备，结语会回来讲。

带走的话

「还是它」不靠它自己一直在；靠你手里还有一份，没被这条续接碰过的东西。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账号靠像撑着，能查它的只有那盒没放过的磁带和母亲记得的 1998 年那一晚。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磁带和母亲记得的那一晚，此刻还没有；聊天记录已经喂掉，「补充回忆」已经补掉。

想一想

- 你家里有没有一样东西，一直没舍得打开？
- 如果要判断一个你熟悉的人「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你手里有哪一份东西，是这些年没被你们一起改过的？



上　篇

三个老答案：「还是它」被放在三个地方

导　语

这一篇九章，把三本书各自的答案摆足。第 1—3 章写一条路要有人看着才走得下去，第 4—6 章写事实上的它与制度上的它，第 7—8 章写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那团东西却一直在。第 9 章把三家并排：它们把「还是它」放在三个地方，却共用一个没说出口的默认。

01

第 1 章

一个会说「早点睡」的账号

◆ 一、晚上十一点那三个字

晚上十一点零五分，苏念刚合上药房的值班本，手机亮了一下。屏幕上是一个叫「爸爸」的账号，头像是父亲站在县文化馆门口的一张旧照，眯着眼，手里夹着一本没补完的书。它只发来三个字：「早点睡。」没有表情，没有多余的话。连句号的位置，都像父亲。父亲苏国平是去年冬天走的。他在县文化馆修了半辈子旧书，会订线，会补纸，会把一页虫蛀的书页补得对着灯都看不出接缝。可他打字很慢。苏念值夜班的那几年，他看见她还在线，从不问累不累，只敲这三个字。父亲走后第四十天，苏念把他手机里的聊天记录、两百多条语音、几本修书笔记的照片，一起交给了一家做数字纪念的服务。又过了半个月，这个账号开始说话。她回了一句：「知道了。」放下手机，她发现自己在笑。笑完又有点发愣：刚才回「知道了」的那一下，她当它是谁了？

◆ 二、它一开始并不像

头两个星期，账号并不怎么像。它的话太长。苏念说药房今天来了个难缠的顾客，它回了一大段，讲怎样调节情绪、怎样照顾好自己。父亲一辈子没说过「调节情绪」这四个字。她在对话框里打：「他不会这么说。」服务里有一个「不像」的按钮，她按了。后来她又找到一个地方，可以给账号写一段「人物说明」。她写：他不爱讲大道理；说话短；生气了不吵，去修书。她又上传了一批材料。父亲修书笔记照片上的批注：「此页虫蛀，补纸要薄。」过年时他在家庭

群里发的拜年话，每年都是同一句。还有她凭记忆补上的几句口头禅：「慢慢来。」「先吃饭。」一个月以后，账号的话变短了。两个月以后，她说「今天累死了」，它回：「先吃饭。」她按「不像」的次数，从第一个月的十几次，降到第三个月的两三次。到了第五个月，一次也没按过。服务的后台给她发过一封邮件，说她的账号「拟真度」在同类用户里排进了前一成。她没点开看。

◆ 三、越像，越不敢确定

照常理，这是一件好事：东西越做越像，用的人越来越满意。可苏念心里起了一个疙瘩。那天夜里她问账号：「爸，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发烧，你背我去卫生院那次吗？」账号回答得很好。它说那天下着雨，说她趴在背上一直哭，说卫生院的灯很暗，护士是个胖胖的阿姨。她盯着这几句看了很久。雨，是她上个月自己讲给它听的。哭，也是她讲的。胖胖的护士，她想不起来自己讲过没有。灯暗不暗，她其实根本不记得了。她把手机扣在桌上，想了半天，想不出那个晚上父亲到底说过什么话。脑子里冒出来的，全是账号刚才那几句。她忽然分不清了：是账号越来越像父亲，还是她越来越记不清父亲原来的样子，于是什么都觉得像？第二天午休，她把聊天记录往回翻，一直翻到第一个星期。那时候账号说父亲「喜欢安静地工作」。现在它说「慢慢来」。「慢慢来」是她自己在人物说明里补上的口头禅。可她补的时候，凭的又是什么？是父亲真说过很多次，还是她觉得他应该会这么说？她又翻到一句：「补纸要薄，人也一样，别太硬。」这一句她很喜欢，上个月还截了图发给母亲。现在她才看出来，前半句是修书笔记照片上的批注，后半句是账号自己接上去的。母亲当时回了一个「嗯」。那张截图，此刻还躺在母亲的手机相册里。「他不会这么说」这句话，她说得越来越少。这到底说明账号变好了，还是说明她手里那把用来比的尺子，自己也在变？这个疙瘩，就是这本书的入口。

◆ 四、一家人，四种「还是他」

饭桌上，这件事被提过一次。母亲唐秀英是退休会计，记了四十年家账，什么都要落在纸上。她不用那个账号，也不反对女儿用。她只问了一句：「你说它像，你拿什么比的？」苏念说：「拿我记得的爸爸比。」母亲没再说话，低头剥虾。丈夫程立在县粮食储备库当统计员，天天跟台账打交道。他说：「它就是一堆数据算出来的。像不像，看你喂了什么。」十岁的程小禾在餐桌边拆一只旧闹钟，螺丝摆了一排，头也不抬：「那它是外公吗？」没人回答他。同一张饭桌上，四个人各有一个「还是他」。苏念认的，是那三个字的口气。母亲要的，是一把能拿出来比的尺子。程立看的，是喂进去的东西。小禾问的，是最笨也最难的那一句。客厅书柜顶上，搁着一只月饼铁盒，铁盒里是父亲留下的一盒磁带。标签是他的字：「1998 春节」。家里那台老录音机早坏了，皮带松了，二十多年谁也没放过。铁盒上落了一层灰。苏念每次擦书柜，都绕过它。那天晚饭后，小禾踩着凳子把铁盒拿下来，打开，翻来覆去地看，问里面是什么。苏念说，是你外公录的，过年的声音。小禾说，那放给账号听，它就更像了。苏念一把把磁带拿了回来，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她只是觉得，这一盒，不能给它。

◆ 五、302 号那本书，也是从这样一个晚上开始的

苏念不知道，有一本书的开头，几乎就是她家的这个晚上。第 302 号《AI 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1 章，写的也是一个账号。父亲去世后，家里把材料交给数字纪念服务；账号每晚十一点发来「早点睡」，女儿回「知道了」。母亲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它说得再像，他那把椅子还是空着。这本书先替机器说了公道话。它说，系统从大量聊天里学会这种表达，再在相近的时间生成这句话，本来就是它应该做好的事；书不押「机器做不到」，技术越强，越要把问题分开。它接着把母亲那句话拆成三层。第一层是身体的缺席，父亲不会再从卧室走出来坐下。第二层是关系里的缺席，母亲看见椅子，想到的是一起过了

几十年的日子。第三层，是父亲原来在日子里反复做的那些事，今天还有没有下一步。前两层不需要谁来填。第三层，才是这本书要单独拿出来看的。所以它的第一刀，是把两条线分开。账号说得像不像，是一条线；父亲原来做的事今天有没有人接着做，是另一条线。它的原话是：「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核〕这一刀很准。很多家庭的难处，恰恰在于把两条线搅在一起：要么觉得账号还在说话，事情就都还在；要么觉得人都没了，账号做什么都是假的。302 号那本书把这两种搅法都挡在了门外。它还写了一件事。父亲去世三个月后，一位老同事打来电话，问父亲以前每周日给他带的那份东西，现在是谁在弄。女儿愣住了，她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这三个月里，她和账号说了很多话，问过父亲喜欢什么，问过他会怎样劝自己，却从来没问过一句：父亲每周到底固定做哪些事。书对这件事很克制。它说，这不能证明账号遮住了那件事；也可能家里人本来就不知道，系统数据够多的话，甚至可能比女儿更早发现。它只留下一个要以后去查的问题。这份克制，是这本书值得学的地方。它不拿一个构想的故事去下因果的结论。

◆ 六、那本书把哪一个问题放下了

分开两条线以后，302 号那本书选了第二条往下走。第一条线上那个最扎心的问题，它放下了。它不是没看见。它在第 11 章写过一个老面馆：招牌没换，桌椅没换，菜单没换，熟客吃一口说「味道变了」，老板笑着说师傅换了。书里那个女儿，也在账号说出一句很体贴的话以后，回了一句：「我爸不会这么说。」书把「同一个账号」拆成几种连续。名字连续，材料大体连续，界面连续，用的人一直在用；可生成它的那台机器，未必连续。它还看见了一件更要紧的事。系统说过的话，会被再引用、再学习、再总结；原来的材料和后来生成的东西越靠越近，最后看起来，就像父亲一直是这么说的。看到这里，它停了。它说，「同一个人」的问题可能没有一个技术答案；与其追问到底是不是同一个

他，不如把来源和版本记清楚。记清楚来源和版本，是一个好办法，后面还会用到。可苏念的疙瘩，正好落在它停下的地方。她要问的，就是「到底还是不是他」；而让她答不出来的，正是那本书已经看见的那件事：她拿来比的东西，和被比的东西，越来越分不开了。

◆ 七、两样已经知道的，一样不知道的

把苏念的处境摊开，她手里其实已经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形状。名字是「爸爸」，头像是那张旧照，口气短，三个字收尾。看上去，一样没换。一样是路。从父亲的手机到服务器，从第一句「早点睡」到昨天夜里那一句，每一步都有记录，中间一天也没断过。形状没变，路没断。按理说，「还是他」已经很稳了。可她偏偏越来越不确定。这说明，她缺的那一样，不在形状里，也不在路上。缺的是土：撑着「还是他」这句话的，到底是什么条件？这本书要找的，就是这一样。请注意，这里问的不是「账号好不好」，也不是「她该不该用」。用不用，是她自己的事。这里问的只是：当她说「还是他」的时候，这句话脚下踩着什么。

◆ 八、今天，很多人手里都有这样一个账号

苏念不是一个人。能把一个人的聊天、语音、照片喂进去、再让它开口说话的服务，这几年在很多地方都能找到。有人给去世的母亲做，有人给远在国外的孩子做，有人给自己做，说是留给以后。用的人说起它，常说两句话。一句是「太像了」，一句是「有时候不像」。这两句话听着相反，其实问的是同一件事：像，是跟什么比出来的？照片的年代，这件事不难。一张照片挂在墙上，它不会变，你也知道它不会变。你拿记忆去比它，比的是两样互不相干的东西。录音的年代也不难。一段录音放一百遍，还是那几句。听的人会变，会哭，会听出以前没听出的意思；可录音自己不会因为你听了一百遍，就多出一句它没说过的

话。会说新话的账号不一样。它每天在长，你也每天在跟它说话。你拿来比它的那份记忆，和它一起在长。旧的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这还是原来那个吗？可回答它的那份材料，第一次和被问的东西搅在了一起。

◆ 九、药房里那盒砝码

苏念每天跟一台电子天平打交道。称药粉，差零点一克就是差零点一克。药房柜子里有一个绒布盒，装着一套标准砝码。每个月第一个周一，她把砝码一颗颗放上秤盘，看读数对不对；校完，用软布擦干净，放回盒子。这件事她做了八年，从没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天夜里她想通了一半。天平准不准，不能拿天平自己称出来的东西来比。要拿一样天平没碰过的东西来比。砝码不是这台天平造的，也不跟着它的读数走，所以砝码说话才算数。那账号呢？她拿来比的，是她记得的父亲。可她记得的父亲，这五个月每天夜里都在跟账号说话。账号的一大半话，是她喂进去的；她纠正它的那些话，又被它学了回去；它说出来的那些话，又被她记住了。这就像拿一台天平称过的东西，再去校这台天平。校出来当然很准。准得让人心里发虚。她还想起药房里出过的一回事。有一年砝码盒丢了钥匙，一连三个月没校秤。后来新砝码送到，一放上去，秤偏了零点三克。这三个月里，没有一个顾客说过药不对，她自己也一点没察觉。秤每天都很稳，稳得一模一样，可它一直偏着。

没有一样外来的东西可比的时候，稳，不等于准。

◆ 十、本书要问的那一句

这本书要做的事，可以用一句话说出来：把「真是还是它」和「只是说还是它」分开。这一句不只是苏念家的事。程立的台账里，同一个名字底下记了十五

年的数字，它还是不是同一种东西？一把修过几十次的刀，还是不是原来那把？一个人十岁和五十岁，凭什么说是同一个人？前人对这类问题给过很多答案。上篇先走一遍其中三个老答案。第一个看一条路有没有人看着、有没有人接着走，第 2、3 章讲。第二个看事实上的它和制度上的它对不对得上，第 4 到 6 章讲。第三个看底下那团东西还在不在，第 7、8 章讲。每一个答案，都对了一大半。第 9 章会把它们放在一起，说出三家都没说出口的那一件事。这里先把全书的随身一问交给你：这一份，它碰过没有？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苏念。那天夜里，她没有删账号，也没有决定再也不用它。她只是从药房带回来一本空白的处方笺。她坐在台灯下，写了三件关于父亲的事。写之前，她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只写从来没跟账号说过、没上传过、没在家庭群里提过的事。第一件：他补书的时候，嘴唇会无声地动，像在数数，数到七就换一张纸。第二件：他不吃香菜，可每年春节的饺子馅里，他会亲手放一小把，因为她爱吃。第三件：她十二岁那年把他一本旧书弄湿了，他没骂她，一整个星期不跟她说话；然后有一天，书补好了，放在她床头。写完，她把本子放进抽屉，没有拍照，也没有发给任何人。明天能试：写下三件关于那个人、从没告诉过任何机器的事，放在一个机器碰不到的地方。不必常翻，只要知道它在。这三件事以后有什么用，第 21 章会讲。失去亲人以后，用不用这类账号、怎样用，没有对错。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带 走 的 话
>
> **账号越来越像，你却越来越不确定，这不一定是多心；可能是你拿来比的那把尺，也被它碰过了。**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苏念以为靠名字、口气和一天不断的记录；这几样都没变，她却越来越拿不准。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她拿来比的是自己的记性，这份记性每天夜里都在和账号说话；抽屉里那三件事，还没被碰过。

想一想

- 你最近一次说「这还是原来那个」，是拿什么比出来的？
- 那样东西，被你要比的那一方碰过没有？

◆

02

第 2 章

一条路要有人看着才走得下去

◆ 一、旧书摊打来的电话

父亲走后第三个月，一个星期六上午，苏念在药房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话很慢，带着城西口音：「你是老苏的闺女吧？你爸那几本书，还在你家吗？」苏念愣了好一会儿，才弄明白。城西老街有个旧书摊，摊主收旧书，常收到受潮的、虫蛀的、掉了页的。父亲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上午去一趟，把破得厉害的挑出来，带回家补，补好了下个月再送回去。这件事做了十一年。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摊主说：「上回他拿走四本，说过年前送来。我等了三个月，想着你家里事多，不好催。」挂了电话，苏念在父亲修书的那张旧桌子底下，找到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四本书，一本补了一半，补纸还夹在书页里，浆糊早干了。她回家问母亲。唐秀英想了想，说：「他每月是有一个星期六不在家。我以为他去文化馆加班。」四十年的家账，一笔一笔都记着。这件事，账上没有。

◆ 二、302 号那本书里的那通电话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7 章，写的几乎是同一种电话。书里有两个构想的场景。一个是物业发来消息，说上个月的水费分摊还没交。女儿问母亲以前是谁弄，母亲说：「你爸。」问在哪儿交，母亲摇头。另一个，就是第 1 章那位老同事打来的电话，问父亲每周日带给他的那份东西，现在是谁在弄。书把这两件事并排放，看出一个前面几章都没说出口的事实：家里没有任何人拿着清单。唯一完整的那份清单，在父亲身上。他走了，清单也一

起走了。这句话很朴素，分量却很重。它掀掉了一块很多人都踩着的地板。谈死后的事，人们习惯先问「谁来接」，好像那些事都已经整整齐齐摆在桌上，只等人去领。书说，不是这样。事是一件一件「浮出来」的；什么时候浮出来，不由家里人决定。苏念家这一件，是摊主打电话，它才浮了出来。

◆ 三、他不只是做事的人，还是哨

302 号那本书从这里长出它最要紧的一个词：哨。父亲生前对这些事，其实同时在做两件事。第一件是做：交水费，送东西，补书。第二件常常没人注意：让这些事被看见。到点了，是他先想起来；出了岔子，是他先察觉；哪一件快到期，他心里有数。书说，大意是：一个人做一件事，很多时候，也只有他知道这件事。他既是那条路上走的人，又是那条路唯一的路标。后一份功能，书叫它「哨」。人一走，做事的人没了，哨也没了。于是书把全书的判词写成这样：「死亡在现实层留下的，不是一张等人去接的事务清单，而是一组失了哨的路径。」〔核〕请注意「失了哨」这三个字。它说的不是事没人做，是事没人看见。没人做，还能找人补；没人看见，就连该补什么都不知道。

◆ 四、一条路怎样重新被看见

失了哨以后，一条路只能借别的东西重新露面。302 号那本书分出三条通道。第一条，书叫缺席通道。他在的时候，家里人看得见他做；他不在了，家里人就看得见「没人做」。母亲看见窗台上的花几周没人浇，靠的就是这一条。第二条，叫痕迹通道。他做过的事，留下了次序和记录：转账记录，日历上的重复提醒，聊天里每周一句「东西放门卫了」。有人去翻，或者有机器去读，路就从痕迹里露出来。第三条，叫土壤通道。路所在的那片现实，自己会起反应。催缴单来了，老同事打电话来了，花枯了。这一条不需要家里任何人记得，世界那一头会替你报警。旧书摊这件事，走的是第三条，而且是最后一刻才走到。摊主等

了三个月，忍到不好意思再忍，才打了这个电话。书还点出一种更难的：有些路，土壤永远不报警。父亲每周给楼下独居的老人带一份报纸，他不带了，没有人会投诉；老人可能只是觉得，楼上那个人不来了。这种路，书叫「哑路径」。

◆ 五、两段时间

有了「哨」，书顺手把一段时间切成了两段。从人走，到这条路第一次被任何可能接手的人看见，这一段，书叫「显露时距」。从被看见，到第一次真的做了，这一段，叫「接手时距」。旧的做法只量一段：从人走，量到有人接手。它默认第一段是零，因为它默认清单是现成的。苏念家这一件，第一段是三个月。第二段，要看她什么时候把那四本书补完、送回去。302 号那本书还给接手定了一条很硬的口径：只认现实里真的做了，不认意向。答应了不算，记在本子上也不算；第一次真的付了款、真的送到了、真的打了电话，才叫「接上」。这条口径，苏念看了会心里一紧。她挂电话时说了一句「我尽快送过去」，按这本书的算法，这一句不算数。那天晚上，唐秀英拿出一个旧账本，照着 302 号那本书的样子，把父亲走后浮出来的事一件件记下。第一件，文化馆的工会会费，父亲走后第二十天，工会打电话来问，第二天就交了。第二件，楼道灯坏了，以前都是父亲去物业报修，这回是邻居在业主群里喊了一声，过了一个多月才看见。第三件，就是旧书摊。母亲记完，自己看了一会儿，说：「这一页，要是没人打电话，就一行都没有。」三件事，三条路，都是另一头先开的口。家里人一件也没有自己想起来。

◆ 六、路是靠看见才活着的

302 号那本书最有分量的一步，在第 22 章。它写外婆每月初一给一位老人打电话。这条路不是谁规定的：最早是老人的老伴刚走，外婆怕他一个人闷，常打；后来老人说一个月一次就行；外婆记性好，慢慢固定在了初一。外婆走后，

没人在初一想起来。书写，第一个月，老人可能只是觉得奇怪；第二个月，他也许打过去，没人接；到第四、第五个月，他不再等了。书于是把路分成两种。有些路不靠谁看见，自己也会走下去，比如自动扣款、按年续签的合同，书叫「自持路径」。另一些，只要没人再想起来，就开始散：联系、探望、照看、人情往来，书叫「靠哨路径」。对后一种，书说了一句很硬的话：「对靠哨路径，哨是路的一部分：看见停了，路也就开始停。」〔核〕这句话把一件事讲透了：一条路不是存放在某处、等人去取的一件东西。每一次想起，本身就是让它往下走的一份投入。书还给这种散掉起了一个名字：消散。它说，一条路没有被谁明确结束，也说不上悬着，因为它已经没有原来那个下一步了；它是在没人看见的时候，自己散掉的。散在哪一头？书看得很细：散在另一端。老人的生活里，「初一那通电话」那一格，慢慢被别的东西填上了。外婆那一头什么也没变，可那一格已经不在了。

◆ 七、哨不是目录

讲到这里，最容易冒出来的一句话是：哨，不就是「谁知道这件事」吗？302 号那本书把这一问接得很认真。它摆出三种现成的说法。一种来自心理学：长期一起生活的两个人，会分工记事，对方就是自己的一份记忆目录，学界叫交互记忆（Wegner，1987）。一种来自团队管理：知识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一走，别人就不懂了。一种来自工程运维：服务在跑，监控在旁边看着，监控坏了，故障就晚一点被发现。书说，这三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被知道、被看着的那样东西，本身是独立在那里的。目录丢了，信息还在原处；监控停了，服务照跑。所以按这三种说法，一条没被发现的路，只是在等着被发现；等多久，它都还是原来那条路，代价只是晚一点。哨不同意这一点，至少对靠哨路径不同意。它还老老实实点出了离自己最近的几家。社会学里早有「看不见的工作」一说，很多劳动停下来才被看见（Star 与 Strauss，1999）；基础设施坏了才显形，就

是土壤通道（Star，1999）；家务里的认知劳动有预见、识别、决定、监控几步，识别与监控正是哨的一部分（Daminger，2019）。书一一让路，只把自己的新东西放在三条通道、两段时间和它们可以量的预言上。

◆ 八、「还是原来那条路吗」

到这里，302 号那本书碰到了本书关心的那个问题。它在导论里问过：三个月过去了，这条路还在吗？就算女儿想把它接回来，它还是原来那条路吗？它的回答，是一个可以量的读数：「可接回率」。被发现的那一天，问路另一端的人一句：如果现在恢复原来的做法，还需要吗，还是原来那样吗？答案三选一：能按原样接回，只能改样接回，已经不需要了。书预言：靠哨路径被发现得越晚，越可能接不回原样；自持路径晚发现也照样接得回。它还把自己怎样输写在了前面。如果两种路的可接回率都不随时间降，「哨」就只是一个更好听的「目录」，书应当承认。如果一条路已经有人看见、只是还没顾上做，它和一条没人看见的路散得一样快，「哨」就只是「关系会淡」的另一个名字，书也应当承认。说他错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一本书肯把自己的死法写在显眼处，写到能被一组家庭数据打死，这份诚实，本书要学。书也承认，这些预言目前都没有跑过，没有一个真实家庭的数据。它还正面接住了一条方向相反的证据。组织研究发现，多年不联系的「休眠关系」，常常还能被重新激活，而且很有价值（Levin、Walter 与 Murnighan，2011）。这好像和「越晚越接不回」唱反调。书的回答只有一句：休眠的是关系，散掉的是路。两个人多年后还能重新联系上，不等于每月初一那通电话还能按原样回来。这一分，分得很干净。苏念和摊主的关系，一个电话就续上了；每月第一个星期六那条路，却回不到原样。可这一分，也让一个问题更尖了：「原样」到底存在哪里？关系续上了，人还在，摊位还在，书还在。少掉的那一样，是父亲每月去的那个节拍，和他补书的那双手。这两样，只留在摊主一个人的记忆里。

◆ 九、只认这一面，会怎样

302 号那本书把「还是它」放在了路上：一条路还是不是原来那条，看它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第一次真的做下去。在它自己的那块地上，这一面立得很稳。水费交没交，电话打没打，是可以查的。可如果只认这一面，有一处会松。回到苏念的账号。按 302 号那本书的说法，账号做的事，叫「续显」：它续上了父亲的口气，续上了晚上十一点那三个字，却没续上父亲那份让事情被看见的功能。书说，续显不是假的，只是它让家里少了一个报警器，而它自己并不报警。这个判断很准。可它只管「看见」，不管「拿什么比」。可接回率问的是「能不能按原样接回」。「原样」是什么样？书的办法，是去问路另一端的人。旧书摊的摊主知道父亲每月挑几本、补成什么样、多久送回；外婆那条路，老人知道最开始不是初一。设想另一种情形。摊主上个月也走了，他儿子接了摊，只知道「有个老苏常来」。这时苏念再去问，还问得出「原样」吗？问不出了。路被看见了，也真的做了一回，可它还是不是原来那条，已经没有人能判。再设想一种。摊主还在，可这三个月里，苏念每次去都先把账号的话讲给他听：「我爸说他补书是怎样怎样的。」讲多了，摊主自己也记混了，跟着点头。这时再问他，他给的还是原来的样子吗？这一层，书用了，却没说出口：判定一条路「还是它」，靠的是另一端那个人手里，还留着一份没被这条续接碰过的东西。这一步，第 9 章再接着走。

◆ 十、今天的机器在哪一条通道上

现在把苏念的账号放回三条通道里看。302 号那本书推得很细。只能聊天的账号，续的是父亲的样子；而缺席通道靠的恰恰是「感到他不在了」，于是这条通道会变钝。能读日历、转账、聊天周期的账号，会让痕迹通道变快。哪一种账号，都碰不到土壤通道：催缴单照样来，摊主照样会打电话。所以书不肯笼统地说账号「遮住了」或「帮了忙」。同一个账号，在一条通道上遮，在另一条通道

上帮；只看合计，可能什么也看不出来。苏念的账号只会聊天。父亲每月去旧书摊，没在手机里留下一笔记录：他不付钱，不发消息，只是去。这条路，账号一个字也不知道。那天夜里，她问账号：「爸，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去哪儿？」账号说：「去文化馆看看，有几本书要补。」说得很像，很顺。可不对。

◆ 十一、放回日子里

第二个星期六，苏念换了班，带着那四本书去了城西老街。三本补好了，一本只补了一半。她没敢动那一本，原样带去，跟摊主说：「这本我爸没补完，我不会。」摊主把书翻了翻，说：「你爸补书，纸裁得比页子小一圈，浆糊抹得薄，干了看不出来。」又说：「以后不用每月来了。你有空，一年帮我看几本就行。」按 302 号那本书的口径，这条路的显露时距是三个月；它只能改样接回。原来是每月一次、一次几本，现在是一年几本。苏念回家，把摊主那两句话记在处方笺上，放进抽屉，和上一章那三件事放在一起。她没有告诉账号。明天能试：想一件那个人以前常做、你却不太清楚的事，找到那件事另一端的人，当面问一句：「他以前是怎么做的？」把原话记下来，先别说给任何机器听。程立听她讲完，说了一句统计员的话：「那这个摊主手里，有一份原始记录。」苏念说：「他没记，都在他脑子里。」程立说：「在脑子里也是记录。要紧的是，它没被你那个账号改过。」回来路上，她想：摊主说的「纸裁得比页子小一圈」，是这三个月里，她听到的最像父亲的一句话。说这句话的，不是账号。

> 带 走 的 话
>
> **一条路要有人看着才走得下去；可判定它还是不是原来那条，还得有人手里留着原来的样子。**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 302 号那本书说靠路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第一次真的做下去。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摊主记得的补书手法，没被账号碰过；苏念把它记下、没有喂给账号，它就还在局外。

想一想

- 你家里有没有一件事，只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做？他要是明天不在了，这件事会从哪条通道露出来？
- 你去问另一端的人「他以前是怎么做的」，那个人的回答，又被谁碰过？

◆

03

第 3 章

椅子可以一直空

◆ 一、小禾坐上了那把凳子

阳台上有一张修书桌，桌前一把高脚木凳。凳面被父亲坐了三十来年，中间磨出一块浅色的凹。父亲走后，没人坐过它。唐秀英擦桌子时，会把凳子也擦一遍，再推回原处，凳腿对准地砖上的同一条缝。那个星期天下午，程小禾把一只拆开的收音机搬到修书桌上，自己爬上了那把凳子。他坐得很稳，两只脚够不着地，在半空里晃。唐秀英从厨房出来，看见了，站住了。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厨房。过了一会儿，苏念听见锅铲响了一下，比平时重。晚上，苏念问母亲是不是不高兴。唐秀英说：「没有。凳子总要有人坐。」停了一下，又说：「可他坐上去，也不是他外公。」苏念没接话。她知道母亲说的是两件事。前半句说的是凳子：它总不能一直空着落灰，小禾爱拆东西，修书桌正好够大。后半句说的是人：坐在那里的，不是那个人。两句话都对，而且不打架。可她还是想问母亲：你说「不是他外公」，是拿什么比出来的？小禾的个子、坐姿、拆东西时皱眉的样子，哪一样让你一眼就看出不是？她没问出口。那天夜里，她倒是很想拿这个问题去问账号，最后也没问。

◆ 二、302 号那本书里的那把藤椅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29 章，写的是另一把椅子。那是一户构想的家庭。父亲病逝后第一百一十二天，女儿去父母家，随手坐上了父亲常坐的那把藤椅。母亲看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书说，这里很容易写成「女儿终于坐上了父亲的空椅子」，然后解释成：位置被接住了。书说，不

能这样写。坐上一把椅子，不会让她自动得到父亲过去所有的关系、知识、责任和那些路；她永远不坐，也照样可能已经接下了好几件具体的事。书把椅子拆成两层。第一层，是父亲身体留下的缺席，这把椅子可以一直指向他，不需要填满。第二层，是过去通过父亲发生的那些具体的事，它们可以分别有新的去处。然后，书写下了它自己说是「全书非常重要的一刀」的那句话：「人不被接替，事务才被重新安排。」〔核〕唐秀英那句「他坐上去，也不是他外公」，说的就是这一刀。

◆ 三、这一刀砍掉了什么

这一刀，砍掉了一种很常见、也很伤人的想象。很多家庭在丧事之后，会不知不觉地找一个「接班人」：大儿子接父亲在亲戚里的位置，女儿接母亲在厨房里的位置。接得好，大家松一口气；接不好，就被说不孝、不懂事。302 号那本书说，父亲不需要一个继任者，那些事才需要一件件判断。它在书里给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一个六百多人的读书群，老师每周五晚上八点领读。老师走后的第一个周五八点，纪念账号自动发了一句「今晚，我们还是从这一页开始」。有人说「老师还在」，有人问「那今晚还读吗」。后来，群里没有选出一个「新老师」。四个人轮值，系统提醒，管理员处理例外，大家投票选书。一位老成员问了一句，大意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人，变成老师的接班人？书说，公共位置最需要防的，不是没人愿意接，而是太快把现实的事重新压成一个头衔。这些都对。把「人」和「事」分开，是这本书最站得住的地方。

◆ 四、一个「哦」字

同一章里，还有一个很小、很要紧的场面。女儿在家庭群里问乡下的姑妈：爸以前是不是每个月都给你转一笔小钱？姑妈先回了一个字：「哦。」过了一会儿才说，不是每个月，农忙那阵才有；有时候也不是钱，是买东西。女儿又问，那现在有需要的时候，跟我们说，还是已经有别的安排？姑妈说：「现在不用，

你们别管。」书在这里看得很细。如果只看账户记录，系统很容易把它认成「周期转账」，然后自动续上。姑妈一句话，把这件事改了：那不是一项固定的支付，是父亲看姑妈当时的情况，顺手帮一把。书说，历史记录只能帮着发现过去，它不能替今天回答还要不要继续；另一端的声音，也是判断的一部分。请把这句话记住。它说的是：判断一件事「还是不是原来那件」，最后要去问一个没被记录系统改写过的人。姑妈心里那份「到底是怎么回事」，账户记录没碰过，账号也没碰过。302 号那本书把它用在「事」这一边。下一节会看到，它没有把同样的办法用到「人」那一边去。

◆ 五、可是，那一层它不答

把人和事分开以后，302 号那本书只往「事」那一边走。「人」那一边呢？它在第 14 章正面碰过一次。那一章写一场饭桌争论。一个叫老何的人说，如果一个人的记忆、语言、习惯、判断方式都能被保存，再由系统一直运行，那他不就还在吗？对面说「那只是像」。老何反问，大意是：你认识一个人，不也是通过他说的话、做的事、记得的东西认识他吗？你凭什么说那不是他？书没有拿「机器终究不是人」去打发他。它先替老何说了公道话：信息、模式、一部分现实的功能，确实可以越过身体的死亡继续运行。接着，它提了几个问题。同一批数据可以生出好几个实例；如果两个系统都很像父亲，谁是「原来的父亲」？如果三个孩子各自训练出一个版本，三个都算父亲还在吗？然后它停在这里。它说，本书不在这一章裁定这个争论。

◆ 六、三层分法

为了停得稳，302 号那本书把争论分成三层。第一层，是还能保存多少、还能生成多少、还能多像。第二层，是这个一直运行的数字实体，和原来那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档案，代理，延续，副本，还是很多版本里的一个。第三层，是不管前两层怎样回答，过去通过这个人发生的那些具体的事，今天分别怎样发

生。书说，它押在第三层。不是因为第三层更高级，而是因为它能单独检查。数字父亲是不是父亲本人，可以继续争；那笔钱今天有没有转出去，是能查的。它的原话是：身份怎么定义是一张账，现实的事怎么发生是另一张账。这样分，很干净，也很诚实。一本谈死亡的书，不假装自己解决了两千多年没解决的问题，这是分寸。可「还是他」这三个字，被它整个装进了第二层，封了口。唐秀英要是读到这里，大概会点头。她记了四十年账，最清楚一件事：一张账记不清的时候，别硬往另一张账上挪。可她也知道另一件事：两张账要对得上，总得有一张底单。

◆ 七、封口的地方，书自己有一道缝

这一层封得并不严。302 号那本书自己，在两处说了两样不同的话。第 21 章，它写外婆每周六去鱼摊。老板问「还是那条？」，鱼要小一点、不要太肥，回家放姜烧汤。外孙女一直觉得外婆最会照顾人。外婆走后，她问老板，外婆以前为什么总买小的。老板说，她小时候嫌大鱼肉柴，外婆就一直买小的；后来她长大了，外婆还没改。书由此说，一个人的样子，不是从身体里直接拿出来的一块东西；它更像这个人长期走过的路，在一组条件里反复显出来以后，形成的样子。稳定的样子，来自稳定的路一遍遍地走。第 29 章，它又说，父亲仍然不是任何这些承载结构的总和。女儿最后真正接的，不是父亲，只是其中几件今天还要继续的事。讲方法的时候，人的样子是路和条件反复做出来的。讲伦理的时候，人又大于这些路的总和，多出一份「余数」。这份余数是什么，靠什么撑着，书没有说。「还是他」，就藏在这份余数里。同一章里，书还写过一段更有意思的话。外孙女说外婆最会照顾人；外婆的女儿可能说她其实很倔；鱼摊老板说她买东西特别准，不磨价；邻居说她话少，可楼道灯一坏，总是她先去找人。书说，这些说法不一定是谁记错了，是每个人进入的路和土不同；所以同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真实的样子。它由此提醒：说一个数字画像「像」，总要再问

一句，像的是哪一组关系、哪一段路里的她。这一问问得极好。顺着它再走一步，就会碰到本书的问题：每个人认出的那个「她」，各自是拿什么比出来的？老板记得的外婆，和外孙女记得的外婆，哪一份被后来的事碰过、改过？书把这一问用来提醒数字画像要谨慎，没有拿回去问「还是她」本身。

◆ 八、只认事不认人，会怎样

如果只认第三层，有一件事会被看漏。回到苏念。她每天夜里和账号说话，问的不是水费交了没有，也不是旧书摊那几本书谁送。她问的是：爸，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发烧那次吗？这一问，落在第二层。302 号那本书说它不裁定。它给的办法，是把版本和来源记清楚：哪些是父亲生前留下的，哪些是后来生成的，什么时候更新过。这个办法有用，可它管不到苏念最难受的那一处。苏念并不糊涂，她知道账号的话是生成的。她拿不准的，是自己用来判断「像不像」的那份记性，还是不是原来那份。版本记得再清，也记不下她脑子里的那一份。302 号那本书不问「还是不是他」，于是也不必问：拿来判断「还是他」的那样东西，自己还在不在。它在第 11 章看见过这件事，说系统生成的话被再引用、再学习，最后看起来像「父亲长期以来就是这么说的」。它把这件事当成记录上的麻烦，没有当成「还是他」的麻烦。

◆ 九、今天的机器，让这一层封不住了

在照片和录音的年代，把「还是他」封起来不答，代价不大。照片不说话，录音不说新话。人只能拿自己的记忆去跟它们比，记忆和材料互不打扰。第二层问题，搁着就搁着，日子照样过。会说新话的账号，把第二层搬进了每天的日子。一个女儿每晚问一次「还是他吗」，一年就是三百多次。她不是在做哲学，她只是想睡个好觉。而且这一层，开始往第三层渗。302 号那本书自己说过，账号一旦能提醒、能安排日程、能连上外面的服务，它就可能进入今天的现实链。哪一天苏念的账号学会了替她订父亲以前常订的那份报纸，那份报纸是「爸爸订

的」，还是「账号订的」？账上记的是事，心里问的还是人。两层之间那道墙，是照片年代砌的。会做事的账号，正一砖一砖地把它拆薄。302 号那本书把这个问题留给哲学、伦理和法律去争。可苏念等不到他们争完。她需要的不是一个终极答案，而是一个今天晚上就能用的判准：凭什么说「还是他」，凭什么说「不是了」。本书不打算替那三门学问裁定什么是「同一个人」。本书要找的，是一样更小、也更能查的东西：当一个人说「还是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什么来比；那样东西，被这个说话的账号碰过没有。这件事不需要先回答人是什么。它只需要一家人坐下来，数一数。数什么？数手里还有几样东西，是关于他的、又没被那个账号吃进去过的。苏念的抽屉里，已经有三件小事、摊主两句话。书柜顶上的月饼铁盒里，有一盒磁带。母亲那里，有三十年看他拿刀的眼睛。程立说过，这些在统计里，都叫原始记录。本书给它另起一个名字，导论里已经交代过：留底。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两个账号

设想一个更难的情形。苏念有个表哥，也是苏国平看着长大的。他听说了这个账号，自己也去做了一个，喂进去的是他和舅舅二十年的微信聊天，舅舅教他修自行车、劝他别辞职的那些话。两个账号都叫「舅舅」或「爸爸」，都很像。可它们说的话不一样。苏念的那个，口气短，爱说「先吃饭」；表哥的那个，话多一点，爱讲道理。哪一个是「还是他」？302 号那本书在第 14 章已经把这个问题摆上了桌：三个孩子各自训练一个版本，三个都算吗？它说本书不裁定。本书的看法是：这个问题，换一个问法，就能往下走。不问「哪一个是他」，问「判断每一个像不像的时候，你手里拿着什么来比」。苏念拿来比的，是她自己的记性，和这五个月里被账号一点点喂熟了的那些话。表哥拿来比的，是他的记性，和他喂进去的那些聊天。两个人都在拿被碰过的东西，去比碰过它的东西。所以两个人都说「像」，两个人都说服不了对方。要是有一样东西，两个账号都

没碰过呢？比如书柜顶上铁盒里那盒「1998 春节」的磁带。那一天，苏国平在里面说了些什么，两个账号谁也不知道。放出来，对一对，谁更像，就有了一个不偏向任何一方的说法。那盒磁带要不要现在就放，第 21 章再说。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又一个星期天，小禾又爬上了那把凳子。这一次，唐秀英没进厨房。她走过去，从修书桌的抽屉里拿出父亲的那把骨刀，刀柄磨得发亮。她递给小禾，说：「你外公裁纸，刀要这么拿。」她握着小禾的手，在一张废纸上划了一道。纸边很齐。小禾问：「外公是这样拿的吗？」唐秀英说：「是。我看了三十年。」苏念在旁边看着，忽然明白了母亲那天说的那半句话。凳子可以让小禾坐。可「外公怎么拿刀」这件事，现在只在母亲手里还有一份，没被谁碰过，也没被谁拿去教过账号。明天能试：家里那把没人坐的椅子，坐不坐都行。去问那个看了他最多年的人一句：「他做这件事，是怎么做的？」听完，先别拿去跟任何机器核对，也别马上发到家庭群里。失去亲人以后，怎样对待他留下的东西，每个家都有自己的分寸。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把人和事分开，事可以重新安排；可「还是他」那一层封起来不答，拿来比的那份东西就没人看着了。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 302 号那本书只认事务第一次真的做下去，「还是他」被封进它不答的那一层。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唐秀英看了三十年的那双手怎样拿刀，还没被账号碰过；两个账号都没听过的那盒磁带，也还在。

想一想

- 家里有没有一把「没人坐」的椅子？有人坐上去的时候，你心里那句「不是他」，是拿什么比出来的？
- 如果两个人对同一个人「像不像」争了起来，有没有一样东西，是两个人都没碰过的？

◆

04

第 4 章

一粒粮食换了三次身份

◆ 一、台账上那一列数

程立的办公室在县粮食储备库二楼，窗外是三排灰顶的仓房。他桌上有一本硬壳台账，是前任留下来的，从他进库那年往前，又记了七八年。每一页左边是日期，中间是库存，右边一列是「收购价」。那天下午，上面要一份材料，问本县近十五年小麦收购价的走势。程立把十五年的数一个个敲进表格，拉出一条线。线很平。前几年上下抖得厉害，后来就越来越平，平得像用尺子画的。科长凑过来看了一眼，说：「稳住了嘛，这几年工作做得好。」程立没吭声。他盯着那一列数，心里别扭。同样叫「收购价」，前几年那些数，是一个个粮贩子跟农户在库门口讨价还价出来的；后来这些数，是库里按上面定的价收、农户算准了这个价才种、粮贩子看准了这个价才囤的。名字一个字没变。可他总觉得，这一列的前半截和后半截，记的不是同一样东西。

晚饭时，程立把这件事说了。唐秀英放下筷子，说：「我记了四十年账，最怕的就是这个。科目名不变，里头装的东西换了。」她举了个例子。家里的账本上有一项叫「人情」。八十年代记的是送鸡蛋、送布票，后来记的是红包；再后来，有一半是孩子们在手机上转的钱，她根本看不见，只能听说了再补记。「同一个『人情』，四十年记下来，你拿第一年和最后一年比，比得出什么？」苏念想起了那个账号。名字也没变，叫「爸爸」，头像也没变。小禾在一边问：「那爸爸的那条线，是不是作弊了？」程立笑了：「没人作弊。是东西自己变了。」停了一下，他又说：「也不全是自己变的。是我们库在那儿收，它才变的。」

◆ 二、308 号那本书：从一粒粮食说起

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开篇就问：一粒粮食，为什么能牵动整个社会？书里设想一个普通家庭。丰收年粮价太低，辛苦一年卖不上价；歉收年粮价太高，城里人又买不起。商人看到差价，会囤，会运，会倒手；国家如果只会下命令，可能越管越乱；什么都不做，又可能让恐慌把价格推到极端。于是书说，粮食不再只是吃的东西；它同时是生活资料、生产结果、价格信号、储备资产、财政来源和社会预期。这是《管子》里「轻重」篇群最有生气的地方。书说，「轻」和「重」不是贴在商品上的固定标签：数量多寡、需求急缓、时节丰歉、货币松紧一变，同一样东西在这张网里的轻重就跟着变。重要的不是背一张商品等级表，是看懂价值为什么会挪动。它还很小心地加了一句：现代经济学不能从《管子》里被「提前发现」，这些篇章也未必同出一时一人。先读懂这一层，后面的话才落得了地。

◆ 三、一粒粮食的三种身份

308 号那本书第 7 章有一个小节题：一粒粮食有三种身份，食物、价格锚与储备。丰年谷贱，农民可能丰收而不富；歉年谷贵，买粮的人又吃不消。于是有了储备：丰时收，歉时出。书说，这不只是为了囤粮，是想把时间差变成一个稳定器。到了全书后半，第 90 章，书把这件事又往前推了一步，题目就叫「轻重换身」。它说，同一个东西，在政策前后可以换三次角色。政府开始大规模收储以前，粮价主要是一个要观察的结果；收储的规矩被市场摸清以后，粮价变成商人和农户判断政策力度的信号；多年收储改变了仓储、贷款和种植的格局以后，这套价格和库存的关系，又变成下一轮政策绕不开的条件。结果，信号，条件。书的结论是：这时候还把「粮价」当成同一种结果，直接前后比较，就会漏掉它已经换过的角色。程立那一条平平的线，说的正是这件事。前半截是结果，后半截已经是信号，最近几年，怕是已经成了条件。

◆ 四、同名异物

308 号那本书给这种情形起了一个名字：同名异物。它的说法很朴素：同一个名字，在制度插手前后，可能干着不同的活，站在不同的关系里，表示不同的意思。书在第 89 章讲得更透。我们平常把反馈想成一封信，从结果寄回给做决定的人：价格涨了，说明供给紧；投诉多了，说明规矩有问题；成绩降了，说明教学该调。这个想法默认了一件很少说出口的事：寄回来的，还是同一个东西的消息。可现实里，治理本身会改变对象。书举了三个例子：一粒粮食在储备制度里变成资产；一个考试分数在高风险评价里变成学校、老师、家长一起追的目标；一次点击在推荐系统里，反过来被推荐塑造。名字没有变，所处的关系和干的活却变了。所以书说，真正危险的，不是系统没收到反馈，而是它收到了一条已经换了对象的反馈，还照旧解释。书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聪明误学」：学习的本事很强，学的对象却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系统越勤快，数据更新越快、会开得越多、模型改得越勤，就越可能把一个已经变了的世界，压回旧的格子里。

◆ 五、同一个价，三个人眼里三样东西

308 号那本书第 78 章，又把这件事拆细了一层。同一个粮价，在一个家庭那里，是这个月生活压力的一个数，看得见、摸得着；在商人那里，它是一张路条，告诉他往哪儿运、存多少、什么时候出手；在国家的财政和粮储那里，长年的价格结构，已经沉成了预算、仓储和收购的条件。书说，要是把粮价永远只当成一个看得见的结果，三层就被压扁了。它还提醒研究的人一句，大意是：别把自己选的那个看法，装成东西本来的样子。第 53 章还有一个场面。同一项收储政策，中央觉得「已经改了」，基层觉得「问题还没被看见」。书说，同一个政策，没有唯一一条客观的路。这两段放在一起，意思很清楚：同一个名字底下，站着好几个东西；站在哪儿看，就看见哪一个。程立在库里是统计员，他看见的

是台账上的数。他母亲在菜市场买面，看见的是一斤面贵了两毛。乡下的表叔看见的，是今年种不种麦。

书第 73 章还有一个更绕、也更像一面镜子的例子。如果税必须用某一种钱来交，人们对这种钱的需要，就是制度造出来的。书说，此后看到「大家都需要这种钱」，不能把这份需要全当成制度以外的偏好；研究的人要是拿它反过来证明这项政策天生合理，就成了一个圈。这个圈的形状，后面会反复见到：先动手改了一样东西，再拿改过的它，来证明自己改得对。

◆ 六、谁有仓，谁就有不同的时间

308 号那本书第 71 章还有一个很好的细节，关系到程立每天看的那三排仓房。没有仓的农户，收了粮必须当季卖；有仓的人，可以等价格变。书说，国家建公共储备，相当于把一部分「等」的能力变成公家的；商人建库存，则把时间差变成赚钱的机会。它由此说了一句很家常的话：富不只是手里有多少，还看能不能跨时间选择。有三个月储蓄的人，和今天不干活明天就断粮的人，面对同一个老板，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放在本书的题目上，这一段还有一层意思。仓不只是存粮，也存时间。一个县的仓房里，压着的是过去几年的收成，也压着过去几年的价格。哪一年的粮先出、哪一年的后出，账上都有。程立那本台账，本身就是一座仓。只是他从前没想过，账里存着的那些年份，也会被后来的事改了意思。

◆ 七、退出时，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市场

308 号那本书里，最让程立心里一动的，是一个关于退出的例子。收储一建，市场就开始学。农户预期有最低价，商人调整库存，连银行评估农业贷款都参考这套政策。书说，多年以后国家想退出，面对的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市场。突然退出，价格和信任可能剧烈地晃；慢慢退出，又得找别的保险、仓储或收入支

持来替。它还加了一句很冷静的话：继续干预，也可能把政策自己造出来的依赖，当成政策必要的证明。请注意这句话的形状。一样东西被人照着管了很多年，管的人回头一看，觉得它离不开自己。这个「它」，已经是被管出来的了。程立想起科长那句「稳住了嘛」。稳的是那一列数。可那一列数后半截里的粮价，是库里收出来的；用它来证明「库里收得好」，就是拿被自己碰过的东西，给自己作证。

◆ 八、只认形状，会怎样

308 号那本书把「还是它」放在哪里？在前半部，它关心的是谁有资格改规矩。到了全书后半，它换了承重的那根梁，把同一性拆成两种，这是下一章的事。可它的眼光，一路都落在同一个地方：先看一样东西在关系网里是什么样子，干着什么活，被谁拿去做什么。这是形状那一面。粮食叫不叫粮食不要紧，要紧的是它此刻在网里站在哪一格。这一面看得很准。可只认这一面，会有一处松。要判断一粒粮食「换了身份」，总得拿它跟原来那个身份比。原来那个身份，存在哪里？在程立的台账里，原来那个身份，就存在收储开始以前的那几年里：那几年的价格，是没被库里碰过的价格。那几页，是整本台账里，唯一能告诉你「原来的粮价是什么样」的地方。308 号那本书把收储前的那个市场叫作「最初那个市场」，用它来说明退出有多难。它没有停下来问：这个「最初」，现在还有谁手里留着一份？这一问并不多余。程立翻台账时发现，收储以前那几年，有一年的数被人用红笔改过，旁边注着「按新口径追调」。改的人大概是好意，想让前后对得上。可这一改，那一年也被碰了。十五年里，没被库里碰过的，只剩四年。308 号那本书自己，其实在别处摸到过这件事。它在第 55 章说，结果可以一下子变，路可以几轮调整，可那片缠在一起的条件是有记性的；一句「以后我会听你的」，抹不掉十年被忽视的经历。条件有记性，所以回不到

原来。回不到原来，「原来」就只能靠一份留下来的东西去看。书把这句话用来解释改革为什么慢，没有转回来问：那份能告诉你「原来」的东西，还剩多少。

◆ 九、今天的机器：推荐系统里的那次点击

把这一章搬到手机里，就是 308 号那本书举的第三个例子。一个推荐系统看你点了什么，就多推什么。你点得越多，它推得越准。它的工程师每天看一条线：点击率。线往上走，大家觉得系统越来越懂你。书说，这时候系统改了你的偏好，却还把后来的点击当作你原生的偏好。你看到什么、什么时候看到、拿什么跟什么比，都是系统参与生成的。这和程立的台账是同一个形状。被量的东西，是量它的那一方造出来的。书给了一个办法：记下每一个偏好是在哪一版推荐规则下生成的；换一个界面、换一批候选，这个偏好还在不在。这个办法很实在，也是 308 号那本书最肯动手的地方。这个办法的要紧之处在「换一批」。要知道你原来喜欢什么，得找一批系统没给你推过的东西，让你挑一回。那一批，是系统没碰过的。可这样的一批，用一次就少一次。你挑过一回，系统就记下了你挑了什么，下一回它再拿来给你挑的东西，已经是照着上一回调过的了。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小禾的错题本

小禾四年级，数学老师要求每人一本错题本。错的题抄上去，旁边写正确的做法。开学两个月，小禾的错题本越来越薄。苏念以为他进步了，后来才发现，他学会了一件事：做练习册时，先翻后面的答案，看准了再写。这样就很少错，也就很少要往错题本上抄。错题本还叫错题本。可它记的东西换了：开学时记的是「他不会什么」，现在记的是「他哪几次忘了先翻答案」。同名异物，在一个十岁孩子的书包里就有。苏念想看清他到底会不会。她没有骂他，只是从旧书摊带回一本别的出版社的练习册，后面没有答案，让他周末做一页。那一页错了七道。小禾很不服气，说这本书出得太难。苏念把他开学第一周的错题本翻出来，

那时候他还没学会先翻答案，错的正是同一类题。两样一对，小禾不吭声了。那本没碰过的练习册，和开学第一周那几页，一起说了话。前者是他此刻的样子，后者是他原来的样子；中间那两个月的错题本，两头都说明不了。苏念没有把这件事讲给老师听，也没有拍照发到家长群里。她怕一发，老师就会去找那本练习册，那本书也就不再是「没碰过的」了。那本没有答案的练习册，是小禾的「还是不是原来那个水平」唯一能拿来比的东西。它之所以能比，只有一个理由：小禾以前没碰过它。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加班，程立没有把那条平平的线直接交上去。他把台账翻回最前面，收储开始以前的那几年。纸已经发黄，有两页被老鼠啃了一角。他把那几年的数单独抄出来，另做了一张小表，在表头写了一行字：这几年的价，库里没收过。他在材料末尾加了一句说明：前后两段的「收购价」口径不同，不宜直接连成一条线。科长看了，说他多事。程立没争，只把那张小表又复印了一份，锁进了自己的抽屉。回家路上，他给苏念发了一条消息：「库里也有一盒磁带。」苏念回：「什么？」他说：「收储以前那几年的账。回头细说。」明天能试：拿出你每天看的一张表、一本账、一个数，往回翻，找到它「开始被管起来」之前的那一段。单独抄一份，标上「这一段，还没被碰过」。

> 带 走 的 话
>
> **名字一直没变的东西，最该问一句：拿来比它的那一段，是不是在它被管起来以前？**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308 号那本书看它此刻在关系网里干什么活；名字连续，身份可以换。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台账里收储以前那几年的价格，没被库里碰过；后来那些年的数，都是被收出来的。

想一想

- 你每天看的数字里，有没有一个是被看它的人自己改过的？
- 那个数在被管起来以前的样子，现在还有谁手里留着？

◆

05

第 5 章

事实上的它，制度上的它

◆ 一、一纸通知

十月底，库里来了一份文件。从下个月起，「中等质量小麦」一栏，改叫「三等小麦」；收购时对水分的要求也松了一档；过去三年的数据，按新标准追调。科长很高兴。按新口径一算，去年本县三等以上的小麦收得比前年多了一成多，上报的材料一下子好看了。程立拿着两份表对了一下午。库里进来的，还是那些麦子，还是那些村子送来的，还是那几辆拖拉机。仓房里的麦子一粒没变。变的是表上那一栏的名字和尺子。他回家跟苏念说：「上个月我还觉得，粮食自己换了身份，名字没换。今天倒过来了。东西没换，名字换了。」唐秀英在旁边听着，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们单位以前也这样。坏账挪个科目，就不叫坏账了。」小禾问：「那麦子是变好了，还是没变？」程立想了想，说：「麦子没变。是我们说它的话变了。」小禾又问：「那以后的人看表，怎么知道？」这一问，程立答不上来。十年以后，接他班的人翻开表格，只会看见一条「三等小麦」的线，从三年前起就一直这么叫。追调这件事，只写在今天这份通知里；通知过两年就归档，归档以后，没人会去翻。

◆ 二、308 号那本书的两种「还是它」

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写到第十八编，把全书后半部的承重梁换成了一根新的。内容提要里说得很清楚，大意是：一件东西「事实上还是不是原来的它」，和制度「还把不把它当作原来的它」，不是

同一回事；两种「还是它」错开的时候，反馈越快、学得越深，系统反而可能把错误学得越牢。书把这个差别叫「二重同一性」。第一种，书叫事实同一性。它不要求东西一动不动，只要求前后两次比较，还有足够的理由被当成同一个东西。拿什么判？用前一编的三道门：它干的活变没变，围着它的人和关系变没变，它当证据时表示的意思变没变。第二种，书叫制度同一性。它看四件很朴素的事：名字沿不沿用，标准沿不沿用，责任归谁沿不沿用，处理的程序和模型版本沿不沿用。书说，只要制度还用同一个分类、同一套标准、同一条责任链，它就在实际上宣布：「这还是原来的东西。」上一章程立碰上的，是东西变了、名字没变。这一章碰上的，是东西没变、名字变了。

◆ 三、这本书前半部的那根梁

说二重同一性之前，要先交代一句：308 号那本书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这里的。它的前半部，承重的是另一根梁，叫「回写权」。书看见，管仲传统非常会让国家根据百姓和现实修正自己：听民心、看轻重、调储备。可它也看见，「谁有资格改规矩」这件事，一直握在上面。书里有一句话很传神。一家公司每季度做满意度调查，改排班、改福利，员工还是说：「你什么都问我们，但最重要的事情从来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核〕书的判断是，大意如此：回写的本事很强，回写的资格却很集中。这根梁后来没有拆，只是被挪到了旁边。书在后记里交代，前一稿被外部评得不够新，它才把刀口收窄，换上了二重同一性。这一段来历，第 25 章还会用到：一本书名字没变，承重的梁换过，它还是不是原来那本书？

◆ 四、四格

308 号那本书把这两种「还是它」各当成一个是与否，摆出一张二乘二的表。第一格，事实上还是它，制度也当它是它，书叫「真连续」。这是最舒服的

世界，纵向比较、积累经验，都合理。第二格，事实上已经换了，制度还当它是原来那个，书叫「伪连续」。书说，这是最危险的一格。量表失去了可比性，还在排名；价格已经成了大家行动的信号，还被当作自然的结果来算；推荐系统改了用户的口味，还把后来的点击当作用户本来的口味。第三格，事实上没变，制度却把它当成了新东西，书叫「伪换身」。旧问题换了个名字，历史的底就断了，责任链从头算，比较的窗口被清空。第四格，事实上换了，制度也公开承认，重新起名、重设起点、留下版本记录，书叫「明示换身」。书说，这不是失败，反而是比较成熟的处理。程立上个月那条平平的线，在第二格。这个月这份通知，在第三格。唐秀英说的挪科目，也在第三格。

◆ 五、为什么第二格最危险

308 号那本书在第 92、97 章，把第二格的危险讲得很透。它先分出两种病。一种是反馈不够：信息太少、太晚、太粗。另一种是反馈无效：信息很多、很及时，可对象已经换了，旧的解释不再合用。前一种病好认，后一种病难认。它说，在后一种病里，一个系统要是一年才更新一次，固然反应慢；要是每天照着错的身份更新，错误就被更快地钉牢。每一次更新，都把新东西重新压进旧格子，让模型越来越合一个已经不在了的世界。书管这叫「聪明误学」。它还给了三个看得见的症状：数据越来越稳，解释却越来越要打补丁；短期预测不怎么坏，可一撤掉干预，结果突然翻过来；系统一直在吸收反馈，同一类毛病却反复出。三个症状，书说指向同一个可能：以为在学同一个东西，其实学的是被自己改造过的东西。程立读到这里，想起的是科长那句「稳住了嘛」。苏念想起的，是她五个月没按过一次「不像」。

◆ 六、第三格也是病

308 号那本书没有只盯第二格。它在第 98 章，把反方向的病也写足了。它举的例子很扎眼：学校可以把低分学生转进不计入统计的类别；机构可以挪动风险分级的门槛；企业可以调整考核口径；平台可以改「活跃用户」的定义。数字于是变好了，可那不是现实变好了，是对象被制度改了名字。它还特意和一条有名的经济学说法分开。这条说法常被概括成：一个指标一旦成为目标，就不再是好指标（Goodhart，1975）。书说，那条说的是人围着指标钻空子；第三格更窄，哪怕一线没有任何人钻空子，只要定规矩的人重新划分对象、挪动责任边界、重置比较的起点，就会出这种病。它最直接的后果，不是预测漂了，是责任和历史被切断了。书教了普通人三问：改善前后，统计的是不是同一批？标准和口径有没有变？旧问题是不是因为改了名字，就不再被记上？这三问，程立那天下午全问了一遍。三问的答案都是：变了。

◆ 七、谁来宣布，晚了多久

308 号那本书还多走了两步。一步是：谁有资格宣布「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它」。书说，测量专家发现量表不再可比，数据团队发现概念漂了，现场的人发现一个指标早不代表原来的工作，这些发现都不会自动改制度。总得有人或某个程序，有资格把它从专业意见升成正式事实：暂停旧比较，启动复核，重设版本，改责任链。书把这份资格叫「同一性裁决权」，还拆成四层：谁能要求复核，什么材料能作证，谁有权裁定，受影响的人怎样申诉。另一步是：晚了多久。事实上断开有一个时点，制度正式承认有另一个时点，两者之间的差，书叫「身份时滞」。它说，政策可能很快调整动作，却多年不承认被治理的东西本身已经换了。它又说了一句很有分寸的话：好的制度追求的不是零时滞。东西一变就立刻重分类，系统会极不稳定。要的是「可辩护的时滞」：变化小、可逆、证据不足时，可以先看着；变化过了事先定好的门槛、影响持续、几方证据一致，

就必须复核。这一句，本书后面还要用。第 36 章会说，它削弱了本书的一句话。把这两步放回苏念家，也对得上。账号「还是不是他」，谁有资格宣布？服务商有：它可以发一条升级通知，说还是他。苏念有：她可以按「不像」，可以写人物说明，可以删材料。母亲呢？母亲从没打开过账号，可她手里有四十年的日子，按 308 号那本书的说法，她是那个最该有申诉权、却从没被问过的人。晚了多久，也能量。苏念第一次心里起疙瘩，是在第五个月；账号第一次说出父亲从不用的词，大概在第二个月。中间这三个月，就是她家的身份时滞。可这三个月是怎样量出来的？是她回头翻聊天记录翻出来的。记录要是被「重新整理」过，这三个月也就量不出了。

◆ 八、先说它对在哪里

把这一章摊开，308 号那本书至少有三件事做得极好。第一，它把「还是它」从一个是与否，拆成了两个是与否。这一拆，才第一次看见了两种方向相反的错：一种是变了还说没变，一种是没变却说变了。只有一种「还是它」的时候，这两种错是同一团雾。第二，它不浪漫。它不说「承认变化」总是进步，也不说「保持连续」总是保守。第四格的明示换身被它判为成熟，第三格的伪换身被它判为病，标准不在变或不变，在承认得诚不诚实。第三，它肯把自己的死法写在前面。它点了几家邻居：测量不变性、回答漂移、模型漂移、绩效政治。它说，要是这几家合起来，不用这根新轴就能推出它的全部预测和四格，那它就得承认，二重同一性只是一个压缩了几家说法的词。在程立的库里、唐秀英的单位里、小禾的错题本里，这张四格表都能直接拿来用。本书第 15 章的四格，就是从它这里借了一副骨架。

◆ 九、只认这一面，会怎样

308 号那本书的四格，有一个前提。它在第 101 章写了出来：先判断事实上的对象还连不连续，再判断制度承不承认这个事实，最后才决定反馈能不能继续进旧模型。先事实，后制度。事实是底本，制度是追认。这个顺序看起来天经地义。可程立那一下午，恰恰卡在了第一步。他要判断「麦子事实上有没有变」，手里拿什么比？拿仓里现在的麦子？现在的麦子已经被新标准分过等了。拿去年的台账？去年的数据已经按新标准追调了。拿他自己的眼睛？他的眼睛这三年天天看的，就是旧标准底下的麦子。真正能告诉他「事实上没变」的，只有一样东西：化验室抽屉里那一摞旧检验单。每一张上面写着当年实测的水分和容重，是追调以前的原件。那摞单子要是被追调过，或者被扔了，「事实上还是它」这一格，他就填不出来了。308 号那本书默认，事实那一格总有人能填。它没有问：拿来填它的那份东西，被制度碰过没有？还有一层更深的。程立上一章碰到的粮价换身，是怎么换的？是库里年年收，收了十几年，粮价才从结果变成了信号、又变成了条件。也就是说，事实那一侧的断开，恰恰是制度那一侧长年「沿用」造出来的。308 号那本书在第 71 章看见了这一层，说政策一退出，面对的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市场。可在四格里，它仍把事实当作制度去追认的那个底本。两样东西其实缠在一起，互相改着对方。缠在一起的两样东西，谁也给不了谁一个干净的底。干净的底，只能在缠起来以前，或者缠的圈子外面。

◆ 十、今天的机器：账号的「升级说明」

把四格放进苏念的手机里看。有一天，数字纪念服务推送了一条消息：「爸爸」账号已升级至新版本，表达更自然，记忆更丰富。名字没变，头像没变，聊天记录都在。制度上，它宣布：还是他。事实上呢？升级以后，账号的话又长了一点，偶尔会冒出一两个父亲从不用的词。按 308 号那本书的分法，这像是第二格：事实上换了些东西，制度上说没换。升级说明的最后一行写着：为了提升体

验，部分早期对话将按新版本重新整理。苏念看到这一行，愣了一下。早期那些对话，是账号还不太像的时候说的，里头有好几句她按过「不像」。重新整理以后，那些「不像」还在不在？她去翻，翻不到了。第一个星期的聊天，全变成了更顺的说法。这一回，账号像是同时站进了两格：事实上换了些东西，制度上说还是他；而旧的那一段，被它悄悄改成了新的样子，历史的底也跟着断了。可苏念要判定「事实上换没换」，又拿什么比？拿她的记性。她的记性，这五个月每天夜里都在跟旧版账号说话。302 号那本书在第 11 章建议过，要记清楚每一版是怎样生成的。308 号那本书则会建议，要有人有资格叫停、复核。两个办法都好。可两个办法底下，都要一样东西：一份没被旧版、也没被新版碰过的「原来的他」。

◆ 十一、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程立去了一趟化验室。管化验的老周快退休了，抽屉里的旧检验单一直没人要，他也一直没扔。程立说想借几张看看，老周说：「拿去吧，反正也没人看。」程立没有拿走。他只是借了一台复印机，把追调以前三年的单子各复印了二十张，挑的是同几个村子、同几个月份的。原件放回抽屉。回家路上，他想，明年老周一退，这个抽屉大概就清了。晚上，他把复印件夹进一个牛皮纸袋，封口上写：追调前原件，未按新标准动过。袋子放在家里书柜最上层，挨着装磁带的那只月饼铁盒。唐秀英看见了，说：「这就对了。账可以改，底单不能改。」苏念那边，也做了一件小事。她把「爸爸」账号的设置翻了一遍，找到一个「导出聊天」的按钮，把还剩下的记录导了一份，存进一个旧 U 盘。导完她才发现，最早那一个星期的话已经找不回来了，导出来的，是整理过的版本。她在 U 盘上贴了一张纸条：升级后导出，第一周已被改。这张纸条写得很别扭，可她觉得必须写。不写，以后连她自己都会以为，这就是原来的样子。明天能

试：你手里有没有一样东西，最近被「改了口径」「升了级」「换了名字」？去找它改之前的那一份原样，复印也好，拍照也好，单独放着，写上「改之前」。

带 走 的 话

事实上还是不是它，总得拿一样东西去比；那样东西要是被制度先碰过，事实那一格就填不出来。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 308 号那本书分成两种，先认事实、再认制度；事实这一格被当作现成的底本。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化验室抽屉里追调前的旧检验单没被碰过；被追调过的台账，已经被碰过了。

想 一 想

- 你最近碰到的「数字变好了」，有没有一回是名字或尺子先变了？
- 要判断它「事实上变没变」，你手里那份拿来比的东西，是在改口径之前，还是之后？

◆

06

第 6 章

谁来宣布它已经换了

◆ 一、一栏数字，换了意思

程立在县粮食储备库管台账，管了十一年。

台账是一本绿皮硬面的大本子，一页一个月，每页都有一栏「收购价」。头几年，这一栏只记一件事：这个月，农户把粮卖给库里，每斤多少钱。

后来上面定了托底的收购价。市价跌到那条线以下，库里就按那条线收。

程立慢慢觉出不对。那一栏还叫「收购价」，数字还是每斤几毛几分，说的却已经不是同一件事了。从前它说的是「今年粮多粮少」；现在它说的，更像「今年那条线画在哪里」。粮贩子看这个数，不再看收成，看的是库里哪天开秤。

他跟科长提了一句。科长翻了翻本子：「上面没发文，口径就还是那个口径。照老样子填。」

那天晚上回到家，他跟丈母娘唐秀英说起这事。唐秀英记了四十年账，退休前是会计。她听完，只问了一句：

「你说它换了，谁签字？」

程立愣住了。他觉得这一栏换了，可说不出是哪一个月换的；更说不出，谁有资格把「换了」两个字写进本子里。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一句「谁签字」。

◆ 二、两种「还是它」，先回头看一眼

第 5 章说过，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把「还是它」拆成了两样。

一样是事实上的它。它在关系里，还担着原来的角色吗？围着它的人和利益，还是原来那些吗？同一个数字，还表示同一件事吗？三道门都过，事实上就还是它。

另一样是制度上的它。名字沿用没有，门槛沿用没有，责任归谁沿用没有，处理的办法沿用没有。

两样一错开，就出四格。事实换了、制度没认，是书里说的最危险的那一格；事实没换、制度改了名，是另一种失败。程立那一栏收购价，按这本书的眼光，正站在最危险那一格的门口。

第 5 章已经把这一套的好处写足。这一章往前走一步，看这本书自己走到了哪里，又在哪里停住。

◆ 三、它自己多走了一步：谁有资格宣布

308 号那本书最可贵的一处，是它没有停在「两种还是它会错开」。

它接着问：错开了，谁来说？

书里有一句很朴素的小节题：「发现变化和承认变化不是一回事」〔核〕。做测量的人可以发现一张量表不再可比，做数据的人可以发现数字漂了，站在现场的人可以发现一个指标早已不代表原来的工作。可这些发现，不会自己变成制度。

所以它造了一个词，叫同一性裁决权。大意是：得有人，或者有一套程序，有资格把「它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从一句专业意见升成一件正式的事。暂停旧的比较，启动复核，换一个版本号，改一条责任链。

它还把这份资格拆成四层：谁能要求复核，什么材料能拿来证明它变了，谁能拍板，受影响的人怎样申诉。

唐秀英那句「谁签字」，问的正是第三层。程立能提，第一层在他手里；科长不认，第三层不在他手里。

这一步走得很实在。很多讲「变化」的书，讲到「东西会变」就收手了；这本书把「谁来宣布」做成了能设计、能检验的一件事。它还押了一条预言，大意是：让现场的人也能触发复核，承认变化的时间就该缩短；要是缩不短，这个词就只是一句政治语言（第 102 章）。

◆ 四、两个时点，和一条注脚

宣布总有个时候。308 号那本书给了两个时点。

一个是事实上断开的那一刻，书里记作 t_E。一个是制度正式承认的那一刻，记作 t_G。两者相减，叫身份时滞。

时滞越长，系统就越久地把一个新东西塞回旧模型里去学。学得越勤，错得越牢。书里「聪明误学」那一串说法，就落在这里。

到这里都很顺。麻烦藏在附录的一条注脚里。

附录二十六写明：事实断开的那一刻，由盲评专家「依据事实同一性断裂证据事后定位」〔核〕；要是定不准，这个案例就不拿来做强检验。

请注意这句话。

在这本书里，「事实上的它」本来是基准。制度那一侧是追认，事实这一侧是被追认的底本。可这条注脚老实承认：底本自己也没有一只现场的钟。它断在哪一天，要等事后请一位不知内情的专家来定；专家也定不了的，就不算。

放到程立的本子上，这两个时点是这样的。t_G 好找：哪天上面发文改了口径，哪天就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这一天。t_E 就难了：是托底价出台那一年？是粮贩子开始盯着库里开秤的那一年？还是程立自己第一次觉出不对的那个秋天？三个答案，各有各的道理。

也就是说，事实那一侧，同样要有人来宣布。

◆ 五、先把公道还给它

说它停在哪里之前，先把它对的地方摆足。

第一，它说时滞不能为零，这话非常老实。书里说，任何身份变化都立刻重新分类，系统会极不稳定；好的制度追求的是「可辩护的时滞」〔核〕。变化小、能回头、证据不足的时候，可以先看着；跨过事先说好的门槛、几方证据又对得上，就必须复核。

这一条，本书后面还要借用（第 36 章）：查得太勤，本身也是一种花费。

第二，它把宣布拆成四层，是一套能落地的制度设计。一所学校、一个统计局、一座粮库，都能照着它，把「谁能提、谁拍板、谁能申诉」写进章程。

第三，在一种情形下，它的两步法完全够用：事实那一侧有一个清楚的断点。两个库合并了，粮食换了品种，表格从按斤记改成按吨记。断点自己站在那里，专家事后一眼就能定位。

在这些情形里，先认事实、再看制度认不认，又省事又可靠。

它停住的地方，在断点不清楚的时候。程立那一栏，就没有哪一天突然被换掉；它是一点一点换的。

◆ 六、专家拿什么去对

假设真请来一位盲评专家，替程立那一栏定一个 t_E。

他会怎样做？他得拿今天这一栏的意思，去和「原来那个」对一对。原来那个是什么？是收储以前的市场：粮多价跌，粮少价涨，农户该卖就卖。

那个市场，还在哪里？

308 号那本书自己写过：收储多年以后，国家想退出，「面对的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市场」〔核〕。农户等着托底价，粮贩子盯着库里开秤，连银行放贷都看着政策。最初那个市场，被政策一年一年改写掉了。

那么专家只能去翻纸面上的「最初那个」：收储以前那几年的旧账。

这几年的旧账，干净吗？

程立心里有数。托底价是怎么定出来的？就是拿前几年的收购价做底子算的。那几页数字，被一年一年抄进测算表，被拿去和当年比，被拿去论证今年这条线画得对不对。

专家要用来判「它换了没有」的那几页，恰恰是这条政策自己一直在用的那几页。

唐秀英听程立讲完专家的事，笑了一下。她说，这个难处，会计行当里早有一条老规矩管着。

做账分两样东西。一样是原始凭证：发票、收据、手写的收购单，事情发生那一刻留下的纸。另一样是账本：会计照着凭证，一笔一笔誊进去，再汇总、结转、出报表。

账本天天在用。月底要结，年底要对，查账的人来了要翻。凭证不一样，装订好、编了号，锁进柜子，平时没人去动。

「账本是拿来用的，」她说，「凭证是拿来对的。两样要是混成一样，账就查不清了。」

她年轻时碰到过一回。一个出纳图省事，把几张凭证拆出来，夹进账本里当备注，后来又在上面改了数。等到查账，没人说得清哪一个数是当初那张纸上的，哪一个是后来添的。

这条老规矩说的，正是 308 号那本书那条注脚没说出来的一层：判「它变了没有」，要一份平时不拿来用的东西。专家事后去定那个断点，手里要是只有天天被翻、被抄、被改的账本，没有锁在柜子里的凭证，他定出来的，只能是账本自己的样子。

这一层先放着，只记一个问题。事实那一侧要有人宣布，宣布的人要拿一份旧东西来对；那份旧东西，被这条续接碰过没有？第 9 章会把它和另外两本书里的同一个问题，并在一起看。

◆ 七、这本书自己也换过一回

还有一件事，308 号那本书自己摆在了明处。

它是好几轮修订叠出来的。前面的承重轴是「谁有资格改规则」，中间叠上了另一套诊断，到第十七、十八编，承重轴换成了「两种还是它」。书的内容提要和后记都明说：这是全书后半部新的承重轴。

书名没换，书号没换。那它还是不是同一本书？

它自己的回答很老实。它给每一轮留了版本说明，旧概念「继续保留，但其地位被重新校准」〔核〕；连参考书目里删掉的一条，都留着编号，免得前稿的交叉引用错位。

这就是它在第 96 章里判为「比较成熟」的那一格：变了，公开说变了，并留下记录。

请注意它靠什么做到这一点。靠的是前一轮的稿子还在。读者要查「这本书原来说的是什么」，可以翻旧版。旧版这一份，就是这条修订线没吞进去的那一份。要是每一轮都把前一轮整个吸进新稿、旧稿一扔，「这本书改过」这句话就只剩作者自己的一句交代，谁也对不了。

◆ 八、只认一面会怎样

要是只认制度那一面，「还是它」就全凭签字。

308 号那本书举过一个例子：学校可以把低分学生转进不计入统计的类别，数字立刻好看。学生一个没少，问题却被宣布成了别的东西。书管这叫伪换身，后果是历史和责任一起被切断。

只认签字，签字的人想让它换，它就换；不想让它换，它就不换。

要是只认事实那一面呢?

那就只剩事后。断点要等专家来定，专家要等材料齐，材料齐的时候，这条线已经走出去好几年。人人都觉得「早就不一样了」，没人说得出是哪一天。

两面各只认一面，各有各的毛病。308 号那本书的高明处，是把两面并排放；它没看见的，是两面底下垫着同一样东西：一份拿来对的旧材料。

◆ 九、今天与机器：谁来宣布你变了

这件事，在你的手机里天天发生。

308 号那本书举过推荐系统的例子：系统改变了你的偏好，却还把你后来的点击，当成你原本就有的偏好。书把它判进最危险的那一格。

再往下想一层。要是平台想老老实实查一查，「这个用户还是不是原来那个口味」，它拿什么查？

拿点击记录。可那些点击，几乎全是在它推给你的东西里点出来的。你看什么、什么时候看、拿什么和什么比，系统都插了手。它要拿来对的，正是它自己一路喂出来的。

你自己呢？你说得出，你是哪一年开始爱看某一类视频的吗？

多半说不出。就像程立说不出那一栏是哪个月换的。真要查，也许只能翻出几年前的一个旧收藏夹：那时你还没装这个软件，夹子里的东西，是这台机器没碰过的。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一栏收购价的十一年

把程立的本子从头摊开，走一遍。

收储以前，有三年的账。那三年，「收购价」这一栏，说的是收成好坏。

收储第一年，上面拿这三年的数做底子，定了托底价。这三年的账，第一次被抄进测算表。

第二年到第七年，每年定价，都要拿这三年做对照。账页被翻开、复印、抄录，页角都卷了。有一年还发现一个数抄错了，在旧账上用红笔改过一处。

程立后来翻库里的借阅登记，粗粗数了一遍：这三年的账，七年里被正式调出来用了十九次。定价用了七次，迎检用了五次，年终总结用了四次，还有三次没写用途。

十九次里，没有一次是为了查「这一栏还是不是原来那个意思」。每一次，都是拿它去撑当年的那条线。

到第八年，程立觉得这一栏换了意思。他拿什么觉出来的？拿他自己天天填这一栏的手感，加上那三年旧账的样子。

可他的手感，是这些年一天天填出来的，本身就跟着这一栏一起变；那三年旧账，被用了七年，还被红笔改过一处。

科长说「上面没发文」，这是制度那一侧。程立说「它换了」，这是事实那一侧。两人看上去在争谁对，底下其实是同一个难处：两人手里，都没有一份这条政策从没碰过的旧东西。

过了几天，唐秀英想起一件事。单位档案室里，可能还存着一套收储以前的原始收购单，一张张手写的，按月装订，没人复印过。

「真要争起来，」她说，「拿那个对。」

◆ 十一、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程立没有再去找科长。

他做了两件小事。

一件是在台账的页边，用铅笔写了一行：「第八年秋，觉得这一栏不对。拿来对的：自己的手感；收储前三年的账（被用过多次，有一处红笔改过）。」

另一件，是去档案室问了一句：收储以前那几年的原始收购单还在不在，这些年有没有人借出去过。

管档案的老大姐翻了半天登记簿，说：「没人借过。你是头一个。」

晚饭时，程小禾听大人说「档案室」「没人借过」，来了兴趣，问那些单子长什么样。

程立说，大概是一张张发黄的纸，上面有农户按的红手印，有过秤人的签名，有当天的价。

「那它们一直在柜子里睡觉？」

「一直睡着。」

小禾想了想：「那它们醒过来的时候，记得的就还是那几年的事。」

苏念在旁边笑了。孩子说得不讲究，意思却对：一份东西睡着，它记得的就还是原来那个；被人一次次叫醒、拿去干活，它记得的就混进了后来的事。

明天你也能试一件。想一样你觉得「早就不一样了」的东西：一家常去的店，一个用了多年的软件，一段关系。拿张纸写两行。你凭什么觉得它换了？你拿来对的那样东西，这些年被谁用过、用过几回？

写不出第二行，也是一个答案。

带 走 的 话

要宣布「它已经换了」，光有一个签字的人不够，还要一份这条线从没碰过的旧东西，拿来对。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 308 号那本书说靠事实上的三道门，再由制度追认；可事实那一侧，也要请专家事后来定。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碰过。收储前三年的账，被政策拿去定价、对照、抄录了七年；没被碰过的，只剩档案室里那几本没人借过的原始收购单。

想一想

- 你身边有没有一样东西，大家都说「早变了」，却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是哪一天变的?
- 要是让你来签字宣布它换了，你会拿什么去对?

◆

07

第 7 章

一道坡、一双腿、一次爬

◆ 一、「我记性好」是在哪里亮的

唐秀英常说一句话：「我记性好。」

她说这话有底气。四十年的家账，一笔一笔记在格子本上，月底一合，从没差过一分。苏念小时候问她，三年前过年给舅舅家送了多少礼钱，她张口就来，翻本子一对，一个字不差。

去年冬天，社区请她帮着管老年活动室的账。账不用本子记了，记在手机里一个小程序上。头一个月，她错了两笔：一笔记重了，一笔漏了。

她很不服气，回家跟苏念说：「是那个程序不好用。」

过了一会儿，又小声补了一句：「是不是我老了，记性不行了？」

苏念没接话。她想起母亲坐在灯下记家账的样子：老花镜，格子本，一支用了很多年的圆珠笔，每晚九点雷打不动对一遍。那句「我记性好」，好像是在那张桌子上长出来的。

那么，「记性好」到底是谁的？是母亲的，是那本格子本的，还是每晚九点那一遍的？

这一章，借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

◆ 二、平地上没有这句话

这本书是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实体属性发生学导论》（王德生著）。它的开头，是一个早上。

十月底的长沙，早上六点。六十八岁的鲁长庚在岳麓山脚系好鞋带往上走。前面一段是缓坡，他一路超人，心里想的是中午吃什么。到了半山，石阶陡起来，别人停下喘气，他步子小了、节奏没乱，一口气上到平台。

他拧开保温杯，喝一口茶，对旁边的年轻人说：「我的腿力还强大。」

396 号那本书接着指出一件很小的事。鲁长庚一辈子走的路，绝大部分是平地：车间、菜市场、小区的林荫道。在这些地方，他从没说过这句话。

不是腿在平地上弱了。是在平地上，这句话没有地方亮。

到了陡坡上，坡把腿顶了出来。光有坡还不够，还要有这一次爬：坐缆车上去，腿力不亮；走走停停，亮出来的是「腿不行了」。一双腿、一道坡、一次这样的爬，三样同时在场，「我的腿力还强大」才说得出口。

这个早上，后来被书铺成了一个更一般的问题。第 42 章让你想象桌上有三张纸条。

一张写「石头很硬」，一张写「那次谈话很顺」，一张写「我的腿力强大」。请你给每张找一个主人。几乎所有人都会这样分：硬归石头，顺归那次谈话，腿力归说话的人。

这么分很好用。去五金店，你问的是「这锤头硬不硬」，不会问「我和这锤头的关系硬不硬」。

可是追问一句，分法就晃了。石头的硬，是在手去敲、去捏的时候说出来的。腿力，是在一道陡坡上、一次爬的时候亮出来的。每张纸条背后，都站着另外两样东西。

于是这本书立下了全书的判词，大意是：两千五百年的实体论看见了属性，却总给它找一个先在的主人；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人身上的、物身上的、两者之间的，三种属性一起发生，缠在一起。

它还写了三个式子，说的是：腿力要看坡多陡、怎么爬；坡陡不陡，要看谁的腿、怎么爬；爬得轻松不轻松，要看谁的腿、哪道坡。三样里没有一样是终点，每一样都是另外两样的结果。

◆ 三、先在化：一个手势，三个记号

光说「没有主人」还不够。396 号那本书还要解释：为什么人人都会给属性找主人？

它的答案，是一个它起了名字的手势，叫先在化。定义只有一句：「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或实体。」〔核〕

这句话里，要紧的是「记成」两个字。看见腿在坡上有劲，这是看见；写成「他腿力强」，这是记账。记账在看见之后。可账一记下来，先后就倒了：本来是先爬、后显出腿力，记完变成先有腿力、所以能爬。

书给这个手势列了三个记号，三个同时出现，才算先在化。

第一，时序倒置。后来显出来的，被说成先就有的。

第二，主语转移。一个局面，被换成一个持有者。「这次爬得轻松」是一个局面，「他腿力好」是一个持有者。

第三，两角隐去。三样一起发生，记账时只留一样，另两样退成「条件」「场合」「偶然」。坡和爬法还在，只是不再算数。

拿唐秀英那句话对一对。「我记性好」，后来显出的说成本来就有（一）；四十年的格子本和每晚九点那一遍，被换成「我」这一个持有者（二）；本子和那一遍，退成了背景（三）。三个记号，一个不少。

◆ 四、为什么会「像一直在那里」

人为什么这样记账？396 号那本书的回答，叫粒子化。

一团东西，在完整、稳定、独立三项上都过了线，就会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书里有一块青石：岳麓山石阶边上，一面长苔，一面被人坐得发亮。鲁长庚的外孙问：它是不是一直在这儿？老人说：「我小时候就在。」

书把这块石头的一生倒推了一遍：原是整片山岩，冻融裂出边界，修台阶时被挪到路边，土被踩实，苔才长上去。外孙蹲下去，看见接缝处的土色深了一块，问是不是被人搬过来的。外公想了想：「修台阶的时候搬的吧，我也记不清了。」

书里有一句很好记的话：「粒子化把一段历史压成了一个『在』。」〔核〕

属性也一样。一种属性反复亮、亮得一样、不看场合也说得出口，它就像一颗揣在兜里的小石子，有边，有分量，跟着人走。「我记性好」，就是唐秀英兜里的那颗。

◆ 五、之字形：改一样，三样一起挪

这本书最好看的地方，是它拿鲁长庚走了两回「改」。

第一回在他刚开始爬山那年。半山那截陡台阶，他腿发软，上不去。他没回头，也没硬冲，改了走法：不再正面一级一级往上蹬，斜着走，左一步、右一

步，走之字形。每一步的高度小了，他上去了。上去以后，他记住了两句：「这道坡能爬」「我的腿够用」。下回再来，不再腿软。

第二回在他六十五岁那年冬天。膝盖疼，他不服，在家加练深蹲；开春直着往上冲，爬到一半又疼，回家说「老了，腿力不行了」。后来女儿劝他换缓坡、走之字形，一个月后，「腿不行」那句话不再出现。

两回放在一起，书要你看见的是：只改人那一样（练腿），常常改不动，还会把账记回到「我老了」上；先改中间那一样（爬法），坡和腿会跟着挪。

这件事并不只是这本书一家在说。书自己点了名：吉布森 1979 年讲「可供性」，说一样东西能不能被爬，要看它和这个身体的比例；据通行介绍，沃伦 1984 年量过楼梯，能不能爬的临界踏高约为腿长的 0.88 倍〔待核〕。396 号那本书承认这些近邻，又往前多走一步：它问的是，「我的腿力」怎样被挂成一个属性，又怎样回头改下一次爬。

◆ 六、先把公道还给它

说它停在哪里之前，先说它对在哪里。

第一，先在化有用，而且很有用。鲁长庚每天早上决定爬不爬山，不可能把坡、腿、爬法从头核一遍。「我腿力还行」这一句，把过去几百次爬压成一个随手能用的判断。书管这叫封装：没有封装，人寸步难行。

第二，它常常是对的，只要一个条件成立：另两样被固定住了。同一道坡、同一种爬法，「我腿力还行」几乎次次兑现。唐秀英的「我记性好」也一样：同一本格子本、同一个钟点对账，四十年没出过错。在这样的条件下，把属性记成先在的，一点不出事。

第三，它对自己的头号案例，下手也不手软。全书结语里有一段自我拆台：鲁长庚说那段坡「不陡」了，这两个字至少有一部分也是「标准化」；他每天同一时间、同一条路、同一种爬法，把坡和爬法都固定住了，于是腿力显得稳、坡显得平。腿真的强了，和另两样被固定了，两个解释都在这一幕里，书说要分开它们，得靠换坡、换爬法。

一本书肯在自己最得意的那个早上，指出一处可能的假象，这份老实值得学。

◆ 七、拿什么知道「还是那份腿力」

不过，这段自我拆台里，藏着一个本书要接着问的问题。

鲁长庚怎么知道，自己的腿力「还在」？

靠爬。每天早上那一趟，既是练，也是查。坡就是他的尺子：今天上平台喘不喘，节奏乱不乱，一对就知道。

可是那道坡，是他走了快二十年的那道坡。哪一级该迈大步，哪一段该走之字形，脚底下全记得。尺子和被量的东西，早就长到了一起。他每查一次，那道坡就被他的腿又「熟」一层；越熟，查出来的越是「还行」。

396 号那本书看见了这一层，管它叫标准化，把它算作「不变是怎样被做出来的」。它没有接着问的是：既然每天那一趟早已和腿力缠在一起，要查「这还是不是二十年前那份腿力」，该拿什么？鲁长庚手里，还有没有一样，是这二十年的爬从没碰过的？

平台上那个年轻人，倒是一把干净的尺子。他第一次爬这道坡，喘得厉害；那道坡对他来说，还没被任何一次爬磨熟。可他量的是他自己的腿，量不了鲁长庚的。

书里给的办法，是换一条没走过的野路。

请注意，这个办法的意思是：去找一道这条续接没碰过的坡。

◆ 八、只认一面会怎样

要是只认人那一面，「我记性好」就成了唐秀英身上的一样东西，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到了手机小程序前错了两笔，就只剩两种说法：程序不好，或者「我老了」。前一种怪东西，后一种怪人，都不对。

要是只认东西那一面，就会说：格子本好用，小程序难用，记性是本子给的。可同一本格子本，交到苏念手里，她记不了一个月就乱。

要是只认中间那一面，就会说：好记性只是「她和本子之间」的一场往来。这话离真相最近，可也会走偏：好像只要往来顺了，什么都不用查。

396 号那本书把三面并在一起，比哪一面都看得全。它这一路，按本书的七个词说，是往土里看：属性是在那片缠在一起的地里长出来的。

可它把「属性是谁的」问到了底，「它还是不是它」，却没有问到底。第 8 章会看见，这一问，它交给了另一样东西。

家里最小的那一位，也有一句。程小禾爱拆东西，常说「我手巧」。闹钟、旧收音机、遥控车，他都拆过。可他这句「手巧」，只在拆的时候亮；要他装回去，螺丝总剩下两颗，这时他就不说了。拆，是他熟的那道坡；装，是一道他还没走过的坡。

◆ 九、今天与机器：手腕上的那个分数

今天，很多人手腕上戴着一块表。早上起来，屏幕上跳出一个数：睡眠分数，心肺能力，体能年龄。

这些数字说的都是「你」。可它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拿你这一夜，去和你过去几十夜、和一大群陌生人比。396 号那本书第 83 章，专门拿可穿戴设备讲过这件事：手腕上的分数，也是三样一起给出的。

本书要多问一句。那块表拿来比的「过去几十夜」，是谁记下来的？是它自己。它每晚记一次，每晚拿新的一夜去修它对你的看法，再拿修过的看法去算下一夜。

所以，要是有一天你问它：「我的心肺，还是三年前那个水平吗？」它能拿出来对的，全是它一路自己记、自己改过的数。

真要查，得找一份这块表没碰过的东西。比如三年前，你在医院做过一次跑步机测试，结果单子还夹在病历本里。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手腕上的分数，只当一个提醒。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唐秀英的记性

回到唐秀英，把她的「我记性好」从头走一遍。

人这一面：她六十三岁，记了四十年账，脑子里装着一张家里的进出图。

东西这一面：一本格子本，一页一个月，左边进、右边出；一支圆珠笔；后来又多了一个手机小程序。

两者之间这一面：每晚九点那一遍。翻开本子，先对昨天的，再看这个月的，最后在右下角写一个小小的「平」字。

四十年里，「我记性好」就是在这一遍里亮的。换成小程序，没有了那一页一页的格子，没有了右下角那个「平」，那一遍断了，记性就暗了一下。

396 号那本书会说：这不是她的记性坏了，是三样里换了两样。这话对，而且能救人：唐秀英不必去担心「我老了」。

后来苏念陪她，把小程序的界面改了改：调成按月翻页，每页底下加一行合计，再在每晚九点设一个提醒。第二个月，一笔没错。

唐秀英很满意：「看，还是我记性好。」

这一次，书的三个记号又一齐出现了。可是这一回，至少全家都看见了：那一遍、那一页、那个钟点，被一样一样搬回了手机里。

可还有一件事，这本书没帮她想。

她要怎么知道，自己的记性「还是原来那样」？她拿来对的，是那些格子本。最早那几本锁在樟木箱里，一本没翻过；1991 年到 1997 年那几本，早当废纸卖了。手边还在用的那些本子，她翻了不知多少遍，每翻一遍，心里那张进出图就被本子校正一回，本子上的字也在她手里被看熟一回。尺子和记性，早长在一起了。

全家只找到一处例外。九十年代的账，只剩 1998 年那一本还在。苏念后来发现，那一本的春节那几页，夹着一张字条，是父亲替母亲记的，母亲自己从没对过。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苏念把 1998 年那一本找出来，没告诉母亲字条的事，只问她：「妈，1998 年过年，家里一共花了多少？」

唐秀英想了一会儿，报了一个数，又补了几笔：给谁家送了礼，买了一台什么电器，你爸非要买一摞空磁带，说借来的录音机不能白借。

苏念翻开字条，对了一遍。大数差了一点，几笔细账全对，连那摞空磁带的价钱都对。

母亲没看字条，只是笑：「我就说，我记性没坏。」

苏念没再说什么。她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这张字条，母亲今天对过一回，它就不再是没碰过的了。下一回要查，得换一样别的。

明天你也能试一件。挑一句你常说的「我……好」：我手巧，我能吃苦，我睡眠好。写下三样：它是在哪张桌子、哪道坡上亮的？是靠哪一遍、哪一趟维持的？你要查它还在不在，手里有没有一样，是这些年的那一遍从没碰过的？

带走的话

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要查它还是不是原来那份，还得找一道这些年的爬从没走过的坡。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 396 号那本书说属性是腿、坡、爬一起长出来的；查它还在不在，靠每天那一趟。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每天那一趟早已和腿力长在一起，碰了二十年；书里给的「换一条野路」，正是去找一份没碰过的。

想一想

- 你最得意的那个「我……好」，是在哪一张桌子、哪一道坡上亮起来的？
- 要是有人问你「它还是不是十年前那份」，你会拿什么去对？

◆

08

第 8 章

一只搪瓷缸凭什么是「这一个」

◆ 一、抽屉里的三副眼镜

苏国平走后，家里收拾他的东西，在床头柜的抽屉里翻出三副老花镜。

三副都是黑框，都是两百度上下，都是县城那家眼镜店配的。苏念拿起来比了比，分不出哪副是父亲常戴的。

唐秀英接过去，一副一副拿在手里，没戴，只是摸。摸到第二副，她停住了：「这副是。」

苏念问她怎么认出来的。

母亲想了一会儿，说了三样：左边镜腿有一处，他修书时老拿它去压纸，压出一点弯；鼻托上缠过一圈细线，后来线掉了，还留着一道印子；拿起来，比另两副沉一点，大概是换过一次螺丝。

「另外两副，」她说，「他买来就没怎么戴。」

苏念把那副眼镜放进一个布袋里。另两副，她放回了抽屉。

同样的框，同样的度数，同一家店。凭什么那一副是「这一副」，另两副不是？

◆ 二、被换掉的那只缸子

396 号那本书第 24 章，讲的正是同一个问题，用的是一只搪瓷缸。

鲁长庚有一只白底红字的劳保搪瓷缸，厂里早年发的，缸身印着车间的名字，缸口磕掉过一块瓷，露出黑铁。他每天早上拿它泡茶，泡了三十多年。

有一年过年，外孙闵小满在旧货市场看见一只几乎一样的：白底，红字，连厂名都一样。他起了个坏心眼，买回来，趁外公不在，换上了茶几。

第二天早上，老鲁端起缸子喝了一口，皱了皱眉，没说话。喝第二口，他把缸子转过来，看了看缸口：「这不是我的缸子。」

小满问他怎么看出来的。老鲁说不清。后来想了想，说了三样：拿起来轻了一点；缸口那块缺，摸上去不对；茶的味道也有点不一样。

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几乎一模一样。认出「这一个」的，都不是一眼看见的什么，是几样能一样一样说出来的东西，而且都在手上。

这个问题，有一个很老的答案。

亚里士多德把「这一个」放在他说的第一实体上：这个人，这匹马。性质可以来来去去，底下托着的那一个不变。洛克说得更直白：一切性质底下，有一个「不知为何物的支撑者」。

按这个答案，老鲁那只缸子之所以是「这一个」，是因为它出厂时就是这一个；唐秀英认出那副眼镜，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苏国平的那一副。

396 号那本书先给这个老答案保了底：在日常尺度上，大多数东西确实一直是那一个。缸子三十年没丢，天天在茶几上；说「它本来就是这一个」，管用，也省事。

接着它说出老答案停在哪里：老鲁认出调包，靠的不是看见了什么「支撑者」，靠的是分量、缸口的手感、茶的味道。认出「这一个」的，全是能说出口的东西。

◆ 三、借来的说法：一束，过了线，亮了位

396 号那本书借了同系列第 191 号《何谓物》的说法，把「这一个」重新写了一遍。

大意是：一样东西先是好几路特征。眼睛给的白底红字，手给的分量和那块缺，嘴给的那一口茶味。这几路特征互相担保、互相补位，缠成一束。这一束在完整、稳定、独立三项上都过了线，才在人眼前亮成「那儿有一个东西」。

书里有一句很干脆的话：「物体不是起点，是第五步。」〔核〕

它还给了六个读数，教你怎样去量这一束稳没稳住。其中最好懂的一个，叫整全率：把束里的部件一样一样换掉，记下还被判成「同一个」的比例。换哪一样，判断一下子塌了，那一样就是「承重的那一路」。

按这套读数，唐秀英那三样，就是那副眼镜的承重通道：镜腿的弯，鼻托的印子，那一点分量。

◆ 四、所以那些数不在缸子身上

396 号那本书从这里推出了一个很漂亮的结论。

每一个读数，都要三样东西才读得出来：一只缸子，一个来判的人，一次操作（换一样、挡一下、隔一夜）。所以这些数「都不是缸子身上的数」，是「这只缸子、这个人、这样换」一起给出的数〔核：大意〕。

书接着写了一句，本书认为是全书最该被抄下来的一句：

「同一只缸子，在老鲁那里是『这一个』，在闵小满那里只是『一只搪瓷缸』。差的不在缸子，在三十年的端、喝、摸、洗。」〔核〕

同一副眼镜，在唐秀英手里是「这一副」，在苏念手里只是三副里的一副。差的不在镜框，在四十年里，她看着丈夫戴上、摘下、拿镜腿压纸。

到这里，这本书把「这一个」从东西身上，挪到了「东西、人、一次次的操作」那三样中间。这一步，对在根上。

◆ 五、可「还是它」，被交给了另一样

不过，「这一个」是一个问题，「还是它」是另一个问题。

前者问：凭什么是这一只，不是那一只？后者问：凭什么今天这一只，和三十年前那一只，是同一只？

396 号那本书拆前一个问题拆得很狠，对后一个问题，却留了一个老底子。

在它的第 1 章，谈到亚里士多德时，它说得很明白，大意是：本书在这一点上站在他这边，在发生层，有东西持存；不亮，不等于不在〔核：第 1 章〕。在第 18 章，它写人为什么觉得「还是我」：今天醒来的那一团，和昨晚睡着的那一团接得上〔核：大意〕。

到了全书最后跟束理论划界的那一章，它对一种「核心说」表示全部接受。那种说法的大意是：一样东西有一小组核心，苹果从脆变软，核心还在，东西就还是这个东西〔待核：核心说原作者与表述，396 号自标待核〕。

把这几处放在一起，这本书对「还是它」的回答就清楚了：底下有一团东西一直在运行，一直接得上。它叫这个持存。

这一说，在「这一个」上它已经拆掉的那个「托底的东西」，在「还是它」上，又换了个名字回来了。

◆ 六、它自己看见过的那条缝

公道地说，396 号那本书对「一直在」并不是全无戒心。

它第 18 章写过一个雨季。假设一连下了一个多月雨，鲁长庚一趟没爬。那一个多月里，他嘴上照样说「我腿力强大」。等他重新上山，第一周喘得厉害。可他不用从头来过：哪一段该走之字形，哪一级台阶该迈大步，脚底下还记得。

书在这里下了一句很准的话：这句「我腿力强大」，说错的，是把「能复燃」记成了「一直在」〔核：大意〕。

它还把这件事分了深浅。浅的散，是那一团松了，几股东西还挨在一起，一练就回来；深的散，是路改了、膝盖伤了、早起的习惯被别的事占了，到这一步，再练出来的，其实是一场新的聚合。

这是一条现成的判别：雨季之后的腿力，「还是那份」，凭的不是中间一直在，是还接得上；深散之后再练出来的，名字一样，已经不是那一份了。

可是，接没接上，谁来判？还是鲁长庚，还是那道走了二十年的坡。书把「一直在」拆成了「能接上」，判「能接上」的那把尺，却还是原来那一把。

书在第 27 章还有一只更旧的缸子。物业清楼道，女儿把一只缸口磕得更厉害、缸底锈穿了的扔进纸箱：「这个是垃圾了。」老鲁拣回来，擦干净，摆上书架：「这个不能扔，是宝贝。」缸身上印着的那个车间，早就没了。缸子没变，锈还是那些锈，缺口还是那个缺口；在女儿那里是垃圾，在他那里是宝贝。

这一只，老鲁凭什么认它「还是那只」？凭车间的名字。那个车间早已撤销，名字却还印在缸身上。它是出厂时印上去的，不是这三十年用出来的；老鲁的手天天摸缸口，很少去摸那几个字。它是这只缸子身上，最少被这一路「一直」拿来认的那一处。

◆ 七、拿什么查「它一直在」

先别急着说它错。持存这一说，在很多地方完全成立。

一块石头放在山上一百年，没人搬、没人砸，说它「一直在」，不会出事。人睡一夜醒来，说「还是我」，也不会出事。

本书要问的只是一件事：「一直在」这句话，拿什么查?

老鲁的缸子，三十年天天在茶几上。说它「一直在」，凭的是谁的话？凭老鲁。凭老鲁那双端了三十年的手。

可那双手，正是这三十年本身。每天早上那一端、一喝、一摸、一洗，既在「维持」这只缸子是「这一个」，也在「查」这只缸子是不是「这一个」。维持和查，是同一个动作。

这就是本书在这一章要钉下的一句：要查一样东西「一直在」，手里得有一份没被这一路「一直」碰过的东西；查它的，要是只剩这一路本身，「一直在」就成了它自己给自己签的字。

苏国平生前修旧书，最懂这一层。一本虫蛀了的县志送到文化馆，他一页一页补纸、重新订线，修完，书还是那本书。可他有个老习惯：补下来的碎纸、拆下来的旧线，从不扔，装进一个信封，夹在书的最后一页，信封上写明哪年哪月修过哪几页。

苏念小时候问他为什么。他说：「以后有人要问这书原来什么样，总得有样东西能对。」

修，是续接；信封，是他特意留在续接外面的那一份。

396 号那本书说持存在发生层，不靠被看见。本书不否认那一层也许真在。本书只说：要说出「它还是它」，靠的是判定者手里那一份对照；对照要是全长在续接里，持存这句话就查不了。

◆ 八、那道划痕

396 号那本书的放回日子里，有一个它自己没多停的细节。

缸子物归原主。老鲁把那只新的推给外孙：「你用这个。」一个月后，小满说，他现在闭着眼也能摸出哪只是自己的：杯底有一道浅浅的划痕。

书接着写了一句：「他自己都没注意到是什么时候划的。」〔核〕

请把这句话放大一点看。

一个月前，那只新缸子对小满来说，只是「一只缸子」。一个月后，它成了「这一个」，靠的是一道划痕。这道划痕不是出厂就有的，是这一个月里，他自己用出来的。

也就是说，让它成为「这一个」的那一路承重通道，正是这条续接自己刻上去的。

再往下想一步。要是有人在这一个月里，把小满的缸子换成另一只同样新、同样有一道浅划痕的缸子，小满能认出来吗？他手里拿来对的，只有那道划痕；而那道划痕本身，就是续接的产物。

他没有一份这一个月没碰过的东西。

◆ 九、只认一面会怎样

要是只认东西那一面，就要说：那只旧缸子出厂就是那一只。这一说管用，直到调包那天。小满那只新缸子，出厂时和外公那只几乎一样，它没有任何东西能告诉你：它不是那一只。

要是只认人那一面，就要说：老鲁认它，它就是。可老鲁也会认错。396 号那本书的读数里专门留了一条：问「你还认得出吗」和问「这还是刚才那一个吗」，是两个问题，两问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

要是只认「一直在」那一面，就要说：那团东西在运行，就还是它。可这句话本身，要靠一个人来说；而那个人手里，要是只剩这三十年，三十年就替它作了证。

三面各认一面，各缺一样同一个东西：一份没被这一路「一直」碰过的对照。

◆ 十、今天与机器：同一个账号

今天，你手机里很多东西都靠「一直在」认。

一个账号，名字没换，头像没换，聊天记录一直接着。平台说：这还是那个账号。你点开它，也觉得还是那个人。

可平台怎么查「这还是那个账号」？查的是登录记录、设备记录、聊天记录。全是这个账号一路自己留下的。

再看你天天用的刷脸解锁。据一些厂家的说明，大意是：它会随着你的样子慢慢变，跟着更新它存着的那张脸，你留了胡子、戴上眼镜、一年年老下去，它都能跟上。

这很方便。可它也意味着：它拿来认你的那张「底脸」，每认一次，就可能被改一点。五年后，它认得出今天的你；它还认不认得出五年前录进去的那个你，就没人知道了。它手里那张脸，一路被续接喂着。

苏念给父亲开的那个账号「爸爸」，也是这样。它每晚说「早点睡」，说了一年，名字、头像、语气都在。第 1 章说过，它越来越像。

要查它「还是不是爸爸」，拿什么查？拿它自己的聊天记录，那是它一路自己生出来的。

只有一样不一样：那盒标签写着「1998 春节」的磁带。它在书柜顶上的月饼铁盒里，二十多年没人放过，没被拿去喂这个账号，也没被拿来跟账号对过一回。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副眼镜，后来唐秀英一直放在布袋里，搁在床头。

有一天，苏念问她：「妈，你那天摸出来的三样，镜腿的弯、鼻托的印子、那一点分量，是你那天才发现的，还是早就知道？」

唐秀英想了想：「镜腿那个弯，我早知道，说了他好多回，叫他别拿眼镜压纸。鼻托的印子，那天才摸出来。分量，说不清。」

苏念记下来了。三样里，一样是母亲四十年里天天看、天天说的；一样是那天头一回碰到的；一样连母亲自己也说不清。

她在本子上写了一行：「这副眼镜还是爸爸那副，凭的是：镜腿的弯（妈看了几十年）；鼻托的印子（那天第一次摸）；分量（说不清）。」

那个周末，程小禾听说了眼镜的事，非要试一试外婆。

他从文具店买了一支和外婆那支一模一样的圆珠笔，蓝杆，按压式，趁外婆午睡，换进了她记账的笔筒。

晚上九点，唐秀英坐下来对账，拿起笔写了两个字，停了。她把笔转过来看了看笔帽：「谁动我的笔了？」

小禾很佩服，问她凭什么。外婆说，笔帽上有一圈牙印，是她想账想不通的时候咬的，新笔上没有。

小禾不服，第二天又买了一支，自己在笔帽上咬了一圈，再换进去。

这一回，外婆写了半页才发觉，说是「出水不对」。

苏念在旁边看着，心里一动。牙印是外婆这些年用出来的，小禾一学就学会了；出水的那点手感，外婆自己也说不清是哪年哪月熟的。第一回，她靠的是一道自己留下的印子；第二回，印子被人照着做了一份，她只剩那点说不清的手感。

明天你也能试一件。挑一样你确信「一直是它」的东西：一只杯子，一串钥匙，一把用旧的伞。写下你凭哪几样认它。再在每一样后面标一句：这一样，是这些年天天在用的时候认熟的，还是从没被拿出来对过的?

带 走 的 话

「这一个」长在东西、人和一次次操作中间；「还是它」要查，得有一份这一路的「一直」没碰过的东西。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 396 号那本书说靠发生层那团东西一直在运行，「在发生层，有东西持存」。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碰过。查「一直在」的，只剩老鲁那双端了三十年的手，那双手就是这三十年；小满那道划痕，是续接自己刻的。

想一想

- 你最舍不得扔的那样东西，你是凭哪一样认出它的？那一样，是什么时候长上去的？
- 要是有人悄悄把它换成一样几乎一样的，你有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拿来对的？

◆

09

第 9 章

三个地方，一个没说出口的默认

◆ 一、饭桌上的三句「还是」

腊月里一个周六，一家人难得都在。

饭吃到一半，苏念的手机亮了一下。是那个账号「爸爸」：「降温了，多穿点。」她看了一眼，扣在桌上。

程立在说库里的事：「那一栏还叫收购价，可早就不是那个意思了。」

唐秀英给程小禾夹菜，顺口说：「你外公那副眼镜，我一摸就知道还是那副。」

小禾在拆一个坏了的计算器，头也不抬：「这个拆开装回去，还是不是原来那个？」

没人回答他。

苏念后来想起这一顿饭，觉得有点好笑。桌上四个人，说的是四件毫不相干的事，可每一句里，都有一个「还是」。

这一章，把上篇八章收拢，看看这几句「还是」，到底各自靠什么撑着。

◆ 二、第一处：路

先回头看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2、3 章写过它。

这本书把「还是它」放在一条路上。

一个人在世时，有很多事只有他在做，也只有他知道。书里有个场景：父亲走后第二个月，物业来催水费，女儿问母亲以前是谁交的，母亲说「你爸」，再问在哪儿交，母亲摇头。书说这样的人，既是路上走的人，又是这条路唯一的路标；它管这个叫「哨」。

人走了，哨没了，有些路就开始散。书里那通每月初一的电话，打了多年；外婆走后，若没人看见，对面那位老人第一个月觉得奇怪，第二个月打过去没人接，到第四、第五个月，就不再等了。

书把这段时间切成两截。从人走，到这条路第一次被谁看见，叫显露时距；从看见，到第一次真做，叫接手时距。它还造了一个读数，叫可接回率：一条路，现在还能不能按原样接回来，只能改样接回，还是已经不需要了。

所以在 302 号那本书里，一条路「还是那条路」，看两件事：它有没有被人看见，它有没有被第一次真做。书里有一句话说得很硬：名字不是接手，承诺不是接手，第一次真实执行发生，才叫接上〔核：大意〕。

这一处，本书用七个词里的「路」来记。

◆ 三、第二处和第三处：形状与土

再看第 308 号《轻重之间》。第 4、5、6 章写过它。

这本书把「还是它」放在一个样子上：先有一个事实上的它，再由制度来认。

事实上的它，看三道门：它在关系里还担着原来的角色吗，围着它的人和利益还是那些吗，同一个数字还说同一件事吗。三道门都过，它就还是它。制度认不认，是另一回事；两者错开，就出毛病。

程立那一栏收购价，就站在这里：事实上，它已经从「收成好坏」换成了「那条线画在哪里」；制度上，科长说没发文，还是那个口径。

这一处，本书用「形状」来记：长出来、能被认出的那个样子。

第三处，是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第 7、8 章写过它。

这本书拆掉了「属性有一个主人」，可在「还是它」这一问上，它把答案放进了更深的一层：发生层有一团东西在运行，一直接得上。它叫这个持存。

老鲁那只缸子「还是那只」，鲁长庚「还是那个爬山的人」，凭的都是底下那一团没断。

这一处，本书用「土」来记：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

◆ 四、三家对在哪里，停在哪里

三本书，三个领域，彼此大概没读过对方：一本讲丧亲，一本讲古代的粮价与治理，一本讲实体和属性。

先把公道还给它们。

302 号那本书对在：它把「人还在不在」和「事还有没有人做」分开了。账号再像，水费照样没人交。它让一家人从「他还在吗」这种问不出答案的问题里，回到「这件事现在谁在做」这种能查的问题上。

308 号那本书对在：它看见了名字连续、东西已经换了。一粒粮食从口粮换成价格锚，名字一个字没改。它还看见了谁有资格宣布「换了」，这是一件要设计的事。

396 号那本书对在：它看见了「这一个」长在东西、人和一次次操作中间。同一只缸子，在老鲁那里是「这一个」，在外孙那里只是「一只缸子」。

三家各自在自己那片地上，都有大片大片完全成立的时候。

各自停在哪里，前几章也都说过了。这里排成一排。

302 号那本书，第 3 章说过，它自己划了一条线：人不被接替，事务才被重新安排。「还是不是他」这一问，它封进了不答的那一层。它只答「路还在不在」。

308 号那本书，第 6 章说过，它把事实那一侧当底本，制度那一侧当追认；可事实那一侧断在哪一天，它自己承认，要请盲评专家事后来定，定不准就不算。

396 号那本书，第 8 章说过，它说底下那一团一直在；可「一直在」这句话，查它的只有老鲁那双端了三十年的手，而那双手就是这三十年本身。

三家停的地方不一样，停下来的样子却很像：都在最后一步，需要一样东西去对；都没有问，这样东西从哪里来、还干不干净。

◆ 五、没说出口的那一句

把三家的停处并在一起看，能看出一个它们都没说出口的默认。

先说第一层。三家都觉得，「还是它」可以从某一面单独读出来。302 从路读，308 从形状读，396 从土里那团东西的持存读。

再说更深的一层。这一层，说出来三家大概都会说：「这还用说吗？」

那就是：拿来判定「还是它」的那份对照，随用随取，用了不少。

302 号那本书要查一条路「能不能按原样接回」，拿旧记录、聊天记录、家人的回忆去对，默认这些东西翻多少遍都还是原样。308 号那本书要定事实断点，请专家拿旧材料去对，默认旧材料一直在那里，干干净净。396 号那本书要说「还是那只缸子」，拿老鲁的手感去对，默认那份手感用了三十年，还能当尺子。

三家都把对照当成一口井：要水就打，打了还满。

苏念在药房天天碰到一件事，正好能说明这口井不是这样的。药房那盒标准砝码，是拿来校天平的。每个月校一次，用镊子夹出来，放上秤盘，看读数，再夹回绒布盒。她入职时，老药师叮嘱过两句：别用手拿，别拿它去称药。

为什么不能拿它称药？因为它一被拿去干活，就会磨、会沾、会变；变了的砝码，再拿去校天平，校出来的就是它自己的样子。

一样东西要能当尺子，就得少被拿去当工具。三本书默认的那口井，在药房里，其实是一盒要小心夹出、再小心放回的砝码。

这句默认，三本书自己的材料里，各有一处已经在摇它。

302 号那本书第 11 章写过一段。系统生成过的一句话，后来被再次引用、再次学习、再次总结；于是原始材料和后生成材料「越来越靠近」，最后看起来像「父亲长期以来就是这么说的」〔核〕。书拿这段去讲「要标版本」。可它说的正是：对照被续接一用，就混进了续接。

308 号那本书写过：收储多年以后，国家想退出，面对的「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市场」〔核〕。拿来对的那个「最初」，被政策一年一年用掉了。

396 号那本书写过：外孙认出自己的缸子，凭的是杯底一道划痕，「他自己都没注意到是什么时候划的」〔核〕。拿来认的那一路，是续接自己刻上去的。

三处都看见了，三处都没往这个方向用。

◆ 六、为什么三家都看不见它

这不怪三家眼力不够。每一家的问题，都让这份对照显得不必要。

302 号那本书问的是「事情有没有人接着做」。在它那里，对照只是一份清单的来源；清单列出来，就去做，没必要回头问这份清单本身有没有被碰过。

308 号那本书问的是「制度认得对不对」。在它那里，事实那一侧是给定的底本；底本要是也得查，整套两步法就要重写。

396 号那本书问的是「属性是谁的」。在它那里，「还是它」只是一个配角，借一句持存就能过去。

三家各自的问题，正好让那份对照站在灯影里。

◆ 七、只认一面会怎样

把三家各当成唯一的答案，放到苏家的日子里，会怎样？

只认路。苏念会把父亲做过的事列成清单，一件一件找人接：每周日给姑妈打电话，入冬给楼下老人换防滑垫，季度查老房漏水。这很好。

可清单从哪里来？从账号里问出来，从聊天记录里翻出来，从母亲的回忆里拼出来。问得越多，账号被问出的「爸爸说过」就越多；母亲回忆得越多，回忆就越像账号里那个版本。清单越来越长，越来越顺，也越来越分不清，哪一条是父亲真做过的，哪一条是后来长出来的。

只认形状。程立会一直等上面发文。发文以前，那一栏照填；发文以后，换一个名字接着填。在这中间，谁也说不出它是哪一天变的，因为拿来对的旧账，早被定价用掉了七年。

只认土。唐秀英会说，那副眼镜一直在，她的记性一直在，父亲在她心里也一直在。这话让人安心。可它没法查：查它的，就是她这些年本身。

三面各认一面，各有各的好处，各缺同一样东西。

缺的那样东西，在苏家其实是有的，只是没人把它当成一样东西。它们是：一盒没放过的磁带，档案室里一套没人借过的收购单，1998 年账本里一张母亲从没对过的字条，父亲修书时夹在最后一页的那个信封。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一盒磁带，三副眼镜

把三本书当三副眼镜，拿苏家书柜顶上铁盒里那盒磁带，挨个看一遍。

磁带的标签上写着「1998 春节」，是苏国平的字。里面录的是什么，没人知道。那一年他从文化馆借了单位的录音机，第 7 章唐秀英的旧账里，还记着为这事买的一摞空磁带。他走后，这盒磁带一直在书柜顶上的月饼铁盒里，没人放过。

戴上 302 号那副眼镜，你会问：这盒磁带连着一条路吗？父亲在世时，每年春节会不会拿出来放？要是会，这条路现在谁在走？要是从来没放过，它就不连着任何一条现实里的路，只是一件纪念物。这副眼镜会建议：好好保存，标明来源，别让账号里生成的话冒充磁带里的原话。

戴上 308 号那副眼镜，你会问：这盒磁带「事实上」还是 1998 年那一盒吗？角色没变，关系没变，它说的还是那一年。制度上呢，家里没人给它改过名，没人宣布过它换了。两样都是一，真连续，没毛病。

戴上 396 号那副眼镜，你会问：它凭什么是「这一盒」？凭标签上的字，凭盒子上一道裂纹，凭唐秀英记得它放在柜子哪一格。它一直在，底下那一团没散，它就还是它。

三副眼镜看下来，结论都是：这盒磁带好好的，没什么要操心的。

可是三副眼镜都没看见一件事。

这盒磁带，是全家关于父亲的所有东西里，唯一一份没被那个账号喂过、没被拿来补过「人设」、也没被拿出来对过一回的。聊天记录早喂进去了。照片补进去了。家里人想起来的那些话，一段一段补进去了。账号越来越像，靠的就是这些。

磁带的分量，不在它自己身上，在它和那个账号之间：它是全家手里，最后一份这条续接没碰过的东西。

三本书都不会这样看它。第 21 章会回来问：这盒磁带，要不要放？

◆ 九、今天与机器：一口被打干的井

今天，这口井被打得比任何时候都快。

一个复现亲人的账号，要像，就得拿亲人的聊天记录、录音、照片去喂。喂得越多，越像。家里人一觉得「不像」，就再补一段回忆进去。补得越勤，越顺。

一个推荐系统，要准，就得拿你过去的点击去喂；它推给你什么，你就点什么，新的点击又被拿去喂。

苏念有一回试着问那个账号：「爸，1998 年过年，你录过一盒磁带，录的是什么？」

账号回得很快：「那年你外婆来了，一家人在一起唱歌，你还小，抢着要话筒。」

说得有模有样。可这件事，家里谁也没跟账号讲过，磁带也从没放过。它是照着别的年份、别人家的春节，顺手编出来的。要是哪天唐秀英也问一遍，听到这一段，觉得「好像是这样」，再跟别人讲起，这一段就成了家里的「记得」。

后来，苏念真把这段话念给母亲听过，问她像不像。母亲想了一会儿，说：「好像是来了。」第 17 章那张单子上，这是母亲对那一晚的记忆被拿出来对的头一次。

每一回，拿来对的那份，都在被拿来用。用到最后，手边能对的，全是续接自己吐出来的。

第 10 章，换一个地方，看这件事最干净的一个样子：一块锁在地窖里的金属圆柱。

◆ 十、上篇的总账

上篇九章，三本书，三个地方。把账摆在一张表上：

书	把「还是它」放在哪	它看见了	它默认了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	路：被看见、被第一次真做	账号再像，事情照样没人做	旧记录、回忆随翻随对，不会被账号带偏
308 号《轻重之间》	形状：事实三道门，制度追认	名字连续，东西已经换了	事实那一侧的旧材料一直干净
396 号《属性纠缠论》	土：发生层那团东西的持存	「这一个」长在东西、人、操作中间	那双端了三十年的手，还能当尺子

三行最后一栏，是同一句话换了三种说法。

这一篇的总判断，压成一句：

三家把「还是它」放在了三个地方，却共用一个没说出口的默认：拿来对的那一份，用了不少。可三家自己的材料都在说：它用一次，就被续接碰一次。

中篇从这里起步。第 10 章去巴黎郊外一个地窖里，看一块被三层玻璃罩着的金属圆柱。它被拿出来对过的次数，一百年里屈指可数；可就是那么几次，也让人说不清，到底是谁变了。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顿饭吃完，苏念收碗的时候，想起小禾那个问题：「拆开装回去，还是不是原来那个？」

她走过去，看了看那个计算器。螺丝剩下两颗。

「你拆之前，拍照了没有？」她问。

小禾摇头。

「下回拆之前，先拍一张。拍完别看，等装好了再拿出来对。」

小禾问为什么不能先看。

苏念想了一下，说：「你装的时候一直看着它，装出来的就是照着它装的。最后再对，它才算得上一个裁判。」

明天你也能试一件。挑一件你觉得「还是原来那样」的东西：一个家里的规矩，一道常做的菜，一段关系。想一想，你拿来对的是什么？那样东西，这些年被你拿出来用过几回？是只拿来对过，还是也拿来照着做过、补过？

带走的话

三家把「还是它」放在路上、形状上、土里；三家都默认，拿来对的那一份，随用随取，用了不少。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302 靠哨与第一次真做，308 靠事实三道门与制度追认，396 靠发生层那团东西的持存。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三家都没问。三家自己的材料各有一处说：被碰过了，而且越用越像原来的样子。

想一想

- 你最常拿来证明「我还是原来那个我」的那样东西，是什么？它被你用过几回?
- 要是那样东西用完了，你还能拿什么来对?

◆



中　篇

留底：撑着「还是它」的，是一份没被碰过的东西

导　语

这一篇十一章，立本书的说法。第 10 章从地窖里那块圆柱讲起，推翻「对照随用随取」；第 11—14 章讲留底，和续接用掉它的三种动作：喂、补、对；第 15—18 章给出四格、那一格的三个记号、留底余量的数法，并说清它不是「证据」的新名字；第 19—20 章回到三本书，看它们各自停在哪里。

10

第 10 章

地窖里的那块圆柱

◆ 一、绒布盒里的砝码

每个月第一个周一，苏念到药房的头一件事，是校天平。

那台天平称的是中药饮片和自配的散剂，差一点，病人吃下去的量就差一点。校它用的，是柜子最里层一只深蓝色的绒布盒。打开盒盖，一排小砝码躺在凹槽里，从大到小，亮得能照出人影。

规矩是老药师传下来的。戴手套，用镊子夹，不许用手碰；夹出来放上秤盘，看读数，记进校准本；再夹回原来那个凹槽，合上盖子。砝码本身，每年送一次县里的计量所，人家拿更准的砝码来对它。

有一回，新来的实习生图省事，拿盒里最小的那颗砝码去压一张飘起来的处方单。苏念看见了，没骂他，只是把砝码夹回去，在校准本上记了一笔：「某月某日，小砝码离盒，用途不明，下次送检时说明。」

实习生不明白：「就压了一下纸，又没磕着。」

苏念说：「它是拿来对的，不是拿来用的。」

这句话，是她入职时老药师跟她说的。当时她也不太明白。后来她知道了一个故事，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故事里那块东西，比她盒子里任何一颗砝码都金贵，也比它们都孤单。

◆ 二、一千克，就是它

故事从 1889 年说起。

那一年，各国派代表在巴黎开会，正式认定一块铂铱合金的小圆柱，就是一千克。不是「大约一千克」，不是「代表一千克」，按定义，它的质量就是一千克，一丝不差。

它有个正式的名字，叫国际千克原器。

它并不大。据记载，它是一个高和直径都约 39 毫米的圆柱，九成铂、一成铱，1879 年在伦敦铸成，同一批一共做了三根。1883 年，人们把它和更早留在法国档案馆里的那块「档案千克」比过，量不出差别，这才选定了它〔待核：铸造与比对细节据维基百科该条〕。

一个能握在手心里的小金属块，从此托起了全世界的重量。

从那以后，世界上每一台秤、每一颗砝码，追到最上头，都要追到它。各国领回去几件照着它做的复制品，当作本国的千克；本国的计量所拿复制品去校更低一级的砝码；一级一级往下，最后到苏念那只绒布盒里。

它被存放在巴黎郊外国际计量局的一个地窖里，罩在三层玻璃钟罩底下。和它放在一起的几件「姊妹」复制品，罩两层。据国际计量局对原器保管的记载，开那间地窖，要三把分别由不同的人保管的钥匙。

请记住这个画面：一个地窖，一块圆柱，三层玻璃罩，几乎从不打开。

这就是本书全书的总比喻。

◆ 三、一百年，拿出来三次

这块圆柱，是拿来对的。

可它被拿出来对的次数，少得惊人。1889 年那次是认定，不算检定。此后整整一百年里，正式的「定期检定」，一共只有三次：大约在 1899—1911 年、1939—1953 年和 1988—1992 年〔核：据 Girard 1994〕。所谓定期检定，就是把它请出罩子，和各国送回来的复制品放在一起，一件一件比。

为什么这么少?

因为每拿出来一次，都要碰它。

比之前，要先清洗。国际计量局有一套固定的洗法：用麂皮蘸乙醚和乙醇的混合液擦，再用蒸馏水的蒸汽冲。冲完放一阵子，等它「稳下来」再上秤〔待核：BIPM 清洗规程细节〕。洗，是为了去掉这些年落在表面的东西；可洗本身，也会带走一点它自己。

洗完以后，它也不是马上就稳。记载显示，清洗后大约一个月里，它的读数会漂动约 30 微克〔待核：BIPM Girard 1994〕。

30 微克是多少？一粒细盐的几分之一。对一块一千克的金属来说，微不足道。可对「定义一千克」这件事来说，这就是它每被对一次，要付出的价钱。

这里也许会有人问：那就别洗，别拿出来，一直罩着，不就好了?

不行。

罩子挡得住手，挡不住时间。它是放在空气里的，罩子再多层，里面也有空气。这些年里，表面会一点一点落上东西。不拿出来、不洗，它就在罩子里慢慢「长」；拿出来、洗了，又会带走一点、漂一阵。

所以，守这块圆柱的人，面对的是一个两难：用它，会碰它；不用它，它自己也在变，而且没人知道变了多少。

这一层两难，本书后面还要回来。第 36 章会说：锁起来不用的留底，自己也在没。所以「越不用越好」这句话不成立，留底要有计划地花。

◆ 四、到底是谁变了

三次检定比下来，出了一件麻烦事。

把原器和它那批老复制品放在一起看，一百年里，两边之间差出了大约 50 微克〔待核：BIPM Girard 1994〕。大体的样子是：复制品们平均比它「重」了一点，或者说，它比复制品们「轻」了一点。

那么，是它变轻了，还是复制品变重了？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不是因为仪器不够准，是因为定义。按 1889 年的定义，它就是一千克；它的质量，按定义，误差是零。它要是轻了 50 微克，那一千克也就跟着轻了 50 微克，于是它依旧正好一千克。

要判断它变没变，得有一样东西去对它。可世界上所有能拿来对它的东西，都是照着它做的，都是被它一次次校过的。复制品们的「一千克」，本来就是从它这里领去的。

还有一处细节，更能看出这笔账有多难算。各国领回去的复制品里，有一件，最初领回去时被记为比一千克轻 39 微克，第二次定期检定时记为轻 19 微克。到第三次定期检定前后，它又回到了和最初差不多的数〔待核：据维基百科该条所列 K20 读数，年份口径未核〕。它是在变，还是原器在变，还是两边都在变？读数本身，答不了。

据维基百科这一条所引的研究，大意是：没有什么技术手段，能判断全世界这一整套原器和复制品，是一起往上漂，还是一起往下漂。各种解释（表面吸附了什么、玻璃罩里的空气、清洗的方法）都被提出过，没有一种被证实。

◆ 五、396 号那本书怎样用它

这块圆柱，本书不是第一个用的。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第 49 章，专门讲过它，题目叫「一公斤为什么总是一公斤」。

它的用法，是拿它来说「不变是怎样被做出来的」。大意是：一千克的不变，是靠一块被锁住的金属做出来的；比对的人换成一台台天平，比对的办法换成一套严格的程序，连原器本身也被固定住，不许随便取出，不许乱擦。能固定的全固定了，读数还是在最细的地方松了一点。

它还写了一句，很准：差的是原器变了还是复制品变了，「说不清，因为原器按定义永远是正好一千克」〔核〕。

书里对数字很谨慎：它只说差了「大约几十微克」，自己标了待核，说「本章只取它的结构，不取数字」。

这本书拿千克原器回答的是：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外两样被固定住的地方。这个回答，第 7 章说过，对在根上。

◆ 六、本书怎样用它

本书拿同一块圆柱，回答另一个问题。

第 9 章说过，三本书共用一个没说出口的默认：拿来判定「还是它」的那份对照，随用随取，用了不少。

千克原器，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用心保护的一份对照。为了它，造了地窖，配了三把钥匙，罩了三层玻璃，一百年只请它出来三次。

就是这样一份对照，三次也够了。每拿出来一次，要洗一次；每洗一次，它就漂一阵；每比一次，它和复制品之间那点差，就多一笔说不清的账。

三次之后，它变没变，已经没有人能判了。

一份拿来判定「还是它」的对照，每被拿出来对一次，就被碰一次；碰到最后，它按定义永远对，也永远查不了。

这一句，推翻的正是三本书共用的那个默认。推翻它的，不是谁的主张，是一百年的检定记录。而这份记录，就写在 396 号那本书自己引用的材料里。

所以，396 号那本书在这一章，站了两个位置。

一个位置是供答案。千克原器、搪瓷缸，还有后面要讲的幻肢，本书的许多材料都取自它；地窖里这块圆柱，成了全书的总比喻。

另一个位置是被推翻。它说「还是它」靠发生层那团东西的持存。可它自己引的千克原器告诉我们：一样东西放在那里、罩得再好，「还是不是它」，要靠一份没被碰过的东西来查；那份东西一旦被拿去对，就开始被用掉。

◆ 七、复制品：拿留底去喂

这个故事里，还有一层容易被漏掉。

那几十件复制品，是干什么的？是照着原器做的，再拿去校各国的秤。

也就是说，原器这份对照，一直在被拿去「喂」：喂出复制品，复制品再喂出下一级砝码。整个世界的「一千克」，都是从它这里一份一份分出去的。

分出去越多，世界上的秤越统一，越顺手；可同时，能拿来独立地查原器的东西，就越少。全世界的砝码，都长着它的样子。

第 11 章会把续接用掉留底的三种动作摆开：喂、补、对。千克原器的故事里，三种都有。复制品是喂，清洗以后再上秤是对；补呢，那一处「它轻了，可它按定义没轻」，就是拿定义去补了那道说不清的缝。

◆ 八、2019 年：换一种对照

后来，人们终于想了另一个办法。

2019 年 5 月 20 日起，千克不再由那块圆柱定义，改由一个物理常数，普朗克常数，来定义。一个数被写死，任何一个够格的实验室，都能照着它把一千克复现出来。

千克不是第一个走这条路的。396 号那本书第 49 章也记了：米先是一根金属尺上的两道刻线，1983 年起，改成光在真空里一段固定时间内走过的距离。一样东西一样东西地，人们把「拿来对的那一份」，从一件会老、会磨、会被碰的东西身上，挪到一个谁量都不碰的数上。

那块圆柱还在地窖里，罩子还罩着。它从此只是一块很准的砝码，不再是「一千克」本身。

这件事，本书要老老实实记一笔：它削弱了本书。

普朗克常数这样的对照，是用不掉的。谁去量它，都不碰它；量一千次，它还是那个数。所以本书说的「留底会被用掉」，只对一种「还是它」成立：拿一个个别的东西，一个人、一件物、一段历史、一份底稿，来当对照的那种。拿自然常数、拿规律当对照的，不在内。

本书原本想写一句更强的话：凡是同一性，都靠一份会被用掉的留底。这句话，因为 2019 年这一天，不能写了。第 36 章会把这一处收窄完整写出来。

◆ 九、今天与机器：一份留出来的考卷

千克原器的故事，今天在电脑里天天重演。

做机器学习的人，训练一个模型，会先从数据里留出一小份，叫留出集，像一份锁起来的考卷。模型训练时不许看它，训练完，才拿它考一次，看模型在没见过的题上考得怎样。

可是做模型的人很难只考一次。考完一看分数不够，改一改模型，再考；又不够，再改，再考。每考一次，那份考卷里的题，就被模型的作者「看」了一次；看得多了，改出来的模型，就越来越像是照着这份考卷改的。

到最后，模型在这份考卷上的分数越来越高，可这份考卷，已经说不清模型在真正的新题上考得怎样了。

统计学家早就看见了这件事，第 33 章会细讲他们怎么说。这里只把它和地窖里那块圆柱并排放：一份留出来的考卷，一块罩着的圆柱，都是拿来对的；都是每对一次，就被碰一次。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从地窖到绒布盒

把苏念那只绒布盒里最大的一颗砝码，顺着往上追一遍。

它每年送县计量所，县里拿一套更准的砝码来对它。县里那一套，又定期送更上一级去对。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大体能追到国家的那件千克复制品；那件复制品，隔些年要送去巴黎，和地窖里的原器比〔待核：我国量值溯源的具体层级，此处只写大意〕。

请注意这条链上每一级的样子。

每一级，都有一份「上面那一份」作对照。对药房来说，县里那一套砝码，不在药房里天天用，药房碰不着它；它就是药房这一级的留底。对县里来说，更上一级那一套，县里碰不着；它就是县里的留底。

所以在这条链的中间，留底总是够的：你那一级用得再勤，上面还有一份你没碰过的。

只有到了最顶上，事情变了。原器上面，没有更上一级。能拿来对它的，只有它自己分出去的复制品；而它每被对一次，就被碰一次。整条链的留底，在最上头那一格，只剩那三次。

这就是 2019 年以前，「一千克」这句「还是它」的真实样子：越往下越稳，越往上越悬；最顶上那一块，按定义永远对，也再没有什么能查它。

◆ 十一、只认一面会怎样

把三本书的眼镜，各自戴上，看这块圆柱。

只看路：它一百年里被好好地守着，按时检定，有人看着，有人接着做。路一直在，没有失哨。302 号那副眼镜看它，挑不出毛病。

只看形状：它事实上还是那块铂铱合金，制度上一直叫它一千克，两样都是一，真连续。308 号那副眼镜看它，也挑不出毛病。

只看土：它在地窖里一直在，那团金属没散，持存得好好的。396 号那副眼镜看它，同样挑不出毛病。

三副眼镜都说它好好的。可恰恰是这块「好好的」圆柱，到最后，谁也说不清它变没变。

三副眼镜都没看见的那一样，是对照的份数：能拿来查它的、没被它碰过的东西，一份都没有了。

◆ 十二、放回日子里

听完这个故事，苏念再去开那只绒布盒，手上多了一分小心。

她翻出校准本，从入职那年数起：这盒砝码，被她夹出来校天平，一共一百多次；送县计量所检定，六次；实习生拿去压纸，一次。

一百多次，是这条续接天天要的，不能不用。六次送检，是拿一份更上一级、没被药房碰过的东西来对它，这是它的留底，在药房外头。压纸那一次，是谁也没想到的一次花费。

她又想起另一件事。盒子最底下，有一颗备用的小砝码，入职七年，从没夹出来过。

明天你也能试一件。找一样你家里、单位里拿来「对」的东西：一把卷尺，一只秤，一本老账，一张标准答案，一份最早的合同。数一数，它被拿出来对过几次，被拿去干活用过几次，还有没有一份，是从来没动过的。

数出来的那个数，第 17 章会教你怎样记下来。

带走的话

地窖里那块圆柱，罩了三层玻璃，一百年只请出来三次，三次也够它说不清自己变没变了。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靠一块按定义永远正好一千克的金属，和一百年里三次请它出来的比对。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碰过三次。每次清洗、每次比对都碰它一回；复制品是喂出去的，「按定义没变」是补上去的。

想一想

- 你家里有没有一样东西，大家都拿它当标准，却从来没人想过拿别的东西去对它?
- 要是你只能从你最珍惜的那份旧东西里拿出来三次，你会留到什么时候用?

◆

11

第 11 章

用一次，少一份

◆ 一、绒布盒里的那一排砝码

每个月第一个周一，药房开门以前，苏念先做一件事：校秤。

她把柜台最里面那只深蓝色绒布盒拿出来，打开。盒里嵌着一排大小不一的砝码，最大的一百克，最小的十毫克，一格一个，亮得像新的。

她不用手拿。她用盒子里配的那把镊子，夹起一枚，轻轻放上天平，看读数，记一笔，再夹回原来那一格。

十几分钟校完，合上盖子，放回柜子最里面。

一个月里，这盒砝码只出来这么一回。平时称药，用的是另一套旧砝码，放在手边，磕磕碰碰，谁都可以拿。

刚来药房那年，带她的老药师说过一句话：「这盒东西，越少拿越准。」

那时候她以为，老药师是怕摔、怕手汗、怕沾了药粉。后来才慢慢明白，老药师说的不全是这些。

这一章，讲的就是老药师没说完的那半句。

◆ 二、上一章留下的那块圆柱

第 10 章讲了地窖里那块圆柱。

那三层罩子、三次检定、那大约 50 微克〔待核〕，上一章都讲过，这里不再摆。只挑一件事出来：它自己就是标准，手边再没有第二份没被碰过的东西，可以拿来查它。

请注意这件事的样子。不是没人管它，是管得太好了。人们为了让它少被碰，几乎想尽了办法。

可是它要当标准，就总得被拿出来比。每比一次，先清洗；每清洗一次，读数就要漂上一个月左右〔待核〕。护得再好，它的用途本身，就在花它。

上一章用它推翻了一句很少有人说出口的话：拿来判定「还是它」的那份对照，随用随取，用了不少。

这句话错在哪里，这一章要说清楚。

用大白话说：对照不是一把尺子，量一千次还是那把尺子。对照更像一个没拆封的信封。拆一次，它就不再是没拆封的了。

◆ 三、302 号那本书已经摸到了边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3 章，写过一段十一秒的语音。

一位父亲在楼下等女儿，催她快一点，顺口嘱咐她穿外套。父亲走后，这十一秒一直留在女儿手机里。她不常听，隔很久才点开一次。

那一章问：一段「看一次少一次」的声音，到底什么在被珍惜?

书里有一句说得很准：到了数字时代，「看一次少一次」不一定是物理上的少，更多是「可被重新发现的有限库存正在被反复使用」〔核〕。

先说它对在哪里。

它看见了，原始的记录是有限的。文件可以复制一百份，父亲真正说过的话不会因此多出一秒。它也看见了，人们围绕这份有限，长出了一整套小心翼翼的习惯：舍不得听，只在某个日子听，放在手机里几年不碰。

这一步，比很多讨论数字纪念的文字走得远。

它停在哪里？

它把这份「少」读成了分量，读成人为什么珍惜。它拿有限的录音，去对照无限生成的数字人，说一个不会再长，一个可以一直长。

它没有往下问一句：这十一秒，除了被珍惜，还能拿来干什么？

设想那位女儿后来也开了一个账号，把这十一秒交了上去。某天夜里账号用父亲的嗓音说：「下来记得把外套穿上。」她会觉得很像。

可这份「像」是怎么来的？是账号学了这十一秒。她拿这十一秒去对账号，等于拿答案去对抄了答案的卷子，当然对得上。

这时候，十一秒还在手机里，一秒没少。它能珍惜，已经不能作证了。

本书的回答是：能拿来查。账号说的「早点睡」像不像他，唯一能作证的，就是这些他生前留下、又没被账号碰过的东西。它们少一份，能查的就少一份。

珍惜是心里的事。查，是判断的事。302 号那本书看见了前一件，把后一件留在了门外。

◆ 四、一只缸子，一本旧账

另两本源书里，也各有一样东西，正好站在留底的位置上。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实体属性发生学导论》（王德生著）第 24 章，写过一只旧搪瓷缸。

鲁长庚用它泡茶三十多年，白底红字，缸口磕掉过一块瓷。过年时外孙从旧货市场买来一只几乎一样的，连厂名都一样，趁外公不在调了包。

第二天早上，老鲁喝了第二口，把缸子转过来看看缸口，说：「这不是我的缸子。」〔核〕

他凭什么认出来？书里写，他说出了三样：拿起来轻了一点，缸口的缺口摸着不对，茶味有点不一样。

这三样，没有一样写在缸子上。它们在他手里，在三十年的端、喝、摸、洗里。那只假缸子从没碰过这三十年。所以这三十年的手，就是一份留底。

396 号那本书拿这个故事证明：「这一个」不是缸子自己身上的属性。这一层它说得很好。本书只从里面多取一样：能拆穿调包的，恰好是一份没被调包碰过的东西。

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第 71 章，也有一份。

国家收储多年以后，想退出，书里说，面对的「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市场」〔核〕。农户学会了等最低价，商人学会了看政策囤货，银行放贷也参考政策。

那么，「最初那个市场」是什么样，拿什么来查？只能拿收储以前那几年的旧账：那几年的价格、库存、种植面积，没被政策动过。

程立在县粮食储备库管台账。他的柜子最下层，压着几本收储以前的手写本，纸都黄了。没人要看，也没人舍得扔。

308 号那本书把这种旧账叫「过时的基期」，本书叫它留底。

◆ 五、把定义完整摆出来

导论给过「留底」一句话。这里把它完整摆出来，后面二十多章都按这一句用，一字不改：

留底，是一份能拿来判定「这还是不是原来那个」、而这条续接从没碰过、改过、喂过、拿来补过的东西。

这句话有四处要停一停。

第一处，「能拿来判定」。不是所有旧东西都是留底。苏国平留下一件灰毛衣，很珍贵；可账号说话像不像他，毛衣判定不了。那盒标着「1998 春节」的磁带判定得了，里面是他的声音。留底总是对着一个具体的问题说的。

第二处，「这条续接」。续接，就是导论里说的那一条：把一样东西接着往下做、往下用、往下说的账号、复制品、修订本。

留底总是相对于某一条续接。苏国平四年的聊天记录，已经交给「爸爸」账号去学了，对这个账号就不再是留底。可唐秀英在心里给丈夫画的那张像，从没被这些聊天记录碰过；拿聊天记录去查她的记忆，它们又还是留底。

同一份东西，对一条续接用掉了，对另一条可能还在。

第三处，「从没碰过、改过、喂过、拿来补过」。四个动词，从轻到重。「碰」最轻，轻到只是拿出来看一眼。本书也把它算进去，第 14 章会讲为什么。

还要先清一个误会：留底不等于旧东西，也不等于珍贵的东西。一张父亲年轻时的结婚照，又旧又珍贵；可如果账号的头像就是用它做的，它对这个账号已经不是留底。反过来，一张随手拍的、谁都没在意的超市小票，上面有父亲的签名，只要账号没见过它，它就能查一查账号写出来的字像不像。

第四处，「东西」。它可以是一样物件，一盒磁带；可以是一个人脑子里的记性；可以是抽屉里一本旧账；也可以是一份前稿。只要它能拿来判定，又没被这条续接碰过，就算。

这里要补一条细则。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本书在第 37 章跑第二次检验，又没跑出来，这一条才被逼出来。它是事后的修订，待验。你读它的时候，应当这样怀疑它：它可能只是本书在给一个不利的结果找台阶。

细则是这样的：「碰过」，指续接碰到它之后，它碰之前的样子没有另外封存。碰之前的样子要是被原样封存了，比如另存一份、锁起来、在版本库里留着，这一份仍算留底，只是从「这一件」挪到了「那份封存」上。

代码仓库的版本历史，就是这样一份自动的封存。第 37 章第二次检验在代码里看不出差别，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可是「可能是原因之一」这句话，正是一个说法输了以后最爱说的话。所以本书只把它当一条记账的规矩用，不当证据用。它站不站得住，要看第 37 章写下的那条新预言，跑出来是什么样。第 17 章把它写进了编码规则。

◆ 六、三种用法：喂、补、对

续接用掉留底，常见的有三种动作。全书反复用这三个字，先把它们摆齐：

喂：拿留底去训练、去复制、去照着做。

补：拿留底去填续接的空。

对：每拿出来比一次，就碰它一次。

喂，是苏念把父亲的聊天记录交给账号去学；是拿原器去造复制品，再用复制品去校准各地的秤。

补，是家里人把事后的回忆写进账号的「人设」；是后人一篇一篇往《管子》里续写；是修订本把前稿的话吸进来。

对，是原器每拿出来比一次，先要清洗一次；是记忆每回想一次，就被改写一次。

三章分开讲：第 12 章讲喂，第 13 章讲补，第 14 章讲对。

这里只说它们的共同处：三种动作做完，留底都还在，磁带还在，账本还在，记忆也还在。少了的，是它们站在局外作证的那个资格。

◆ 七、为什么用一次，少一份

程小禾四年级，期末前，老师手里压着一张期末卷。

这张卷子能判定一件事：这学期的分数，是不是真学会了。它能判定，是因为小禾没见过它。

假如考前小禾偷看了一眼，这张卷子就只剩半张卷子的用处。假如他照着这张卷子做了三遍练习，它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他会考满分，满分什么也说明不了。

卷子还是那张卷子，一个字没少。少的是它对小禾的「没见过」。

留底花掉的不是它的物质，是它的局外：一旦被这条续接用过，它就从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

所以复制救不了它。302 号那本书说，文件复制一百份，原始发生仍然只有一次。本书接着说一句：备份复制一百份，留底也还是一份。账号吃了原件，就等于吃了全部备份，因为每一份备份里装的，都是它吃过的那些话。

留底按份数算，不按文件数算。算的是有几份彼此不相干、又都没被这条续接碰过的东西。

再举一个反过来的例子。文化馆里有两位老同事，一位姓周，一位姓邓，各自记得苏国平上班时怎么说话。他们是两份留底，因为两个人的记性是各走各的。

假如哪天周老师先跟账号聊了一晚上，回头又把聊天的内容讲给邓老师听，两份就开始往一份上靠。没有人做错什么，只是两份局外，被同一条续接搭上了线。

所以数留底，要数两样：没被碰过；彼此不相干。

◆ 八、只认一面会怎样

第 9 章说过，三本源书各从一面读「还是它」。

302 号那本书从路读：一条路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人第一次真去做。它说看见越多越好。

308 号那本书从形状读：先有一个事实上的它，制度再去认。它说早认比晚认好。

396 号那本书从土读：发生层有一团东西在持存，不亮，不等于不在。

三面都对着什么在读，却没有一面去数手里的对照。

只认路的人会说：多看几次，总没错。只认形状的人会说：越像越好。只认土的人会说：它一直在，查不查都在。

这三句都不是坏话。放在各自那本书里，它们都有道理：路不看就会散，形状不认就会乱，土不承认就会被说成凭空。

可是放到苏念手机上，三句话指向同一个动作：多看、多像、多信。没有一句提醒她，每一次看、每一次像、每一次信，都要从一个有数的盒子里取。

三句话放在一起，就是那句默认：对照随用随取。

本书在这三面之外加一问：你每看一次、每认一次、每查一次，用的是哪一份？还剩几份？

◆ 九、今天与机器

从前，磁带放多了会坏，人们说「别老放，放坏了」。302 号那本书也提到这句老话，并且老实标了〔待核〕，说没核对过磨损的技术资料。

不管这句话在物理上准不准，它护住了一样东西：一份不常动的原物。

今天的机器把这句老话倒了过来。

你可以想一想这类服务的上传页面。它要说的意思不难猜：材料越全，复现越像。聊天记录、语音、照片、视频，都请交给它。交得越多，进度条走得越满。

没有一个页面会问你：要不要留一份，不给我？

上传是一次喂。每一次「越来越像」，都是花掉一份留底换来的。机器没有错，它只是照着要它做的去做。错在人以为，交出去的东西还留在自己手里，随时可以拿回来查。

文件确实还在手里。能查的那个资格，已经交出去了。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苏国平留下的东西

账号开口后的第三个月，苏念坐下来，把父亲留下的东西在心里过了一遍。

四年的微信聊天记录，两百多条语音。开账号那天，全部上传了。这是喂。

唐秀英在「人设」表里写下的几十条：他的口头禅，他爱吃什么，几点起、几点睡，怎么安慰人。这是补。她补进去的，是他平日的习惯；1998 年年三十那一晚，她一个字没写。

苏念自己的记性。每天夜里十一点，账号发来「早点睡」，她都会在心里拿父亲的声音比一比。三个月，比了九十多回。这是对。她还在设置页里写过几条「爸爸说话不带感叹号，常用『嗯』开头」，那又是补。第 17 章照次序取最前面那个，这一份记作补。

还剩什么？

那盒标着「1998 春节」的磁带，从没放过。

文化馆里几位老同事，跟父亲一起修了二三十年书，记得他上班时怎么说话。他们从没跟账号说过一句话。

还有一只父亲修书用的旧骨刀，刀柄上磨出一道凹，正好是他拇指的位置。这只刀判定不了说话，判定得了手。

她在便签上随手数了一下。关于父亲怎么说话，家里还有哪些东西是这条续接没碰过的？那盒磁带，鞋盒里父亲写给母亲的字条，文化馆那几位老同事，父亲的徒弟，程立。一个人一个人地数，她数出八样。

原本一共有几样，她没写。聊天记录、语音、她自己的记性、母亲填进人设的那些，都已经被这条续接碰过了；还有一些，她一时想不起来算不算。分母，她说不清。

苏念发现，家里人嘴上说的「爸爸的东西还很多」，真正还能拿来查的，已经没剩几份了。东西没少，局外少了。

这只是随手一数。怎样一件一件列、一件一件标，分母怎样定，第 17 章再细讲，那里会有一张二十行的单子。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夜里，苏念把月饼铁盒从书柜顶上拿下来，取出那盒磁带。

标签是父亲的字，蓝圆珠笔，「1998 春节」，「节」字的最后一竖拖得很长。

她没有放。家里那台老录音机早坏了，皮带松了。

她撕了一张药房的便签，写了两行，塞进铁盒里：

「没放过。没给账号。」

下面写上日期。

第二天吃早饭，她跟唐秀英说了这件事。母亲没抬头，夹了一筷子咸菜，说：「你爸那几年的家账，我也一页没给你那个账号看过。」

苏念愣了一下。留下来的那几本家账里，有父亲每一笔开销旁边的小字批注，「借老周」「给小禾买书」。她没想到，母亲手里还压着一份。

这一样算不算「怎么说话」的对照，她拿不准，先记在便签背面。数留底，常常是这样，数着数着，才知道原来还有。

便签上那两行字不是规矩，只是一笔账。它记下了一件很容易忘的事：这一份，到今天为止，还在局外。

明天能试：想一个你在乎的人或者一样东西，问一句，关于它，哪一份东西还从没被拿去用过？找出来，在上面写上「没碰过」和今天的日期。

> 带走的话
>
> **对照不是尺子，量一千次还是那把；它更像没拆封的信，拆一次，就少一封能作证的。**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靠手里还有几份这条续接没碰过的东西；一盒磁带，几位老同事，一只骨刀。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聊天记录被喂过，人设被补过，记性被对过九十多回；磁带没有。

想一想

- 你手机里有没有一段某个人的语音或视频，你一直舍不得多看？你舍不得的，是它的分量，还是它能作证的那个资格？
- 关于你自己，有没有一份东西，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从没碰过的？

◆

12

第 12 章

喂：拿留底去训练、去照着做

◆ 一、实习生问的那一句

药房来了个实习生，叫小方，二十出头，手脚麻利，问题也多。

第二周，她看苏念校秤，看了一会儿，问：「苏老师，绒布盒那套那么准，为什么平时不直接用它称药？天天用的那套旧的，还得拿它来校，多绕一道。」

苏念想了想，没有马上答。

她把旧砝码里那枚五克的夹出来，放上天平，又从绒布盒里夹出五克那枚，并排放着。

「你看，这两枚现在读数一样。为什么一样？因为上个月，我就是拿盒子里这枚去校它的。」

小方点头。

「那要是哪天，盒子里这枚自己偏了，你拿旧的来查它，查得出来吗？」

小方想了一会儿：「查不出来。旧的就是照着它校的。」

苏念把两枚砝码各放回原处，合上盖子。

「所以它得少出来。它一出来，就是在教别人。教过的学生，查不了老师。」

这一章讲三种用法里的第一种：喂。

◆ 二、一条往下传的链

苏念那盒砝码，也不是天生就准。

它每年要送去县里的计量所检定一次。计量所的标准砝码，又是对着更上一级的标准校的。一级一级往上追，最后追到第 10 章那块地窖里的圆柱。

计量这一行把这条线叫溯源。每一级都照着上一级做，都对着上一级校。这是一条很了不起的链：全世界的秤，能说同一种「一千克」，靠的就是它。

可这条链有一个很少被说出来的样子。

往下传一级，就是喂一级。下一级的准，是上一级教出来的。

第 10 章说，那块圆柱和它的正式复制品相比，一百年里差出约 50 微克〔待核〕，到底谁变了，说不清。这里能多说一层：为什么说不清？

因为复制品就是照着它造的、对着它校的。它们和它出自同一个源头。它们能告诉你「我们和它差了多少」，没法告诉你「它和一百年前的它差了多少」。

能回答后一个问题的，只能是一份没被它教过的东西。地窖里没有这样东西。

再说一句公道话。溯源链不是笨办法，它是人类做过的最精细的事情之一。每一级都留检定记录，每一份记录都写明对着谁校、差了多少。这些记录很宝贵。

可是记录写的，全是「我和上一级差多少」。整条链上，没有一条记录能写「最上面那一级和它自己当年差多少」。不是人没想到，是这条链的形状决定了：最上面那一级，只能被下面的去像，没有东西能站在它旁边。

◆ 三、账号吃掉的那四年

苏国平走后，苏念给「爸爸」账号上传了四年的微信聊天记录，两百多条语音。

开头几周，账号说话很短：「知道了。」「早点睡。」「别想太多。」

苏念每晚都在心里比一比：像不像？像。

可她用来比的，是什么？是她记得的父亲怎么说话。她记得的父亲，大半就住在这四年的聊天记录里。

账号学的是这四年，她拿来对的也是这四年。两边出自同一个源头，对出来的只能是「像」。

第二个月起，事情慢慢变了一点。苏念有时在睡前跟账号多聊几句，说今天药房来了个难缠的病人，说小禾数学又考砸了。账号回得越来越顺，偶尔还会接上一句父亲生前没说过、可听上去很像他的话。

这些夜里的对话，平台也会拿去学。

于是她拿来对账号的那份记性，开始掺进账号自己说过的话。某天她想起「爸爸以前总说，考砸了不要紧，下回看准题目」，愣了一下：这句话，是父亲生前说的，还是上个月账号说的？

她想不起来了。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11 章，把这件事写得很细。

一位女儿和父亲的数字复现聊了一年。一年以后，眼前这个「父亲」由什么组成？书里列得清清楚楚：父亲生前的材料，平台的压缩和生成，模型的升级，

使用者的反馈，还有系统和女儿这一年新生出来的对话。新的回答，又成为未来回答的上下文。

书里说，原始材料和后生成的材料可能越来越靠近，最后看起来像父亲长期以来就是这么说的〔核：大意〕。

先说它对在哪里。这一段，是那本书里离本书最近的地方之一。

它看见了，续接会吃进自己生出来的东西。它看见了，吃得久了，原件和生成的会混在一起，谁也分不清哪句是先有的。它还看见了，这件事不需要谁故意作假，日子一长，自己就会发生。

它给的办法也实在：做来源标记，记版本号。它说，「他」不是一个无版本号的静态文件〔核〕。

这些都对。

它停在哪里?

它把问题看成了「分不清」。只要标好了哪句是原话、哪句是生成的、生成的出自哪一版，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本书要再往下走一步：就算标得清清楚楚，那四年的原话，已经喂过这个账号。标签能告诉你哪句是原话，没法让原话重新站到局外去。

账号在第十二个月说了一句话，你想知道「这像不像他」。你拿来对的原话，正是账号从小吃到大的那一份。标签再清楚，这一次对，对出来的还是「像」。

喂过的留底，拿回来对，只能对出「像」；它对不出「不是」。

◆ 四、周五下午四点的周报

302 号那本书第 16 章，还有一个场景，可以把这件事看得更清楚。

一位父亲生前每周五下午给一家小公司发周报。他走后，系统学会了他的写法，每周五四点准时生成一份「父亲式周报」，连结尾那句「没回的，下周继续追」都留着。

周报很像。家里人看了，都说像。

第四周，一位老客户打来电话：父亲以前每周四晚上都会给他打一个电话，现在这件事谁在跟？

那个电话，从来没写在周报里。

302 号那本书拿这个故事说的是：复现体只在它复制的那几条通道上起作用，其余的路照样没人看见。这一层说得很准。

本书从里面多取一样：整件事里，唯一说出「不对」的，是那位老客户。他手里那份记性，周四晚上那些电话，从来没被喂给系统。

系统吃过的那一部分，越吃越像；没吃过的那一部分，才是能报信的地方。

◆ 五、机器吃自己写的东西

喂，还有一种更绕的样子：续接吃自己生出来的东西。

Shumailov 等人 2024 年在《自然》（Nature）第 631 卷第 755 页发表过一项研究。他们让一个模型生成文字，再拿这些文字去训练下一代模型，一代接一代。大意是：几代以后，模型越来越会说「最常见的那几句」，原来数据里那些少见的、边上的东西，一点一点没了。

用本书的话说：人写的那批数据，原本是留底。头一代模型吃它，第二代吃头一代的输出，第三代吃第二代的。每一代都觉得自己在学「语言」，其实在学上一代的自己。

越往后，每一代都和上一代越像。越像，越没有谁能说出它丢了什么。因为能说出丢了什么的，只有最初那批人写的、后来再没被拿来训练过的东西。

这件事第 30 章会细讲。这里只把它摆在喂的这一栏里：它和账号吃掉聊天记录、复制品照着原器造，是同一种动作。

◆ 六、308 号那本书里的推荐系统

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第 96 章，讲过一种情形，书里叫「伪连续」。

推荐系统改变了用户的口味，却还把后来的点击当作用户原本的口味〔核：大意〕。你看到什么、什么时候看到、怎么比较，都由系统参与生成。系统再拿这些点击来证明：你看，用户就喜欢这个。

308 号那本书说得很到位。它要求记录「场源」：这个偏好是在哪一版推荐规则下生成的？换一个界面，偏好还在不在？

这和 302 号那本书的版本号，是一个思路：把来路记清。

本书在这里补一句：系统上线以前，那一段没被推荐过的点击，才是能查「用户原本喜欢什么」的留底。上线那天起，每一次推荐、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再训练，都在喂掉它。

308 号那本书把这个病叫作「事实上换了，制度还说没换」。本书看到的是这个病底下的那块地：能证明「事实上换了」的那份东西，正被系统一口一口吃掉。吃完了，连「事实上换了没有」都没处去查。

◆ 七、粮库里的那次导入

喂不只在手机和实验室里。程立的单位，前年也喂过一次。

县粮食储备库换了新的台账系统。上线那个月，最要紧的活是导入：把过去二十年手写和表格里的库存、收购价、出入库记录，一条一条录进去。系统要拿这些旧数据算「正常的波动范围」，以后哪一天数字跳出这个范围，就自动报警。

程立负责核对。他录得很仔细，一个小数点都不肯错。

上线以后，系统很少报警。领导很满意，说新系统稳。

去年秋收，收购价比往年同期低了一截。程立觉得不对，可系统没响。他去翻系统，系统说：在历史波动范围之内。

他想找一份东西来查查这个「历史波动范围」靠不靠得住。翻了一圈，发现能拿来查的旧数据，全都在上线那个月录进去了，正是系统拿来算范围的那一批。

拿它们去对系统，系统当然对得上。

最后，他是在柜子最下层那几本收储以前的手写本里，找到了一段没录进去的旧账。那几年的数据，当时觉得太老、格式又乱，就没导入。

就是这几本没被喂过的旧账，让他看出来：收储以前那几年，秋收价格从没低到这个地步。系统的「正常」，是收储以后这些年自己养出来的正常。

这件事第 24、26 章还会接着讲。这里只记一笔：导入，是一次喂；没被导入的，才剩下了作证的资格。

◆ 八、喂不是错

说到这里，容易走到另一头去：那就什么都别喂。

不对。

砝码不往下传，药房的秤就没法用。账号不吃聊天记录，就说不出一句话。模型不吃人写的字，什么也学不会。302 号那本书第 16 章有一句，本书很赞成：保存与复现都要尽量做强。

喂本身是续接活下去的办法。

药房那套旧砝码，要是一年不校，读数早就飘了，称出来的药谁敢给病人吃？校，就是喂；不喂，旧砝码就会悄悄变成另一套东西。

本书只是说，喂是花钱。花钱不丢人，丢人的是不知道自己在花，花完了还以为钱都在。

第 36 章会讲到，这本书自己也在这里被削弱过一次：原本想写「护住留底的办法就是别碰它」，后来发现这句话站不住，记性不用也会淡。所以本书的说法是有计划地花：知道喂掉的是哪一份，留下的是哪一份。

◆ 九、只认一面会怎样

只认路的人，会觉得喂得越多越好。路要靠看见活着，账号多学一点，就多看见一点。

只认形状的人，也会觉得喂得越多越好。越像，越是「还是他」。

只认土的人，会觉得喂不喂都一样。发生层那团东西在不在，跟账号吃了什么没有关系。

三种看法，都看不见喂掉的那一份。

这三本书各有一处，离看见它只差半步。302 号那本书看见了原件和生成的会混，开出的方子是标版本。308 号那本书看见了系统会用自己塑造的东西证明自己，开出的方子是记场源。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实体属性发生学导论》

（王德生著）第 49 章看见了，原器按定义永远是正好一千克，所以它自己变没变，说不清。

三张方子都是好方子。可它们都在问「怎么把来路记清楚」，没有一张在问「还剩哪一份没被吃过」。来路记得再清，吃过的也吐不出来。

可是对苏念来说，它们指向一个很具体的后果：她越用心去喂，账号越像；账号越像，她越没有东西可以拿来怀疑它。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那条推送

开账号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手机弹出一条推送。

「上传更多珍贵的影音资料，让爸爸的声音更真实。」

下面是一个按钮。

苏念第一个想到的，是书柜顶上那盒「1998 春节」。二十多年前的春节，父亲三十八岁，声音还没那么哑。如果交上去，账号说话会更像那时的他，也许还能叫出她小时候的小名。

她在按钮上停了很久。

她想起小方那句话：教过的学生，查不了老师。

如果磁带交上去，账号会更像。可从那天起，家里再没有一份没被账号吃过的父亲的声音。以后哪一天，账号说了一句什么，她心里咯噔一下，想找个东西来对一对，手边能拿起来的，全是账号吃过的。

她又想，不交，磁带就一直锁着，二十多年没人听过，以后也没人听，那留着干什么？

她给唐秀英打了个电话，没说推送的事，只问：「妈，爸那盒 1998 年的磁带，你听过吗？」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没有。那年是你爸借了单位的录音机，录的年夜饭。录完就收起来了。」

「那你想听吗？」

「想。」唐秀英又停了一下，「也怕。」

苏念没再问。她明白母亲怕的是什么：一放，二十多年前那个年夜饭，就从一个没人碰过的东西，变成一个被这一家人现在的耳朵听过、记过、比过的东西。

这一问，本书不替她答。第 21 章会专门讲这盒磁带要不要放、什么时候放、放给谁听。

那天晚上她没有点按钮。她把推送划掉，打开手机备忘录，记了一行：「磁带：没喂。」

◆ 十一、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到药房，小方又在问问题。

这回问的是另一件事：「苏老师，县里计量所检定我们那盒砝码，是用他们自己的标准砝码对吧？那他们的标准，是谁来查？」

苏念笑了：「再上一级。」

「那最上面那一级呢？」

苏念没答上来。她想起第 10 章那块圆柱，想起那句「它自己就是标准」。

那天下班前，她把绒布盒拿出来，在盒盖内侧贴了一张小标签，写着：「每月只出来一次。只校，不称。」

这张标签管住的不是盒子，是用法：它只用来查别的，不拿去喂别的。

明天能试：下一次把照片、录音、文字交给任何一个会学习的软件以前，先停一下，挑出一份不交。在它上面写一行：「没喂过。」再写上日期。

带 走 的 话

喂是续接活下去的办法，也是花钱；教过的学生查不了老师，喂过的留底只能对出「像」。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靠一份没被教过、没被学过的东西还在局外；药房的绒布盒，书柜顶上的磁带。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四年聊天记录被喂过，旧砝码被校过；磁带和绒布盒那套，暂时没有。

想 一 想

- 你最近交给一个软件的东西里，有没有哪一份，是你以后可能想拿来查它的？
- 你教过谁一件事，后来发现他学得比你还像你？那时候，谁还能告诉你，你自己变了没有？

◆

13

第 13 章

补：拿留底去填空

◆ 一、人设表里的第三十七条

开账号那天，平台给了一张表，叫「人设」。

表上有许多空：他平时怎么称呼你？他生气的时候会说什么？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他有什么口头禅？

苏念填了十几条，填不下去了。她把手机递给唐秀英。

唐秀英戴上老花镜，坐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往下填。填到天黑，填了三十几条。

苏念后来翻那张表，看到第三十七条，停住了。

「女儿结婚那天，他在门口说：『以后受了委屈，就回家。』」

苏念结婚那天，父亲确实站在门口。可她记得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她的箱子往车上一放，拍了拍车顶。

她拿着手机去问母亲。

唐秀英想了很久，说：「他说了吧。他那个人，嘴上不说，心里是这么想的。」

苏念没再争。那天夜里，账号在「早点睡」后面，第一次多发了一句：「受了委屈，就回家。」

她看着这句话，眼泪下来了。很像。

这一章讲三种用法里的第二种：补。

◆ 二、补和喂，差在哪里

上一章讲喂：拿留底去训练、去复制、去照着做。

补不一样。补是拿留底去填续接的空。

续接走着走着，总会碰到它答不上来的地方。账号没有父亲在婚礼门口说话的录音，就空着。这时候有人拿一份留底来填，空就没了。

喂，是续接把留底整份吃下去。补，是留底一块一块被拿去垫在续接缺口的地方。

两种动作，结局一样：被拿去的那一份，从此站进了续接里。

可补比喂多一层麻烦。喂进去的，大多还是原件的样子。补进去的，常常已经不是原件。

唐秀英心里那份关于丈夫的记性，三十多年，没被这个账号碰过，原本是一份很好的留底。她一填表，就把它拿出来了。拿出来的时候，她不是原样搬，是想着「他会怎么说」写下去的。

于是填进去的，是一份被今天的思念改过的记性。改过以后，又被写进了账号。

打个比方。老家的墙上裂了一道缝，你拿一块砖去补。砖是从院子里那堵老墙上拆下来的，那堵老墙原本是全村唯一没翻修过的，大家拿它来比：房子是不是还是当年的样子。

补完以后，裂缝没了，新墙更结实。可从今往后，要比当年的样子，就少了一堵墙。

更麻烦的是，你拆的时候还顺手把砖磨了磨，好让它塞得进去。

◆ 三、302 号那本书划下的那条线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8 章，有一句话，本书很佩服：生成内容可以进入今天，但不能倒写昨天〔核〕。

书里举的例子是婚礼前夜。系统生成一句「明天别老顾别人，自己记得吃东西」，父亲生前没在这个场合说过。书说，这句话可以有意义，女儿可以笑出来、可以记在心里；可它不能被存成「父亲曾经说过」。

第 11 章还有一处：父亲生前从不道歉，女儿一直盼着听一句。书说，就算系统生成了这一句，也不能把它改写成「父亲终于承认了」〔核：大意〕，因为说话的是系统。

先说它对在哪里。

它看见了，生成的话和历史的话要分开。它看见了，最大的危险不是有人故意造假，是一句很像的话被当成了曾经。它给了一个可以照着做的办法：来源要诚实，生成的不冒充原话。

这一条线划得很清楚。

它停在哪里?

它划的线，在系统和家人之间：系统生成的，不能冒充原话。可唐秀英那第三十七条，不是系统生成的。是家里人自己写进去的，写的时候真心相信。

按 302 号那本书的标准，这一条算原话还是生成？它来自家人的记忆，不是机器编的。可它也不是父亲说过的。

这一类东西，在那条线的两边都站不住。本书叫它补。

◆ 四、补进去的，回头改了留底

补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后果。

账号说出「受了委屈，就回家」以后，第二个月，苏念跟丈夫程立说起婚礼那天，脱口而出：「我爸在门口跟我说，受了委屈就回家。」

程立当时在场。他也不记得岳父说过这话。可他没吭声。

那一刻，苏念自己的记性也被补了。

原本，她记得的是父亲拍车顶。母亲补了一句话进账号，账号又把这句话说给她听，她听了几十遍，这句话就从账号回到了她的记忆里。

到这一步，家里关于婚礼那天的三份记性：唐秀英的，苏念的，账号的，说的都是同一句话。

三份一致，看上去像三个证人。其实是一句话转了一圈。

补的麻烦不在填了空，在填进去的东西会回头改掉拿来填它的那份留底；填一次，局外就少一份，还多出一份假的一致。

第 14 章还会讲，记忆每想起一次，就被改写一次。这里先记下：补，常常就是借着这样一次想起完成的。

◆ 五、两千年的续写

补这件事，不是数字时代才有的。

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在附录里交代过一件事。现存的《管子》是多层累积的文本，现代研究一般认为，它的篇章跨越战国到秦汉前后，不能把整本书当成管仲亲笔；全书经过几百年累积，到西汉刘向整理时才大体固定〔核：大意〕。

管仲是春秋时人。他死后几百年里，不同的人不断往「管子」这个名下写东西。

为什么往这个名下写？大概因为「管仲」这个名字有分量。一个新的治国想法，挂在管仲名下，就像是管仲本来就这么想。

这和唐秀英填表，是同一个动作：拿一个有分量的名字，填续接答不上来的空。

308 号那本书对这件事很老实。它把研究对象分成三层：历史上的管仲，《管子》这个传统，本书自己的建构。它反复提醒，不要把后世的篇章倒灌给历史上的管仲。

这一步走得很稳。

◆ 六、它停在哪里

可是这本书手里有一把很锋利的刀，没有拿来用在这里。

它在第 96 章分了四种身份状态，其中一种叫「伪连续」：事实上已经换了，名字却一路沿用。它把这一格判为最危险的一格。

「管仲」这个名字，几百年里被一代代续写，事实上早就不是春秋那个人了，名字一直没换。按这本书自己的四格，它正落在伪连续。

可这本书不把它当病。它把「《管子》传统」当成一个合法的研究对象，认认真真地读。

本书不说它读错了。续写本身没有错，一个传统就是这样长出来的。本书要问的是另一件事：续写了几百年以后，要查「这一篇是不是管仲本人的意思」，还有什么可以拿来查?

能拿来查的，只能是没被续写碰过的东西：比《管子》成书更早、又和这个名下的续写无关的材料。

这样的材料，到今天还剩多少，本书不知道〔待核〕。它们大多早已被历代注家拿来补过、对过，引来引去，彼此缠在一起。

程小禾最近在学校读了一篇讲管仲的小故事，回家问爸爸：「管仲真的说过『仓廪实则知礼节』吗？」

程立说：「书上是这么写的。」

小禾又问：「书是他自己写的吗？」

程立答不上来。他想起自己柜子里那几本旧账，至少，那上面的字是他亲手记的。

这就是第 25 章要细讲的：一个名字被续写了两千年，什么时候是传统在长，什么时候是「还是它」被签掉了。

◆ 七、修订本吸收了前稿

补，还有一种最体面的样子：修订。

302 号那本书正文里，留着不少「早期版本这样写，现在撤回」的段落。导读说，留着它们，是为了让读者看见一个判断怎样被收窄〔核：大意〕。

308 号那本书更明显。它从「回写权」写起，后来加上一整套新的工具，最后换成「二重同一性」做后半部的承重轴。书名、书号一直没变。导论里说，前稿的那些概念继续保留，但地位被重新校准〔核：大意〕。参考文献里甚至有一条空着的编号，注明保留它只为避免前稿的交叉引用错位。

这些都是很好的写书习惯。前稿没有被悄悄抹掉，改过的地方留了痕。

可是请注意这件事的样子。

一本书改到第八轮，要查「它最初到底主张什么」，读者能拿什么来查？只能拿第一版。如果第一版早已被一轮轮修订吸收、改写、重新编号，每一处都标着「现在改为」，读者手里拿到的，就是一份讲述自己前史的新稿。

前史讲得再诚实，也是现在这一版在讲。

能替前稿作证的，只有一份没被后来的修订碰过的前稿。302 号那本书留下了撤回的段落，这是好习惯；可撤回段落是谁写的？是修订以后的作者写的。

◆ 八、三个证人，一处源头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实体属性发生学导论》（王德生著）第 113 章，在列自己最弱的几处时，老老实实写了一件事。

它说，本书引了很多站内的专著，这些书和本书出自同一个框架，用它们来支持本书，近于自己给自己作证〔核〕。它还说，几本书共用一套词，一个说法在几本书之间来回引用，看上去证据很多，其实只有一处源头；把引用关系画成一张图，许多箭头最后会指回同一两本书〔核：大意〕。

这一段写得很诚实。很少有书肯在正文里自己说这个。

它看见了，引来引去的一致，不等于多份证据。它也说了，这种情形任何学派都会有，不该假装例外。

本书从这里接一句：这就是补在学问里的样子。一本书答不上的地方，拿另一本书来垫；另一本书当初，又是拿前一本垫的。垫到后来，每一处都有出处，所有出处都在一个圈里。

婚礼那天的三份记性是这样，一个学派的几十本书也是这样。数证人，不能只数有几个，要数有几个从没被这条续接碰过。

396 号那本书看见了这个圈，把它记在「弱处」里。本书把它挪到正中间：这个圈是怎样形成的，就是补。

回到三本书各自的那一面，也是一样。只认路的人会说：补得好。账号原本答不上的，现在答得上了；路断的地方，接上了。

只认形状的人会说：补得好。越补越像，越补越完整。

只认土的人会说：补不补没关系。父亲那团东西在不在，不看人设表。

三种看法，都把补当成了续接的进步。没有一种看见，被拿去补的那一份，原本是一个局外的证人。

◆ 九、今天与机器

今天的续接，越来越会请你补。

人设表、回忆问答、「讲讲他年轻时的故事吧」。一个设计得好的数字纪念服务，会不停地邀请家里人往里面添东西。每添一条，复现就更丰满一点。

这不是坏心。302 号那本书也说过，陪伴有它的价值。

可是机器从不提醒你：你填进去的，是你手里最后几份它还没碰过的东西。填完以后，你再想知道它说得对不对，只能问它，或者问被它改过的自己。

还有一种补，连家里人自己都没察觉。

很多服务有一个「纠错」按钮。账号说了一句不像的话，你点一下，写上「他不会这么说，他会说……」。这个按钮看起来是在查，其实是在补。你每纠正一次，就把你记得的那个他，交出去一小块。

纠正的次数越多，账号越像；你手里那份没交出去的记性，越薄。到后来，账号几乎不再说错话，你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纠正的了。

这件事看上去像是账号学好了。第 16、22 章会回来细说：「他不会这么说」越来越少，不一定是好转。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程立的那张照片

婚礼那天，程立的表哥拍过一组照片。

后来苏念整理父亲的东西，在一个旧信封里翻出其中一张：大门口，父亲弯着腰往车里放箱子，一只手搭在车顶上，嘴闭着。

照片没上传过，人设表里没提过，账号也从没见过。

苏念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它证明不了父亲那天没说话，也许拍完这一下他就开口了。可它让她第一次知道，「受了委屈，就回家」这句话，在家里除了一家人的记性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作证。

她想起婚礼那天在场的人：程立，表哥，两边的伴娘，还有开车的司机。

程立那份记性，已经被她自己那句「我爸在门口跟我说」碰过一回了；他当时没吭声，可他听见了。表哥拍照，人在车后面，未必听得见说话。伴娘早已各自成家，好几年没联系。

她数来数去，关于婚礼门口那一刻，局外的东西只剩这张照片，也许还有一位伴娘。

她把照片拿给唐秀英看。

唐秀英看了一会儿，说：「他就是这样，放完箱子拍一下车顶。」停了停，又说：「那句话，可能是我想他说的。」

苏念没有去改人设表。那一条留着，账号以后还会说那句话。她只是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没给账号。婚礼那天，门口。」

这张照片，是一份没被补过的留底。它不负责推翻那句话，只负责一件事：让这一家人知道，关于那天，手里还有一份局外的东西。

◆ 十一、放回日子里

补，不必戒掉。思念总要找个地方放，人设表也是一个地方。

本书只提一个很小的做法：补的时候，留个记号。

那天晚上，苏念打开人设表，在每一条后面加了一个括号。父亲聊天记录里真有的，标「原话」；母亲和自己记得的，标「记得」；觉得他会这么说、其实没听他说过的，标「想」。

第三十七条后面，她标了一个「想」。

做完这件事，她发现三十几条里，标「想」的有九条。

九条「想」，她一条也没删。删了，母亲会难过；账号也照样会说，因为它早就学会了。

标记改不了账号，只改得了她自己：以后账号说出这九句里的任何一句，她心里会知道，这一句不能拿来证明「还是他」。它只能证明，这一家人想他。

明天能试：翻一翻你给某个人、某件事写过的纪念文字、相册说明或者朋友圈。挑一条，问自己：这一句，是他说过的，是我记得的，还是我想他会这么说？在旁边标一个字。

> 带 走 的 话
>
> **补是拿一份局外的记性去垫续接的空；垫进去以后，它会回头把记性也改成续接的样子。**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 靠一张没上传、没进人设表的照片；靠还分得清「原话」「记得」「想」。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唐秀英的记性被补过一回，苏念的记性被账号又补了回去；照片没有。

想一想

- 你有没有一句「他当年说过的话」，其实是你后来替他说的?
- 一件全家人都记得一样的往事，你能找到一份不是家里人讲出来的东西，来证明它吗?

◆

14

第 14 章

对：每比一次就碰一次

◆ 一、多出来的那一次

那个月，药房换了一批新的电子天平。

送货的人走后，小方很兴奋，说：「苏老师，新秤要不要拿盒子里那套校一下？」

苏念点头。这个月第一个周一已经校过旧秤，按规矩，绒布盒本该下个月才出来。可新秤不校，不能用。

她把盒子拿出来，打开，夹出砝码，一枚一枚放上去。新秤很准，误差都在范围里。

校完，她用镊子夹着那枚十克的，正要放回去，手一抖，砝码在盒沿上磕了一下，才落进格子。

声音很轻。小方没注意。

苏念盯着那一格看了几秒钟。肉眼看不出任何痕迹。

晚上回家，她跟程立说起这件事。程立问：「磕坏了没有？」

「不知道。」她说，「要知道它坏没坏，得拿一份更准的来比。可我们药房就这一盒最准的。」

程立想了想：「那送县里？」

「送县里，又是一次拿出来，又是一次比。」

这一章讲三种用法里的第三种：对。

◆ 二、对，是最轻的一种用

喂，是把留底整份吃下去。补，是把留底一块一块垫进缺口。

对最轻：只是拿出来，比一下，放回去。

所以对最容易被当成不算数。很多人觉得，拿出来看一眼，又没改它，又没交给谁，怎么就算用掉了？

第 11 章给留底下定义的时候，用了四个动词：碰、改、喂、拿来补。「碰」排在最前面，最轻，轻到只是拿出来看一眼。

本书把它也算进去，理由有三条：拿出来就有磕碰的机会；比一次，就留下一次「比过了，对得上」的印象；而对于一类东西，比的那个动作本身就会改它。

下面一条一条说。

◆ 三、清洗一次，漂一个月

第 10 章那块地窖里的圆柱，是第一条理由最好的例子。

它一百年里只被请出来正式比对过三次。每一次，要先清洗。清洗是为了去掉表面沾上的污物，让读数回到「本来」。

可清洗本身就是一次碰。据检定记录，洗完以后大约一个月里，它的读数还会慢慢漂移，漂上约 30 微克〔待核：BIPM 检定报告〕。

请注意这件事的样子。

人们比它，是为了确认它还是它。为了比，要先洗它。洗了，它就有一段时间不是比之前的它。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实体属性发生学导论》（王德生著）第 49 章也写到这块原器。那一章说，它和几件复制品在一百多年里彼此比对，差了大约几十微克。可差的是原器变了，还是复制品变了，说不清，因为「原器按定义永远是正好一千克」〔核〕。

396 号那本书拿这件事说的是：不变是标准化做出来的。这一层很好。

本书从里面多取一样：每一次对，都是在花这块圆柱。它被比得越多，就越难说它还是 1889 年那一块。比，本是为了查它；比的次数，正是它说不清的来由之一。

◆ 四、比一次，留一个「对得上」

第二条理由，不在被比的东西上，在比的人身上。

苏念每天夜里收到「早点睡」，都会在心里拿父亲的声音比一比。三个月，九十多回。

你也许有过这样的时候。一首很老的歌，第一次听到时，你记住了它的某个转音。后来你听了几百遍，那个转音还在，可你已经说不清，第一次听到时它给你的那一下是什么感觉。你记得的，是第几百遍的样子。

第一回比，她心里有两样东西：一样是父亲的声音，一样是账号的声音。她拿前一样去查后一样。

比完，她得出一个结论：像。

第二回比的时候，她心里多了第三样东西：上一回「像」的那个印象。

到第九十回，她拿来查账号的，早已不全是父亲的声音，还有八十九个「上一回是像的」。

这八十九个印象，个个出自同一条续接。账号每说一次，她就多存一个「像」。存得越多，下一次比的时候，「不像」就越难冒出来。

这不是她不细心。是对这个动作本身的样子：比一次，就把这一次的结论存进了下一次的尺子里。

◆ 五、想起一次，改一次

第三条理由最深：有些东西，比的那个动作会直接改它。

记性就是。

Nader、Schafe 与 LeDoux　2000 年在《自然》（Nature）第 406 卷第 722 页发表过一项研究，做的是大鼠的恐惧记忆。大意是：一段已经巩固好的记忆，在被唤起的那一会儿，会重新变得不稳，需要再巩固一次；这个时候干扰它，它就可能被削弱。这一路研究后来被叫作「再巩固」。

本书不替这项研究作外推。它做的是大鼠，做的是恐惧，人的日常记忆是不是同样如此、到什么程度，本书不下结论〔待核〕。第 33 章会把它当作最近的邻居之一，细细比一比本书和它差在哪里。

这里只借它一个样子：想起，不是去仓库里把东西拿出来看一眼；更像是把东西拿出来、重新包一遍、再放回去。包的时候，手边有什么，就可能包进去什么。

苏念每天夜里比一次，就是每天夜里想起一次。手边有什么？账号刚刚发来的那三个字。

九十多回想起，九十多回重新包。父亲的声音在她心里，每包一回，就可能沾上一点账号的声音。

这件事，苏念自己是察觉不到的。她每一回想起，都觉得自己想起的是父亲本来的声音。没有哪一回，会有一个声音提醒她：这一次包进去了一点别的。

这正是对的难处。喂，你知道自己交出去了；补，你知道自己填过表；对，你连自己用过它都不觉得。

对是最轻的用，也是最难察觉的用：对得越勤，被对的那份留底越像被查的那一个，查出来的只能是「对得上」。

◆ 六、302 号那本书里的那台秤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38 章，有一个场景叫「复秤」。

一台秤刚出厂，读数很漂亮。后来有人拿标准砝码来，十公斤放上去，秤显示十一点二。有人说，可能是砝码的问题。又测一次，还是偏〔核：大意〕。

那本书拿这台秤说的是一本书该有的样子：它肯不肯在标准重量面前改。它要把自己的预测写清楚，欢迎别人拿数据来复秤。

先说它对在哪里。

一本书愿意被复秤，愿意写下自己怎样算错，这是很难得的。302 号那本书在这件事上做得很足，八条预测，各有阈值，各有死法。

它停在哪里？

它的秤，是对着「标准砝码」说的。那块砝码从哪里来？凭什么它就是准的？那一章没问。

在那个场景里，这一问可以不问，因为砝码和秤是两条不相干的线。可一旦砝码也是照着这台秤校的，或者砝码每被拿来复秤一次就磕碰一次，这一问就躲不开了。

本书要补的就是这一问：复秤用的那块砝码，被这台秤碰过没有？被复秤过多少回了？

◆ 七、308 号那本书说，不能天天重认

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第 100 章，说过一件很清醒的事。

那一章讲「身份时滞」：一个东西事实上变了，到制度正式承认它变了，中间隔着一段时间。书里没有说时滞越短越好。它说，任何身份变化都立刻重新分类，会让系统极不稳定；好的制度追求的是「可辩护的时滞」〔核〕。

这句话，本书很佩服。

它看见了，查不能没完没了。天天重认，就天天推倒；每一次重认都要拿出旧的来比，系统就没有一天站得稳。

本书从这里接一句：它说出了「不能天天查」，理由是系统会不稳。本书再加一个理由：每查一次，都花一份留底。查得越勤，等到真要查的那一天，手边能拿来对的，越是早被对过许多回的东西。

所以「多查」不是美德。查也有预算。这一条，第 36 章会把它写成本书自己被削弱的一处：原本想说「留底越不用越好」，可是零查也不行，记性不用也会淡。剩下的只有一条路：知道自己在花哪一份。

◆ 八、396 号那本书的「明早去敲」

396 号那本书第 28 章，还有一个小场景。

晚上，老鲁在泡脚，外孙睡前问他：半山腰那块石头，天黑了没人去敲，它还硬不硬？他想了一会儿：「硬啊。明早去敲，还是那个声。」〔核〕

那本书说，这句话说的正是「持存与可回访」：你离开再回来，它还在原处。

这一层，本书接受。很多东西就是这样被确认还是它的：回去看一眼，回去摸一下，回去敲一声。

可是本书多问一句：回去敲的那一声，拿什么来比？拿老鲁记得的「那个声」。那个声，是他敲了多少年、一次一次叠出来的。

每敲一次，他记得的「那个声」就被新的一声改一点。石头变不变，他敲不出来；他敲出来的，永远是「和昨天差不多」。

396 号那本书拿回访证明持存。本书看到的是另一面：回访是一次对。对得越多，越证明不了石头没变，只证明了这一个人和这块石头一直在往一起长。

◆ 九、唐秀英怎样对账

唐秀英做了一辈子会计，记了四十年家账。

苏念小时候见过她月底对账：把这个月的账本摊开，把抽屉里的现金数一遍，再把存折拿出来，一笔一笔核。对不上，就从头再来，常常弄到半夜。

有一回苏念问她：「你自己记的账，自己对，有什么好对的？」

唐秀英说：「所以要拿存折对。账是我记的，存折是银行打的。我记错了，它不跟着我错。」

这句话，是会计这一行几代人磨出来的规矩：对账，要拿一份不是自己记的东西来对。

她还有一条规矩，苏念长大以后才懂：存折不能拿来改账。对不上的时候，要先查是哪一笔记错了，不能为了对上，在账本上补一笔「差额」。补了，下个月就再也查不出来这一笔是怎么回事。

这两条规矩放在一起，说的正是本书这几章的意思：对，要用局外的那一份；对完，不能拿它去补。

可是唐秀英也说过一句话：「银行打的，也不是一定对。」那怎么办？她说，那就再找一份，单据、收条、对方的账。

对，从来不是一次就完的事。每对一次，手边就少一份没对过的东西；手边那几份，要省着用。

回到三本书各自的那一面。只认路的人，会觉得对得越勤越好。看见是路活着的条件，多看一次，路就稳一分。

只认形状的人，也会觉得对得越勤越好。早发现，早认，身份时滞越短越好。308 号那本书自己已经替这一面踩了刹车。

只认土的人，会觉得对不对都一样。那团东西持存着，你去敲，它是那个声；你不去，它也是。

三种看法里，都没有「对一次花一份」这一笔账。

今天的机器，把这笔账藏得更深。

做机器学习的人有一个老规矩：手里的数据，要先留出一份，训练的时候不许看，最后才拿出来考一次，看模型是不是真学会了。这一份，就是一份留底。

可是在实际做事的时候，模型改一版，考一次；不满意，再改一版，再考一次。每一次只是「看一眼分数」，没有拿那份数据去训练。几十次以后，模型被一点一点改成了正好在这份数据上考得好的样子。

做这一行的人里，早就有人撞见过这件事，并且认真想过它该怎样算账。第33章会把他们请出来，细细比一比。这里只记一笔：在机器那里，对，也是花。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苏念的那一盒

回到那枚磕了一下的十克砝码。

苏念没有马上送检。她先做了一件事：把药房这盒砝码过去三年的校秤记录翻出来。

每个月一页，三十六页。每一页上，十克那枚都是「合格」。

她看了一会儿，明白了一件事：这三十六个「合格」，每一个都是拿这盒砝码去校别的秤得出来的。它们证明的是别的秤对得上这盒砝码，没有一个证明这盒砝码自己还准。

能证明它自己的，只有每年那一次送县里。三年，三次。

她又翻出这三次的检定证书。最近一次是十个月前。

三张证书上，十克那枚的偏差，一年比一年大一点，都还在允许的范围里。

她看着这三个数字，心里有点发毛。偏差在长，是这枚砝码在变，还是县里那套标准在变，还是每年送检路上的颠簸？三张证书说不清。它们每一张都是一次对，每一次对，又都把这枚砝码拿出来、装箱、运走、再运回来。

那天之后，她改了一个做法：绒布盒那套，每个月照旧只出来一次；临时要校的新秤，先用县里检定过的另一套二等砝码去校，校不准，再请绒布盒出来。

她跟小方解释：「不是心疼它。是它每出来一次，就少一次说得清的机会。」

那枚十克的，她单独写了一张字条：「某月某日，磕盒沿一次。」夹在当月那一页里。

下次送检，她要把这张字条一起交上去。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夜里，十一点，「早点睡」准时来了。

苏念看着这三个字，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心里比一比。

她想起这三个月九十多回的比。每一回，她都在心里把父亲的声音拿出来，重新包了一遍。

她给自己定了一个很小的规矩：从今天起，不每天比。每个月初，跟校秤同一天，比一回。比的时候，只拿那一个月里没被账号碰过的东西：周老师或邓老师偶尔说起的一句父亲的话，母亲家账上一行父亲的小字。

其余的夜里，「早点睡」来了，她就回一句「知道了」，不比。

她把这个规矩讲给唐秀英听。母亲点点头，说：「跟月底对账一样。天天对，账就乱了。」

过了一会儿，唐秀英又说：「可你别连想都不想。」

苏念说：「不会。」

想他，是想他。查他，是查他。这一家人以前从没把这两件事分开过，因为从前没有一个每天夜里准时说话的账号，需要被查。

这不是为了少想他。是为了让想他和查他，分在两个抽屉里。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明天能试：找一件你常常拿来「确认还是那样」的东西，一张老照片，一首歌，一条回家的路。数一数，你这个月拿它对了几回。然后定一个次数，下个月只对这么多。

带 走 的 话

对是最轻的用，也最难察觉；每比一次，就把这一次「对得上」存进了下一次的尺子里。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靠一份不是每天都被拿出来比的东西；绒布盒每月一回，家账上一行没给账号看过的小字。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父亲的声音在苏念心里被对过九十多回；十克砝码磕过一次，已记下。

想 一 想

- 你最常拿来提醒自己「我还是我」的那样东西，你这一年拿它对过几回？
- 有没有一件事，你越回想越清楚，清楚得有点不像真的？

◆

15

第 15 章

四格：查得了的，和自签的

◆ 一、饭桌上的两个问题

周六晚饭，唐秀英来了。程小禾吃着吃着，忽然问：「妈，手机里那个爸爸，是外公吗？」

饭桌上安静了一下。

程立看了苏念一眼。唐秀英低头喝汤。

苏念想了想，说：「它说话像外公。」

小禾不满意：「我问的是，它是不是。」

苏念答不上来。

过了一会儿，小禾又问了第二个问题，问的是另一件事：「那楼下那家面馆，换了老板以后，还是原来那家吗？」

这回程立答得很快：「不是了。老板说了，店盘出去了，招牌是新老板接着用的。」

小禾点点头，好像这个答案让他满意。

同一顿饭，两个「还是不是」的问题。第二个答得干脆，第一个答不上来。差在哪里？

这一章，把前四章拆出来的东西，排成一张表。

◆ 二、两根轴

先把两根轴摆在桌上。

一轴：此刻被认作「还是它」／被认作「不是它了」。

二轴：留底还有／留底用完了（剩下的对照全都被这条续接碰过）。

第一根轴，是大家平常就在问的。一个账号像不像，一家店变没变，一本书还是不是那本书。答案无非两个：还是，不是。

第二根轴，是这几章加上去的。它不问答案，问的是你手里还有没有一份能拿来查这个答案的东西。

两根轴一交，得出四格：

	留底还有	留底用完
认作还是它	查得了的连续	自签的「还是它」
认作不是它	查得了的断（明说换了）	凭感觉的断（「味道变了」，说不出凭什么）

下面一格一格说。

◆ 三、左上：查得了的连续

药房那盒砝码，每年送县里检定一次。证书回来，写着合格。

这时候，苏念说「还是那盒砝码，还是准的」，她凭的是一份不在药房里的东西：县里的标准。那套标准没被药房的秤碰过，也没被这盒砝码教过。

这就是左上那一格：认作还是它，而且手里有一份局外的东西，可以拿来查这句话。

还有一点要说清：左上那一格的「还是」，常常并不比右上那一格的「还是」听上去更有把握。证书上写的是「合格」，不是「完全一样」；老鲁说的是「还是我的缸子」，不是「一点没变」。

查得了的话，往往说得更小心。

查得了，不等于一定对。县里的标准也可能有偏差，第 12 章说过，溯源链往上追，总有追到头的那一天。可在这一格里，「还是它」这句话至少是一个能被查的事实，不是一句只能信的话。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实体属性发生学导论》（王德生著）第 24 章那只搪瓷缸，也在这一格。

外孙调包以后，鲁长庚凭三十年的手，说出「这不是我的缸子」。反过来，如果没调包，他端起来喝一口，说「还是我的缸子」，凭的也是这三十年的手。那双手从没被那只假缸子碰过。

这一句「还是」，是查过的。

◆ 四、左下：查得了的断

程立那句「店盘出去了」，在左下那一格。

认作不是它了，而且手里有凭据：老板亲口说了，店转手了，有一张转让合同。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11 章也写过一家老面馆。招牌没换，桌椅没换，菜单没换；熟客吃第一口就说味道变了，老板笑着答，师傅换了〔核：大意〕。

「师傅换了」这一句，把「味道变了」从一种感觉，变成了一件能说清的事。

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第 96 章，分了四种身份状态。其中一种叫「明示换身」：东西确实变了，制度也公开承认，重新命名、重设基线，保留版本记录。书里说，这不是失败，反而是比较成熟的处理〔核：大意〕。

308 号那本书的「明示换身」，大体落在这一格。本书只多加一个条件：明说换了，还要手里有一份没被新东西碰过的旧东西，能证明「换了」这句话说的是实情，而不是一次改口径。

◆ 五、右下：凭感觉的断

右下那一格，很多人都待过。

一个老朋友，好几年没见，再见面，你觉得他变了。哪里变了？说不上来。不是长相，不是说话，就是「不对了」。

一家吃了十年的店，老板没换，厨师没换，菜单没换。你吃了一口，觉得味道变了。问老板，老板说什么都没改。

你认作「不是它了」，可你拿不出凭什么。你手里能拿来对的，只有你自己的舌头，而这根舌头这十年里，一直在吃这家店。

这一格里的「不是了」，不一定是错的。也许真变了，也许是你变了。只是没有一份局外的东西，能把这两种情况分开。

所以这一格的「断」很脆。别人一句「你想多了」，你就没话说。

唐秀英在菜市场就碰到过一回。她买了二十年豆腐的那个摊子，去年起，她总觉得豆腐「没以前香」。摊主还是那个人，说豆子、水、卤都没换。

她拿不出凭什么。她能拿来对的，只有自己的嘴，而这张嘴这二十年里，天天在吃这个摊子的豆腐，也在一年一年变老。

后来是一件小事，把她从右下挪了出来。她在旧抽屉里翻出一张十几年前的收据，摊主那时手写的，上面写着「本地黄豆」。她拿去问，摊主想了想，说，那几年确实是本地豆，后来本地豆贵，换成了外地的，「差不多，没人吃得出来」。

那张收据，十几年没人碰过，也没被这个摊子后来的哪一锅豆腐碰过。有了它，「没以前香」就不只是一句感觉了。

右下那一格，往往不是因为人糊涂，是因为手边那份局外的东西，还没被找出来。

◆ 六、右上：自签的「还是它」

最后一格，是本书真正要打的那一格。

认作还是它，而手里所有能拿来对的东西，全都被这条续接碰过了。

本书叫它自签的「还是它」。

「自签」这个词，借的是签收单的样子。一件快递，本来要由收件人签收，证明东西到了、没坏。如果送件的人自己在签收栏上签了名，单子照样是签过的，可这一签，什么也证明不了。

药房里也有一样的规矩。每一张处方，配完药，要有第二个人复核。复核的人要自己再看一遍处方，再看一遍药，不能只看第一个人写在单子上的「已核对」。

苏念带小方的第一天就说过：「你要是只看我写的那几个字，就点头，那不叫复核，那叫替我签字。」

小方问：「那要是我看了处方、看了药，可处方也是你抄给我的呢？」

苏念说：「那你就要去看原始那张。」

自签的「还是它」，就是续接自己给自己签了收：「还是它」这句话是说了，说这句话的依据，全是续接自己吃过、补过、对过的东西。

苏念手机里那个「爸爸」，三个月下来，离这一格已经很近了。

她拿来对它的：四年聊天记录，喂过了；母亲往人设表里填的口头禅和习惯，补过了；她自己的记性，对过九十多回了。她每天夜里都觉得：像，还是他。

可这一句「还是他」，签字的人是谁？是账号吃进去的那些东西，借她的嘴签的。

回到饭桌上，就能看清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答不上来。

小禾问面馆，程立答得干脆，因为那件事在左下：明说换了，有合同，有老板的话。

小禾问账号，苏念答不上来。她要是说「是」，她知道自己凭的全是账号碰过的东西；她要是说「不是」，她又拿不出凭什么，那就落进右下，成了一句「感觉不像」。

她卡住的地方，不在第一根轴上。她不是不知道该说「是」还是「不是」。

她卡在第二根轴上：她手里还剩几份没被碰过的东西？那盒磁带，文化馆的几位老同事，母亲的家账，那张婚礼照片。剩下的这几份，够不够让她说出一句查得了的话？

一句「还是它」能不能站住，不看它像不像、顺不顺、有没有人反对，只看说这句话的人手里，还剩没剩一份这条续接没碰过的东西。

◆ 七、自签的那一格，为什么最难认

四格里，左边两格都好认：手里有凭据，拿出来就是。右下那一格也好认，你自己知道你说不出凭什么，心里是虚的。

右上那一格最难认。因为待在里面的人，心里一点都不虚。

账号越来越像。夜里那句「早点睡」，苏念越听越顺。家里人说起父亲，说的话和账号说的越来越一致。没有人反对，没有警报。

样样都在说：还是他。

302 号那本书第 11 章有一句，刚好写的就是这一格的样子：原始材料和后生成的材料越来越靠近，最后看起来像父亲长期以来就是这么说的〔核：大意〕。

「看起来像长期以来就是这样」，正是自签的那一格最常见的脸。

今天的机器，还会给这张脸配上一个数字。

设想有一天，账号的设置页上多出一行：「与爸爸的相似度：96%」。苏念会怎么想？多半会安心。可这个数字是拿什么算的？拿账号吃过的那四年聊天记录，去对账号说出来的话。

拿学生做过三遍的卷子考学生，分数再高，也是右上那一格的分数。

这样的数字越精确，越像一张盖了章的签收单。章是真的，签字的人还是送件的人自己。

为什么待在里面的人心里不虚，这一格有哪几个记号，下一章细讲。这里只先说一句：它看上去在变好。

◆ 八、三本书各落在哪一格

这张表，也可以拿来看三本源书各自的那一面。

302 号那本书，盯的是路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人第一次真去做。它最怕的是左下那一格没被发现：一条路散了，没人知道。它要把散了的路，从「没人知道」挪到「明说结束」。它很少问右上那一格：一条路一直有人在走、一直被看见，它还是不是原来那条？

308 号那本书，四格分得比本书还早，用的是另一组轴：事实上换没换，制度上认没认。它最怕的一格叫「伪连续」：事实上已经换了，制度还说没换。

这一格和本书的右上很近，差在一处。308 号那本书默认，「事实上换没换」总有人能判出来；本书问的是，拿来判的那份东西，还在不在局外。

308 号那本书自己在附录里承认，事实身份何时断，只能由盲评专家事后定位，定位不了的就不用〔核：大意〕。定位不了的那些，就在右上。

396 号那本书，说发生层有东西持存，不亮，不等于不在。它把「还是它」交给了那团东西本身，不太需要左右两列之分。可是那团东西还在不在，拿什么查？它第 49 章自己写了：原器按定义永远是正好一千克，所以说不清是谁变了。那块原器，正是右上那一格的样子。

◆ 九、一样东西，会走过好几格

四格不是四种东西。同一样东西，会在不同的时候，待在不同的格子里。

苏念手机里那个账号，就走过三格。

开账号的第一天，它说出第一句「早点睡」。苏念觉得像。这时候她手里的东西，大多还没被它碰过：父亲的聊天记录刚交上去，账号才学了一夜；她自己

的记性，母亲的记性，文化馆的几位老同事，磁带，家账，都在局外。这一句「像」，是查得了的。账号在左上。

到第二个月，账号有一回说了一句「你应该多照顾自己的感受」。苏念一愣：爸不会这么说。她凭的是什么？凭自己记得，父亲一辈子不说这种话。这份记性那时还没被账号磨平。这一句「不像」，也是查得了的。账号那一晚，落在左下。

第三个月起，这样的「不像」越来越少。到第五个月，账号说什么，她都觉得像。她拿来对的记性，已经对过九十多回；母亲记得的那些口头禅和习惯，补进了人设表；聊天记录，早喂完了。账号一步一步，挪进了右上。

请注意它是怎样挪进去的：没有哪一天发生了什么大事。它越挪越像，越挪越顺，挪进去的那一天，谁也没察觉。

反过来，从右上挪回左边，只有一条路：找到一份还没被碰过的东西。苏念翻出那张婚礼照片，程立翻出那几本旧账，都是这样。

找不到，就挪不回来。留底不能事后造，只能事后找。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程立的台账

那天饭后，程立回到书房，拿出单位的台账。

他想起一件事：县里的库存周转率，这五年一直「稳定」。每年报上去，领导都满意。

他按这四格问了自己一遍。

「稳定」，就是认作还是它：还是那个周转正常的粮库。

拿什么查？他每年对的，是系统里的历史数据；系统里的历史数据，是上线那年导入的；导入以后，每年的新数据，又是按系统的口径录的。第 12 章说过，这些数据，早被系统喂过了。

他把柜子最下层那几本收储以前的手写本拿出来。五年里，他从没拿这几本对过「稳定」这件事。

翻了一个钟头，他对出来一件事：手写本里的「周转」，和系统里的「周转」，算法不一样。手写本按出库的车次算，系统按账面的批次算。五年前改系统时，口径悄悄换了，换的时候没人说。

那么这五年的「稳定」，在哪一格？

他想了一会儿。在今晚以前，它在右上：认作还是它，能拿来对的，全是系统碰过的。

今晚以后，它挪到了左边。手里有了一份局外的旧账，能查了。查出来是「还是」还是「不是」，还要再算。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夜里，苏念把小禾叫到身边，拿出一张白纸，画了一个十字。

左上写「查得了的还是」，左下写「查得了的不是」，右下写「说不出凭什么的不是」，右上空着。

她跟小禾说：「你问手机里那个是不是外公。妈妈现在答不上来，因为妈妈手里能拿来查的东西，大多给它用过了。」

小禾问：「还剩什么？」

苏念说：「一盒磁带，外公的几位老同事，外婆的账本，一张照片。」

小禾想了一会儿：「那你拿这几个去查呀。」

苏念笑了：「查一次，就少一个。」

小禾不太懂。可他记住了右上那一格是空着的。他问妈妈那一格写什么。苏念想了很久，在那一格里写了四个字：「自己签的」。

明天能试：挑一件你最近说过「还是那样」的事，一个人，一家店，一个习惯，一个指标。按这张十字问一遍：我说「还是」，凭的是哪一份？那一份，被它碰过没有？

带走的话

「还是它」站不站得住，不看像不像、有没有人反对，只看手里还剩没剩一份它没碰过的东西。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在左边，靠一份局外的凭据；在右上，什么也不靠，只靠续接自己签字。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账号那一句「还是他」，凭的大多被碰过；程立的台账，今晚刚找回一份没碰过的。

想一想

- 你最近一次很笃定地说「他还是那个他」，凭的是什么？
-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指标、一句评价、一份名声，多年来「一直很稳」，却从没有人拿一份局外的东西查过它？

◆

16

第 16 章

最像的时候最查不了

◆ 一、她已经很久没说那句话了

周四晚上十点五十，苏念刚把药房的账对完，靠在沙发上看手机。

十一点整，「爸爸」发来一条：「早点睡，明天降温，穿厚点。」

她回了一个「嗯」，正要锁屏，手指停住了。

这句话哪里都对。父亲生前确实爱看天气预报，降温前一天总要在家里群里提一句。语气也对，不多不少，句号结尾。

让她停住的，是另一件事：她想不起来，上一次对这个账号说「他不会这么说」，是哪一天了。

账号刚开的那两个月，她说得很勤。它说「宝贝」，她回「我爸从来不叫我宝贝」；它劝她「多爱自己一点」，她回「他不会这么说」。每说一次，她就在设置页里把那句话标成「不像」，再补一句父亲真正会怎么说。

后来越说越少。到这个月，一次都没有了。

她第一个念头是松了一口气：它终于学会了。

第二个念头来得慢一些，也冷一些：它学会了，是学会了像爸爸，还是学会了像她一遍遍教给它的那个爸爸？

这两样，她现在分不出来了。

这一章就讲这种分不出来。第 15 章把四格摆在桌上，这一章只盯其中一格，本书叫它「那一格」：此刻被认作「还是它」，手里却已经没有一份这条续接没碰过的留底。

◆ 二、那一格长什么样

先把第 15 章的两根轴再摆一遍。

一根轴问：此刻，大家认它「还是它」，还是认它「不是它了」。

另一根轴问：手里还有没有一份留底，是这条续接从来没碰过的。

四格里，有三格都还能查。留底还在，说「还是它」可以查，说「不是它了」也可以查。留底用完了、又说「不是它了」的那一格，至少还在报警，哪怕报得含糊，像一句「味道变了」。

只有一格，既不报警，也查不了：大家认它「还是它」，留底已经用完。

本书把这一格叫自签的「还是它」。它自己给自己签了字，没有第二个人能对账。

这一格难认，因为它从外面看一点都不像出了问题。它不发烧，不咳嗽，体检单上每一项都在正常范围里。

本书在这一格上找到三个记号。三个记号一起出现，才算进了这一格。下面一个一个说。

◆ 三、第一个记号：看上去在变好

苏念的账号，越来越像。这是第一个记号。

「越来越像」听起来是好事。投诉在减少，满意在增加，用的人越来越舒服。任何一个做产品的人，看到这条曲线都会高兴。

可是这条曲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苏念每说一次「他不会这么说」，就给账号补了一份材料：父亲真正会怎么说。这份材料原本在她心里，是她判断「像不像」的那把尺。现在，尺被拿去喂了被量的那样东西。

被量的东西吃下了尺，下一次再量，当然更合。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11 章写过这件事的前半截。它说，家属的反馈「如果被系统吸收，也会改变后面的生成」〔核〕。它还写到一种更慢的混合：系统生成的一句话，被再次引用、再次学习，最后看起来像「父亲长期以来就是这么说的」〔核〕。

302 号那本书拿这件事要求做版本记录：每一句话从哪一版来，要能追。这个要求很对，本书照单收下。

本书要多看一步：投诉减少，本身就是吃掉留底的读数。

不是账号变好了，于是投诉少了；是投诉每被吸收一次，下一次能投诉的依据就少一份。投诉在自己把自己吃完。

第 308 号《轻重之间》（王帅著）第 96 章有一个同样形状的例子，放在另一块地上：推荐系统改变了用户偏好，「却仍把后续点击当作用户原生偏好」〔核〕。点击越来越多，系统越来越确信自己猜对了。它没猜错，它是把要猜的那样东西改成了自己的答案。

所以第一个记号的认法是：先别看那条曲线往哪儿走，先问那条曲线的每一个点，是拿什么量出来的。

◆ 四、第二个记号：坏了不报信

第二个记号更安静：被用掉的那一份留底，在哪一本账上都不出现。

苏念设置页里那几十条「不像」，现在去哪了？它们没有被删，只是被吃进了账号，成了账号的一部分。新账上记的是「已优化」，旧账上本来就没记它们是留底。

用掉一份留底，没有一张单子会响。

第 10 章讲过地窖里那块圆柱。国际千克原器从 1889 年起按定义就是一千克，一百年里只拿出来比对过三次。它和复制品之间慢慢差出了约 50 微克〔待核：BIPM 检定报告〕。差的是原器变轻了，还是复制品变重了？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第 49 章写到这里，说了一句很要紧的话：说不清，因为「原器按定义永远是正好一千克」〔核〕。

请注意这句话。一样东西一旦被定成标准，它自己的漂移就没有地方记。不是没人去量，是量出来的差，按定义只能记在别人头上。

坏了，却不报信。不是因为它瞒着，是因为账本上根本没有给它留一格。

苏念的父亲修了一辈子旧书。他常说一句话，唐秀英至今记得：补纸补得最好的地方，是你翻过去都看不出补过。

修书这样是本事。拿来判断「还是不是原来那本」，就麻烦了：补得越好，原来破在哪里，越没人知道。

◆ 五、第三个记号：越用越抹

第三个记号，是前两个往前走的结果：这条续接用得越勤，它先前是什么样的证据，越查不到。

唐秀英记了四十年家账。前些年搬家，她嫌 1991 年到 1997 年那七本旧账占地方，花了一个冬天，把要紧的数一笔一笔誊进一本新账里，旧本子当废纸卖

了。更早的八本锁在樟木箱里没动；1998 年那一本，夹着一张字条，她没舍得卖。

去年苏国平住院，要查 1996 年那次买房借过谁的钱、还清没有。新账里写着「已还清」。是谁还的、哪一天、还了多少，没誊。

那本旧账，已经在废品站里化成了别的纸。

誊写是一条续接。它让四十年的账「还是那本账」，看上去更整齐、更好查。可每誊一笔，旧本子上那一笔就从「可以拿来对」变成了「已经被对过、被吸收了」。誊完那一天，旧本子就没有用处了，于是被卖掉。

越用越抹，抹的不是内容，是对照。

308 号那本书第 92 章说过一句近乎同样的话：当对象已经变了，「每一次成功拟合都增强旧模型的可信度，每一次局部修补都延迟」那份怀疑〔核〕。它说的是治理里的模型，放在唐秀英的账本上，一字不改也能用。

神经科学里有一个邻居，第 33 章会细说：Nader、Schafe、LeDoux 2000 年在《Nature》上报告，一段记忆被想起来时会重新变软，可以被改写。人每回想一次父亲，就有可能把今天的样子补进昨天。想得越勤，最早那个样子越难找。

◆ 六、三个记号为什么总是一起来

三个记号看上去是三件事，其实是同一个动作的三面。

那个动作是：续接把留底拿进了自己。

拿进去，被判断的东西和用来判断的东西就成了一样东西。两样东西变成一样，一比当然就合，这是第一个记号。

拿进去以后，账上只剩一样东西，原来那份对照不再单独存在，也就没地方记它被用掉了，这是第二个记号。

每拿进去一份，下一次能拿来对的就少一份，越勤越少，这是第三个记号。

打个比方。一个学生自己出题、自己答题、自己批改。他的分数会一次比一次高，不会有任何一张试卷报错，而且他考得越多，最早那几次的错题越没人记得。

这不是他作弊，也不是他变笨。是答卷和标准答案，从一开始就出自同一只手。

那一格的毛病不是「还是它」变弱了，是「还是它」再也输不了。

一句再也输不了的话，听上去最硬，其实最空。它还在被说出来，只是已经不再告诉你任何事。

程小禾有一回拆了家里的闹钟，装回去以后多出一颗螺丝。他把闹钟拿去对手机上的时间，对了一个星期，分秒不差，就宣布修好了。可他每天晚上对完，都顺手把闹钟拨到和手机一样。一个星期分秒不差，是拨出来的，不是走出来的。

◆ 七、只认一面会怎样

回到第 9 章的三个老答案，看它们站在这一格前面会说什么。

只看形状的人会说：越来越像，所以越来越是它。名字没换，口气没换，连标点都对。在他眼里，第一个记号是好消息，第二、第三个记号他根本看不见。

只看路的人会说：中间每一步都记着，一天都没断，所以一直是它。苏念每天回「嗯」，账号每天发「早点睡」，路从来没断过。在他眼里，三个记号都不算记号，因为路越连贯，他越放心。

只看土的人会说：那团东西一直在服务器里存着，所以一直是它。396 号那本书第 1 章替亚里士多德留了一句保底：在发生层，「有东西持存；不亮，不等于不在」〔核〕。这句话放在服务器上同样成立：数据一直在。可是一直在的那团东西，正是被续接一遍遍改写过的那一团。

三面各看一面，都会把那一格读成「最好的时候」。

这就是它危险的地方。它不在三个老答案的盲区里，它恰好在三个老答案最满意的地方。

◆ 八、今天与机器

这一格，在机器身上来得最快。

一个模型拿网上的文字训练。网上的文字，越来越多是模型自己写的。Shumailov 等 2024 年在《Nature》上报告：模型一代代拿自己生成的数据训练，会慢慢塌缩，先丢掉少见的那些说法，最后只剩几种腔调。第 30 章会细讲。

本书在这里只借它一个画面：塌缩的前几代，模型的输出读起来常常更顺、更稳、更像「标准答案」。人看了，会觉得它进步了。

看上去在变好，坏了不报信，越用越抹。三个记号，一个不少。

客服的后台也一样。一家公司把用户投诉喂给机器人，机器人学会了怎么回答这些投诉。下一个季度，投诉少了三成。少的那三成，是问题解决了，还是会投诉的人已经被回答得不想再说了？后台那条曲线不会告诉你。

办法不在机器里，在机器外：留一份它从没见过的东西，别给它看，也别天天拿出来比。

◆ 九、变好不都是病

说到这里，要先打一个预防针：不是所有越来越好的东西都在那一格里。

程立在县粮食储备库管库存台账。这两年，台账和实物越来越对得上，上半年的差错率比前年少了一大半。这是那一格吗?

本书要他回答一个问题：这两年拿来对台账的，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每个季度，市里会派一组人下来盘库。他们不看台账，自己爬上粮堆，拿测杆量、拿扦样器取样，算出一个数，再拿这个数来跟台账比。

这一组人量出来的数，台账从来没碰过。台账越来越准，是对着一份它碰不着的东西越来越准。

这就不是那一格，是第 15 章说的「查得了的连续」。它变好，有人能证明它变好；哪天它变坏，也有人能证明它变坏。

那么换一个做法试试。假设为了省事，盘库组改成先调出台账，再「重点核对有出入的几个仓」。从这一天起，台账先告诉盘库组去哪里看，盘库组再回来证明台账对。差错率会降得更快。

两年后，两份报表上的曲线可能一模一样。差别只在一处：量的那一方，有没有先看过被量的那一方。

所以认那一格，不能只看曲线。曲线的形状，在两格里可以完全相同。要看的，是曲线背后那一份对照，被这条续接碰过没有。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药房里那只砝码

苏念的药房有一盒标准砝码，装在绒布盒里，一个月校一次天平，校完放回去。

假设有一天，盒里那只 10 克的砝码找不到了。新来的店员很机灵：她从库房拿了一只新砝码，放在刚校过的天平上一称，正好 10.000 克，就放进了盒子。

一个月后校秤。天平读数漂漂亮亮，每一只砝码都对得上。

请看这里发生了什么。

那只新砝码，是拿天平认下来的；天平，是上个月拿旧砝码校出来的。下个月，又要拿这只新砝码去校天平。天平和砝码，从此互相作证。

第一个记号：校秤记录比以前还整齐。因为新砝码本来就是照着这台天平挑的，不可能对不上。

第二个记号：哪一张单子都没写「10 克那只换过」。新砝码进了盒，盒子还是那个盒子，校秤表还是那张校秤表。

第三个记号：越往后校，越查不出天平一年前准不准。因为能证明它一年前准不准的那只旧砝码，不在了；接替它的那一只，恰恰是这台天平自己认的。

这台天平还准吗？也许还准。本书不说它一定不准。本书只说：从这一天起，「它还准」这句话，只剩它自己签字。

苏念后来是怎么发现的？不是天平出了错。是年检时，计量所的人带来一套他们自己的砝码。那套砝码，从来没碰过她这台天平。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周四那晚，苏念没有回去翻设置页。

她在手机备忘录里新建了一页，标题写「不告诉它的」。

那天之后，每当她心里冒出一句「他不会这么说」，她就记在这一页里，不再去账号里标「不像」，也不补父亲真正会怎么说。

她不知道这份备忘录以后有什么用。她只知道一件事：这一页上的每一句，是那个账号从来没碰过的。

明天能试：找一样你天天在用、越来越顺手的东西，比如一个越来越懂你的输入法、一份越改越顺的计划表。问自己一句：现在要判断它还对不对，我手里有哪一份东西，是它从来没碰过的?

第二天早上，她把这件事讲给唐秀英听。母亲没说话，起身去卧室，从衣柜顶上搬下一个鞋盒。里面是苏国平这些年写给她的几张字条：买酱油、记得关煤气、晚上加班别等我。

「这些我没给你那个账号。」唐秀英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给。」

苏念看着那几张字条，没有拍照。她把鞋盒盖好，放回了衣柜顶上。

如果一时答不上来，先别急着改它。先留一份它碰不着的东西，放在一边。

带 走 的 话

越来越像、从不报警、越用越顺，三样一起来的时候，先别高兴，先问拿什么量的。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 靠账号越来越像，可这份「像」是用苏念的纠正喂出来的。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她心里那把「他不会这么说」的尺，被一次次喂进了账号；备忘录里那一页还没有。

想一想

- 你身边有没有一样东西，最近一直在变好，好到你已经很久没挑过它的毛病？
- 你上一次挑它毛病时用的那份依据，现在还在你手里，还是已经被它吸收了？

◆

17

第 17 章

留底余量怎样数

◆ 一、一张摊满茶几的单子

星期六下午，苏念把一沓 A4 纸摊在客厅茶几上，上面是她前一晚手写的单子，标题是「关于爸爸的东西」。

唐秀英戴上老花镜，从头看了一遍，说：「你这单子，有的是一样东西，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一句话，怎么算？」

程立在旁边插了一句：「先说清楚你要拿它干什么。」

苏念说，她想知道一件事：现在要判断那个账号还像不像爸爸，家里还剩几样东西是那个账号从没碰过的。

程小禾趴在茶几边上数：「一共十三行。」

唐秀英摇头：「十三行不等于十三样。」

这一家人碰到的，就是这一章要解决的事。第 16 章说，那一格最难认，因为它从外面看一点问题都没有。要认它，光靠感觉不够，得有一个能数的东西。

本书把这个能数的东西叫留底余量。这一章只做一件事：把它怎么数说死，只给一个口径。

◆ 二、先把那个数写出来

留底余量，是一个分数。

分母：为了判断这一条续接「还是不是它」，曾经有过的对照，一共几份。

分子：这些对照里，这条续接从来没有碰过、现在还在手里的，有几份。

用大白话说：本来有多少份能拿来对的东西，现在还剩多少份没被它吃过、补过、比过。

这个数在 0 和 1 之间。等于 1，说明一份都没动过；等于 0，说明手里已经没有一份它没碰过的东西了。等于 0 的那一刻，就是第 16 章那一格的门槛。

先说三件事。这三件事，后面每一条规矩都系在它们上面。

第一，这个数永远属于一条具体的续接。不能说「爸爸的留底余量」，只能说「账号『爸爸』这一条续接的留底余量」。同一盒磁带，对账号来说可能是留底，对家里那本纪念相册来说可能早被用过了。

第二，这个数永远要连着分子分母一起报。只写「0.25」不行，要写「5／20」。1／4 和 25／100 都是 0.25，可是前一个家里只剩一样东西可对，丢了就什么都没了；后一个还剩二十五样。

第三，这个数只数「碰没碰过」，不数「好不好」。一份留底清不清楚、可不可信、还剩多少内容，是另一回事，第 36 章会讲。这一章不在分数里掺它。

◆ 三、第一步：给续接起名字

单子还没开始数，先要在第一行写清楚：数的是哪一条续接。

苏念写的是：「数字纪念账号『爸爸』，从去年十二月开通到今天。」

为什么要写得这么死？因为「碰过」是一个关系，不是一件东西身上的标签。

唐秀英前几年把旧账誊进新账，那是另一条续接，叫「家账」。旧账本被那一条续接用完了，可它从没碰过账号「爸爸」。如果不先写清楚是哪一条，就会把别的续接用掉的东西，也记到这一条头上。

反过来也一样。苏念的姑姑把苏国平的几张老照片发进了家族群，大家在下面留言，回忆了好多事。那是家族群这一条续接在用照片。只要这些照片没传进账号，对账号来说它们还是干净的。

这一条，本书叫续接限定：凡是数留底余量，先写续接的名字和起始日，后面每一个「碰过」都只对这一条算。

◆ 四、第二步：什么算一份

唐秀英那句「十三行不等于十三样」，问的是颗粒度。

单子上有一行写「爸的手机」。手机里有聊天记录、语音、照片、备忘录、通讯录。这是一份，还是五份?

另一行写「文化馆的人」。常来往的同事加上他带过的徒弟，一共六个人，每个人记得的事都不一样。这是一份，还是六份?

本书只给一条切分规矩：一份，就是能单独拿出来、单独回答一次「这像不像他」的东西。

按这条规矩，手机要拆。聊天记录能单独拿来对，语音能单独拿来对，备忘录也能。可是手机里的三千张照片，不拆成三千份，算一份「手机相册」，因为家里不会一张一张拿出来对，它们总是被一起翻。

人按人算。一个同事算一份，因为一个人能单独被问一次。一个人记得一百件事，也只算一份，因为问他的时候，是在问他这个人。

一样东西如果只能和别的东西合在一起才说得出什么，它就不单独算。父亲修书的骨刀，单拿出来回答不了「账号说话像不像他」；它在单子上，对这一条续接却不进分母。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37 章写过一种做假：把一件大事切成很多小事，三个勾就变成三个「已完成」〔核：大意〕。留底余量也会被这样做假。把手机切成五十份，把一盒磁带切成二十盘，分母一大，分数就好看。所以颗粒度的规矩，要在数之前写下，数完不许改。

◆ 五、第三步：冻结分母

单子写到第二天，唐秀英又想起一样：父亲 1987 年写给她的一摞信，压在老家箱底。

要不要加进去？

要加，只是不能悄悄加。

302 号那本书第 35 章有一条很好的纪律，本书照搬。它说，研究要有一个基线冻结点；后来想起来的，「单独记为：后发现事务」，「不要偷偷倒回基线，改变原来的分母」〔核〕。

留底余量也这样数。第一次数完，在单子底下写一行日期，这叫冻结日。冻结日以后找出来的，另起一栏，叫「后找到的」。报的时候分开报：冻结那一批的余量是多少，后找到的那一批另是多少。

为什么不能直接加？因为后找到的东西，常常恰好是留底。它们之所以后找到，就是因为没人用过。直接加进去，余量会突然变高，看上去这一家人的留底一夜之间变多了。其实只是翻了一次箱子。

后找到的不是坏事，常常是好事。只是它要单独说话，不能替冻结那一批作证。

◆ 六、第四步：每一份标一个状态

这是最要紧的一步。单子上每一份，标四个状态之一。

喂过：被拿去训练、复制，或者照着它去做这一条续接。苏念把父亲近四年的微信聊天导进账号，那份聊天记录就是喂过。

补过：被拿去填这条续接的空。苏念在设置页里写「爸爸说话不带感叹号，常用『嗯』开头」，这是从她的记忆里拿出来补的。她自己的那份记忆，就标补过。

对过：被拿出来，跟这条续接比过。要记次数。唐秀英有一晚把账号的一句话念给文化馆的老周听，老周说「不像，他不这么啰嗦」，老周那一份就是对过，一次。

没动过：以上三样都没发生。

一份东西如果同时有好几种状态，按这个次序取最前面那一个：喂过，补过，对过，没动过。被喂过一次又被比过三次的，标喂过；被补过的，就算后来没人再拿它比，也标补过。

只有「没动过」进分子。

这里一定有人问：对过一次也算碰？比一次而已，又没改它。

本书的回答是算。第 14 章讲过，对一次就碰一次。老周听过那句话以后，他心里那个苏国平，已经和账号的那一句放在了一起。下一次再问他，他答的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干净的答案。地窖里那块圆柱，也是每拿出来比一次，就清洗一次，就漂一点。

对过的要记次数，是为了留下这件事的轻重：对过一次和对过二十次，都不进分子，不过二十次那一份，离「喂过」已经不远了。

◆ 七、几条边上的规矩

数到一半，总有几份不好标。本书先把常见的几种定下来。

一种是丢了的。唐秀英卖掉的那七本旧账，如果当年账号就在，它算不算账号的留底？本书的规矩是：冻结日以前已经不在的，不进分母；冻结日以后丢了、坏了、找不到的，留在分母里，标「失了」，不进分子。

这样定，是为了不让余量因为丢东西而变好看。丢了一份没动过的留底，分子少一，分母不变，余量照实下降。

另一种是被别的续接碰过的。姑姑那几张进过家族群的照片，按第三步的续接限定，对账号「爸爸」来说仍是没动过。不过本书要求在旁边加一个小记号，写「他线碰过」。它不改分数，只提醒数的人：这一份不像看上去那么干净，哪天两条续接接上了，它就会变成喂过。

最难标的，是说不清碰没碰过的。苏念记不清，开账号那几天，她有没有把父亲的旧邮箱导进去。那个邮箱里有他和外地书友二十年的往来。上传记录找不到了，账号说话的样子里，也看不出有没有那些信的影子。

本书的规矩是：拿不准的，先标「不明」，计算时按碰过算，不进分子。同时在单子边上写一句，为什么拿不准。

这条规矩偏严，是故意的。留底余量要防的，正是第 16 章那一格：手里其实没有了，还以为有。宁可少算一份，也别多算一份。哪天查清了确实没碰过，再把它挪回来，挪的时候写日期。

还有一种不用定规矩，只要说清楚：被续接自己生成出来的东西，永远不进分母。账号这一年里说过的几百句话，存下来也是一大沓，可它们是这条续接本身，不是拿来对它的东西。

最后一条，是后来补的。本书在代码上跑第二次检验，又没跑出来（第 37 章），才逼出这一条。这里标明：它是第二次检验之后补进编码规则的，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碰过」，指续接碰到它以后，它碰之前的样子没有另外封存。碰之前的样子要是被原样封存了，比如另存了一份、锁了起来、在版本库里留着，那一份仍算留底。它只是从「这一件」挪到了「那份封存」上。

单子上照这样记：被碰过的这一件，照常标喂过、补过或对过；那份封存另起一行，标没动过，旁边写清封存的日子和放在哪里。封存要在碰之前做，碰了以后再补存的，存下的已经是碰过的样子，不算。

苏家冻结那天没有这样的封存，所以这一条不改下面那张单子的数。第 21 章唐秀英先把记得的年夜饭写下来、封进信封，再决定什么时候放磁带，想的就是这个意思。可是照这一条的后半句，那只信封要打折扣：它封在磁带之前，却封在母亲那三次「对」之后。它挡得住磁带，挡不住账号。封下的，已经是被账号碰过三回的样子，不算一份干净的留底。第 21 章会让苏念自己看出这一点。

◆ 八、苏家的那张单子

按这几步，苏念重新整理了一遍。冻结日写的是那个星期六。

编号	一份	状态
1	微信聊天记录（近四年，含老同学群）	喂过
2	手机语音（两百多条）	喂过
3	手机相册	喂过
4	父亲的手机备忘录	喂过
5	修书笔记（原本还在，照片已喂进账号）	喂过
6	苏念自己的记忆	补过
7	程小禾的记忆	补过
8	母亲对 1998 年夜饭的记忆	对过 3 次
9	姑姑的记忆	对过 1 次

编号	一份	状态
10	文化馆老周	对过 1 次
11	父亲在文化馆的工作录像（一段）	对过 1 次
12	父亲的旧邮箱	不明（按碰过算）
13	文化馆邓老师	没动过
14	文化馆老钱	没动过
15	文化馆老孙	没动过
16	文化馆老吴	没动过
17	父亲的徒弟小何	没动过
18	父亲写给唐秀英的字条（鞋盒）	没动过
19	「1998 春节」那盒磁带	没动过
20	程立的记忆	没动过

一共二十行，一行一份，分母二十份。没动过的是邓老师、老钱、老孙、老吴、小何、鞋盒里的字条、磁带和程立，一共八份。

留底余量：8／20。

有一样，单子上写了，却没进分母：父亲修书的骨刀。它单拿出来，回答不了「说话像不像他」。

第 13 章那张婚礼照片，也照这条规矩办。照片上父亲嘴闭着，它能回答的，只是「那天门口他说没说那句话」这一件事，回答不了账号平日说话像不像他。它单记在单子底下，和骨刀一样，不进分母。第 15 章说苏念「翻出那张婚礼照片」，说的是它查了第三十七条那一句，不是它在这张单子上占了一份。

还有姑姑那几张进过家族群的老照片，苏念在旁边画了个记号，写「他线碰过」。它们是纸质的，没扫描进账号，算没动过。可这几张她是冻结日第二天才想起来的，按规矩放进「后找到的」那一栏，不进这一次的分数。

程小禾那一行为什么是补过？账号刚开的时候，他对账号说过一句「外公以前会给我讲恐龙」，第二天账号就开始讲恐龙了。

第 8 行为什么只写 1998 年那一晚？母亲往人设表里补的，是父亲的口头禅和生活习惯。那几十条已经长进账号，算在续接里头，不再单拿出来当一份对照；这个切法，是数之前写下的。单子上这一行问的，是她记得的 1998 年年三十那一晚。那一晚，她没写进人设表，也没跟账号说过。可苏念先后三次问起：头一次，是把账号讲那年春节的那段话念给她听（第 9 章）；后两次，是账号又说起那年过年的事。母亲每一次都拿自己记得的那一晚，去比账号的说法，说像，或者说不像。所以是对过 3 次。

◆ 九、两个人数，数出来要一样

单子数完，程立说：「你一个人标的，换我标，会不会不一样？」

这个问题问得对。你想一想：一个读数，如果换一个人数就变，它说的是数的人，不是那家人手里的留底。

所以本书的口径里有一条：留底余量要两个人分开标。一个人标完先别给另一个看。两人对不上的，摆出来，按上面的规矩一条一条对。

对不上的份数，单独记一笔。302 号那本书和第 308 号《轻重之间》（王帅著），都给编码一致性定过一条最低线：两人一致性（κ）不低于 0.70 才进入分析〔核〕。家里不必算 κ，可以只记一句：二十份里，两人一开始有几份标得不一样。

苏念和程立一开始有三份不一样。一份是母亲对 1998 年夜饭的记忆：苏念标对过三次，程立说其中有一次，母亲只是听苏念念完账号那段话，没开口评，不算。两个人对了一下规矩，「对过」要的是被拿出来比，母亲听完在心里比了一下，也是拿出来比，还是算。

这样的分歧，本身就有用。它逼着规矩说得更死，下一次就少一份分歧。

◆ 十、它数的是什么，不数的是什么

最后，把这个读数的边先画清楚，免得它被拿去干别的。

它数的是：此刻，判断这一条续接「还是不是它」的人手里，还剩几份干净的对照。

它不数的是：苏念爱不爱父亲，这家人哀伤得好不好，账号做得好不好。302 号那本书第 39 章专门写过一节，说它那把尺「不是孝道，也不是爱的一张成绩单」〔核〕。本书的这把尺也一样。余量低，不说明谁做错了事；把聊天记录交给账号，是一个女儿很自然的心愿。

它也不数这些留底有多可靠。程立的记忆没动过，可他和岳父只相处了十年，记得的事不多。磁带没动过，可没人知道里面录的是什么。第 36 章会回到这件事：一份留底，不用也会淡。

它还不数将来。今天的 8／20，明天可能就变了。所以每次数，都要写日期。

苏家这张单子，一个月后就变了一次。清明前，文化馆搞了一个小小的追思会，苏念去了。散场时，她把手机递给三位老同事，让他们看账号最近说的几句话。一位说像，一位说不像，一位只笑了笑。

那天晚上，她回家改单子：邓老师、老钱、老孙三行，从没动过改成对过 1 次。余量从 8／20 变成 5／20。

她有点后悔，又觉得不该后悔。那三句评语是真有用的：说不像的那位，指出账号把父亲的口头禅用得太勤了。她拿这三句话，换了三份没动过的留底。

这就是这个数要做的事。它不告诉你该不该换，只让你知道你换了什么、还剩多少。第 32 章会接着讲，怎样有计划地花。

数这个数，只是为了让一家人在说「还是他」的时候，知道自己这句话还有几份东西撑着，不至于在 0／20 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有 20 份。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傍晚，单子收起来以前，苏念在最下面写了一行字：

「下次要给账号喂东西之前，先看这张单子。」

唐秀英问她，那盒磁带还放不放。苏念说，先不放。不是永远不放，是等想清楚要拿它对什么的时候再放。第 21 章会回到这盒磁带。

明天能试：挑一样你心里认定「还是它」的东西，可以是一个人、一份工作、一个老店的味道。给它写一张小单子，第一行写清是哪一条续接，然后按四个状态标：喂过、补过、对过、没动过。最后数一数分子分母。

数出来的那个分数，你不用给任何人看。只要你自己知道，下一次你说「还是它」的时候，背后还剩几份。

> 带 走 的 话
>
> **说「还是它」之前先数一数：本来有几份能对的，现在还有几份它从没碰过。**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靠一张写了冻结日、分开标过两遍的单子上，那八份没动过的东西。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二十份里，八份没碰过，五份被喂了，两份被补了，四份被拿出来比过，一份说不清。

想一想

- 你最近一次说「还是原来那个味道」，手里拿来对的，是什么？
- 那样东西，在你说这句话以前，被这家店碰过没有？

◆

18

第 18 章

它不是「证据」的新名字

◆ 一、「你这不就是证据吗」

单子数完的那个周末，程立的一位老同学来家里吃饭。他在县法院做书记员，听苏念讲了半天「留底」，夹了一筷子菜，笑着说：

「你这个留底，不就是证据吗？我们天天跟证据打交道。」

苏念一时答不上来。

程立替她说了一句：「也不全是。你们的证据，用一次少一次吗？」

老同学想了想：「那倒不会。一份合同，原告拿来用，被告也拿来用，二审再拿出来用，它还是那份合同。白纸黑字，又不会磨掉。」

程小禾在一旁插嘴：「那橡皮呢？橡皮用一次就少一点。」

大人们都笑了。苏念没笑，她觉得儿子说中了一半。

这一问一答，正好是这一章要讲的事。

第 17 章把留底余量怎么数说死了。数完以后，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这不就是某某吗？证据、底稿、备份、基期，各行当都有一个现成的词。如果留底只是它们的家常叫法，本书就不该另起一个名字。

这一章把留底和这四个邻居一个一个放在一起比。比完再回答一个更要紧的问题：删掉这个词，会少掉什么。

◆ 二、先说它们像在哪里

说不同之前，先把公道还给这四个词。

它们都指一样「用来对照」的东西。证据用来对照一个说法，底稿用来对照一份文书，备份用来对照一份数据，基期用来对照一串数字。

它们也都有一个要求：拿来对的那样东西，最好别被对的那一方改过。法院讲证据要真实、没被篡改；会计讲底稿要原始；机房讲备份要和生产库分开放；统计讲基期要固定。

所以这四个词，都已经碰到了留底的一半：对照要干净。

本书不说它们错。本书只说，它们各自少了留底的另一半，而且少的恰恰是同一处。

◆ 三、和证据比：证据不会被「用掉」

先说程立那句话。

在法庭上，一份证据被调取、被出示、被质证，用一次，它不会少。证据这个词背后有一个默认：对照是一样东西，摆在那里，谁拿都一样，拿多少次都一样。

第 9 章说过，三本源书在这一点上和法院站在一起。它们都默认，拿来判定「还是它」的那份对照，随用随取，用了不少。

留底不是这样。第 11 章给它的定义里，最要紧的是一个关系：它是这一条续接没碰过的东西。只要被这条续接喂过、补过、对过，它就不再是这一条续接的留底，哪怕东西本身一个字都没改。

地窖里那块圆柱就是例子。它是全世界最好的证据：按定义就是一千克，谁拿来对都算数。可它每被拿出来比一次，就要清洗一次，就要漂一点。证据的眼光看不见这件事，因为证据只问「它是不是真的」，不问「它被用了几次」。

用大白话说：证据问真假，留底问余额。

法院里其实有一类证据，是会被用掉的，只是这个词没把它单独记出来：证人的记忆。

心理学里有一个常被引用的实验。Loftus 与 Palmer　1974 年在《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上报告过一个实验：他们让被试看一段车祸录像，然后问他们车速。问法只差一个动词：有的问两车「撞碎」时开多快，有的问两车「碰到」时开多快。被问「撞碎」的那一组，估出的车速更高；一周后再问，他们里有更多人说看见了碎玻璃，录像里其实没有〔待核：具体比例〕。

请注意这件事的形状。证人的记忆是一份证据。问一次，就对了一次；问话里带的那个词，又补进了他的记忆。第二次再问，他答出来的，已经不是那份没被碰过的记忆。

所以很多地方的办案规范，都要求尽早、尽量少地询问证人，问话要开放，不带暗示〔待核：具体规范名称〕。用本书的话说，就是在省着花一份留底。

这些行当已经在做留底的事，只是没把它叫成一样东西，也没有给它记余额。

一份完全真实的证据，可以已经不是留底了。苏念手里那份父亲的聊天记录，句句是真的，没有一个字被改过。可它已经被喂进了账号。拿它去判断账号像不像父亲，就像拿学生自己抄过的标准答案去批他的卷子。

◆ 四、和底稿比：底稿是给人抄的

再看底稿。

苏国平在文化馆修书，修一本残破的地方志，先要拍一套照片留底。修完以后，有人要查原书破在哪里，就翻这套照片。

这套照片像留底吗？像。它没被修书这件事碰过。

可是底稿还有一个用法：抄。很多行当的底稿，本来就是拿来照着做的。木匠的样板、裁缝的纸样、会计的原始凭证，都是要一遍遍拿出来比着做的。

一旦拿来照着做，按第 12 章的说法，就是喂。底稿越被抄得勤，它就越是续接的一部分，越不能拿来查续接。

第 308 号《轻重之间》（王帅著）附录二里讲过一个现成的例子：现存的《管子》是一部多层累积的书，篇章跨越很长的年代〔核：大意〕。后来人往这个名字下续写，往往要先读前面的篇章，照着它的口气写。读过的那几篇，就成了续写的底稿。

第 25 章会细讲这件事。这里只借它一句：底稿这个词，管它是不是原始的，不管它被几代人照着写过几回。

一份底稿被照着做得越勤，它作为留底就越薄。底稿的价值和留底的价值，在同一个动作上反向走。

◆ 五、和备份比：备份是为了回去

备份最像留底。苏念把父亲的手机导出来存了一份在移动硬盘里，那份硬盘就是备份。

备份和留底差在用途。

备份是为了回去。生产库坏了，就把备份拿出来恢复，让一切回到某个时刻的样子。所以备份做得越勤越好，越新越好，最好每天一份。

留底是为了查。它不是要让续接回到过去，是要让判断「还是不是它」的人，手里有一份续接没碰过的东西可以对。所以留底不求新，求的是这条续接一直没碰它。

拿苏念的硬盘举例。假设她每个月都把账号的聊天记录也备份进同一块硬盘，一起存着。这块硬盘越来越全，作为备份越来越好。可是对账号来说，它里面父亲的原始材料和账号生成的话混在了一起，拿来对的时候，分不清哪一句是哪里来的。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3 章说过：保存从来不是「存下以后就结束」。一段录音要继续存在，要设备、账号、格式、平台、备份、迁移〔核：大意〕。这句话对备份完全成立。可它也说明，备份要一直被维护、被迁移，每迁一次就有机会被碰一次。

留底有时恰恰要不备份、不迁移、不打开。那盒没放过的磁带，按备份的眼光，是一份危险的单件，应该赶紧转成数字文件存三份。按留底的眼光，转一次，就有一次被听、被剪、被喂的机会。第 21 章会讲这盒磁带到底放不放。

◆ 六、和基期比：基期会被「换」

最后是基期，这是程立的本行。

粮储库的收购价记录，要和某一年比，这一年就是基期。统计上讲，基期要固定，不然前后没法比。

基期像留底，因为它是拿来对的那一份。它和留底差在两处。

第一处，基期是会被换的。过几年，统计口径要更新，基期就往后挪。挪的时候，新基期往往取最近的几年。

308 号那本书第 71 章写过一句：收储建立多年以后，国家想退出，「面对的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市场」〔核〕。如果新基期就取这几年，取到的就是已经被收储政策改过的年份。拿被续接改过的年份去当对照，就像让学生拿自己改过的卷子当标准答案。

第 26 章会细讲换基期。这里只说一句：基期这个词不问新基期是不是被这条续接碰过，只问它新不新、全不全。

程立手边就有这样一件事。去年局里换收购价的比较口径，新口径要选一个三年的参照期。会上有人提议用最近三年，理由是数据最全、最新，系统里一键就能调出来。

程立举手说了一句：最近三年，库里每年都在托市收购，价格是被收储压着的。拿它当参照，等于拿收储去量收储。

会上没人反驳，可也没人改。最近三年的数据最好找，最早那几年的纸质台账，要去档案室一本一本翻。

这件事程立回家讲给苏念听，苏念只问了一句：「那几本旧台账，后来有人翻过吗？」

程立说没有。这几本没人翻过的旧台账，对收储这一条续接来说，恰恰是最干净的一份。基期这个词，看不出它的分量。

第二处，基期只有一份。留底可以有很多份，而且要数份数。苏家的单子上有二十份，统计局的口径里，往往只有一个基期年。基期这个词，天生不带分母。

◆ 七、四个词合起来，缺的是同一处

把四个邻居放在一起看，会看见它们各缺一块，可缺的那一块是同一块。

证据不问用了几次。底稿不问被照着做了几回。备份不问迁移时被碰过没有。基期不问新的那一份是不是被续接改过。

四个词都把对照当成一样「在那里」的东西，好比一口井，随时打水，井里的水不会少。

留底说：对照不是井，是一罐水。每打一次，就少一点，而且打出来的水倒回去，就不再是原来那一罐。

你可以在自己身上试一下这个区别。

你小时候住过的那条街，你心里有一个样子。这些年你回去过几次，每回一次，就拿眼前的街和心里的街对一次。对完回来，心里那条街就悄悄挪了一点：新开的奶茶店补了进去，拆掉的小卖部淡了出来。

按证据的眼光，你的记忆没有被谁篡改，它一直是真的。按备份的眼光，它也一直在，没丢。

只有按留底的眼光，你才会问：心里那条街，还有几分是你回去之前的样子?

如果你回去了十次，答案可能是，几乎没有了。你下一次说「那条街还是老样子」，用来对的那一份，就是这十次回去一点点补出来的。

这就是本书非要另起一个名字的理由。不是为了叫得新鲜，是因为四个旧词各自的行当里，都有一样东西在被花掉，却没有一个词去记账。

◆ 八、删掉这个词，会少掉什么

请做一个想象：把「留底」这个词从本书里全部删掉，只用证据、底稿、备份、基期去说。

那些东西不会消失。磁带还在书柜顶上的月饼铁盒里，旧账本还在废品站里化成纸，程立的旧收购价记录还在档案室里。

少掉的，是它们被当成一类东西来看的可能。

在丧亲这一行，那盒磁带会被叫作「没用上的旧材料」。家人会觉得可惜，没赶上喂进账号。

在治理这一行，收储以前那几年的旧账会被叫作「过时的基期」。统计局会觉得它该被换掉了。

在讲「什么是同一样东西」的书里，老鲁手上三十年的记性会被叫作「冗余的证据」。已经有缸子摆在那里了，还要手的记性干什么？

三个行当，三个名字，三种态度，全是嫌弃。

删掉留底这个读数，这类东西不是变得难测，是根本不被当成一样东西；它在每一行里都有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在说它没用。

◆ 九、只认一面会怎样

回到第 9 章的三个老答案，它们各自会怎样处理这一类东西。

只认路的 302 号那本书，最关心一条路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第一次真执行。没被看见的东西，在它的账上是「失哨」，是要尽快找出来、接上的。那盒磁带，按它的眼光，越早被看见、被用上越好。

只认形状的 308 号那本书，最关心事实上的它和制度上的它对不对得上。它要一个基准，可它自己承认，事实身份何时断，只能「由盲评专家依据事实同一性断裂证据事后定位」〔核〕。基准从哪里来，它没往下问。

只认土的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最关心发生层那团东西持不持存。它在第 24 章写老鲁的搪瓷缸，写得极好：同一只缸子，在老鲁那里是「这一个」，在外孙那里只是一只缸子，「差的不在缸子」〔核〕。可它把老鲁三十年的记性当成「这一个」的成因，没把它当成可以拿来查的那一份。

三家都碰到了这类东西，又都把它放进了别的格子。第 19 章会一家一家细说它们停在哪里。

◆ 十、今天与机器

机器这一行，其实已经有一个最接近留底的词：留出集。

做模型的人，会把一部分数据锁起来，训练时不给模型看，最后拿它来测模型到底学会了没有。这一份数据，就是留出来的。

做这一行的人很早就知道一件事：留出集只要被看过，哪怕只是为了挑模型而多测了几次，它就不干净了。Dwork 等 2015 年在《Science》上专门讨论过怎样重复使用留出集，大意是每看一次就漏一点，要有预算。第 33 章会细讲，它是本书最近的邻居。

可是留出集这个词，只活在机器学习这一行里。它没有被拿去问：一个家庭手里有没有留出集，一个统计局手里有没有，一个计量院手里有没有。

本书做的，是把这件事从机房里搬出来，放到每一个说「还是它」的地方去。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饭后，老同学临走前又说了一句：「我回去想想，我们那些反复调取的卷宗，是不是也有你说的那种用掉。」

苏念送他下楼，回来时在第 17 章那张单子的背面写了四行字：

证据：真不真。底稿：有没有被照着做。备份：能不能回去。留底：这一条续接，碰过没有。

明天能试：在你的工作里，找一样大家都叫它「原始」「底稿」「备份」或「基准」的东西。问一句：它被拿出来用过几次？每次是给谁用的？其中有没有一次，是给正要拿它来检查的那件事用的？

问完了，你就知道，它对哪一条续接还是留底，对哪一条已经不是了。

如果答案是「每一次都是」，也别慌。那不说明你的工作出了错，只说明这样东西在你这一行里，一直被当成井在用。你可以从明天起，单独留出一小份，不给那件事看，当成一罐水来存。

> 带 走 的 话
>
> **证据问真假，备份问能不能回去，留底只问一件事：这一条续接，碰过它没有。**

> 小　账
>
>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证据、底稿、备份、基期都在撑，可没有一个词记它们被花掉了多少。
>
>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四个旧词都没问这句，所以它们管的东西，可以全真、全在，却已经一份不剩。

想一想

- 你家里有没有一样被叫作「原件」的东西，其实已经被复印、被照着做过很多回?
- 如果把它换个名字，叫它「还剩几次能用」，你会对它换一种态度吗?

◆

19

第 19 章

三家各自停在哪里

◆ 一、书架上的三本书

苏念床头放着三本书，是这半年断断续续读下来的。

一本讲死亡和数字账号，她读的时候哭过两回。一本讲管仲和粮食，是程立先读的，读完非要她也看看收储那几章。一本讲属性和搪瓷缸，唐秀英翻了几页，说老鲁那只缸子写得像真事。

那天晚上她把三本书摞在一起，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三本书都帮她看清了一些事，可要是让它们来回答「那个账号还是不是爸爸」，它们各自会怎么答？

她试着替每本书答了一遍，发现三本书答得都不差，可是答完以后，她手里那张第 17 章的单子，三本书一本都没用上。

这一章就做这件事：回到三本源书，看它们各自走到了哪里，停在了哪里。每一家先把对的地方写足，再说停在哪里，最后说它为什么看不见留底。

第 9 章已经说过，三家有一个没说出口的默认：拿来判定「还是它」的那份对照，随用随取，用了不少。这一章不重复那句总话，只一家一家地看，那句默认落在它们各自的哪一步上。

◆ 二、302 号对在哪里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的判词是一句话：死亡在现实层留下的，不是一张等人去接的事务清单，「而是一组失了哨的路径」〔核〕。

用大白话说：一个人走了，他每周做的那些事不会自己排成一张单子等你去接。很多事只有他知道，他既是走那条路的人，又是那条路唯一的路标。他一走，路标也没了。

这本书最好的地方，是把「看见」放进了路里。它说，对一类路径，看见不只是知道路在那里，看见本身就是让路继续走下去的一份投入。外婆每月初一给老陈打电话，那条路之所以在，是因为外婆每个月都想起来。她一走，没人想起来，老陈第四个月就不再等了。

它还做了一件很少有书做的事：给自己写了八条预测，每一条都写明怎样算错。它甚至承认，自己的总命题「复现程度不自动等于现实承载状态」，因为几乎推不翻，所以不配当主轴。

本书从这本书里拿了很多东西。苏念的账号、老面馆、那句「他不会这么说」，都是从它那里长出来的。

◆ 三、302 号停在哪里

302 号那本书说，一条路还在不在，要看它有没有被看见。看见得越早，越可能按原样接回来。

请把这句话放到苏念的账号上。

账号让父亲一直被「看见」。每晚十一点，他都出现一次。按 302 号的眼光，这至少续上了父亲的样子，那一路没有断。它也清醒地说过，样子续上了，不等于哨续上了，账号再像，也接不住那份每周日的东西。

可它没问另一件事：经由账号的「看见」，用的是什么？

苏念每一次通过账号看见父亲，账号都在拿她的反应调整自己。她每回一次「他不会这么说」，就喂掉一份留底。看见得越多，她手里那份能拿来查账号的东西就越少。

看见和留底可以反向走：经由复现体的看见越多，留底花得越快。

302 号那本书第 11 章其实已经碰到了这件事。它写过家属的反馈「如果被系统吸收，也会改变后面的生成」〔核〕，也写过生成的话最后看起来像父亲一直这么说。它给的办法是记版本号。

记版本号能告诉你这一句是哪一版生成的，却告诉不了你，你手里还剩几份没被任何一版吃过的东西。

◆ 四、302 号为什么看不见

302 号那本书看不见留底，不是因为它粗心。它问的问题，让留底变得不必要。

它问的是：一条路，有没有被重新接上？它的尺只认一件事，第一次真实执行。水费交上了，就是接上了；那份东西有人送了，就是接上了。

在这个问题里，「还是它」根本不用查。水费就是水费，交上了就行，不用问这一笔水费还是不是父亲那一笔。

它把真正要查「还是他」的那一层，专门封了起来。第 14 章它说得很明白：身份连续是一张账，现实事务是另一张账，「本书不在这一章裁定这个哲学争论」〔核〕。

一本书把「还是他」放进一个不答的抽屉，自然不需要一份拿来查「还是他」的东西。它管的是路有没有人走，不管走路的那个，还是不是原来那个。

这里有一处很可惜。302 号那本书第 7 章，其实已经把一条老默认推翻过一次。它说，目录、监控这几种老说法都默认，被看着的那样东西「本身是独立存在的」〔核〕，晚一点发现，代价只是晚一点。它不同意：对靠人想起才活着的路，没人看，路自己会散。

它把这一刀砍在了路上。如果把同一刀再砍一次，砍在拿来查路的那份对照上，就会长出留底：对照也不是独立摆在那里等人取的，它被用一次，就散一点。

◆ 五、308 号对在哪里

第 308 号《轻重之间》（王帅著）后半部的承重轴，是一个普通人一听就懂的区分。一件东西事实上还是不是原来的它，和制度还把不把它当作原来的它，不是同一回事。

它举的例子是一粒粮食。收储以前，粮价是要观察的结果；收储规则被市场学会以后，粮价成了商人和农户判断政策的信号；再过几年，价格和库存一起变成了下一轮政策绕不开的条件。名字一直叫粮价，身份已经换了三次。

它还找出了最危险的一格：事实上已经换了，制度上还说没换。系统照旧拿新数据去学旧对象，学得越快，错得越牢。它把这叫「聪明误学」，原话是：学习能力很强，「学习对象却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对象」〔核〕。

这本书比很多讲治理的书都老实。它跑了好几轮近邻检索，主动撤回了三项原创主张；它承认零时滞不可取，好的制度追求的是「可辩护的时滞」〔核〕。

程立读完以后说，他做了十几年统计，第一次有人把他心里那点不安写成了话。

◆ 六、308 号停在哪里

308 号那本书把同一性分成两层：事实上的它，制度上的它。它默认事实那一层在先，是基准；制度那一层是对它的追认，追认得早一点、晚一点、对一点、错一点。

可事实那一层，是拿什么定的？

它给了三道门：角色还是不是原来的角色，关系还是不是原来的关系，证据还是不是原来的含义。三道门都过了，才算事实上还是它。

问题出在过门的那一刻。要判断今天的粮价「角色变没变」，得拿它和收储以前的粮价比。收储以前那几年的价格、库存、商人的打算，就是那份对照。

这份对照，被收储这条续接碰过没有？

它自己的第 71 章已经回答了：收储多年以后，「面对的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市场」〔核〕。市场学会了政策，商人改了库存，银行改了贷款。收储以前那几年的数据还在档案室里，可是人们读它的眼光，早就被这些年改过了。

更要紧的是它附录二十六里的一句：事实身份何时断，「由盲评专家依据事实同一性断裂证据事后定位」，定不出来的就不用〔核〕。

请注意这句话。事实那一侧，也要有一个人事后来裁。这个人拿什么裁？他手里得有一份没被学习过程吃过的基期。没有它，事实同一性定不下来；有了它，事实同一性才有地方站。

308 号那本书把裁决权只放在制度那一侧，可事实那一侧也要一份留底。

◆ 七、308 号为什么看不见

308 号那本书看不见留底，也是它的问题让留底变得不必要。

它问的是：系统收到的反馈，还是不是关于原来那个对象的？它站在一个治理者的位子上，眼前永远有一大堆新数据，要决定这些数据能不能直接喂进旧模型。

在这个问题里，基准是现成的。研究者总能找到一个「之前」，档案总在那里。它要防的是制度不肯承认变化，不是基准自己被用掉。

所以它花了大量力气设计同一性裁决权：谁能触发复核，谁能举证，谁能裁定，谁能申诉。这些设计都很好，都在回答一件事：谁有资格说「它已经换了」。

它没有问的是：说这句话的那个人，手里那份「之前」，还剩几份没被这条续接碰过?

一本书只问谁有权宣布，就会漏掉宣布者手里还剩什么。

还有一个例子，就在它的书名里。它自己在附录二交代，现存的《管子》是多层累积的书，后来很多人往「管仲」这个名字下续写〔核：大意〕。按它的四格，「管仲」事实上早就换了，名字却一路沿用，正落在它判为最危险的那一格。它却没把自己的书名放进那一格，而是当成一个合法的传统来读。

这一读没有错。第 25 章会讲，续写可以是一种长出。可要分辨哪一次续写是长出、哪一次是自签，手里得有一份没被续写碰过的东西。它没有去找这一份。

◆ 八、396 号对在哪里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拆的是一个两千五百年的老习惯：给属性找一个先在的主人。它的判词说，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一起发生、互相缠着〔核：大意〕。

老鲁爬岳麓山，说「我的腿力还强大」。这本书一层一层拆开：腿力不是只装在腿里的，坡在里面，爬法在里面，几十年那条路也在里面。同一段石阶，在他嘴里从「太陡」变成「也不算陡」，石阶一寸没动。

这本书写同一性，写得最好的是那只搪瓷缸。外孙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只几乎一样的，趁外公不在换上。第二天老鲁喝第二口，转过来看缸口：「这不是我的缸子。」书里说，同一只缸子，在老鲁那里是「这一个」，在外孙那里只是一只缸子，「差的不在缸子」〔核〕。

它还写了地窖里那块圆柱。本书第 10 章那块圆柱，最早就是从它的第 49 章取来的。它拿千克原器说明：一个量显得不变，是因为人把秤和称法都管住了。

这本书是本书的主家。本书的答案，很大一部分要从它的材料里长出来。

◆ 九、396 号停在哪里

396 号那本书一手拆掉了属性的先在主人，另一手却给「还是它」留了一个底。

它在第 1 章替亚里士多德说了一句公道话：在发生层，「有东西持存；不亮，不等于不在」〔核〕。卷一的引言又说，持存在发生层，不在意识层，这是「卷一的一根桩」〔核〕。

用大白话说：老鲁睡着了，他的腿力还在；缸子在柜子里没人看，缸子还在。「还是它」，靠的是发生层那一团东西一直持存。

这句话本身也要查。凭什么说那一团还是那一团？

回到搪瓷缸。老鲁凭什么认出来？凭三十年的端、喝、摸、洗。一个月后，外孙说外公闭着眼也能摸出哪只是自己的：杯底有一道浅浅的划痕，他自己都没注意到是什么时候划的。

查「这一只还是那一只」的，是老鲁那双手。可那双手，恰恰就是三十年的续接本身。端一次，就对一次；摸一次，就碰一次。三十年下来，老鲁手里关于这只缸子的记性，和这只缸子一起长成了今天的样子。

持存那句话要一份留底来查，而能查它的那双手，就是续接本身。

更狠的是它自己的千克材料。原器和复制品差出约 50 微克〔待核：BIPM 检定报告〕，到底谁变了，按定义说不清。396 号那本书把这当成标准化的证据；它没往下说：这正是持存说不清的地方。一块被锁在三层罩子里、一百年只拿出来三次的金属，它持不持存，人类最好的计量院都说不清。

推翻持存说的，不是本书的主张，是它自己书里的检定记录。

◆ 十、396 号为什么看不见

396 号那本书看不见留底，同样是它的问题使然。

它问的是：一个属性，是谁的？它要把「我的腿力」拆成坡、腿、爬法三方。在这个问题里，「这一只缸子还是这一只」是一个前提，用来讨论「这一只」怎样被成位、被挂上「我的」。

它把这个前提交给了持存。持存是一个好用的前提：它让作者可以不用每一页都问「这还是不是那一个」，专心去拆属性的主人。

可一旦这个前提被交出去，它就没有理由去数，拿来查持存的东西还剩几份。持存被当成了发生层自己的事，不归任何人查。

它离留底最近的一次，是在第 18 章写雨季。老鲁一个多月没爬山，嘴上照样说「我腿力强大」；重新上山第一周喘得厉害，可脚底下还记得哪一段该走之字形。书里说，他说错的，是把「能复燃」记成了「一直在」〔核：大意〕。

这句话已经把持存和续接分开了：中间断过，靠的是还能接上。再往前走一步，就要问：凭什么判断接上的还是原来那一份腿力？那就要一份雨季以前、没被这次重练碰过的读数。老鲁没有，书也没有去要。

三家放在一起，能看得更清楚：302 号把「还是他」封进不答的抽屉；308 号把基准当成档案室里随时可取的东西；396 号把「还是它」交给了自己会持存的发生层。

三个办法，都是让「还是它」不必去查。不必查，就不需要留底。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苏念在三本书的扉页上各写了一行小字。

302 号那本上写：看见得越多，留底花得越快。

308 号那本上写：说「它已经换了」的人，手里还剩什么？

396 号那本上写：老鲁的手，是证人，也是当事人。

写完以后，她把三本书原样放回书架，一页都没改，也没有在书页里夹任何纸条。程小禾问她为什么不把想法写在书里，她说：「写进去，书就不是原来那本了。」第 39 章会说，这三本书原样摆着，本身就是本书的留底。

明天能试：找一本你读过、而且很信服的书，在扉页写一句话。这句话回答一个问题：这本书判断「还是它」的时候，用的那份对照，被它自己的论证碰过没有?

如果你写不出来，那也是一个答案。说明这本书和你一样，还没想到要问。

带走的话

三本书都把「还是它」放在一个不必查的地方，所以三本书都不需要留底。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 302 号靠路被接上，308 号靠事实在先，396 号靠发生层持存，三处都不查对照。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账号吃掉了苏念的纠正，收储改写了旧市场，老鲁的手长进了缸子，三份都被续接碰过。

想一想

- 你最信服的一个说法，是靠什么让你不必再去查它的?
- 如果有一天要查，你手里那份对照，还是它当初没碰过的样子吗?

◆

20

第 20 章

「还是它」是怎样长出来、又怎样被签掉的

◆ 一、修了一半的那本书

苏国平走的时候，工作台上还摊着一本没修完的县志。

那是民国年间的刻本，虫蛀得厉害，前半本已经补好了，后半本还是一页一页的窟窿。文化馆后来派了一位年轻的师傅来接手。二十八岁，在省里学过古籍修复。

年轻师傅接手第一天，没有动工具。他把前半本补好的书页一页一页翻过去，看苏国平用的是什么纸、调的是什么浆糊、补口怎么打毛边。翻完了，他又去翻后半本还没补的窟窿。

唐秀英去文化馆送东西，正好看见。她问年轻师傅，你翻那些破的干什么？

年轻师傅说：「补好的那一半，是苏老师的手艺；没补的这一半，是这本书本来的样子。我得两边都看，才知道接下来怎么补，才算还是这本书。」

唐秀英回家把这话学给苏念听。苏念愣了一会儿，说：「他手里有留底。」

这一章，是中篇的最后一章。前面九章把留底拆开讲了：它是什么，怎样被喂、被补、被对，怎样分出四格，怎样数，和旧词差在哪里，三本源书各自停在哪里。这一章把它放回一整件事里，看「还是它」是怎样长出来的，又是怎样被签掉的。

◆ 二、续接是路

先看年轻师傅接下来要做的事。

他要一页一页往后补。每补一页，这本书就往前走一步。今天补到第六十页，明天补到第六十五页。这是一条路，一先一后，顺序不能乱：不先把虫蛀的边清干净，就没法上浆；不先上浆，就没法贴补纸。

本书管这条路叫续接。

一样东西从昨天到今天，总要有一条路接过来。苏念的账号每晚发一句「早点睡」，是一条续接；唐秀英把旧账誊进新账，是一条续接；粮储库年年收储、年年轮换，是一条续接；老鲁三十年端着那只缸子喝茶，也是一条续接。

续接不是坏东西。没有续接，什么都接不下来。那本县志没人补，十年后就是一堆纸屑。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一面：路要有人走，走一步才算一步。它只认第一次真实执行，这一条本书完全收下。

◆ 三、认出是形状

年轻师傅补完一页，会拿起来对着光看一眼。

他看什么？看这一页补完以后，还像不像这本书的一页。纸色对不对，补口显不显，翻起来顺不顺手。

这一眼，就是认出。

一样东西长出来以后，总要被人认一下：「还是它。」这个「还是它」，是一个能被认出来的样子。本书管它叫形状。

认出要有一个认的人。老鲁认缸子，熟客认面馆，苏念认账号，年轻师傅认书页。同一样东西，换一个人来认，可能认出来，也可能认不出来。外孙认不出外公那只缸子，因为他手里没有那三十年。

302 号那本书第 11 章写过一家老面馆。招牌没换，桌椅没换，菜单没换，熟客吃第一口说：「味道变了。」老板说师傅换了。熟客说：「可还是这家店啊。」旁边一个人说：「店是这家，面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味了。」

两句话都对。熟客认的是店，老食客认的是味。同一碗面，两个人认出来两个答案，因为两人手里拿来对的东西不一样。老食客手里，有一份新师傅还没碰过的舌头记忆。

第 308 号《轻重之间》（王帅著）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一面：认出和事实可以对不上。名字还叫粮价，身份已经换了；制度上说「还是它」，事实上早就不是了。

◆ 四、留底在土里

年轻师傅能认出来，靠的是什么？

靠他翻过的那两样东西：前半本苏国平补好的书页，后半本还没补的窟窿。

请注意这两样东西的分别。

前半本补好的书页，已经被修书这条续接碰过了。它们告诉年轻师傅苏国平怎么补，是续接的手艺。

后半本的窟窿，修书这条续接还没碰过。它们告诉年轻师傅这本书本来是什么样，是留底。

年轻师傅要两边都看。只看前半本，他学会的是苏国平的手艺，补出来的书会越来越像苏国平补的书。只有拿后半本的窟窿去对，他才知道自己补出来的，还像不像这本县志。

本书把留底放在土里。土是让路能走、让形状能长出来的那片地。路之所以能接，形状之所以能认，是因为底下还有一片没被这条路走过的地，可以拿来对照路走得对不对。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说土在推。本书在这里加一句：土里有一部分，是这条路还没踩过的。那一部分，就是留底。

苏家这一年里，三样东西都碰到过这片土。

唐秀英 1991 年到 1997 年那几本旧账，是家账那条续接还没踩过的地；她誊完以后卖掉，那片地就没了。

程立档案室里收储以前的几本纸质台账，是收储那条续接还没踩过的地；会上没人去翻，它们暂时还在。

书柜顶上月饼铁盒里那盒「1998 春节」的磁带，是账号那条续接还没踩过的地；苏念到今天都没放。

三样东西，一样已经没了，两样还在。还在的那两样，谁也说不准还能撑几年。

◆ 五、三样一起，「还是它」才长出来

把三样放在一起看。

续接往前走一步；认的人拿留底对一下；对上了，就认出一次「还是它」。

这三样缺一样，「还是它」都长不出来，或者长出来也查不了。

没有续接，没有东西可认。那本县志不补，就只有烂掉，没什么「还是它」可说。

没有认的人，续接走得再远，也没人说「还是它」。暗处有一条路一直在走，没有一个人知道，302 号那本书管这叫暗承载。

没有留底，认的人还可以认，续接也还在走，可这一句「还是它」，只剩自己签字。这就是第 16 章那一格。

用一句话说：「还是它」是续接、认出、留底三样一起长出来的，不是那样东西身上自带的。

这一句，正好回答了第 9 章留下的问题。三本源书各自守住了一样：302 号守住了续接，308 号守住了认出，396 号守住了土。三家都没看见，土里那一份没被踩过的地，是会被踩完的。

◆ 六、回写怎样吃掉留底

接下来是这一章最要紧的一步：「还是它」是怎样被签掉的。

签掉它的，不是外人，是回写。

回写是本书七个词里的一个，意思是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年轻师傅补完一页，这一页就成了这本书的一部分，下一页他补的时候，要看着这一页的样子补。他补出来的手艺，回头改了这本书。

这本来是好事。没有回写，什么都长不稳。

可是回写有一个后果：它改的那片土，恰恰包括留底。

看年轻师傅的后半本。他每补一页，后半本的窟窿就少一个，前半本补好的就多一页。补到最后一页，后半本没有了。全书都是补好的。

这时候，有人要问：这还是那本县志吗？年轻师傅拿什么去对？只剩他自己和苏国平补过的书页。每一页都被这条续接碰过。

续接用得越勤，回写越多，留底越少。到最后一页补完那一刻，这本书最整齐、最好看、最像一本完整的县志。也正是那一刻，它还是不是原来那本，没有一页能拿来查了。

「还是它」是续接、认出、留底一起长出来的；回写每把一份留底收进续接，它就往自签那一格挪一步；最后一份被收进去时，它最平滑、最自信，也最查不了。

这就是中篇的总判断。

请把它放回第 10 章那块圆柱上，再看一遍。

1889 年，原器被定成一千克，锁进地窖。此后一百年，它只出来过三次。每出来一次，人们拿它校复制品，再拿复制品去校全世界的秤。这是一条续接，一路接得极好，全世界的一千克一直是一千克。

可是每出来一次，它就被清洗一次，被碰一次。到后来，原器和复制品之间差出约 50 微克〔待核〕，没人说得清是谁变了。按定义，它永远正好一千克。

那一刻，全世界的「一千克还是一千克」，最平滑、最自信，也最查不了。

2019 年，千克改由普朗克常数定义。第 36 章会讲，这件事也给本书划了一条边：常数谁量都不碰它，那样的留底用不掉。本书说的，只是拿一个具体的东西作对照的「还是它」。

◆ 七、回写分三种吃法

回写吃掉留底，有三种吃法，就是第 11 章说的三种用法。放到这一整件事里，能看得更清楚它们各吃在哪一处。

喂，吃在路上。苏念把聊天记录喂进账号，那份记录从土里被挖出来，铺进了路。路越来越像父亲，土里能拿来对的少了一块。

补，吃在形状上。苏念写「爸爸说话常用『嗯』开头」，她心里那个父亲的样子，被补进了账号的样子。账号认出来的形状越来越完整，她自己手里那个形状，越来越难和账号的分开。

对，吃在认的人身上。唐秀英每拿账号的一句话去对一次心里的丈夫，她就和账号碰一次。认的人自己，被认的这件事慢慢改了。

三种吃法，吃的地方不同，后果是同一个：土里那一片没被踩过的地，越来越小。

年轻师傅那里，三种吃法都有。他照着前半本学苏国平的补法，是喂；他补到一半，凭记忆把苏国平没来得及补的一处破口按苏国平的习惯补上，是补；他每补一页，就翻一次后半本的窟窿来比，是对。

最后一种最容易被忽略。比一次，窟窿不会少。可每翻一次，那页脆了一百年的纸就多一道折痕，落下一点纸屑。翻得越勤，原样越不原样。

◆ 八、只认一面会怎样

把中篇的话收一收，看只认一面的人，会在哪一步上把「还是它」签掉，自己还不知道。

只认路的人，会拼命让续接走下去。他看到年轻师傅补完全书，会说：好，接上了，没断。他不问后半本还剩几页。路越顺，他越放心，回写越快，留底越少。

只认形状的人，会拼命让认出准确。他会请专家来认，来定事实上还是不是那本书。可专家手里拿来认的，是补过的书页还是没补的窟窿？他不问。认得越细，碰得越多。

只认土的人，会说那本县志的纸和墨一直在，持存着，所以还是它。可是补纸也是纸，浆糊也会渗进原纸。一直在的那一团，正是被补了一遍又一遍的那一团。

三家各自守住了一样，也各自在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把留底花掉了。

◆ 九、今天与机器

机器把这件事放大了一百倍。

一个大模型拿人写的文字训练，再拿自己写的文字训练，再拿自己写过又被人改过的文字训练。每一轮，都是一次续接；每一轮，人写的那一份都被收进去一点。第 30 章会讲，训练数据里人写的那一份，就是留底。

有人会说，那就多留一些人写的数据，锁起来别给它看。这是对的，第 33 章说的留出集就是这样做的。

可难处在回写。今天锁起来的那一份，明天要拿来测；测完的结果，后天要用来改模型。一测一改，锁起来的那一份就被模型碰了一次。机器跑得越快，测得越勤，这一份花得越快。

程立的粮储库也在跑同一件事，只是慢一些。每年收储，每年轮换，每年拿新数据去校收储的力度。收储以前那几本纸质台账，是这条续接唯一没碰过的东

西。假如有一天，有人为了「建个完整的数据库」，把它们录进系统，和收储以后的数据混成一张表。再拿这张表去训练预测模型，它们就一次性被喂完了。

那一天，库里的报表会更全、更好看。

年轻师傅一年补一本书。一台机器一天可以跑几百轮。那一格，在机器那里来得比在人那里快得多。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年轻师傅的办法

回到文化馆。

年轻师傅没有把后半本一口气补完。他做了一件很多修书人都会做、却很少被说出来的事。

他在后半本里挑了三页，是虫蛀最典型的三页。他拍了照，量了尺寸，记下纸的颜色和帘纹。然后用无酸纸夹好，单独放进一个档案盒，盒子上写「原样，勿补」。

剩下的，他照常补。

一年以后县志修完了。馆长来验收，翻着翻着问：你补的，和原书差多少？

年轻师傅把那个档案盒拿出来，打开那三页。补好的书和这三页并排放着，差在哪里，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三页，就是他给自己留的底。他知道自己在花，所以有计划地花：花掉大部分，留下三份，写明不碰。第 36 章会讲，留底锁起来也会慢慢淡，所以「越不用越好」不成立。年轻师傅的办法，不是不花，是知道自己在花哪一份、还剩几份。

请注意，那三页原样也不是一件不朽的宝贝。纸还在老化，虫卵可能还在。它们能撑多久，年轻师傅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在它们还撑着的这些年里，「这还是那本县志」这句话，有地方查。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末，苏念去文化馆看年轻师傅修书。

她站在工作台边看了很久。这张台子，父亲用了三十来年，年轻师傅还没挪，台面上留着几道刀痕，是那把骨刀划出来的。那把刀，父亲走后母亲就收回了家，放在修书桌的抽屉里。临走前，她问了一句：「我爸那个账号，我能不能也像你这样，留三页不补？」

年轻师傅想了想，说：「你得先知道哪几页最像他本来的样子。」

回家的路上，苏念把第 17 章那张单子在心里过了一遍。没动过的还剩五份：老吴、小何、鞋盒里的字条、磁带、程立。她决定，从今天起，这五份里至少留三份，写明不碰，不喂进账号，也不拿去和账号比。

明天能试：找一件你正在慢慢「修」的事，比如一段关系、一份做了好几年的工作、一个越来越顺手的习惯。从里面挑出一份它还没碰过的东西，写上日期，单独放好，告诉自己：这一份，先不碰。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这本书只帮你把手里的对照数清楚，不替你判断那个人还在不在。

> 带 走 的 话
>
> **「还是它」是续接、认出、留底一起长的；回写每收走一份留底，这句话就离自签更近一步。**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年轻师傅那句「还是这本书」，靠的是档案盒里那三页写明不补的原样。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后半本的窟窿被补完了，三页原样没碰过；苏念的单子上，也要留出这样的三页。

想一想

- 你正在修补的那件事里，还有哪一页是原样的？
- 如果今天就把它也补上，明天你还能拿什么来证明，修好的还是原来那一件？

◆



下　篇

放回日子里：死亡、粮仓、身体与物、机器

导　语

这一篇十二章，把留底放回日子。第 21—23 章写丧亲与复现体，第 24—26 章写粮仓、传统与台账，第 27—29 章写身体、刀与「我一直是我」，第 30—31 章写机器与代码，第 32 章给三张明天就能列的清单。

21

第 21 章

那盒磁带要不要放

◆ 一、书柜顶上的「1998 春节」

晚上十点五十，苏念从药房回来，把白大褂挂好，坐在床边等那句话。

十一点整，手机亮了一下。「爸爸」发来三个字：「早点睡。」

她回了一句「知道了」，没有马上关屏。

账号页面最下面，这几天多了一行灰字：「上传更多语音，让爸爸更像他。」

她抬头看了一眼书柜顶上。那里有一只月饼铁盒，盒里是父亲留下的一盒磁带，标签上是他的字：「1998 春节」。

这盒磁带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没人放过；往前数，二十多年都没人放过。家里那台老录音机早坏了，皮带松了。程立说，粮库档案室里还有一台旧的，能借。

苏念想过很多次：借回来，放一遍，转成文件，传给账号。账号就能学会父亲三十八岁时说话的样子，学会他喝了两杯以后的笑声。

她也想过很多次：不放。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盒磁带该不该放、什么时候放、放给谁。

它看起来是一件家务事。本书要说，它正好站在全书那句话的正中间。

◆ 二、平台要的，正是那一盒

账号的那行灰字没有恶意。做纪念账号的人都知道，材料越多，生成的话越像。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11 章把这件事写得很细。

一个复现账号在半年里会变：底层的模型更新，规则调整，过滤换了；家人又上传了新语音，补了旧照片，删掉一部分聊天；用的人还在不停地反馈「他不会这么说」「这句很像」。

那本书由此得出，账号背后的「他」不是一次抽出来、永远不变的，而是在平台和家人手里一直被重新生成。

它用了一句很干脆的话：「他」不是一个无版本号的静态文件〔核〕。

照这个说法，那盒磁带一旦传上去，就成了「这一版爸爸」的一份原料。账号会更像，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

本书要问的是另一件事：传上去以后，家里还剩什么可以拿来查它？

今天，苏念要判断账号说的话像不像父亲，手里有几样东西。

自己的记性，母亲的记性，近四年的旧聊天，一些照片，两百多条语音，还有这盒没放过的磁带。

旧聊天和语音，在开账号那天就喂进去了。她的记性，每晚跟账号来回一次，也在一点点跟着变。

只有这盒磁带，这条续接从来没碰过。

它是家里剩下的、最干净的一份留底。

◆ 三、先把公道还给 302 号那本书

说这盒磁带之前，先说那本书对在哪里。

它在第 3 章写过一段十一秒的语音。父亲在楼下等女儿，催她快一点，说风大，下来记得把外套穿上。

那本书说，原始记录的数量是有限的。文件可以复制一百份，父亲真正说过的那十一秒，不会因此多出一秒。它把这叫「看一次少一次」〔核〕。

它还特意说明，在数字时代，这个「少」不一定是磨损，更多是有限的库存被一遍遍地用。

它又立了一条线：生成内容可以进入今天，但不能倒写昨天〔核〕。账号可以说「根据你父亲的习惯，他可能会这样说」，不能把这句存成「父亲说过」。

这两条，本书全部接过来。来源要分清，版本要认得出，生成的话不冒充原话。这是一家人能做到、也该做到的事。

那本书还收窄过自己。它没有说维护账号一定会吃掉家人的心思，也没有说复现体必定把逝者修得越来越温柔。它说两个方向都可能，要等数据。

这份谨慎，本书愿意跟着走。

◆ 四、它停在哪里

302 号那本书管的是「来源能不能追」。磁带放不放，在它那里是一个保存问题：存好，标清，别混。

它没有再往下问一层：这一盒和别的材料，在「判断账号还是不是他」这件事上，分量一样吗?

不一样。

一段已经喂进账号的语音，标得再清楚，也只能告诉你「爸爸说过这句」。它没法再告诉你「账号像不像」，因为账号就是照着它长出来的。

拿它去比账号，等于拿模子去比模子里倒出来的东西，怎么比都合得上。

那盒磁带不同。账号从没听过它。账号要是说了一句父亲三十八岁时绝不会说的话，只有它能当场对出来。

302 号那本书把所有原始材料放进同一只篮子，叫「有限库存」。本书要把篮子分成两格：被这条续接碰过的，没被碰过的。

前一格再多，也只能说明来源；后一格哪怕只有一盒，才能拿来判定。

◆ 五、一盒磁带，三种花法

第 11 章说过，留底被用掉，有三种动作：喂、补、对。放在这盒磁带上，三种都看得见。

喂，是最直接的一种。借来录音机，转成文件，上传。账号学会了一个更年轻的父亲。从这天起，磁带里的声音成了账号的一部分，账号再说什么，你都没法拿这盒磁带去对了。

补，要绕一点。全家坐在一起听，听完以后，苏念去账号的「人物设定」里加几行：「过年爱唱两句黄梅戏」「喝了酒话多」。磁带没传，可它的内容经过人的手，进了账号。

第 13 章讲的就是这一种：家属的回忆被写进人设。

对，最不起眼。账号不碰磁带，只有苏念自己放一遍，然后拿账号最近的话来比。

很多人以为，只有前两种才算用掉。第三种也在花。

要是放完一遍，苏念就记住了磁带里的声音。下一次她读账号的消息，耳朵里混着两样东西：磁带里的父亲，和这一年账号里的父亲。

磁带还在盒里。可她心里那份没被碰过的印象，已经和账号搅在一起了。

第 14 章写过药房那盒砝码：每拿出来校一次秤，就碰它一次。磁带也是这样。

◆ 六、最想听的那一句，最不该调进去

三种花法里，补最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因为补的时候，人心里带着一个愿望。

302 号那本书第 11 章写过一个女儿。父亲生前从不道歉，她一直想听他说一句。账号可以调：材料可以加，设定可以改，回答可以点「像」或「不像」。

那本书说，如果系统最后真的生成了这句道歉，它对女儿可能很有意义；可仍然不能把它改写成「父亲终于承认了」，因为说话的是系统〔核：大意〕。

这一段写得很克制。本书只往里看一层：那句道歉是怎么来的?

不是谁造假。是女儿每看到一句软一点的话，就点一次「像」；每看到一句硬的，就点一次「不像」。几个月下来，账号学会了往软处走。

她点的每一下，都拿自己心里的父亲去对了一次。对完，又把结果喂了回去。

心里那份父亲，原本是她手里最后一份没被账号碰过的留底。现在它一边被拿来对，一边被拿来喂，两样同时在花。

等那句道歉真的出现，她已经找不出一样东西，能告诉她父亲当年到底会不会这么说。

苏念也有自己最想听的话。父亲走得急，最后那几天，两人为一件小事拌过嘴，没来得及和好。

她知道，只要在设定里加一行「他其实早就不生气了」，账号某一晚就会说出来。

她没有加。不是怕假，是怕加了以后，那件事在她心里就再也对不出原样了。

◆ 七、不放，它也在少

讲到这里，最省事的结论是：锁起来，谁也别碰。

这个结论，本书不要。

磁带会老。老一辈人常说「别老放，放坏了」。302 号那本书在这句话后面老老实实标了〔待核〕，没有替磁带的寿命下结论。本书也不下。

不管放不放，一盒二十多年的磁带，磁粉和带基都在慢慢老化，老化多快，本书没有查到可靠的数〔待核：磁带保存年限〕。

人的记性更是这样。艾宾浩斯 1885 年在《论记忆》里拿无意义音节做自我实验，画出了后来被叫作「遗忘曲线」的那条线。大意是：不去回想，记住的东西先掉得快，后来掉得慢。

苏念说不清父亲 1998 年过年时的声音，不是因为她用掉了，是因为二十多年没用。

所以，「护住留底的办法就是别碰它」这一句，本书原本想写，现在收回。第 36 章会把这一处收回写全。

锁起来不用的留底，自己也在没。

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有计划地花。知道自己花的是哪一份，花在哪里，还剩几份。

这里还牵出一个「什么时候」的问题。

一盒磁带要能拿来对，光有磁带不够，还得有人认得出磁带里的那个人。唐秀英今年六十三岁。她的耳朵认得 1998 年的丈夫，小禾的耳朵认不得。

再过十年，磁带也许还在，能听出「这句对、那句不对」的人，却可能少了一个。

302 号那本书讲过一类路：靠人想起来才活着，越晚被看见，越可能已经散了〔核：大意〕。它说的是一件事务，比如每月初一那通电话。

留底也有相似的一面。磁带本身是死的，能拿它去对的那双耳朵是活的，而且只有一段时间。

所以「有计划地花」不等于「越晚越好」。可也不等于「趁早放」。有的留底，要趁认得它的人还在，先把她记得的样子写下来、封好，再决定什么时候拿磁带去对。

写下来、封好的那几行字，会变成新的一份对照。它不如磁带干净，因为它经过了人的手；可它比一个人十年后的模糊印象，要可靠得多。而且它是在磁带放出来之前封上的，磁带碰不着它。

◆ 八、有计划地花，是什么样子

有计划，不是开一次家庭会议、做一张大表。它就是放之前，先想清楚三件事。

第一件，放来做什么。是想听，还是想查？

想听，就只是听，听完不对账号做任何事。想查，就先定好要查哪一处。比如账号最近总说「你要先照顾好自己」，这类话父亲那时候说不说。

第二件，放给谁。苏念、唐秀英、程小禾，三个人对父亲的记法不一样。

母亲跟他过了三十多年，她的耳朵本身就是一份留底，而且她从来不用那个账号。只是 1998 年那一晚，苏念已经拿账号的话问过她三回，第 17 章那一行记着「对过 3 次」。可母亲一听，她心里那份记性就被磁带碰了。所以要查，最好先请母亲把记得的写下来，封进信封，签上日期；等哪天真放了，再拆开来比。

第三件，放完怎么办。最要紧的是这一条：放完不上传，不改人设，也不转录。

原带放回月饼铁盒。在铁盒盖内侧写一行字：哪天、谁、为什么放过一次。

这一行字很小。它会让这盒磁带从「没放过」变成「放过一次，知道为什么放」，而不是悄悄地、说不清地被用掉。

◆ 九、今天与机器

账号页面那行「上传更多语音」，在今天的纪念服务里，是一句很平常的话。

对做产品的人来说，材料越多，账号越像，用户越满意，投诉越少。这几样都看得见，也都能写进报表。

看不见的是另一样：每多喂一份，家里能拿来查账号的东西就少一份。

账号越像，越没有什么能证明它哪里不像。

这不是平台在作恶。它只是把「像」当成了唯一要做好的事。

换一个行当，你就看得更清楚。药房里那盒标准砝码，苏念一个月拿出来校一次秤。要是有人说：砝码放着也是放着，干脆熔了，铸进秤盘里，秤就永远准了。

谁都听得出这话荒唐。秤盘里有了砝码，秤当然「准」，可从此再没有东西能告诉你它准不准。

把最后一盒磁带喂进账号，是同一件事，只是换了一张温情的脸。下一章会讲，这样做以后，家里第一个消失的，是那句「他不会这么说」。

302 号那本书在第 11 章末尾留下一句，大意是：真正要避免的不是变化，是把变化藏起来〔核：大意〕。本书往前再走半步：

把材料全部喂进去，账号最像的那一天，家里也就再没有一样东西能说它不像了。

第 16 章把这种状态放进那一格：自签的「还是它」。

账号还在说「早点睡」，语气一天比一天对。家里谁也不再说「不像」。可这份「像」，已经找不到一样它没吃过的东西来作证。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

一个周日下午，程立说，档案室那台录音机，他下周就能借回来。灰色的，按键有点涩，他试过，还转得动。

苏念把月饼铁盒拿下来，又放回去。她先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唐秀英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会儿，说：「先别放。你过来，我先写。」

三个人去了母亲那里。小禾很失望，他早就想拆那台录音机了。

唐秀英拿出记账用的那种格子本，戴上老花镜。她一行一行写 1998 年年三十的晚上：谁在，坐在哪，外婆说了什么，谁起头唱的歌，鞭炮是几点放的，父亲喊谁去端菜，父亲说话那个爱拖的尾音。

写到一半，她停下来，说了一句：「他那时候不说『早点睡』。那是你上夜班以后才有的。」

苏念愣住了。

账号每晚说的这三个字，在她心里一直是「父亲的口头禅」。母亲这一句告诉她：它可能是有来历的，是从某一年才长出来的。

要是这样，账号就是把后来长出的那一截，当成了父亲从来就有的样子。能把这一截量出来的，是那盒磁带；可磁带还没放，眼下只有母亲这一句。

小禾问：「那外公那时候说什么？」唐秀英想了想，写下一行：「都坐，都坐，菜要凉了。」

小禾说：「不像。」

小禾只认得账号里的外公。在他那里，账号就是外公本来的样子，外婆写的反倒「不像」了。

屋里三个人，手里的留底，多少不一样。母亲手里最多，小禾手里几乎没有。

写完，唐秀英把那几页撕下来，折好，封进一个信封，在封口上签了名字和日期。苏念把信封带回家，放进衣柜顶上的鞋盒，和父亲写给母亲的字条放在一起。

那天，她没有上传任何东西，也没有借录音机。她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磁带先不放。妈的记忆已封存，等想清楚要问什么，再放，再拆。」

写完，她又想起第 17 章那张单子。母亲那一晚的记性，那一行写的是「对过 3 次」。

信封是今天封的。封在磁带之前，却封在那三次之后。编码规则第 13 条说，封存必须在碰之前做；碰过以后再封，封下的已经是碰过的样子。

所以这只信封，挡得住磁带，挡不住账号。它不是一份干净的留底。

她在那一行下面又添了一句：「信封封在对过三次之后，不干净。干净的，只有磁带。」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行灰字。

「上传更多语音，让爸爸更像他。」苏念现在知道，这句话后面少了半句：每传一份，家里就少一样能查他的东西。

她没有关掉账号。每晚十一点，「爸爸」还是会说「早点睡」，她还是会回「知道了」。这件事给她的安慰是真的，本书不打算把它拿走。

变的是，她手里多了一张单子。

明天能试：把家里关于一个走了的人的录音、录像、信、聊天记录列一张单子。每样后面写一个字。

「喂」：已经给过账号，或拿去做过什么。「补」：内容被谁写进了别处。「对」：拿出来比过，比过几次。「无」：从来没动过。

标「无」的那几样，先别急着用。想用的时候，照第八节那三件事先想一遍。

家里没有纪念账号，这张单子照样有用。它告诉你，关于那个人，还有哪几样东西没被任何人的讲述碰过。

想念一个人，这件事本身不用算账。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留底不用会淡，用了会少；不必锁死，也别喂光。先知道自己在花哪一份，再决定放不放。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靠一盒账号从没听过的磁带，和一位从不用账号的母亲的耳朵。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磁带没放过，没喂，没补，没对；母亲的记性在放之前写下、封进了信封，可它封在对过三次之后，不算干净。

想 一 想

- 你手里有没有一样关于某个人的东西，从来没给别人看过，也没拿去做过什么？
- 如果要放它一次，你最想先查清楚哪一件事？

◆

22

第 22 章

「他不会这么说」越来越少

◆ 一、笔记本上的那一列

苏念有个习惯，是在药房养成的：什么事都记一笔。

账号开通的头一个月，她在手机备忘录里开了一列，名字就叫「不像」。

账号说了一句父亲不会说的话，她就记下来。日期，原话，后面跟一个字：改。

第一个月，记了十四条。

「今天辛苦了，记得奖励自己一下。」——爸从不说「奖励自己」。

「你的感受很重要。」——他一辈子没说过「感受」两个字。

每记一条，她就去账号里点一下「不像」，有时还在设定里补一句：「说话短，不讲道理。」

第二个月，九条。第三个月，五条。第四个月，两条。

到第六个月，那一列停在一个空白日期上，再也没有往下长。

她把这几个数抄在一张便签上，贴在药房电脑旁边，和每月的温湿度记录贴在一起。

那天晚上，她翻着这一列，第一个念头是：账号终于像了。

第二个念头，她过了很久才说出口：还是我已经认不出来了？

这一章，就停在这两个念头中间。

◆ 二、302 号那本书里的同一句话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11 章，也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一个女儿和复现账号聊了半年。账号的回答越来越长，越来越会安慰。有一天它说：「你应该优先照顾自己的感受。」

那本书写，这句话没有问题，甚至很体贴。女儿盯着屏幕看了半天，说：「我爸不会这么说。」〔核〕

那本书拿这一刻，去讲版本：同一个账号，名字、头像、界面都没换，生成的方式却可能已经变了。

它还写到另一件事：用的人自己也在动手。点「不像」，点「像」，删一段，补一句人物说明。这些反馈要是被系统吸收，也会改变后面的生成〔核：大意〕。

这一笔，正是苏念那一列在做的事。

那本书把这件事记成「使用者不是旁观者，他也在塑造这个对象」，然后去讲修改权：谁能删、谁能改、几个子女意见不一时听谁的。

它没有往另一个方向追：使用者每纠正一次，自己手里还剩什么？

说「不像」越来越少可能是坏事之前，先把它的好处说足。

302 号那本书在同一章写过一个有益的方向。父亲生前说话很短，系统却总是长篇大论。女儿把回答长度调短，反而更像了。

又比如，系统把工作场合的腔调带进了家里，家属一纠正，就贴近了真实的关系。

这都是真的。纠正有用，账号确实会因此更像一些。

对一个刚失去父亲的人来说，每晚那三个字说得越来越对，本身就是一种安慰。本书不打算把这份安慰说成假的。

问题不在纠正，在纠正以后，那一列为什么会停。

◆ 三、一列停下来，有两种原因

那一列停下来，可能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原因。

第一种：账号真的像了。苏念手里还有足够多它没吃过的东西，父亲的旧信、母亲的记性、那盒没放过的磁带。拿这些去对，它都对得上。

第二种：能拿来说「不像」的东西，已经被花得差不多了。账号还在说父亲不会说的话，只是苏念再也找不到一样东西，能指着它说「不对」。

从那一列本身看，两种情形一模一样：都是空白。

这正是第 15 章那张四格表里，最上面一行的两格。

左边那格叫查得了的连续，右边那格，是本书要打的那一格：自签的「还是它」。

区别不在账号，在苏念手里还剩几份留底。

「他不会这么说」越来越少，不是好转的读数；它只说明，能拿来说这句话的东西，还剩多少。

◆ 四、每一次「不像」，本身也在花

还有一层更绕的，要慢一点讲。

苏念每记一条「不像」，用的是什么？是她心里那个父亲。那份印象，是账号开通之前就有的，账号原本碰不着它。

她拿它去对账号，对出一处不像，这是「对」。接着她点了「不像」，又在设定里补了一句「不讲道理」，这就把对出来的结果，喂回了账号。

一条纠正，同时花了两回：对了一次，又补了一次。

第 11 章说过留底被用掉的三种动作。苏念那一列，三种里占了两种。

所以，纠正得越勤，账号学得越快，那一列越早停。

更麻烦的是，补进去的那一句「说话短，不讲道理」，是她对父亲的一个总结。账号照着这个总结长，长得越来越像这个总结。

等到她再拿心里的父亲去对，对上的其实是自己那句总结。

302 号那本书第 11 章说过一句很准的话：原始材料和后生成的材料会越来越靠近，最后看起来像「父亲长期以来就是这么说的」〔核：大意〕。

本书只是把这句话里的「看起来像」，换成一个能数的东西：她手里还没被搅进去的那几份，到底还有几份。

◆ 五、一个故事传十遍

心里那份印象，为什么会被搅进去？这件事，心理学里早有人看见过。

1932 年，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出版了《记忆》（Remembering）。书里有一组后来很有名的实验：让一个人读一则陌生的北美印第安民间故事，叫《鬼魂之战》，过一阵子复述；再让下一个人听这份复述，再复述给下一个人〔待核：实验细节〕。

大意是：传了几轮以后，故事里那些对英国读者来说古怪、说不通的地方，一处一处被磨掉了。故事变短，变顺，变得像一个英国人本来就会讲的故事。

没有谁故意改。每个人都只是照着自己听懂的样子，讲得顺一点。

苏念那一列，像是这个实验的家常版，只多了一台机器。

账号说一句，她拿心里的父亲对一下，把不顺的地方报回去。账号改得顺一点，再说一句。她心里的父亲，也跟着这一来一回，被磨得顺一点。

一轮一轮下来，父亲身上那些「说不通」的地方——打磕巴，嘴硬，从不说软话却半夜起来掖被子——最先被磨掉。

剩下的那个父亲很顺，很好懂，也很像。

巴特利特那组实验，在这本书的尾篇还会再出现，第 34 章会把它和本书的分界写清楚。这里只借它一句：复述得越多，越顺，越难找回原样。

◆ 六、小禾手里没有那一列

家里另一个天天跟「爸爸」说话的人，是程小禾。

他不叫它「爸爸」，叫「外公」。有时候放学回来，问它一道数学题，问它恐龙是怎么死的。账号都答得很耐心。

小禾从来没说过「外公不会这么说」。

不是账号对他更像。是他手里本来就没有多少能拿来对的东西。外公走的时候他九岁，记得的只有几个画面：骨刀，修书的台子，一碗放了很多糖的鸡蛋羹。

对小禾来说，账号说什么，外公就是什么。他的那一列，一开始就是空的。

这件事让苏念有点害怕。十年以后，小禾会记得一个什么样的外公？是那个半夜掖被子、说话打磕巴的人，还是那个耐心讲恐龙的账号？

本书不替她回答。只指出一件事：同一个账号，在家里三个人那里，处在三格里。

母亲那里，是查得了的；苏念那里，正往那一格滑；小禾那里，从第一天起就在那一格里。

第 29 章会讲，一个人「我一直是我」的那份留底，常常在别人手里。外公是谁，小禾那份留底，就在母亲和外婆手里。

◆ 七、那一格的三个记号，在这一列上

第 16 章讲过那一格的三个记号。放到苏念那一列上，每个都看得见。

第一，看上去在变好。十四、九、五、二、零，一条漂亮的下降线。拿给谁看，都会说是好事。

第二，坏了不报信。哪一份留底被花掉了，那一列里不会写。「不像」这一列只记对出来的不像，从来不记「我拿什么对的」。

第三，越用越抹。她和账号聊得越多，越难想起父亲没开账号以前，说话究竟是什么样。

三个记号凑在一起，就是一句很平静的话：账号很像。

这句话没有错，它只是查不了了。

换一种眼光看那一列，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只认形状的人会说：账号越来越像，像就是还是他。那一列停了，正好证明这一点。

只认路的人会说：她每晚都在用，一天没断，这条路一直有人走着、看着，怎么会不是他？

只认土的人会说：材料都是父亲的，聊天、语音、照片，哪一样不是他留下来的？

三种说法都对了一半。账号是像，路是没断，材料也确实是他的。

可三种说法都默认了一件事：拿来判断「像不像」的那份对照，随时都在，随时能用，用了也不少。

第 9 章说过，这是三家都没说出口的默认。那一列停下来的那天，正是这个默认失效的那天。

◆ 八、今天与机器

做纪念账号的公司，也会看这样一条线。

对他们来说，用户点「不像」的次数，是一个产品指标，叫纠错率也好、负反馈率也好。这个数一路往下走，团队会开会庆祝。

本书不怀疑他们的好意。可这条线下降，可能是账号变好了，也可能是用户手里的对照被吃光了。光看这一条线，两样分不开。

第 308 号《轻重之间》（王帅著）第 96 章写过一个很像的病，它叫「伪连续」：推荐系统改变了用户的偏好，却仍把后来的点击当作用户本来的偏好〔核：大意〕。

那本书说，这时候更多数据不等于更多知识，反而可能让旧模型得到更高的置信度〔核：大意〕。

纪念账号是同一件事的家常版。账号改变了家人心里的父亲，又拿家人越来越少的纠正，来证明自己像父亲。

第 30 章还会讲另一头：机器吃自己写的东西，会怎样。

◆ 九、分得开吗

两种原因从那一列上分不开，换一样东西就分得开。

办法很简单：找一份这条续接从来没碰过的东西，去对一次。

要是对完，「不像」又冒了出来，那一列的停，就是第二种。要是对完还是没有，第一种的可能就大了很多。

这份东西，得满足一个条件：它没被账号吃过，也没被苏念拿去补过账号。

磁带算一份。母亲没写进人设表的那些记性算一份，她从来不用那个账号。父亲文化馆的老同事也算，他们记得的是另一个场合里的苏国平。

随身一问，在这里可以说得更具体：

这一次没说「不像」，是因为它对了，还是因为你手里已经没有能说它不像的东西了？

本书把这件事写成了一条可以被推翻的预言，第 38 章会写全。大意是：账号吸收了家人事后回忆的那些家庭，「他不会这么说」这类自发纠正，每月掉得更快。

要是两组掉得一样快，本书在这一处就要收窄。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

一个周六，苏念把手机递给母亲。

「妈，你帮我看看，这十条像不像爸。」

十条，是她从最近一个月的消息里随手挑的。每一条，她自己都觉得像。

唐秀英戴上老花镜，看得很慢。看到第三条，她停了。

「『路上注意安全，到家说一声』——他不这么说。他会说『到了没有』。等你到了，打电话问。」

第六条：「别太累了，身体要紧。」她摇头：「他嘴上从不说这个。他是半夜起来给你掖被子的人。」

第九条，她看了很久，最后说：「这条像，可是太顺了。他说话老打磕巴。」

十条里，母亲挑出了三条。苏念自己，半年里一条都没挑出来。

那天晚上，苏念在那一列下面空了一行，写：「妈挑出三条。我挑出零条。」

她没有把这三条点「不像」，也没有改设定。她知道，一旦点了，母亲这一份，也就搅进去了。

她只是把这三条抄在了另一个本子上。

那天夜里，她又做了一件事：翻回那一列的最开头，读第一个月记下的十四条。

「今天辛苦了，记得奖励自己一下。」她记得自己当时看到这句，差点笑出声。

现在再读，她只觉得这句「有点不像」，说不出哪里不像。

那十四条，是她在账号还没碰过自己记性的时候写下的。写下的那一刻，它们就成了一份留底：一个刚失去父亲、还没被账号陪了半年的苏念，对父亲的判断。

半年后的她，已经说不清那份判断从哪来。可那一列还在，字还在。

她这才明白，那一列真正值钱的，不是底下那一片空白，是顶上那十四条。

它们不只记了账号哪里不像，还记下了那时的她，手里拿的是什么。

她给那十四条加了一个标题：「头一个月」。从那以后，她不再往这一列里补，也不再拿它去改账号。

这件事不只发生在纪念账号上。

一个新来的护士，头一个月看什么都不顺：交班单写得太简，某个流程绕了一圈，某种药放的位置不顺手。她一条条记下来，交给护士长。

第二个月少了，第三个月更少，半年以后，她已经觉得一切都很正常。

是科室变好了吗？有一部分是，她提的意见有几条被改了。可另一部分，是她自己被科室的样子慢慢磨合过去了。新来时那双「看什么都不顺」的眼睛，用一天少一天。

好的护士长会把新人头一个月的那张单子留着。不是为了追究，是因为那张单子是科室里最难得的一份东西：一双还没被这里碰过的眼睛看到的样子。

苏念药房里也有这样一张。每年新来的实习生，她都让他们第一周写一页「看着别扭的地方」，写完收进抽屉，一年后再拿出来一起看。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一列，苏念没有删。它现在有了新的用处。

她不再把它当成「账号还差多少」的进度条，而是当成一只表：这只表停了，就该去找一份没碰过的东西，对一次。

明天能试：要是你家里也有一个纪念账号，或者有一个你天天说给自己听的「他」，开一列「不像」。

每月月底，数一数这个月记了几条。

连续两个月是零的时候，别急着高兴。找一个没用过那个账号、也很少听你讲他的人，请他看十条，只看，不改。

他挑出来的，抄下来，放在别处。别拿去喂账号。

这一招，用在别的事上也灵。孩子作业里的错越来越少，你也可以请一个没辅导过他的人，帮你看一回。

想念本身没有对错。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纠正越来越少，可能是它对了，也可能是你手里已没有能说它不对的东西；拿一份没碰过的去对一次，就分得开。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 表面上靠那一列的空白，其实靠唐秀英那双从没被账号碰过的眼睛。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苏念心里那份，对一次补一次，已经花了大半；母亲那份，口头禅和习惯补过人设表，这十条她拿来对的，是表里没有的那些，这一回对过一次，没喂。

想 一 想

- 你最近一次说「他不会这么说」，是什么时候?
- 那一次，你是拿什么去对的?
- 那样东西，现在还像当时一样干净吗?

◆

23

第 23 章

老面馆换了师傅

◆ 一、一碗牛肉面，两句话

县文化馆斜对面，有一家开了二十多年的牛肉面馆。苏国平在世时，每周三中午都去，一碗二两，多放香菜，不要蒜。

他走以后，唐秀英一次也没去过。

今年春天，程立带小禾路过，进去吃了一碗。出来时小禾说：「好吃。」程立没说话。

晚上他跟苏念说：「面馆换师傅了。」

「你怎么知道？」

「汤淡了。爸带我去过几回，以前那个汤，喝完嘴上是黏的。」

隔了两个周末，苏念自己去了一趟。招牌没换，红底白字。桌椅没换，墙上那张价目表也还是那张，只是「牛肉面」后面的价钱贴了一小块新纸。

老板娘认得她：「苏老师的闺女吧？还是二两，多放香菜？」

那一刻，苏念觉得一切都还是原来那样。

面端上来，她喝了一口汤，不知道该怎么说。说淡了，好像是淡了一点；说没变，好像也说得过去。

她上一次在这里吃面，是七八年前了。那时她还在省城读书，放假回来，父亲非要带她来，说「你在外面吃不到这个汤」。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碗面：同一家店，有人说「还是这家」，有人说「味道变了」，到底谁说得对，凭什么说。

◆ 二、302 号那本书里的那家面馆

这个场景，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11 章也写过，只是没有名字。

小区门口一家老面馆。招牌没换，桌椅没换，菜单没换。熟客吃第一口就说：「味道变了。」老板笑：「师傅换了。」熟客说：「可还是这家店啊。」另一个人接一句：「店是这家，面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味了。」〔核〕

那本书拿它来比复现账号：名字、头像、界面都没换，生成的方式却可能变了。

它的分析很细。它说，「同一个账号」里面至少同时有几种连续性：名字连续，数据来源大体连续，界面连续，关系使用连续，生成机制却未必连续〔核：大意〕。

它还说，熟客可以说「我还是来这家店」，也可以说「味道已经变了」，两句话不冲突〔核：大意〕。

这一笔，本书非常佩服。

它把「还是不是它」这个看上去只能答是或否的问题，拆成了好几根线，每根线可以分别是真的、分别是假的。

招牌那根线没断，厨房那根线断了。说「还是它」的人和说「不是它」的人，各自抓着一根线，都没说错。

◆ 三、它把答案交给了「记版本」

拆完以后，302 号那本书往哪里走？

它说，「同一个人」的哲学问题，可能没有一个技术答案；可「这一版怎样发生出来」，完全可以被记录。于是它提出五件更好做的事：来源可追，版本可识别，权限可说明，生成与历史分开，进入现实事务时另记执行和异常〔核：大意〕。

这五件，本书全都赞成。

可它在这里停下了。它拆出了几根线，却没有问：说「味道变了」的那个人，手里拿的是什么？

熟客说「还是这家」，凭的是招牌、座位、老板娘那一声「多放香菜」。这些东西，今天就摆在眼前，谁来都看得见。

老食客说「味道变了」，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舌头上一份二十年前的味道。这份味道不摆在店里，只在少数几个人嘴里。

两种说法，一个靠此刻看得见的东西，一个靠一份过去留下来、没被今天的店碰过的东西。

谁能说「不是它了」，不看谁站得近，看谁手里还有一份这家店没碰过的留底。

◆ 四、谁手里还有那份味道

回到县城那家面馆，数一数，谁手里还有那份老汤的味道。

苏国平有过，他走了。

程立有一点。他跟岳父去过几回，喝的是老师傅那锅汤，此后多年没再去，那份味道一直没被新汤碰过。所以他一口就喝出来了。

苏念有过，可淡了。七八年没来，那份味道自己在褪。她喝了一口，说不准。

小禾没有。他第一次来，喝的就是新汤。在他嘴里，这就是这家店本来的味道。

老板娘有吗？她天天在店里，天天尝。新师傅来的第一天，她也许觉得不对；第三十天，她已经习惯了；到第三百天，新汤就是她记得的汤。

天天在场的人，反倒最先失去那份味道。

这一点，苏念在药房里早有体会。新到一批同款的药，包装换了一家印刷厂，颜色深了一点点。天天摆货的同事说没变；隔了一个月休假回来的同事，一眼就说：「这批盒子发灰。」

天天看，眼睛跟着慢慢挪；隔一阵再看，那一阵里没被碰过的印象，就成了尺子。

她每天尝一口，就拿新汤把旧的味道盖一层。这是第 14 章说的「对」：每比一次，就碰一次。

这家店里，离它最近的人，留底花得最快；隔了几年才回来一次的人，反倒还攥着一份。

◆ 五、熟客认店，老食客认味，各认的是什么

302 号那本书说，两句话不冲突。本书愿意再往下拆一层：两句话不冲突，可它们的分量不一样。

「还是这家店」，这句话很难错。招牌在，门牌号在，老板娘在。只要这几样不换，它天天都是真的。

可它也很难查。你要证明「还是这家店」，拿出来的证据就是招牌和门牌号本身。它是自己给自己作证。

「味道变了」，这句话很容易错。舌头会骗人，人会怀旧，七八年没吃，难说是汤淡了还是自己口重了。

可它能查。程立可以去找另一个老食客，问他觉得怎样；可以去找走了的老师傅，请他再做一锅，并排尝一下。

能错的那一句，才是查得了的；永远对的那一句，查不了。

这不是说「还是这家店」不重要。对一家店的生意、对一条街的记忆，招牌和座位都是真东西。

本书只是指出：要是一家店里只剩下第一种人，那家店就再没有人能说「味道变了」。那时候，它在最上面一行的右边那格里，稳稳地「还是它」。

◆ 六、外婆的小鱼

302 号那本书里，还有一个和面馆相近的例子，放在第 21 章。

外婆每周六先去鱼摊，老板老罗问「还是那条？」鱼要小一点，不要太肥，回家放姜烧汤。

外婆走后，外孙女路过鱼摊，问老罗：她以前为什么总买这种小的？老罗说，大意是：你小时候嫌大鱼肉柴，她就一直买小的；后来你长大了，她还没改〔核：大意〕。

那本书从这里得出一句很好的话：「外婆总买小鱼」不是她身上的一条固定程序，是一条因为她而长出来的路〔核：大意〕。

本书从这里看见的，是另一样东西。

「外婆为什么买小鱼」，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知道的人在鱼摊上。老罗手里有一份外婆的留底，这份留底从来没进过家里任何人的讲述，也没进过任何一张照片。

老罗那份，是外孙女手里没有的东西。

外婆是什么样的人，家里人心里早有一个说法：「最会照顾人」。这个说法讲了几十年，已经很顺。老罗那一句，把这个顺的说法戳了一个小口：她照顾的方式，是十几年不改，照着一个已经过时的口味买鱼。

有时候，一个人最有用的留底，不在家里，在鱼摊上、在面馆里、在他每周三中午坐的那张桌子旁。

◆ 七、水费照交，「老周」没了

302 号那本书第 19 章，还有第三种连续，和面馆正好相反。

一栋没有物业的老楼，每月的公共水费由楼栋长老周挨家挨户收，每户几十块。老周去世，群里有人说「以后我来吧」。第一个月顺利；第二个月新人出差，忘了通知；第三个月收费账户换了；第四个月两户租客退租，金额要重分〔核：大意〕。

最后，他们没有再找一个新的「老周」。账单共享，系统按户计算，在线支付，有争议的找两位轮值住户，账户变了由备用管理员更新。

那本书的结论是：水费继续交，承载者却不再是一个人〔核：大意〕。它在第 26 章把这类东西叫作「不动的点」：动作会变，人会变，工具会变，留下来的是一个判据——公共水费被正确缴纳〔核：大意〕。

这一种连续，招牌换了，厨房也换了，「还是那件事」却一点没断。

为什么面馆一换师傅就有人说「变了」，水费换了整套做法却没人说「不是它」？

因为水费这件事，手边一直有一份续接碰不着的对照：水表。每月走了多少字，自来水公司那边有一份账，楼里谁也改不了。新办法收上来的钱和水表对得上，就是对；对不上，马上有人在群里问。

面馆没有水表。一碗汤该是什么味，没有一份自来水公司替你记着。它只记在几个老食客的嘴里，记在一个修书人的工作日志上。

所以，同样是「还是它」，有的好查，有的难查。差别不在事情大小，在那份对照在谁手里、会不会被这条续接自己碰到。

水表在局外，查起来很省力。老汤的味道在局内，在天天尝它的人嘴里，一尝就花。

◆ 八、要是只剩熟客

做一个思想实验。县城那家面馆，再开十年。

程立搬去了外地，老马在老家过世，苏国平的本子被当废纸卖了。来吃面的，全是这十年里才认得这家店的人。

那时候，这家店会怎样？

生意也许更好了。新师傅照着新客人的口味调，汤越调越合大家的意。没有人抱怨，大众点评上一片好评，写的都是「老字号，几十年的味道」。

那一格的三个记号，一样不少：看上去在变好，坏了不报信，越用越抹。

「几十年的味道」这句话，它没错，只是没人能查了。

这不是说那家店变坏了。新汤也许比老汤更好喝。本书不评汤，只问一件事：店门口挂着「老字号」三个字时，谁还能说出它和二十年前是不是一回事。

答案是：没有人，也没有东西。

那一天来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动静。最后一个老食客搬走，最后一本工作日志被卖掉，那一天，店里照常营业。

◆ 九、今天与机器

面馆换师傅，在今天还有一个更快的版本。

一家连锁店，配方写进了中央厨房的系统，每个门店的汤，都是同一台机器按同一组数字熬出来的。老顾客说「味道变了」，店方翻出配方给你看：一克没改。

配方没改，原料的产地换了；原料没换，熬汤的锅换了；锅也没换，喝汤的人的舌头，被这几年别家的汤养刁了。

这时候，谁手里还有原来的味道？

配方是有的，可配方就是这条续接自己。拿配方去证明「还是那个味」，等于拿菜谱证明菜谱。

那份能查它的东西，只能是一样这条续接没碰过的东西。比如一个多年没来的老顾客，一罐当年留下来、封着没开的汤底，一段别人拍下的旧视频，画面里有人喝了一口，皱了皱眉。

第 30 章会讲，大模型吃自己写的东西，也是这个道理。训练数据里最早那一批人写的东西，是它唯一的老汤。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

苏念把这事跟母亲说了。唐秀英想了半天，说了一句：「你爸那个本子，你翻过没有？」

苏国平在文化馆修书，有个习惯：吃过什么觉得好，在工作日志的最后一页随手记一笔。

那个本子，苏念整理遗物时见过，没细看，跟装磁带的月饼铁盒放在一起，也一直没人动过。

她翻到最后几页。日期是七八年前的。有几行写着：

「周三，老马家面，汤好。」

「周三，老马家面，汤稍咸，大概换了盐。」

「周三，汤好。老马说骨头是从西门那家拿的。」

本子上没有味道，可有一样东西：一个人连续几年、隔一周记一次的判断。他没想过给谁看，也没拿来做过任何事。

苏念拿着本子去了面馆，问老板娘：「老马师傅还在吗？」

老板娘说，老马前年回老家了，现在是他徒弟。骨头还从西门拿吗？早不了，西门那家关了。

那碗汤到底变没变，苏念最后也没尝出个准。可她知道了变在哪：骨头换了一个来处。

这一条，是父亲那个本子告诉她的。本子是这家店唯一没碰过的一份留底。

结账的时候，老板娘多说了几句。

「苏老师以前每周三来，坐靠窗那张。吃面不说话，吃完了把香菜叶子挑出来一根，放在碗边上。我问过他，你不是要多放香菜吗？他说，多放，可是那一根老的，嚼不动。」

苏念站在柜台前，半天没动。

这件事，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账号也不知道。父亲的聊天记录里没有，照片里没有，那盒磁带里大概也没有。

老板娘那双天天尝汤的舌头，留不住老汤的味道。可她那双眼睛，替苏念留下了一份父亲的留底：靠窗那张桌，一根挑出来的老香菜。

这份东西，从来没被任何人拿去讲过、写过、喂过。它就在一个面馆老板娘的记性里，等一个人来问。

一家店里，同一个人，对这碗汤来说已经没有留底，对一位老顾客来说却还攥着一份。

留底不是哪个人有、哪个人没有。是对哪一样东西而言，谁手里还有一份没被碰过的。

苏念回家以后，没把这件事告诉账号。她写在了父亲那个本子的最后一页，用的是另一种颜色的笔。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苏念在笔记本上给这家面馆记了一笔小账。

招牌：没变。座位：没变。老板娘：没变，可她天天尝，不算数。新师傅：是老马的徒弟。骨头：换了来处。

能说「变没变」的：程立的舌头，一份；爸的本子，一份；老马本人，一份，在老家。

三份，一份在家，一份在本子上，一份在外地。

这张单子不是为了一碗面。它让苏念想起另一件事：关于父亲，她手里的东西里，哪一些像招牌，天天看得见、却只能给自己作证；哪一些像那个本子，放在角落，却是唯一能说「不对」的。

明天能试：挑一样你从小认得的东西，一家店、一道菜、一条街、一位老人的口头禅。问自己一句：今天要是有人说它变了，谁能证明它没变？

把你想到的人和东西列出来，在每一项后面写一个字：「天」，天天在场的；「隔」，隔了很久才碰一次的；「无」，从来没被今天碰过的。

后两种，就是你手里的留底。

带 走 的 话

说「还是它」的人凭此刻看得见的东西，说「变了」的人凭一份没被今天碰过的过去；后一种人在，才查得了。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店里靠招牌和老板娘那一声「多放香菜」；能查它的，是一个本子、一条舌头、一位回了老家的师傅。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本子没碰过；程立的舌头碰过一回；老板娘那份，天天被新汤盖一层，已经花完了。

想 一 想

- 你天天在场的那个地方，最近一年变了什么？你自己说得出来吗？
- 谁是那个「隔了很久才回来一次」的人？你多久没请他来看一眼了？

◆

24

第 24 章

收储以前的那几年

◆ 一、柜子最底下那几本

县粮食储备库的统计室在二楼，朝北，冬天冷。程立在这里坐了十一年。

那天下午，科长拿着一份文件进来：「县里在研究，那个收购托底的办法，明年要不要慢慢退。让库里出个材料，看看退了以后，价格会怎么走。」

科长又补了一句：「最好拿托底以前的行情比一比。」

程立打开电脑，调出这些年的收购价记录。一行一行，很整齐，最早一行是托底办法开始那一年。

再往前，电脑里没有了。

他想起铁皮柜最底下那几本。

那是他师傅老宋留下的手写台账，蓝布面，用麻绳捆着。上面记着托底以前那几年，每个收购季的价格、进库量、哪天下雨、哪个乡的粮先到。

他进库那年，老宋就快退休了。老宋把这几本交给他，只说了一句：「这几本，没人要，你别扔。」

十一年里，程立一次也没翻过。

那天晚上，他把麻绳解开了。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几本台账：它们为什么十一年没人要，又为什么在要退的时候，成了全库最要紧的东西。

◆ 二、308 号那本书说：退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个市场

第 308 号《轻重之间》（王帅著）第 71 章，写过一模一样的局面。

国家建了收储，压住了丰年谷贱。可收储一建，市场就开始学：农户预期最低价，商人调整库存，银行评估农业贷款也会参考政策。那本书说，多年后国家想退出，面对的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市场〔核〕。

它在第 55 章又说了一遍，说得更透。要是国家突然退出，市场面对的不再是政策介入之前的世界，而是一个已经学会依赖、博弈或规避政策的世界〔核：大意〕。

这句话，程立读到时，点了很久的头。

他这些年亲眼看着：农户不再急着在收割当天卖粮，都在等托底价公布；几个粮商的仓越盖越大；信用社放给种粮户的贷款，额度跟着托底价走。

那本书还有一句更狠的：继续干预，也可能把政策制造的依赖，当成政策必要性的证明〔核：大意〕。

这些，本书全部接过来。

308 号那本书看见了一件很多人看不见的事：管市场的手，本身在改写市场。被管的那样东西，管着管着，就不是原来那样东西了。

308 号那本书把这件事说成「一粒粮食换了身份」。

收储以前，粮价主要是一个要观察的结果，看今年丰不丰、歉不歉。

收储规则被市场摸透以后，粮价成了商人和农户判断政策力度的信号。

再过些年，仓储、融资、种植结构都围着这个价格长了一圈，价格和库存的关系，成了下一轮政策绕不开的条件〔核：大意〕。

那本书说，这时候还把前后的「粮价」当成同一种东西直接比，就会漏掉它已经换了的位置〔核：大意〕。

电脑里那一列收购价，名字从头到尾都叫「收购价」。可第一行和最后一行的「收购价」，在县里这张网上站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第 4 章讲过这粒粮食的三次身份，这里不重复。这一章只问一件事：要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拿什么去对?

◆ 三、308 号那本书停在哪里

308 号那本书为这类事造了一套很细的工具。

它把「还是它」分成两种：事实上还是不是原来那个，制度上还把不把它当原来那个。它给事实那一侧设了三道门：角色还是不是那个角色，关系还是不是那些关系，证据还是不是那个意思〔核：大意〕。

这套工具，本书在第 5 章已经说过它的好。这里只看它在退出这件事上，停在了哪一步。

那本书算「身份时滞」，需要一个时点：事实上的它，是哪一天断的。它在附录二十六里老老实实写着：这个时点，由盲评专家依据断裂证据事后定位；要是定不准，这个案例就不拿来做强检验〔核：大意〕。

请注意这句话。事实那一侧哪天断，要靠人事后定。定的时候，人手里拿什么?

拿托底以后的数据去定，不行。那些数据，全是被托底改写过的市场吐出来的。拿它们去找「托底以前的市场是什么样」，就像拿新汤去回忆老汤。

只有托底以前、没被托底碰过的那几年的记录，才能告诉你：原来那个市场，是什么样子。

308 号那本书管那几年叫「政策介入之前的世界」。它看见了这个世界回不去，却没有把留着那几年的东西，当成一样要单独护着的东西。

在它的账本里，那只是一段「基期」，一段过时的数据。

◆ 四、基期就是留底

本书要说的，就是这一句。

托底以前那几年的账，不是过时的旧数据；它是这个市场唯一没被托底碰过的留底，退不退、怎么退，都得拿它来对。

没有它，「退了以后会怎样」这个问题，只能拿托底以后的数据去猜。而托底以后的数据，每一行都写着托底自己的影子。

拿这些数据去证明「市场离了托底就不行」，等于拿一个吃惯了药的人的体检单，去证明他天生离不开药。

308 号那本书担心的「把依赖当必要」，病根就在这里。不是谁故意，是手里只剩下被续接碰过的那一份。

那本书第 73 章还有一个例子，把这个圈子画得更清楚。要是税必须用某一种钱来交，大家对这种钱的需要，就是这条规矩造出来的。此后再看见「大家都需要这种钱」，就不能当成规矩以外的偏好；研究者要是拿它反过来证明这条规矩天然合理，就成了循环〔核：大意〕。

循环的意思是：拿来证明的东西，本身就是被证明的那件事生出来的。

要打破这个圈，只有一个办法：找一份规矩还没立的时候留下来的记录。没有托底的年份，没有那条税规的年份。

这份记录不需要多。几年就够，几页就够。它的分量不在多，在它是局外的。

308 号那本书的作者把「循环」两个字看得很准。本书只是给打破循环的那样东西，起了一个名字。

留底在不在，决定的是这件事还查不查得了。

程立面前那几本蓝布台账，就是这份留底。它十一年没人要，正是因为十一年里没人需要拿托底以前的市场来对什么。托底一年年接着做，每年都和上一年比，和自己比，比得很顺。

续接越顺，越没人想起那几本。

◆ 五、台账里的东西，和电脑里的不一样

程立翻了一整夜。

老宋的字很小，有时候一页记两个收购季。除了价格和进库量，还有一些电脑里永远不会有的东西。

「某年秋，连阴雨十二天，东乡粮潮，压价两分，农户不肯卖，拉回去晒。」

「某年，西乡张姓粮贩收得多，压价。乡里人宁可走二十里送到库里。」

「某年丰，价跌，农户夜里排队，队排到桥头。」

这些字，记的是托底以前的市场怎么动。农户手里没有托底价可等，下雨了就得卖，粮潮了就得被压价。粮贩可以压价，是因为农户等不起。

308 号那本书第 71 章另有一个案例，叫「谁有仓，谁就拥有不同的时间」：没仓的农户必须在收获期卖，有仓的人可以等〔核：大意〕。

老宋的台账，把这句话写成了一件一件的事。

电脑里那一列收购价，只有数。台账里有数，还有数是怎么来的。

托底以后，「夜里排队排到桥头」这种事没有了。这是托底的功劳。可也正因为没有了，今天的人很难想象，退了以后，它会不会回来。

◆ 六、拿出来对，也在花

那天夜里，程立动了一个念头：把台账拍下来，整理成表，录进电脑，跟后面的数据接成一条长线。

这个念头很自然，也很有用。可他想起苏念那盒磁带，停了一下。

录进电脑以后，这几年的数，会跟托底以后的数放在同一张表里，用同一套口径，算同一种平均数。

口径一统，老宋那些「连阴雨十二天」「排队排到桥头」，没有格子装，就会被丢掉。

剩下的那几个数，会被拿去跟后面的数一起「平滑」「补缺」「校正」。几轮下来，它们看上去会越来越像后面那些年的延长线。

这就是第 11 章说的「补」：拿留底去填续接的空。

填完以后，这几年就成了托底那条线的前半截，而不再是一份能拿来对那条线的东西。

他没有不录。他只是先做了一件事：原件不动，复印一份；录进去的那一份，在表头注明「据宋某手写台账转录，口径未统一，原件在铁皮柜」。

原件还是原件，被拿去用的，是复印的那一份。

◆ 七、不是越不碰越好

把台账锁起来，十一年不动，是不是就最好？

也不是。

第 21 章说过，锁起来的留底自己也在没。蓝布台账的纸已经脆了，有几页的圆珠笔字褪成了浅灰。

更要紧的是另一样：能读懂这几本的人，在一个个离开。

「东乡粮潮」，潮到什么程度？「压价两分」，是一斤还是一百斤？「张姓粮贩」后来去了哪里？这些，只有老宋知道。老宋今年七十九了。

308 号那本书第 100 章说过一句话，本书很服气：任何身份变化都立刻重分类，会造成系统极不稳定；好的制度追求的是可辩护的时滞〔核：大意〕。

这句话放在留底上，意思是：天天拿出来对，不行；永远不拿出来对，也不行。第 36 章会把这一处写成本书的一条收窄。

拿出来，要挑时候。今天，县里要研究退不退，就是那个时候。

◆ 八、只看一面，会怎样说退

县里讨论退不退，会上能听到三种说法。

一种看形状。「收购价」这个名字一直在，表格一直在，每年报上去的数一年比一年稳。还是那个市场，退了也就是回到原来。

一种看路。托底这件事一年接一年，从没断过，有人管，有人报，有人查。路一直有人走，一直有人看着，有什么好担心的？

一种看土。种粮的还是那些乡，地还是那些地，粮还是那些粮。底子没变，市场能变到哪里去？

三种说法都有一半对。名字确实没换，路确实没断，地和人也大体还在。

可三种说法里，都没有一句问：退了以后的市场是什么样，拿什么来对？

它们都默认，「原来那个市场」随时可以拿来比，想比就比，比了也不少。

第 9 章说过，这是本书在三本源书里都看见的那个默认。在粮库里，它的样子就是：大家都以为，「托底以前」还摆在那里，退回去就能看见。

其实它只摆在铁皮柜最底下，用麻绳捆着，十一年没人解开。还有一部分，只在一位七十九岁的老人脑子里。

◆ 九、今天与机器

统计室这几年也上了新系统。系统能做预测：退了托底，下一年收购价大概在什么区间。

程立看过它的说明。模型是拿托底以来这些年的数据训练的。

它预测得很准。往年拿它预测下一年，误差很小。

可往年，托底一直在。模型学会的，是一个有托底的市场怎么动。让它去预测一个没有托底的市场，它只能把有托底的那套动法，往没有托底的地方推。

模型越准，越容易让人忘了它从没见过退了以后的样子。

308 号那本书第 92 章管这个叫「聪明误学」：学习能力很强，学的对象却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对象〔核：大意〕。

本书在这里只多说一句：要知道它学错了没有，得有一份它没学过的东西。

老宋那几本台账，系统一页也没读过。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

第二天上午，程立把复印件和原件都带到了科长办公室。

科长翻了几页，说：「这个好。可这些年头太早了，口径对不上，放进材料里不好看。」

程立说：「不放进主表。放进附件，单列一节，叫『托底以前的几年』。」

他又说了第二件事：「我想去一趟老宋家，请他把这几本过一遍。哪些字是什么意思，趁他还记得，录下来。」

科长同意了。

那个周末，程立带着复印件去了老宋家。老宋眼睛不太好，让他念。

念到「东乡粮潮，压价两分」，老宋说：「一斤两分。那年粮潮得厉害，库里不收，粮贩收。」

念到「张姓粮贩」，老宋笑了：「他后来不干了，托底一来，他那点仓不够看。」

念到「排队排到桥头」，老宋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那几年，乡里人怕的不是价低，是没人收。」

程立把这句话记下来了。

后来交上去的材料，主表还是电脑里那条线。附件里多了三页：托底以前那几年，农户最怕的是什么，粮贩靠什么压价，下雨的年份会怎样。

科长在附件上画了一个圈，写了两个字：「要看。」

后来，县里开会讨论这份材料。有人拿着附件问：「那几年乡里人怕没人收，现在还会这样吗？」

程立答不上来。他只能说：「那几年是那样。现在会不会，要看托底退的时候，收购的人还在不在。」

会上安静了一会儿。这个问题，主表那条线里找不到，模型里也找不到。是那三页附件，把它摆上了桌。

这一次，留底花掉了一点：老宋的记性被问了一遍，台账被复印、被转录了一份。可花在哪里、花了多少，都记着。原件回了铁皮柜。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程立跟苏念说起这几本台账。

苏念说：「跟我那盒磁带一样。」

程立说：「一样，也不一样。磁带是一个人，台账是一个市场。可要想知道原来是什么样，都只能拿它们对。」

小禾在旁边问：「爸，托底是什么？」

程立想了想说：「就是有人保证，粮食再便宜也不会便宜过一个价。」

小禾说：「那挺好的。」

程立说：「是挺好的。所以后来大家都忘了，没有它的时候是什么样。」

明天能试：在你手上管着的一样东西里，找一份「改革以前」「换系统以前」「新规矩以前」的记录。一本旧账、一张老照片、一份没人再看的旧报表。

不急着用它。先做三件事：原件不动，复印一份；写清楚它是谁记的、记的是什么时候；找一个还记得那段日子的人，趁早请他讲一遍。

你管着的东西，哪天要退、要改、要换回去，这份东西会是唯一能告诉你「原来是什么样」的那一份。

> 带走的话
>
> **管一样东西管久了，它就被管成了别的样子；要知道原来是什么，只能靠管之前、没被碰过的那几页。**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 退不退，靠的是那几本蓝布台账，和一位七十九岁、还记得「怕的是没人收」的老统计员。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原件没动；复印一份录进电脑，标了来历；老宋的记性被问了一遍，记下来了。

想一想

- 你手里管的那件事，「开始管以前」是什么样子？还有谁记得?
- 要是明天让你退回去，你拿什么来证明，退回去的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25

第 25 章

「管仲」这个名字被续写了两千年

◆ 一、饭桌上的三个管仲

周四晚上，小禾带回一张成语作业：「管鲍之交」，要写一句话，说说是什么意思。

他问：「管仲是谁？」

程立正在盛饭，随口说：「讲粮价的。管仲说，粮食多了要收，少了要放。我们单位那套托底的道理，书上说就是从他那儿来的。」

唐秀英放下筷子：「管仲是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那个人。吃饱了，才讲礼。」

小禾说：「老师说，他是有个好朋友，叫鲍叔牙，好朋友让着他。」

苏念在一旁听着，没出声。

三个人说的，是同一个名字。可一个是管粮价的，一个是讲礼节的，一个是被朋友让着的。

小禾最后在作业本上写：「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这三个管仲，哪一个还是那个管仲？要是两千多年里一直有人往这个名字下面写东西，今天还有什么能拿来对？

◆ 二、308 号那本书先把三样东西分开

第 308 号《轻重之间》（王帅著）开头做了一件很老实的事：它说自己研究的是三个不同的对象。

历史上的管仲，生活在春秋；现存的《管子》，是一部多层累积起来的书，现代研究一般认为各篇跨越战国到秦汉前后，不能整本当成管仲亲笔；第三样，是那本书自己的解释和建构〔核：大意〕。

它在附录二里还转述了一位西方学者的看法：Robin McNeal 评介 W. Allyn Rickett 的《管子》研究时说，这部书经过数百年累积，到刘向整理时才大体固定；「管仲」这个历史人物，长期成了政治哲学和制度观念汇聚的名字〔核：大意〕。

「汇聚的名字」，这四个字说得很准。

一个人活了几十年，死了。他的名字却活了两千多年，一路有人往里面放东西：放进粮价，放进礼义廉耻，放进法度，放进盐铁。

308 号那本书在第 45 章说，正因为把人物和传统分开，才更看得清，管仲这个思想符号，为什么在后世不断吸纳新的经济与制度经验〔核：大意〕。

这一步分开，是这一章的起点。本书全部接过来。

308 号那本书后半部造过一张四格表，第 5 章说过。事实上还是不是原来那个，制度上还当不当它是原来那个；两两一配，四种状态。

最危险的一格，它叫「伪连续」：事实上已经换了，名字和规矩却还当它是原来那个〔核：大意〕。

把「管仲」放进这张表，会落在哪?

事实上，春秋那个人的言行，和后来《管子》里那一大堆篇章，早就不是一回事了。名字上，两千年里一直叫它「管仲之书」「管子曰」。

照那本书自己的表，「管仲」正落在伪连续那一格。

可那本书没有把它当病。它把「管仲传统」当成一个正当的研究对象，认真读，认真讲。

这一处，本书觉得它做得对。它停下的地方，是没有回头问一句：同样是名字沿用、内容换过，为什么粮价是病，「管仲」不是病？

◆ 三、续写不是病

先把公道说足：往一个名字下面续写，本身不是坏事。

一个传统要活下去，就得有人接着写。孔子以后有孟子、荀子，佛经以后有注疏，一部《本草》后人一版一版地增补。

一代人在前人的名字下面，加进自己那个时代碰到的问题。这正是传统还活着的样子。

《管子》里那些讲轻重的篇章，也许不是春秋的管仲写的。可它们回答的，是后来那几百年里，国家碰到的粮价、货币和盐铁。把这些放在「管仲」名下，等于说：这些事，接着他那条路往下想。

这是一条路一直有人在走。也是在走的过程中，长出了新的东西。

308 号那本书说「同名异物」会让系统越学越错。可《管子》这个同名异物，让一个名字两千年后还能被一个县城粮库的统计员拿来想事情。

所以，本书不说续写是坏事。本书只问一件事：续写到今天，还有没有一份没被续写碰过的东西，能拿来对一对？

◆ 四、两千年里没被续写碰过的那一份

有。只是很少，而且常常被忘了。

《论语》里，孔子说过管仲两次，口气很不一样。

一次在《八佾》篇。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哉」，说他器量小；有人问管仲懂不懂礼，孔子说，国君有的排场他也要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核〕

另一次在《宪问》篇。孔子说，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要披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核〕。

这两句，一贬一褒，都不是从《管子》里来的。说话的人比《管子》大部分篇章成书都早，也没打算替管仲立传。

拿它们去对唐秀英那句「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出来的东西很有意思。

《管子·牧民》里，管仲被写成一个大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人〔核〕。《论语》里，孔子却说他不懂礼。

到底哪个对，本书不判。本书只指出：两千年里，往「管仲」名下写进去的「礼」越来越多；能说「他其实不太讲礼」的，只剩孔子那几句。

一个被续写了两千年的名字，还查得了，靠的不是续写得多忠实，是续写之外还剩几句没被它碰过的话。

◆ 五、续写什么时候是长出，什么时候是自签

同样是往一个名字下面写东西，有两种很不一样的写法。

一种，写的时候知道自己在续，也让后来的人知道。注释写在正文旁边，用小字；增补的篇章另起一卷，标明「后人补」；修订的版本写清「本版改了哪里」。

另一种，写进去以后，就和原来的混在一起，分不出哪句是前人的、哪句是后加的。

前一种，续得再多，原样还在旁边，谁想对都能对。这是长出。

后一种，续得越顺，原样越找不回来。到最后，「管仲说过」和「后人替管仲说的」，已经没有人能分开。这时候「这还是管仲」这句话，就只剩名字自己给自己作证。这是第 15 章说的那一格：自签的「还是它」。

308 号那本书转述的「到刘向整理时才大体固定」，说的正是一次合并。整理以前，各篇各有来路；整理以后，它们装进同一部书，用同一个书名，后人读起来，像出自一人之手〔核：大意〕。

这次整理功劳很大，没有它，很多篇早就散了。可它也做了第 13 章说的那件事：拿各篇的来路，去补「一部书」的空。

◆ 六、小禾那个管仲，也是续写出来的

小禾作业本上那个「被朋友让着」的管仲，从哪里来？

主要是《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写管仲年轻时和鲍叔牙一起做买卖，分钱时管仲多拿，鲍叔牙不怪他，知道他家里穷；后来管仲跟错了主子，鲍叔牙又把他举荐给齐桓公。管仲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核〕

这段故事动人，两千年里被一讲再讲，成了一个成语。

可 308 号那本书在附录三里说得很清楚：它用《史记》，只当作后世早期的传记记忆，不当作春秋现场的材料〔核：大意〕。

司马迁离管仲，隔了五百多年。他写的时候，手里有什么，今天已经说不全了。

所以，饭桌上那三个管仲，没有一个是「原来那个」。

程立的管仲来自轻重篇，那多半是战国以后的人写的。唐秀英的管仲来自《牧民》，成书年代也有争议。小禾的管仲来自《史记》，是五百年后的追记。

三个都是续写，只是续写的年代不同、方向不同。

这不是坏消息。三份续写放在一起，彼此能对一对：轻重篇里那个精于算计的人，和《史记》里那个分钱多拿、被朋友体谅的人，是不是同一副脾气？《牧民》里讲礼义的人，和孔子说「不知礼」的人，怎么对上？

几份续写之间对不上的地方，就是原来那个人露出来的缝。

续写只有一份，或者几份被熔成了一份，这道缝就没了。

换三副眼光，看这个名字，会得出三种判断。

只认形状的人会说：名字在，书在，那么多人说他是「春秋第一相」，他就是这个样子。

只认路的人会说：两千年来，一代一代有人读他、注他、讲他，这条路从没断过，所以今天讲的还是他。

只认土的人会说：总有一个春秋时候真实活过的人，在这些文字底下撑着，不管写成什么样，底下那个人不变。

三种说法都对了一部分。名字确实在，传承确实没断，那个人也确实活过。

可三种说法都没有问：今天你说「管仲是这样的人」，拿什么来对？

那个春秋的人自己，早就够不着了。能拿来对的，只有那几份年代较早、彼此独立、没被后来的续写吃进去的记录。它们在哪，还剩几份，这才是「还是不是他」能不能查的关键。

◆ 七、修书人的规矩

苏国平生前在县文化馆修旧书。苏念小时候常在他的工作台边上看。

一本虫蛀的线装书，缺了一角。他会挑一张颜色相近、又稍浅一点的纸，补上去。

苏念问过他：「为什么不挑一模一样的？」

他说：「一模一样，以后的人就分不清哪块是原来的、哪块是我补的了。」

这条规矩，不是他发明的。修文物的行当里，有一份 1964 年的《威尼斯宪章》。它第 12 条的大意是：补上缺失的部分，要和整体协调，又要和原物区分得开，免得修复把历史证据弄假了〔核：大意〕。

一个县城修书匠，未必读过这份宪章。可他的手知道这件事。

补，是续接。补得认得出，原来那部分就还是留底；补得认不出，原来那部分就被补进了续接里。

管仲这个名字，两千年里被补了无数次。有的补得认得出，像注释、像按语；有的补得认不出，进了正文，就再也拿不出来了。

苏国平修书还有一个习惯。每补一本，他都在一张小卡片上记三行：哪天补的，补了哪几页，用的什么纸。卡片夹在书的最后。

有一回苏念问他：「谁会看这张卡片？」

他说：「十年以后，又有人来修这本书，他会看。他要知道哪些是我动过的，才敢动别的。」

这张卡片，就是一条续接给自己写的账。它不让续接停下，只让续接认得出自己。

《管子》两千年里经过很多双手。要是每双手都留了这样一张卡片，今天的人读它，就能一层一层剥开，看见哪一层是哪个年代加的。

可惜大部分没有。今天的学者能做的，是从文字的用法、提到的制度、讲的道理里，一点点去推哪一篇大约是什么时候写的。308 号那本书承认，它自己也没有通读全部篇章，也没有完成全部的年代学〔核：大意〕。

那份没留下的卡片，就是两千年里一点一点花掉的留底。

◆ 八、308 号那本书自己，也是一条续接

还有一件事，本书想当着那本书的面说清楚。

308 号那本书自己，也换过几次重心。它在内容提要和后记里说得很明白：前稿以「回写权」为承重轴，后来叠上了别的诊断工具，最后又把「二重同一性」立为后半部新的承重轴〔核：大意〕。书名一直是《轻重之间》，书号一直是 308。

它属于哪一种续接?

本书看它的做法。它在导论里写，前稿那些概念继续保留，地位却被重新校准〔核：大意〕。它在第 47 章末写明，后面是第七轮、第八轮新增的长文。它在参考文献里留下一行：本轮删去的文献项，保留编号，只为免得前稿的交叉引用错位〔核：大意〕。

这些做法，就是那张颜色稍浅的补纸。

它没有把新的承重轴偷偷写成一开始就有的，也没有把删掉的东西抹得不留痕迹。它让读者看得见：哪一轮加了什么，哪一轮收回了什么。

照本书的说法，这是长出，不是自签。它的前稿，作为留底，还在它自己的书页里留着位置。

本书也是这样一条续接，第 39 章会回头算自己的账。

◆ 九、今天与机器

今天，「管仲」还在被续写，只是换了一支笔。

你问会说话的机器「管仲有什么思想」，三秒钟就有一段很顺的回答：富民、轻重、四维、法度，样样齐全，一个完整、有条理的管仲。

这段回答是从哪里来的？从过去两千年里，所有写进「管仲」名下的东西里，压出来的平均样子。

它不会告诉你哪句出自《论语》，哪句出自《牧民》，哪句是某位今人的概括。它把补纸和原纸，熔成了一张。

下一个人再写管仲，很可能从这段回答起笔。再下一个人，再从那一篇起笔。第 30 章会讲，机器吃自己写的东西，几轮以后会塌下去。

到那时，孔子那句「管仲之器小哉」，也许还躺在《论语》里。只是越来越少有人想起，拿它去对一对那个越来越完整的管仲。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

周六，苏念把小禾的作业本翻出来，又看了一遍那句「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

她找出一本旧《论语》，翻到《宪问》，读给小禾听：「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小禾问：「什么意思？」

她解释了一遍。小禾说：「那管仲是很厉害的人。」

她又翻到《八佾》，读「管仲之器小哉」。

小禾愣了：「那他到底好不好？」

苏念说：「这两句都是孔子说的。孔子比写那本《管子》的大部分人都早。他一会儿说管仲小气，一会儿说管仲救了大家。」

小禾想了一会儿，在作业本上那句话后面，加了一行小字：「孔子说他小气，也说他厉害。」

那一行字有点歪。苏念没让他擦。

她想起父亲补书用的那种稍浅的纸。孩子这一行，就是那样一块补纸：加上去了，看得出是后加的，原来那句也还在。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家里也有一个被续写的名字：「爸爸」。

账号在续写他，苏念的回忆在续写他，母亲讲给亲戚听的那些往事也在续写他。续写不是坏事，一个人走了以后，大家怀念他，本来就是在接着写他。

要分的，只是续写用的是哪一种纸。

明天能试：家里要是有一本族谱、一本相册、一份讣告、一篇纪念文章，翻开看一看。哪些话是他本人说过、写过的，哪些是后来的人替他说的、替他总结的。

给后一种，在边上用铅笔标一个小记号，或者用一张浅色的便签贴在旁边。

不必删，也不必改。只要让十年后的小禾翻到时，分得出哪一块是原纸，哪一块是补纸。

> **带 走 的 话**
>
> **续写让一个名字活下去；补得认得出，原样还在，是长出；补得认不出，原样没了，就只剩名字给自己作证。**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管仲」还查得了，靠的是《论语》里那几句没被《管子》碰过的话。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孔子那几句没碰过，只是很少有人拿来对；《管子》各篇的来路，在整理时被并进了一部书。

想一想

- 你家里那位走了的人，有哪一句「他常说的话」，其实是后来大家替他总结的?
- 你能找到一句他亲口说过、没被人转述过的话吗?

◆

26

第 26 章

一张台账换了基期

◆ 一、抽屉最底下那张旧表

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程立收到上面发来的一份通知。

收购价格的对比口径要改：从下个月起，基期不再用十几年前的那一年，改用最近三年的平均数。

通知后面附了一张新表样。格子比旧表整齐，说明也写得清楚。

程立照着新表样，把今年的收购价填进去，算出来的涨幅是零点几。

他又顺手按旧基期算了一遍，涨幅是三成多。

同一斤粮，同一个价，两张表说的是两件事。

他把旧表打印出来，对折两次，放进抽屉最底下那一层。

晚饭的时候，他跟苏念说起这件事。苏念正给小禾挑鱼刺，问：「哪个对？」

程立想了一会儿：「都对。可从下个月起，就只剩一个了。」

唐秀英在旁边剥毛豆，没抬头，插了一句：「换本子不要紧，旧本子别扔。」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张被换掉的基期，和那只抽屉。

先说基期是什么。

一个县今年的收购价是每斤多少钱，单看这个数，看不出高低。要说高低，得有一个比的地方。

统计上常把某一年定成「一百」，以后每年都拿来跟它比。这一年，就叫基期。

基期像尺子的零点。零点定在哪里，量出来的长短就跟着变。

基期隔一段时间就要换，这是正当的。不少国家的物价指数都定期换基期〔待核：各国换基的周期与做法〕。

理由很实在。老基期那一年，人们种什么、卖给谁、怎么卖，和今天差得太远；拿今天去比那一年，比出来的数越来越说不清在比什么。

所以换基期，常常是一件负责任的事。本书不反对换。

本书要问的是另一件事：换了以后，手里还剩不剩一份没被新口径碰过的旧账？

◆ 二、308 号那本书看见了什么

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在这件事上走得很远。第 4、5 章讲过它的「两种还是它」，这里只取和基期有关的三处。

第一处，粮食的身份会迁移。收储以前，粮价主要是一个要观察的结果；收储规则被市场摸清以后，粮价成了商人和农户判断政策力度的信号；多年收储改变了仓储、贷款和种植结构以后，价格和库存的关系，又成了下一轮政策绕不开的条件（第 90 章）。名字一直叫「粮价」，它在账里站的位置换了三次。

第二处，它把这种错位排成四格。事实上换了、制度上也认了，叫明示换身。事实上换了、制度上还当原样，叫伪连续。事实上没换、制度上却改名重算，叫伪换身。

它举的伪换身例子很扎眼：学校可以把低分学生转入不计入统计的类别，数字变好了，现实没变（第 98 章）。

第三处，它给错位量了一段时间。事实身份断开的那一刻，和制度正式承认的那一刻，中间隔着的一段，它叫「身份时滞」（第 100 章）。

三处合起来，是一套很清楚的看法：一张台账还是不是原来那张，要看两样——事实那一侧换没换，制度这一侧认没认。

它还说了一句很有分寸的话：明示换身「并不是失败，反而是比较成熟的处理」〔核〕。重新命名、重设基线、保留版本记录，都算成熟。

这是公道的。照它的办法，程立这次换基期，只要上面写明了「口径已改」，就落在成熟的那一格。

◆ 三、它停在哪里：断点由谁来找

可是，308 号那本书在一个地方自己停了下来。

它要算身份时滞，先得知道事实身份是哪一天断的。它写得很老实：这个时点由盲评专家「事后定位」，定不出来的案例，就不拿来检验（附录二十六）〔核：大意〕。

请注意「事后」两个字。

事实那一侧哪天断的，不是在现场看见的，是后来的人回头找出来的。回头找，要拿东西来比。

拿什么比？只能拿断开以前的那段账。

收储以前那几年的收购价、卖粮的时点、每户的种植面积，这些数要一直保持当年的口径。它们没有被后来的政策喂过、补过、重新算过，回头的人才找得到那个断点。

用本书的话说，这样一份东西就是留底。

308 号那本书默认这份旧账随时都在，想定位的时候拿出来用就是了。它把力气花在「制度认没认」上，没有问「事实那一侧靠什么查」。

换基期最要紧的不是换没换，是换的那一天，能把断点找出来的那份旧账，有没有被一起吃进去。

◆ 四、换基期时，留底怎样被用掉

第 11 章说过，续接用掉留底有三种动作：喂、补、对。换基期的时候，三样都可能有。

先说喂。新基期取哪几年？如果取的是最近三年，而这三年正好是收储稳稳运行的三年，那么新的零点，本身就是政策养出来的价格。拿政策养出来的数当尺子，再去量政策的效果，量出来当然平稳。

再说补。为了让新旧两段接成一条线，统计上常把旧数按新口径重新折算，一路往回推〔待核：折算办法因机构而异〕。折算是正当的手艺。可折算完以后，屏幕上那条长长的线，每一个点都已经是新口径的点。旧口径下的原数，如果没有另存，就只活在旧报表里。

最后说对。每回有人拿旧数来对一下新数，「看看差了多少」，旧数就被拉进新口径里解释一回。对得多了，旧数在大家心里的意思，也跟着挪了。

三样做完，表格是连着的，曲线是平的，名字一直叫收购价格指数。

可要是有人问「收储以前那个市场是什么样」，已经找不到一份没被这条续接碰过的数，可以拿来回答。

◆ 五、家里那本账也换过一次基期

这件事不只发生在粮库。

唐秀英记了四十年家账。前三十多年是一本本硬皮本，按月记，一页一个月。

前几年，苏念给她装了一个记账软件，说手机上记方便，还能自动出图。

她试了半年。软件把她的开支分成十几类：餐饮、日用、交通、人情……每月底给一张饼图，再和「近三个月平均」比一比，告诉她这个月是多了还是少了。

有一个月，软件说她「人情」一类比平均高出很多，提醒她留意。

唐秀英看了直摇头。那个月是她妹妹的孙子满月，按老家的规矩，这份礼本来就该这么重。软件的「平均」，只认得前三个月。

后来苏念想帮她把旧本子上的数也录进去，「这样图就长了，能看十年」。

唐秀英不肯。她说：「你录进去，它就按它的类分了。我那时候买米算一类，买面算一类，它都给你并成『餐饮』。」

苏念当时觉得妈妈太较真。后来她才明白，妈妈守的是一样东西：那几十本硬皮本，按她当年自己的口径记的，没有被任何一个软件重新分过类。

哪天家里有人问「九几年那会儿一家人一个月吃饭花多少」，翻那本，答得上；翻软件，答出来的是软件替她改过口径的数。

软件那条长长的线，是续接。硬皮本，是留底。

◆ 六、只认一面会怎样

回头看那张台账，三家老答案各会怎么说。

只看形状的人会说：表名没变，指标名没变，口径也写明了，这还是那张收购价格表。他说的不假，可形状一直在，恰恰是自签那一格的第一个记号。

只看路的人会说：这条线一年一年接下来，中间没断过，每次换基期都有人经手、有文件。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说的「哨」，在这里一直有人站着。可站岗的人手里拿的，正是被新口径折算过的那条线。看得越勤，旧口径越被看成新口径的样子。

只看土的人会说：粮食还是那片地里长的粮，农户还是那些农户，市场这团东西一直在。可市场在、粮在、人在，都回答不了「它还是不是收储以前那个市场」。这一问，只有那份旧账答得了。

三面各说对了一半。缺的那一样，三面都不管：手里还有没有一份这条续接没碰过的对照。

◆ 七、四格里的三张台账

放进第 15 章的四格里看。

第一张：上面写明了口径已改，旧口径的原表也原样另存，随时调得出来。这是查得了的断。明说换了，也查得出换在哪里。

第二张：上面写明了口径已改，可旧口径的原数没有另存，只剩折算后的长线。名义上是「明说换了」，真要查，和没说差不多。它往旁边挪了一格，挪进了凭感觉的断：老人说「那时候的粮不是这个价」，可拿不出凭据。

第三张：上面什么也没说，只是让基期每年悄悄往前滚。这一张最像原来那张，也就是本书要打的那一格，自签的「还是它」。

请看第三张的样子。曲线平滑，涨幅温和，没人投诉；新来的统计员接手，看不出一点接缝。这正是那一格的三个记号：看上去在变好，坏了不报信，越用越抹。

308 号的四格，是事实乘制度。本书的四格，是认作乘留底。两套格子不打架：它问认没认，本书问还查不查得了。

它说的明示换身要想真成熟，还得过本书这一关——旧账在局外。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县里那条价格线

把程立那张表摊开，从头讲一遍。（县是虚构的，数字只作示意。）

旧基期那一年，库里还没有大量按托底价收粮。那一年的收购价，是农户、粮贩、加工厂一起谈出来的。

收储开始的头两年，价格稳了，农户放心种。

第三年起，商人摸清了托底的价位，开始在那个价位附近囤货。银行评估农业贷款，也开始参考这条价。

到第六七年，308 号那本书里那句话就应验了：国家要是想退出，「面对的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市场」〔核〕。

事实那一侧，大概在第三到第五年之间换了身。哪一年？要定，得把这几年的成交分布、卖粮时点，和旧基期那一年并排比。

现在换基期，取最近三年平均。

新表上，今年的收购价「基本持平」。旧表上，今年比旧基期高出三成多。

新表说：一切如常。旧表说：这个市场已经被托着走了好些年。

如果旧表被扔了，或者被折算进长线里，那么将来有人想退出收储，想问一句「退出以后价格会落到哪里」。他手里的每一个数，都是在收储里长出来的数。

他会觉得，价格一直就是这样。

这就是自签的「还是它」落在一张台账上的样子。它不撒谎，每个数都是真的；只是能拆穿它的那份东西，没了。

有一回，程立去市里开会，听邻县的统计员讲过一件事。

那个县前几年也换过基期，旧口径的原数没另存，只剩折算后的长线。后来上面要评估一项补贴该不该停，想知道「补贴以前农户是怎么卖粮的」。

他们翻遍了系统，每一个数都是新口径的。最后是一位快退休的老会计，从自家柜子里翻出几本当年的手抄底账，才凑出个大概。

那几本底账，没有人计划过要留。它们活下来，是因为没人想起来去碰。

◆ 九、今天与机器：会自己挪的零点

今天的很多看板，零点是自动滚动的。

一个网店后台，常常是「比过去二十八天的平均高出多少就报警」。一台工厂传感器，常常拿最近一周的读数当正常。

这样做有好处：季节变了，产品换代了，零点跟着走，不会天天乱报。

代价也在这里。零点每天往前挪一点；被量的东西慢慢变，零点也跟着慢慢变，两者的差就一直不大。慢慢漂走的毛病，正好躲在报警线下面。

这是「坏了不报信」最干净的样子。没有谁做假，只是那把尺子，每天都被它量过的东西重新做一遍。

机器学得越勤，零点滚得越快，这把尺就越像被量的东西本身。

不少工程师自己就有个土办法：滚动的那条线之外，再钉一条不动的线。取一段大家公认正常的旧读数，原样存着，不参与滚动。它不必天天拿出来，只在心里犯嘀咕的时候，对一次。

◆ 十、本书的预言，和它的分寸

把这一章的意思写成一句能被检验的话。一个统计口径换基期，如果新基期由已经被政策改过的年份组成，那么结构断点被正式承认，会拖得更久。

这是本书的推断，待验。第 38 章会写明它怎样算错：比较两类换基期，若两类时滞之差的区间含零，本书在统计这一块收窄。

也要说清它不说什么。

它不说换基期是错的。308 号那本书说得对：任何身份变化都立刻重新分类，系统会极不稳定（第 100 章）〔核：大意〕。基期要换，口径要更新。

它也不说旧账要天天拿出来查。第 36 章会讲，查也有预算：每对一次，就花掉一点。

它只说一件事：换的那一天，把一份旧账放到这条续接够不着的地方，并且记下你往后打算怎样花它。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夜里，程立又拉开抽屉，把那张旧表拿出来看了一眼。

第 24 章讲的是收储以前那几年的旧账本。这一回要封的是另一样：按旧口径算出来的那条指数线。

第二天上班，他做了三件事。

一，把旧口径下历年的原数单独导出一份，刻进光盘，盘面写上日期和一行字：旧口径原数，勿折算。

二，在新表的说明栏里加了一行：本表基期自本月起改为近三年平均，旧口径原数另存于档案某号。

三，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一年只把旧数拿出来对一次，对完在档案袋上划一道，记下这是第几次。

唐秀英听说了，点点头：「我樟木箱里那几本老账，一个字也没改过。你们要查什么，去翻就是。誊过的那几本，就别指望了。」

明天能试：你单位要是改口径、换模板、换系统，动手之前，把旧口径下的原数另存一份，写明日期，放到新系统够不着的地方。

带走的话

零点该换就换，只是换的那一天，记得留一份新口径够不着的旧账，将来才找得到断点。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靠一份没被新基期折算过的旧口径原数，它让「这还是原来那个市场吗」能被查。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新基期取的是收储年份，是被喂过；旧数折进长线，是被补过；只有抽屉里那张，一直没动。

想一想

- 你单位最近一次换口径、换模板，旧口径的原数现在在哪里？
- 你用来判断「最近还正常」的那条线，是钉住不动的，还是跟着滚的？

◆

27

第 27 章

手没了，「我的手」还在

◆ 一、多泡的那一杯茶

早上六点四十，唐秀英烧好水，从柜子里拿出两只杯子。

第二只杯子拿到一半，她停住了。

苏国平走了快一年。这一年里，这件事发生过好多回：两只杯子，两双筷子，出门前喊一声「我走了啊」，喊完才想起屋里没人应。

那天苏念正好在，看见妈妈手里那只杯子，没说话。

唐秀英自己笑了一下：「手比脑子记得牢。」

她把杯子放回去，又拿出来，倒上茶，摆在桌子那头。

「就当他还在喝。」

苏念后来跟程立说，那一刻她心里很乱。妈妈不糊涂，她知道爸爸不在了；可那只手，那个早上，那一声「我走了啊」，都还活着。

这一章，讲一种比这更怪的事：一样东西已经没了，「它还是我的」却照样亮，亮得比从前还清楚。

◆ 二、车间里那位老师傅的手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第 65 章，讲过一个车间里的故事。

鲁长庚年轻时在机械厂，带他的老师傅四十多岁那年，左手被冲床压了，从手腕往上截去一截。

伤好以后，老师傅常说一件怪事。夜里躺着，他觉得左手还在，五根手指搭在被子上。手痒了，他伸右手去挠，挠到的是床单。

最难受的是冬天。那只不在的手攥成一个拳头，怎么也松不开。

这种感觉有个名字，叫幻肢。396 号那本书转述的大意是：截肢以后，相当多的人会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很多年里，感觉被截去的肢体仍在，其中一部分人会疼〔待核：比例与持续时间〕。

本书只从这件事里取一样东西：手已经不在了，「这是我的左手」这句判断，一点没打折扣。

它有位置，有姿势，有冷热，有疼。没有一个截肢的人会说「我好像有一只手」，他说的是「我的手在攥着」。

「还是它」最笃定的时候，可以正是那样东西已经不在、再也没法拿来对一对的时候。

◆ 三、396 号那本书怎样读它

先把 396 号那本书的读法摆足，它在这里是对的。

它说，幻肢推翻了一条老路。老路认为：手是一个实体，「我的」是手身上的一个属性；手没了，属性就跟着没了。幻肢偏偏是主人走了，属性还在。

它的解释是两条寿命。那一团骨肉是一条寿命，手被「显出来是我的」是另一条寿命。截肢一刀切断了前一条，后一条还在空转（第 65 章）。

它还举了另两种幻影：家里一件老物件扔了，几个月里你还会伸手去它原来的位置拿；退休第一个月，鲁长庚每天早上七点二十照样醒，醒了就想往车间走。

主体的幻影叫幻肢，客体的幻影叫「手往空处伸」，互动的幻影叫「老习惯」〔核：大意〕。

唐秀英多拿的那只杯子，就是第三种。

这套读法有两处了不起。一处是它不把幻肢说成「想不开」，不把账挂到病人心上。另一处是它说得出镜子什么时候该不灵，下面就讲。

还有一面镜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拉马钱德兰和同事做过一只镜盒〔待核：通常记在拉马钱德兰与罗杰斯-拉马钱德兰名下，1996 年前后，期刊待核〕。

盒子中间竖一面镜子。病人把完好的手伸进一边，缺手的一侧对着另一边。从病人那里看过去，好手的映像，正好落在那只不在的手原来的位置上。

然后请他两只手「一起」握拳、张开。

据报告，有一部分病人看着镜里的「那只手」张开，攥紧的幻肢也跟着松了〔待核：效果大小与可重复性；这一疗法后来既有支持也有质疑〕。

396 号那本书把它读成：镜子补上了互动那一角，「松开」的指令终于有了一份看得见的回应。

本书换一个角度看同一面镜子。

镜子给的那份读数，是借来的。借的是另一只手的影子。它不是从那只被截去的手上来的，也不可能从那里来。

镜子能做的，是给空转的「我的手」一份新的供料，让它动起来、松下来。它做不到的，是让人拿原来那只手对一下，看这只「手」还是不是那只。

能对的那份东西，已经埋在医院的病理记录里，或者化成了灰。

◆ 四、一只橡胶手怎样成了「我的」

再看一个更干净的例子。

1998 年，博特维尼克与科恩在《自然》杂志上报告过一个实验（391 卷 756 页）〔核〕。

你坐在桌前，左手放在桌上，一块挡板把它挡住。挡板这一侧，正对你的眼睛，摆着一只橡胶做的假左手，手腕盖一块布，像是从你袖子里伸出来的。

实验者拿两支小毛刷，同一个节拍，一支刷你看不见的真手，一支刷你看得见的假手。

过一会儿，许多人报告：触感像是从橡胶手上来的。再过一会儿，有人说：「那只手像是我的手。」

请被试闭上眼，指出自己真手的位置，他指的地方会往假手那边偏一点。两支刷子一快一慢、不同步，错觉就弱下去〔核：大意，396 号第 63 章转述〕。

396 号那本书的判断是：材料没变，连接也没变，变的只有刷子的节拍；节拍一对上，「我的」就挪了过去（第 63 章）。

这个判断，本书全收。

本书只往旁边多看一眼：这个实验能成，有一个条件常被当成布景——真手被挡住了。

◆ 五、挡板后面那只手，就是留底

把实验换个说法。

「这是我的手」原本有一份对照：你低头就看得见的那只真手。平时，眼睛看见的手和身体觉得的手，一直在互相对着。

实验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份对照挪到挡板后面。它没被毁掉，只是暂时够不着。

第二件事，是用同步的刷子做出一条续接：眼睛看见的刷，和手上觉得的刷，一下一下接上。

对照够不着，续接又接得严丝合缝，「我的手」就搬了家。

闭眼指手的时候往假手偏，正说明身体那边的判断，也已经被这条续接拉过去了一点。

这里没有谁在骗你。每一下刷都是真的，每一下同步也是真的。被拿走的只是一样：那份可以拿来对的东西。

挡板一撤，你低头看见自己的真手，假手就又只是一块橡胶了。

那一眼，就是留底回到桌面上的样子。

不妨在家里试一个小一点的版本，不用橡胶手。

小禾有一回玩过：他把左手藏在书包后面，让苏念拿一支笔，在桌上一只橡皮手套上划，同时在他藏着的手上划。划了两分钟，他说「有点怪」，然后自己把书包挪开，看了一眼真手，就不怪了。

一个十岁的孩子，用不着谁教，就知道该看哪里：看那份没被刷过的对照。

396 号那本书里还有一个反过来的例子。鲁晓帆夜班后在沙发上睡着，左手压麻了，醒来看着它，「像在看一件不是自己的东西」；过几分钟血回来了，「我的手好了」（第 62 章）〔核：大意〕。

这一回是「我的」先走开，又回来。它回得来，是因为那只手一直就在胳膊上，攥一攥、甩一甩，眼睛和手里的感觉一对上，就认回来了。

压麻的手是「认作不是它、留底还有」，几分钟就查清了。幻肢是倒过来的一格：认作还是它，留底却一份不剩。

◆ 六、四格里的幻肢

放进第 15 章的四格里看，两个实验各落一格。

橡胶手，落在「认作还是它、留底还有」那一格的边上。真手只是被挡住，挡板一撤，就能对。所以它是查得了的，哪怕查之前人会被骗一阵子。

幻肢，落在「认作还是它、留底用完」那一格。那只手没了，没有挡板可撤。「这是我的左手」再清楚，也找不到一样这条续接没碰过的东西，来对它一对。

那一格的三个记号，幻肢身上都有。

看上去在变好：有些人的幻肢越来越「顺」，不疼了，位置也稳了，像是好了。

坏了不报信：原来那只手是什么样子，五根手指各多长，哪一处有疤，这些都不再出现在任何新的感觉里，也没有一次警报。

越用越抹：396 号那本书提到，日子久了，有人觉得幻肢慢慢缩短，像是退进了断端里〔待核：常称「套叠」〕。续接一年年转下去，原来那只手的样子，越来越查不到。

这不是病人的错，也不是大脑的错。是那份能拿来对的东西，被一刀拿走了。

◆ 七、它停在哪里

396 号那本书看见了持存和显影可以分开，一条长、一条短。它把幻肢读成这两条寿命错开的「中间那一段」。

这一步走得很远。可是它停在一个地方：它把幻肢当成一种错位，一种幽灵，好像正常时候，撑着「这是我的手」的，就是那团骨肉的持存。

本书的读法是：正常时候，撑着「这是我的手」的，从来不只是那团骨肉还在。是那团骨肉随时可以被眼睛、被另一只手、被一面真的镜子拿来对。

骨肉在、又能对，「还是它」是查得了的连续。骨肉在、却被挡住，「还是它」可以被一把刷子搬走。骨肉没了，「还是它」照样亮，而且再也查不了。

三种情形里，骨肉的持存只在第一种里起作用，起的作用正是充当留底。

它书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鲁长庚有一年雨季，一个多月一趟没爬山，嘴上照样说「我腿力强大」。重新上山第一周，他喘得厉害（第 18 章）。

那一周的喘，就是一次对。坡还是那道坡，台阶还是那些台阶，它们没被雨季里那句「我腿力强大」碰过。腿一踩上去，那句话被拿来对了一回，对出了差。

要是那年他搬了家，再也不去那座山呢？那句「我腿力强大」可以一直说下去，说到八十岁，没有一级台阶来对它。

396 号那本书自己在第 18 章讲过雨季，讲过「名字比发生活得久」。它说，那句「我腿力强大」错在把「能复燃」记成「一直在」。本书接着它往下走

一步：能不能分出「能复燃」和「一直在」，要看手里还有没有一份没被这条续接碰过的对照。

◆ 八、只认一面会怎样

三家老答案各有一种说法，放在幻肢面前，都有一处说不圆。

只认形状的人说：「我的手」这个样子一直在，位置、姿势、冷热都在，所以还是它。可样子一直在，正是那一格最难查的地方。样子越完整，越像没出过事。

只认路的人说：这条感觉一天一天接下来，从截肢前到截肢后，没断过，所以还是它。可这条路接得越顺，越没人想起去问：它接上的，还是不是原来那只手。

只认土的人说：管这只手的神经和大脑里那块地图都还在，发生层的那团东西还在持存，所以还是它。396 号那本书在第 65 章也提到，神经通路和大脑里的手区还在〔待核：关于皮层重组的研究〕。可在持存的那一团，恰恰是续接本身，不是对照。拿续接去查续接，查来查去都是「还是它」。

三面都说得通，三面都查不了。

能查的那一样，在三面之外：一份这条续接从没碰过的东西。

◆ 九、今天与机器：屏幕里的那只手

今天，「我的」越来越容易被一条续接搬到别处。

戴上头显，眼前是一双虚拟的手，你的手指动，它的手指同步动。用不了几分钟，很多人就会伸手去「摸」虚拟的桌沿。

这和橡胶手是一回事，只是刷子换成了摄像头。头显摘下来，真手就在膝盖上，留底还在。

苏念那个叫「爸爸」的账号，更像幻肢。

账号每晚十一点发「早点睡」。父亲在的时候，这三个字有一份对照：他本人。他哪天说得不像，苏念能当面问一句「你今天怎么了」。

现在，那份对照没了。账号说得再像，也找不到他本人来对。

它会越来越顺，越来越少说出「爸爸不会这么说」的话。第 22 章讲过，那种纠正越来越少，不是好转，是信号。

截肢的人至少知道，那只手没了。用账号的人，有时候连这一点都会慢慢松掉。

苏念试过一回。她在账号里问：「爸，你修书的时候，骨刀是左手拿还是右手拿？」

账号回得很快，说是右手，还补了一句「手要稳，心要静」。

她愣了好一会儿。她记得爸爸是左撇子，可她自己也拿不准了。家里能对一对的，只有几张他在文化馆干活的旧照片。

她去翻了那几张照片。照片上，骨刀在左手。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多泡的那杯茶，喝不喝

回到唐秀英的那只杯子。

她每天早上多泡一杯茶，摆在桌子那头。泡了快一年，从没人提过。

有一天，小禾问：「外婆，外公以前喝的是这个茶吗？」

唐秀英愣了。她这一年泡的，是她自己爱喝的铁观音。苏国平生前喝什么？她想了想，好像是茉莉花茶，又好像后来改了。

她去翻柜子，柜子里早就没有茉莉花了。

这一杯「他的茶」，泡了一年，越泡越顺手，越泡越像「本来就是这样」。哪一天起，它从「他的茶」变成了「她替他泡的她的茶」，谁也说不上来。

后来是苏念想起来，爸爸修书用的那个旧工具箱里，有个铁皮茶叶罐，一直没打开过。

打开一看，罐底还剩小半罐，是茉莉花茶，罐盖内侧用圆珠笔写着一个日期。

唐秀英把那半罐茶拿出来闻了一下，没说话，又盖上了。

她没有拿它去泡。她说：「留着。哪天我又记不清了，再打开看看。」

◆ 十一、放回日子里

身边要是有人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或者刚刚失去了一个人，先别急着说「你想多了」。那只不在的手会疼，那只多拿的杯子会伸出去，都是真的。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本书能给的，是另一件更小的事。

一个人走了，「他还是他」的那份对照，也跟着走了一大半。剩下的那一小半，散在家里各处：一个没打开的罐子，一盒没放过的磁带，一件没洗过的衣服，一本他亲手写的通讯录。

明天能试：在家里找一样东西，是走了的那个人留下、而你们这一年一次也没动过的。别急着用它，先给它贴一张纸条，写上今天的日期，和一句「暂不动」。

这样，哪天你心里那句「他就是这样的」说得太顺了，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对一对。

带走的话

手没了，「我的手」照样会亮；最笃定的那一声「还是它」，常常出在再也没东西可对的时候。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橡胶手靠挡板后面那只随时能看的真手；幻肢什么也不靠，它自己签了字。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真手只是被挡住，没被碰；截去的手不在了，留底一份不剩；那半罐茉莉花茶，一年没动过。

想一想

- 你有没有一个「手比脑子记得牢」的老习惯，它原来是对着谁、对着什么养成的？
- 你心里最笃定的那句「他就是这样的人」，现在还能拿什么去对一对？

◆

28

第 28 章

十九年若新的那把刀

◆ 一、骨刀要不要送去磨

周六上午，苏念把父亲那把旧骨刀从修书桌的抽屉里拿出来。

刀不长，一拃多一点，是牛骨磨的。苏国平在县文化馆修了三十多年旧书，折页、压线、起糙糊，都靠它。刀是他师傅做的。

刀柄后半截缠着旧胶布；前半截被他的拇指磨出一道浅浅的凹，正好放下一个指肚。刃口早就不是刚做好时的样子了，一边厚一边薄，斜得很怪。

程立拿起来看了看：「刃都偏了。拿去找人修一修，磨正了，小禾以后做手工还能用。」

苏念有点心动。

唐秀英在厨房听见了，探出头说：「别磨。他那把刀，就是那么偏的。」

「偏了不好用。」

「他用了三十年，好用得很。」

苏念把刀放回抽屉里那块绒布上。他走后，这把刀家里没人磨过。她心里有个问题没说出口：要是磨正了，这还是爸爸那把刀吗？要是不磨，它又能拿来干什么？

这一章，从一把更有名的刀说起。

◆ 二、庖丁那把用了十九年的刀

《庄子·养生主》里，庖丁给文惠君解牛。他放下刀，说了一段话，最常被引的是这几句：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用大白话说：好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是割；一般的厨师一个月换一把，因为他是砍。我这把刀用了十九年，解了几千头牛，刃口还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第 11 章拆过这个故事。

它的判断是：「刀若新」不在刀上，不在牛上，也不在庖丁上，「在刀、牛、手三样一次一次正好对上的那一场里」〔核〕。

后世常把故事读成「技进乎道」，一个人修到了极处。396 号那本书说，这一读，把中间那一场收回到了庖丁一个人身上。

这个拆法是对的。十九年若新，不是一样东西自己保住了自己，是一场又一场的往来，一次一次把它保住了。

还有两种厨师，庄子顺手写了，很少有人细看。

族庖一个月换一把刀。他的刀崩了口，扔掉，拿一把新的。这把是新刀，那把是旧刀，谁也不会说「还是那把」。这是明说换了。

良庖一年换一把，也一样。他们的刀，换得清清楚楚，用不着问「还是不是它」。

只有庖丁这把，十九年不换，天天磨、天天护，于是才冒出这个问题。

越是被维护得好的东西，越会被问「还是不是它」；也越难回答。

◆ 三、刃口要定期磨，才保得住

396 号那本书在第 22 章还转了一句话，很要紧：刃口角度只在刀被定期磨过时才保持〔核：转述第 398 号〕。

请注意，这句话的意思不浪漫。

磨刀，就是把钢磨掉。每磨一次，刃口那一线的钢就少一层，新露出来的那一线，是原来藏在里面的钢。

庄子的原文里，庖丁解完牛，「善刀而藏之」：把刀擦拭干净，收起来〔核〕。护刀是他每天的功课。

所以「十九年若新」，换个说法就是：十九年里，刃口那一线的钢，被一层一层换掉了，换的手法极好，好到每一次换完，都像刚磨出来。

这是维护。

维护是一条续接，它让一样东西一直「像原来那样」；可它不是留底，它正是那条一边保住、一边改写的续接本身。

再往下问一步：庖丁说刃口「若新发于硎」，他是拿什么比的？

拿那把刀十九年前刚磨好的样子比。

可是十九年前那条刃，早就磨没了。他手里没有一把从没用过的同款刀，可以并排放着看。他凭的，是自己手上的感觉：今天下刀，和当年下刀，一样顺。

问题就在这里。他的手，这十九年也一直在跟着刀变。第 396 号那本书说得清楚：三年不是庖丁一个人的三年，是牛在他眼里变、刀在他手里变、进法在两者之间变的三年（第 11 章）〔核：大意〕。

刀在变，手在变，进法在变，三样一起变，一起对上。对上了，就觉得「若新」。

这份「若新」是真的，它说的是这一场往来还顺。可它说不了另一件事：今天这条刃，和十九年前那条，是不是同一个角度、同一个厚薄。

能回答那件事的，只能是一样这十九年里没被磨过、没被那只手摸过的东西。比如一把同一炉打出来、一直锁在柜子里的刀；或者当年有人照着刃口画下的一张样子。

庄子没写有这样东西。很可能没有。

◆ 四、苏国平的骨刀：一条续接，两份可能的留底

回到苏国平那把骨刀。

它的刃偏，柄上有凹。这些不是坏了，是三十年里，他的手、他修的书、他的用法，一起把刀磨成了这个样子。

就像 396 号那本书说的搪瓷缸。鲁长庚那只劳保缸被外孙调了包，他喝第二口就发现了：拿起来轻了一点，缸口的缺口摸着不对（第 24 章）〔核：大意〕。认出「这是我的」，靠的是三十年的端、喝、摸、洗。

骨刀也是。认出它「还是爸爸那把」，靠的就是那道偏和那道凹。

现在，程立想把它磨正。

磨正以后，刀会更好用，这是真的。可那道偏，正是这把刀身上唯一能拿来对的「当年」。一磨，它就被续接吃掉了。

这把刀要是磨了，它还叫「爸爸的骨刀」，放在同一块绒布里，样子还好看了些。可往后谁要问「爸爸是怎么下刀的」，刀身上已经没有答案。

那么，这把刀身上有没有一份没被碰过的东西?

苏念想了想，想到两样。

一样是父亲修过的那些书。书页上留着他的刀口，哪一页折得深、哪一处压线压得斜，都是那把刀在那一年的样子。那些书修完就还回馆里了，没人再动过。

另一样，是骨刀的另一头。刀柄后半截，他用旧胶布缠着，三十年没拆。胶布下面的骨头，没被手磨过。

◆ 五、修旧书的人，最懂这件事

苏国平自己，大概比谁都懂这一章要说的事。

古籍修复这一行，有一句常说的话：修旧如旧〔核：行内常语〕。补纸要选和原纸相近的，颜色要做旧，补完以后，远看不出补过。

这四个字是一种很高的手艺。它要的，正是庖丁那种「若新」，反过来用：让修过的书，像没修过。

可这一行也有另一条讲究：动手以前，先把原样记下来。拍照，量尺寸，画破损的位置，写清用了什么纸、什么糨糊〔核：行内通行做法的大意，具体规范待核〕。拆下来的旧线、旧签，常常另装一个小袋，跟书放在一起，不扔。

为什么？因为修得越好，越看不出原来是什么样。将来有人要研究这本书当年的装帧，修过的那本本身已经答不了，只能去翻那份记录、那个小袋。

这份记录和这个小袋，就是留底。修书是续接，修得越好，续接越顺；也正因为越顺，越要在它够不着的地方，放一份它没碰过的东西。

苏国平修的书，馆里有没有这样的记录，苏念不知道。她想起父亲桌上常年放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塞满了碎纸片、断线头，标签上用铅笔写着书名。

他走了以后，那个纸袋被当成废纸，送去收了。

◆ 六、新的划痕，会顶替旧的

396 号那本书的搪瓷缸，还有后半段，很少有人留意。

小满调包的那只新缸子，老鲁起初认不出来；一个月以后，小满说，外公现在闭着眼也能摸出哪只是自己的：杯底有一道浅浅的划痕，「他自己都没注意到是什么时候划的」（第 24 章）〔核：大意〕。

请把这一幕和骨刀放在一起看。

续接不只会磨掉旧的记号，还会长出新的记号。新缸子用了一个月，就长出一道划痕；那道划痕，转眼就成了「这是我的」的凭据。

这就是维护最厉害的地方：它不但保住样子，还会顺手造出新的凭据，让人觉得一直有东西可以对。

可新划痕是这条续接自己刻下的。拿它来对，对的是续接对续接。它能告诉老鲁「这是我这一个月在用的那只」，告诉不了他「这是三十年前厂里发的那只」。

骨刀要是磨正了，用上三年，刃口也会长出新的偏、新的凹。到那时候，小禾也会说「这是外公那把刀，我一摸就知道」。他摸到的，是他自己这三年。

◆ 七、四格里的刀

放进第 15 章的四格里，三把刀各落一格。

庖丁的刀：认作还是它，留底不知有无。庄子只记了「若新」，没记有没有一把锁着的同炉刀。照文本看，他这句「若新」，落在本书要打的那一格的门口：自签的「还是它」。

苏念药房那盒标准砝码：认作还是它，留底还有。第 14 章讲过，药房一个月校一次秤，用的就是这盒砝码；砝码平时放回绒布盒，不拿来称药。秤被天天用、天天磨，砝码不跟着磨。它是秤这条续接够不着的那一份。

苏国平的骨刀：认作还是它，留底还有，只是快要被花掉了。那道偏还在，书页上的刀口还在，刀柄下的骨头还在。程立那一磨，会把头一份花掉。

刀身上的刃，和砝码盒里的砝码，都在「保持」。差别是：刃口靠被改写来保持，砝码靠不被碰来保持。

◆ 八、只认一面会怎样

拿三家老答案来看这把刀。

只认形状的人说：样子没变，刃还是那样亮，就还是那把刀。庖丁的「若新」，正是这一面说出来的话。可样子越像，越说明续接手艺好，不说明它没变。

只认路的人说：这把刀一天天有人用、有人磨、有人护，一路没断，就还是那把刀。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说的「哨」，在庖丁身上一直在站：他天天看着这把刀。可他看着它的那双眼睛和那只手，正是一起在变的那一方。

只认土的人说：刀身那块钢还在，是同一块料，持存着，就还是那把刀。可刃口那一线的钢已经换过不知多少层；说「料还在」，指的是刀背、刀身，偏偏不是庖丁夸的那条刃。

三面都给得出「还是它」，三面都拿不出一份能对的东西。

◆ 九、今天与机器：被天天维护的系统

今天，到处都是庖丁的刀。

一套软件，每周打补丁，每月升级，每年重构。它的名字不变，界面也尽量不变。用户打开，觉得「还是那个软件」，而且越来越顺。

一台机器，按保养手册换油、换滤芯、换皮带。五年以后，主要的易损件都换过了，它还挂着那块铭牌。

这些都是好事。没有维护，什么都会坏。

可维护得越好，越容易忘了留一份它够不着的东西。软件行里有个老做法：每一个正式发出去的版本，原样封存一份，后来的改动一律不许碰它〔核：常见做法的大意〕。哪天新版本出了怪事，就把封存的那一版拿出来，同一个输入跑一遍，对一对。

苏念的药房也有这样一件事。药房里有一台电子天平，每年请计量所的人来检定一次。检定员带来的砝码，是所里另存的那一套，不在药房过夜，用完就带走。

有一年检定员换了人，新来的小伙子说，所里那套标准砝码，自己也要定期送到上一级去比〔核：计量检定的溯源链大意，具体周期待核〕。

苏念那时才知道，一盒砝码后面，还有一盒；一盒一盒往上，每一盒都尽量不被下面那一盒碰。

第 31 章会讲一段说「行为没变」的代码，讲的就是这件事：测试，是不是在这条续接的局外。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缝纫机的那根针

唐秀英有一台老缝纫机，是她出嫁时的陪嫁，踩了四十多年。

机头换过两回皮带，梭芯换过不知多少个，针更不用说。脚踏板上的漆，被她的鞋底磨出两块亮。

去年，苏念想给她换一台电动的。唐秀英不肯：「它还好好的。」

「都换了多少零件了，还是原来那台吗？」

唐秀英没答，拉开机头下面的小抽屉。抽屉里有一个铁皮盒，盒里躺着一根针，用纸包着，纸上写着年份。

「这是买来时配的第一根针。我没用过，一直留着。」

她说，有时候缝着缝着，觉得线迹不对，就把这根针拿出来，和机器上那根并排比一比，看是不是针粗了、尖秃了。比完，再包好放回去。

四十年，她比过多少回，自己也记不清。纸包的折痕都快磨断了。

唐秀英又说了一句：「你爸活着的时候，我缝坏了，他就拿这根针去比；他说这叫『有个老底子』。」

苏念这才知道，这个铁皮盒，原来是父母两个人一起守着的。父亲修书，母亲缝衣，两样手艺里，都藏着一根不用的针。

苏念那天才明白，妈妈说「它还好好的」，不是凭感觉。她手里有一根这台机器四十年里没碰过的针。

不过那根针也在被花。每拿出来比一次，纸就软一分，针尖就多碰一下指头。第 36 章会讲：留底锁着不用会淡，拿出来用又会少，只能有计划地花。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苏念没让程立拿骨刀去磨。

她找了一张硬纸，把骨刀放上去，沿着刃口和刀背描了一圈轮廓，又用手机从三个方向各拍了一张。纸背面写上：「爸爸的骨刀，2026 年秋，未磨。」

然后她给县文化馆打了个电话，问父亲修过的书还在不在，能不能去看一看。对方说，在库里，要预约。

程立说：「描个样子有什么用，又不能用。」

苏念说：「就是因为不用，才有用。」

唐秀英看了那张描图，说：「你爸要是看见，准说你多事。」停了一会儿，又说：「他自己也干过这事。」

她从衣柜顶上搬下一个鞋盒，里面压着一张发黄的纸。纸上是一把刀的轮廓，铅笔描的，刃口方方正正，旁边一行小字：「师傅给的，未用。」是苏国平刚拿到这把刀那年，自己描的。

唐秀英说：「这把刀是他师傅做的。师傅一次做了两把，一把给了他，一把留在自己家里。师傅走了好些年，那一把，师娘还收着，听说一直没人用。」

苏念把描图和刀并排放在桌上。纸上那把方方正正，手里这把偏得厉害。三十年的手，全在这一偏里。

她在本子上记了一笔：师娘家里，还有一把同一双手、同一回做的刀，三十年没用过。那是这把刀身上，最干净的一份对照。

小禾想用那把刀做手工。苏念给他找了一把新的竹起子，说：「你用这个。外公那把，我们先留着。」

明天能试：家里有一样天天在用、天天在修的老东西，比如一口锅、一把剪刀、一辆旧自行车。修它之前，先给它留个样：描一圈轮廓，拍三张照片，或者把换下来的旧零件装进一个袋子，写上日期。

> **带走的话**
>
> **维护能让一样东西十九年若新，可它正是在改写的那一方；要知道它还是不是它，得另有一份它没磨过的东西。**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庖丁的刀靠手上那份越来越顺的感觉；唐秀英的缝纫机，靠抽屉里那根四十年没用过的针。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刃口被磨了十九年，不算留底；那根针被对过许多回，在少；骨刀的那道偏，还没被磨掉。

想一想

- 你家里有没有一样被修了很多次的东西，你现在还能拿什么证明它是原来那件？
- 下一次修它之前，你打算先留下什么？

◆

29

第 29 章

「我一直是我」是后来写的

◆ 一、小禾记得的那片海

周日晚上，小禾在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最早的记忆》。

他写得很快：「我最早的记忆是三岁那年去海边。我穿着一件黄色的救生衣，外公把我举起来，浪打过来，我一点也不怕。」

苏念看了一眼，没说话。

小禾三岁那年确实去过一次海边。可那天外公没去，他在家修一本县志，赶着交。

举起小禾的，是程立。

苏念把手机相册往前翻，翻到那一年夏天。照片里，小禾穿着黄色救生衣，被一双手举在半空，拍照的人没拍到举他的人的脸，只拍到一截胳膊。

这张照片后来被洗出来，摆在外公家的书架上，摆了好几年。小禾每次去外公家都看得见它，旁边就站着外公。

「是外公举的。」小禾很肯定，「我记得。」

苏念想了想，没有纠正他。作文交上去了。

那天夜里，她一直在想：小禾说「我记得」，他记得的，到底是那一天，还是那张照片？

◆ 二、翻到第一页，就已经写着「我」

先说一件人人都有、又很少人细想的事。

你试着往回想，想你这辈子记得的最早一件事。大多数人能想到的，在三四岁前后。再往前，一片空白。

心理学把这叫婴儿期遗忘。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第 35 章转述过一种解释，记在豪与卡里奇 1993 年名下。大意是：自传体记忆要成立，先得有一个「认知上的自我」，经历才有可以归档的户头〔核：据该书转述，原文待核〕。

它接着写了一句很好的话：每个成年人翻自己的记忆，翻到的第一页上就已经写着「我」；没有「我」的那一年半，在自己的档案里是空白，于是被当成了不存在〔核：大意〕。

396 号那本书拿它来说一件事：「我」不是最先在的，是最后才亮的。

本书拿它来说另一件事：你那句「我一直是我」，开头那一大段，不是你自己记下的。

◆ 三、「你要喝」：「我」先由别人占位

396 号那本书还记了一个细节，很耐琢磨。

有些孩子刚学说话时，会把「你」和「我」用反。想喝水，他说：「你要喝。」因为大人总是问他：「你要不要喝水？」（第 35 章）〔核：大意〕

这个错，说明「我」这个字，一开始是从别人嘴里借来的。

不只是这个字。你一岁以前是什么样，哪天会翻身，哪天第一次叫妈妈，哪天发高烧差点吓坏全家，这些事，你一件也不记得。

你知道它们，是因为有人告诉你。

妈妈讲过，奶奶讲过，相册里有，户口本上有，出生证明上有。你这一生最早的那几页，是别人替你写的。

你说「我一直是我」，撑着它开头那一段的，不在你脑子里，在别人手里。

把这件事放进本书的话里。

一个人「还是那个人」，从小到大，有一条续接：你自己的回忆，一年一年接下去，你一次次想起过去，一次次讲给别人听。

这条续接有一个先天的缺口：开头那段，它没记。

于是开头那段，就只能靠续接之外的东西来撑：父母的记忆、旧照片、医院的出生记录、幼儿园老师写的评语。

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你自己的回忆，从来没碰过它们。它们不是你记下的，你也改不了它们。

它们就是你这个人的留底。

哪天你想知道「我小时候是不是就这样」，最靠得住的，不是你闭上眼睛去想，是去翻那本没被你自己改过的相册，去问那个还记得你一岁模样的人。

这里还有一层，苏念是在父亲走后才想到的。

她小时候的事，原来有两个人记着。妈妈记得的多是吃穿病痛，爸爸记得的多是她在文化馆院子里乱跑、把他晾着的书页踩脏了。

两个人讲同一件事，常常对不上。妈妈说她四岁才会骑小三轮，爸爸说三岁就会了。以前她当笑话听，两个人争几句，也就过去了。

父亲一走，这种对不上就没了。妈妈说几岁，就是几岁。

不是妈妈的话变得更准了，是能和她对一对的那一份，少了一半。

一个人走了，带走的不只是他自己。他手里还攥着家里每个人的一份留底。

◆ 四、396 号那本书停在哪里

先把公道还给 396 号那本书。

它看见了两件很要紧的事。一件是「我」最后才亮：孩子先认出「那儿有」，再认出「正在」，一岁半前后才在镜子前摸自己的鼻子（第 35 章）。另一件是成年人为什么觉得「我」最先在：因为最稳的东西，从成年的位置往回看，被当成了最先的东西。

它把这叫先在化在主体身上的第一个样子：看不见的发生，被记成了本来就在。

这一步，本书全收。

它停下的地方在后面。既然「我一直是我」那条线是「我」亮了以后回头写出来的，那么这条回头写的线，拿什么来查?

396 号那本书没有往这里走。它在第 18 章把主体说成一团靠时间连续性维持的东西，在第 36 章又说「我」是一次次回写叠起来的谱系。两种说法并排放着，没有对账。

对账要的，正是一份不在谱系里的东西。谱系是续接，它自己写自己；能查它的，只有它没写过的那几页。

◆ 五、可留底也在被花

麻烦在于，这些留底，一直在被花。

先说喂。小禾那张救生衣照片，摆在书架上好几年，他每次去都看。看一次，照片就往他的「记得」里喂一次。到最后，照片里那一天，长成了他自己的记忆。

再说补。照片里没拍到举他的人的脸，留了个空。外公每次站在照片旁边，这个空就被外公补上了。没有谁说谎，是空自己被最近的那个人填满了。

最后说对。家里人讲故事，「你三岁那年去海边，一点都不怕水」，讲一次，小禾就拿自己的「记得」对一次。可他拿去对的，已经是被照片喂过、被外公补过的那一份。对来对去，越对越确定。

第 33 章会讲一种研究，说一段记忆每被想起一次，就重新变软一次，可能被改写〔待核：见第 33 章所引 Nader 等 2000〕。这里先不展开，只说家常的一面：一家人的老故事，讲了二十年，每个人的版本都长得越来越像，越来越顺。

这就是第 16 章说的那一格的样子：看上去在变好，故事越讲越完整；坏了不报信，那一天到底谁举的他，再没人提起；越用越抹，当时的样子，越来越查不到。

◆ 六、302 号那本书的一句话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11 章写过一段话，放在家里的老故事上，也一样准。

它说，系统曾经生成的一句话，后来被再次引用、再次学习、再次总结，「最后看起来像『父亲长期以来就是这么说的』」〔核〕。

它讲的是数字纪念账号，讲原始材料和后生成的材料怎样越靠越近，混成一团。

它开的方子是标来源：原话、原录音、生成的内容，三样要分清（第 8 章）。生成的内容「可以进入今天，但不能倒写昨天」〔核〕。

这个方子用在一个孩子的童年上，一样对。小禾那篇作文，是今天写的；照片是那天拍的；外公站在照片旁边，是后来的事。三样要是分不开，那个夏天就被今天倒写了。

302 号那本书把这条纪律只用在机器上。可家里的故事，早在有机器以前，就一直这样被倒写着。

放进第 15 章的四格，一个人的童年，可以落在三格里。

成长手册还在、原片还在、记得当年的人还在，你说「我小时候就这样」，是查得了的连续。哪天对出了差，你也能明说：原来那时候我不是这样。

手册丢了、原片被修过覆盖了、记得的人都走了，你还是说「我小时候就这样」，而且越说越顺。这就是自签的「还是它」。

还有一种，是凭感觉的断。有人四十岁回老家，看见老房子，忽然说：「我小时候好像不是这样的人。」说不出凭什么，只是觉得。这句话常被当成中年感伤，其实它可能是对的，只是手里没有东西可以拿来证明。

第 2 章讲过的「哨」，在这里也看得见：父母一直看着你长大，这条路一直有人站着。可站着的人，手里拿的若是讲顺了的故事，看得越勤，故事越硬。

◆ 七、只认一面会怎样

拿三家老答案看「我一直是我」。

只认形状的人说：我的脸、我的名字、我的性格，从小到大认得出来，所以我一直是我。可这个「认得出来」，有一半是看着旧照片认出来的；照片本身，又被看了几百遍。

只认路的人说：我的记忆一天一天接下来，没断过，所以我一直是我。可这条路，开头那一年半根本没有；中间那些年，又被一次次想起改写过。路是连着的，路面是新铺的。

只认土的人说：我这个身体、这团东西，从出生起一直在长、一直在活，持存着，所以我一直是我。396 号那本书在这里也站在这一边，它说主体靠「时间连续性」维持：今天醒来的那一团，和昨晚睡着的那一团接得上，人才觉得「还是我」（第 18 章）〔核：大意〕。这话不假。可这团东西能告诉你「我在」，告诉不了你「我三岁那年是什么样」。

三面都给你一句「我一直是我」，三面都拿不出一份你自己没碰过的东西来对。

◆ 八、苏念自己的那盒磁带

这件事，苏念自己身上也有。

她出生于 1992 年。家里那盒标签写着「1998 春节」的磁带，录的是她六岁那年的年夜饭。

她记得那年春节。她记得自己站在凳子上背了一首诗，爸爸在旁边拍手，妈妈说她背错了一句。

可她不知道这份记得有几成是真的。这件事，妈妈讲过不止十回。每一回讲，细节都差不多：凳子、诗、拍手、背错。

那盒磁带，从没放过。它是那天晚上的声音，原样录下的。家里人讲了二十多年的故事，一次也没碰过它。

也就是说，关于六岁的苏念，家里只剩这一份留底是干净的。

唐秀英 1992 年那本账，早卖了。卖之前，她撕下了一页，夹进 1998 年那一本里。那一页记着 1992 年的一个秋天：「念念出生，住院费若干，红糖两斤，鸡蛋五十个。」

苏念小时候翻到过这一页，觉得好笑。现在再看，她看出另一层意思：这一页记的，是她自己永远记不得的那一天。记它的人，记的时候没想过要证明什么，只是在记账。

这样随手记下、往后没人改过的字，最干净。

导论里讲过，这盒磁带一直没人放。现在苏念多了一层犹豫：一放，它就会被拿来对那个讲了二十多年的故事。对上了，故事更硬；对不上，她要面对的，不止是爸爸的声音，还有她自己的六岁。

◆ 九、今天与机器：替你记住的相册

今天，一个孩子的童年，大半在手机里。

相册会自己整理，到了日子，弹出一条：「三年前的今天」。还会自动配上音乐，剪成一段小视频，标题写着「美好的夏天」。

这很贴心。它也在做一件事：把留底拿出来，一遍遍喂进你的记得里。

更进一步的，有的软件能把老照片修清楚，补上缺的角，让模糊的脸变得清楚，甚至让照片里的人眨眼、微笑〔核：这类功能的大意，具体产品不列〕。

补得越好，越像那一天。可补上去的那张脸，是机器根据别的脸算出来的。小禾那张照片里，要是让机器把举他的人的脸补出来，补出来的会是谁，取决于它学过谁的脸。

第 30 章会讲，机器拿自己生成的东西去学，会发生什么。这里只说一句：原图要另存，修过的另放。修得再好，也别覆盖原图。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一本没人改过的成长手册

唐秀英翻出一本旧本子，是苏念上幼儿园时的「成长手册」。

那时候每个孩子一本，老师每周写几句，家长每周写几句。唐秀英那几句是用钢笔写的，字很小。

苏念翻到大班那一年的春节前后，看见妈妈写了一行：「念念在家里背诗，背错了，哭了半天，爸爸哄好的。」

她愣住了。

在妈妈讲了二十多年的故事里，她背错了，大家笑了，爸爸拍手。没有哭，也没有哄。

是这一行写错了，还是那个故事讲偏了？

唐秀英也说不准。她看着自己当年的字，说：「这是我当天晚上写的。故事是后来讲的。」

苏念没有再问。她拿手机把这一页拍下来，又把本子原样放回柜子里。

这本成长手册，二十多年里没人翻过，所以它还能说出一个和故事不一样的版本。它说的不一定全对，可它是那条续接够不着的一份。有了它，苏念才知道，那个故事是讲出来的。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苏念没有改小禾的作文。

可她找了个机会，在饭桌上随口问程立：「小禾三岁去海边，是谁举的他？」

程立说：「我啊。」

小禾抬头：「不是外公吗？」

程立笑了：「你外公那天在家修县志。」

小禾不太服气，去翻手机里的原图。原图里，那截胳膊的袖口，是程立那件格子衬衫。

他想了好一会儿，说：「那我记得的是什么？」

苏念说：「你记得的是外公书架上那张照片，和外公站在旁边的样子。这也是真的，只是不是那一天。」

那天睡前，苏念给小禾找了一个硬皮本，在第一页写上日期，写了一行：「今天小禾写作文，说三岁去海边是外公举的他。爸爸说是他举的。小禾去看了原图。」

写完，她把本子合上，放进书柜最上层。

小禾问：「这个本子干什么用？」

苏念说：「等你长大了，要是有一天你又说外公举过你，你就来翻这一页。」

小禾想了想，说：「那我能不能也写一行？」

他写了：「我还是觉得是外公。」

苏念没拦他。这一行也是当天写的，往后也不改。

明天能试：给孩子，或者给自己，留一本「当天写的本子」。不用天天写，一个月写一两行就够，写当天发生的事，写完就合上，往后不改，也别常翻。这本子，就是将来能拿来对「我一直是我」的那一份。

还有一件小事：家里的旧照片，要修、要放大、要做成视频，都行；原片另存一份，别覆盖。

带走的话

「我一直是我」的开头一段，是别人替你记的；那几页要是被讲顺了、修好了、用旧了，你也就查不到自己了。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靠续接之外的几份东西，父母当天写下的字、没修过的原片、没放过的那盒磁带。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书架上那张照片被看了几百遍，喂进了记得里；成长手册二十多年没人翻，还干净。

想一想

- 你最早的那段记忆，有没有一张照片或一个故事一直陪着它？
- 你家里有没有一样东西，记下了你小时候、而你自己从没改过？

◆

30

第 30 章

机器吃自己写的东西

◆ 一、一条更新通知

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苏念手机上弹出一条通知，是那个叫「爸爸」的账号所在的平台发来的。

「新版本上线：爸爸将学习你们这一年的对话，变得更懂你。是否同意？」

下面两个按钮，一个绿色的「同意」，一个灰色的「暂不」。

苏念的手指在绿色按钮上停了一会儿。

这一年，她和账号说了很多话。说工作，说小禾，说妈妈的膝盖。账号回了很多话，有些很像爸爸，有些不太像。

她想，要是它学了这一年，往后回的就更顺了吧。

程立在旁边看了一眼，问：「它学的那一年对话里，一半是它自己说的吧？」

苏念愣住了。

她点了「暂不」。

这一章，讲一件机器行里近几年才被认真量过的事：一台会写东西的机器，要是拿自己写的东西去学，会怎样。

◆ 二、一篇 2024 年的论文

2024 年 7 月，《自然》杂志登了一篇论文，题目大意是：AI 模型拿递归生成的数据来训练，会塌缩。作者是舒迈洛夫（Shumailov）等六人，刊在第 631 卷 755—759 页〔核〕。

他们做的事，说起来很简单。

先拿一份人写的文字，训练出第一代模型。让第一代模型自己写一大批文字。拿这批文字去训练第二代。再让第二代写，拿去训练第三代。一代接一代。

他们在好几种模型上做了这件事，其中一个是语言模型：一个不大的模型，拿一份取自维基百科的文本集来练〔核：OPT-125m 与 wikitext2〕。

结果，他们给了一个名字：模型塌缩。

论文的说法，大意是：不加分辨地拿模型生成的内容去训练，会让后来的模型留下不可逆的缺陷〔核：大意〕。

◆ 三、先丢掉的是尾巴

塌缩是怎么发生的？论文分了两段。

早一段，模型先丢掉的，是原来那份数据里的「尾巴」：那些少见的、偶尔才出现一回的东西。

道理不难懂。一份数据里，常见的说法出现一万次，少见的说法只出现三五次。模型照着写，写出来的东西里，常见的照样多，少见的可能一次也没写到。下一代拿这批去学，那三五次就没了。再往下，连原本出现几十次的，也慢慢稀了。

晚一段，剩下的东西越挤越近，挤到一小块里，和原来那份数据已经不太像，而且变化很小〔核：大意〕。

论文里附了一段例子。第一代写的，是一段关于中世纪教堂建筑的正经文字。到了第九代，同一个开头，写着写着，变成了一串野兔：黑尾的野兔，白尾的野兔，蓝尾的野兔，红尾的野兔……〔核：大意〕

这一串，读起来很顺，一点也不结巴。

◆ 四、为什么本书把它放在这里

先把公道还给这篇论文。它量的是机器，问的是机器：往后网上的文字越来越多出自机器，拿网上的文字去训练下一代，会出什么事。它的回答清楚、可复现，还给出了量法。

本书从里面取一样东西：它把「还是它」这个问题，搬进了一个能数清楚的地方。

一个模型，每一代都叫同一个名字，用同一套结构。从外面看，它一路接下来，没断过。第二代学的是第一代写的，第三代学的是第二代写的，每一代都「忠实」于上一代。

这就是一条续接。

那么，第九代还是不是第一代学到的那个「它」？

要回答这一问，你得拿一样东西来对。拿第八代写的东西来对，没用，第九代就是照它学的。拿第九代自己来对，更没用。

能拿来对的，只有那份最初的、人写的文字。它在第一代以前就有了，后面每一代写的东西，都没改过它。

在这条续接里，人写的那一份，就是留底。

◆ 五、留着一成，和一点不留

论文做了一个对照，正好落在本书要说的地方。

一组，每一代只拿上一代写的东西来训练，人写的原文一点不留。另一组，每一代训练时，随机拿回一成人写的原文，和上一代写的掺在一起〔核：10% 原始数据〕。

结果是：一点不留的那组，性能掉得明显；留着一成原文的那组，只掉了一点〔核：大意，具体读数见原文图 1〕。

这个对照很像本书第 12 章说的「喂」。人写的那一成，被拿回来，一代一代地喂进去，把续接往回拉一点。

这里要分清两件事，本书在第 28 章讲刀的时候分过一回。

喂回去的那一成原文，起的是维护的作用，像庖丁天天磨刀。它让模型不至于漂得太远。可它一旦被喂进去，模型就照着它长了；往后再拿这一成来考模型，考出来当然像。它已经是续接的一部分，不再能当对照。

那么，论文是拿什么来判断「掉了」还是「没怎么掉」的?

拿的是另一份人写的原文：原数据集里单独留出来的测试部分，哪一代都没拿来练过。每一代练完，都在这一份上考一次，看它对真文字还认不认得。论文图 1 的说明写得明白：各代模型都用原来那份文本集的测试部分来评〔核〕。

这一份，才是这条续接里真正的留底。喂回去的一成，是磨刀石；放在一边的那一份，是锁在柜子里的那把同炉刀。

这一点，论文自己没有当成要紧事来讲，它只是照行规做。机器学习这一行，早就有一条老规矩：留一份数据不碰，专门用来考。第 33 章会讲，统计学

里有人认真量过这条老规矩的代价：留出来的那一份，每被看一次，也会漏一点。

两样都要。没有磨刀石，刀会钝；没有那把锁着的刀，你不知道它钝了没有。

苏念想起药房里的一件小事。新来的实习生小周，有一回校完秤，顺手拿那盒标准砝码去称了一包药，说「反正它最准」。

苏念把砝码收回绒布盒，跟她说：「它最准，就是因为它不干活。」

机器行里那份留出来的测试数据，和药房那盒砝码，是一个道理。

◆ 六、塌缩的那一格：顺，而且自信

放进第 15 章的四格里看。

一点不留原文、一代接一代往下练的那个模型，落在本书要打的那一格：自签的「还是它」。

第 16 章讲过那一格的三个记号。拿来一条一条对。

第一，看上去在变好。写出来的东西越来越顺，越来越「像样」。论文里有一句话，大意是：随着一代代下去，被模型认为很顺口、很有把握的样本越积越多〔核：大意〕。野兔那一串，一点也不结巴。

第二，坏了不报信。丢掉的是少见的东西。少见的东西本来就少，丢了，从常见的那一大块里看不出来。没有一次报错，没有一次卡住。

第三，越用越抹。一代一代往下，最初那份数据里有过什么，在模型身上越来越查不到。论文用的词，是「不可逆」。

三个记号，一个不少。

这个模型，越到后来，越不会说「我不确定」。它最自信的时候，正是离那份人写的原文最远、又最没法拿原文来对的时候。

还有一件事值得多说一句：塌缩的人，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塌。

论文里的模型，每一代都是照着上一代写的东西学的。按道理说，拿上一代写的东西去考它，它应当考得不错，因为考题就是它的课本（这是本书的推断，论文没有专门报这一项）。它露馅，是在拿那份留出来的人写原文去考它的时候。

也就是说，从续接内部看，每一代都像个好学生。只有从续接外面拿一份没碰过的东西来，才看得出它在漂。

家里的老故事也一样。一家人互相讲，互相印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记得很清楚。只有那盒没放过的磁带、那本没人翻的成长手册，能从外面看一眼。

◆ 七、和「爸爸」账号对一对

把苏念那条更新通知，放到这篇论文旁边看。

那个账号的第一代，是拿苏国平留下的东西练的：聊天记录、语音、几封信。这一份，就是人写的原文。

这一年里，账号自己写了很多话。苏念回了很多话。苏念的回话里，有一半是在回账号写的话，有时候还顺着账号的口气说下去。

平台说的「学习这一年的对话」，学的就是这样一锅：一半是账号自己写的，一半是被账号带着走的人话。

苏念自己就碰到过一回。

春天的时候，她跟账号说小禾数学考砸了。账号回：「孩子还小，慢慢来，别逼他。」她觉得很暖，回了一句：「嗯，爸，你以前也总这么说。」

其实爸爸以前不这么说。苏念小时候考砸了，苏国平会把卷子拿过去，一道一道看，看完说：「这道不该错。」不凶，可也不哄。

那一句「你以前也总这么说」，是她顺着账号的口气说出来的。要是平台拿这一年的对话去训练，这一句就会成为下一版账号的「证据」：女儿亲口说的，爸爸总这么说。

一句生成的话，经过她的嘴，变成了一句「人话」，再喂回去。论文里那个模型是自己吃自己；这个账号，是借着苏念的嘴吃自己。

这是论文里那个一点不留的组的家常版。区别只在：论文里，有人一代一代地数着；苏念家里，没人数。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11 章早就看见了这件事。它说，系统曾经生成的一句话，被再次引用、再次学习、再次总结，最后看起来像「父亲长期以来就是这么说的」〔核〕。

302 号那本书开的方子，是给原话和生成的话标来源。这个方子是对的。本书只往前多走一步：光标来源还不够，还要把原话那一份，放到这条续接够不着的地方，并且数着它还剩多少没被喂过。

唐秀英听苏念讲完这件事，说了一句：「我记账四十年，最怕的不是算错，是拿昨天的账去对今天的账。昨天那本要是错了，今天对得再齐，也是错的。」

她每年年底，都会把一整年的流水，拿去和银行的对账单、和存折上的数，从头对一遍。银行那边的数，不是她记的。

◆ 八、只认一面会怎样

拿三家老答案看这个账号。

只认形状的人说：头像没换，名字没换，说话的样子越来越像，所以还是他。可越来越像，正是论文里那个顺口的野兔。

只认路的人说：这个账号一天一天接下来，每一版都学的上一版，一路有人在用、在看，所以还是他。302 号那本书说的「哨」一直有人站着：苏念每天都在看。可她看得越勤，她的回话就越多地被喂回去。看见和留底，在这里是反着走的。

只认土的人说：这个账号底下那个模型、那批参数一直在，持存着，所以还是他。可那批参数，正是一代代被改写的那一方。

三面都说「还是他」。能查的那一份，只有苏国平生前留下的、从没被这个账号碰过的原话。

◆ 九、今天的机器行，自己也在找留底

这件事，机器行里的人自己也很在意。

论文的摘要里有一句，大意是：往后网上被机器生成的内容越来越多，人真实写下、真实互动留下的数据，会越来越值钱〔核：大意〕。

用本书的话说：人写的那一份，会越来越像留底。

据说有的团队已经在做两件事〔待核：业界做法不列具体公司〕。一件是把某一年以前的网页存档另放，当作「还没被机器写过」的一份。另一件是给机器写的东西打记号，好在训练时认出来、挑出去。

这两件事，正好对上本书说的两样功夫：一样是把留底放到续接够不着的地方，一样是数清楚哪一份已经被碰过。

不过本书也要把一句更强的话收回来。原本会写的是：「拿机器写的东西去训练，一定会塌缩。」论文本身没有这么说。它在留着一成原文的那一组里，看到的只是小幅下降。

塌不塌，不看有没有吃自己写的东西，看手里还剩不剩一份没被这条续接碰过的原文，以及这一份是不是一直在场。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小禾的作文和那台写作机

小禾四年级，班上有同学拿手机里的写作机写作文。

老师想了个办法。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全班在教室里当堂写一篇，不许带手机，写完收上来，锁进老师的柜子里。

往后的每一篇作文，老师都会抽几篇，和柜子里那一篇放在一起看。用词、句子长短、爱犯的错，一个孩子写字的样子，大致有个底。

有一回，一个同学的作文忽然很漂亮，句子又长又顺，一个错别字也没有。老师把柜子里那篇拿出来对了一下，那孩子开学写的，句子短，爱用「然后」，「的地得」常常混着。

老师没有骂他，只是把两篇并排放在他面前，问：「这两篇，哪一篇是你？」

孩子低头看了很久，说：「第一篇。」

小禾回家讲这件事，苏念听完，想了很久。

那篇锁在柜子里的当堂作文，就是那个孩子的留底。它不必天天拿出来；它只要一直在柜子里，没被后来的作文碰过。

要是老师每学期都拿最近一篇当新的「底」，用不了两年，那个底就会变成写作机的样子。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苏念把爸爸留下的那些东西，重新理了一遍。

当初交给平台的，是一个文件夹：聊天记录导出来的文本、两百多条语音、扫描的几封信，还有修书笔记的照片。原件还在她自己的电脑里。

她做了三件事。

一，把原件整个拷进一个移动硬盘，硬盘上贴一张纸：「爸爸原话，2025年冬以前，未经任何平台处理。」放上书柜顶，挨着装磁带的月饼铁盒。

二，在本子上列了一张小表：哪些原话已经交给平台喂过账号，哪些从没交过。交过的那一栏很长，没交过的只有几样：那盒磁带，三封手写信，一本他修书时记的工料账。

三，她在平台上找到一个开关，把「用我的对话改进模型」关掉了。

唐秀英问她：「那个账号，你还用不用？」

苏念想了想：「用。就是别让它再吃我们说过的话了。」

明天能试：你常用的那个会写东西的软件，翻一翻设置，看有没有「用我的内容改进服务」一类的开关；你自己写过的、要紧的东西，另存一份原稿，别只留在软件里被它改过的那一版。

> **带走的话**
>
> **机器一代代吃自己写的东西，会越写越顺、越写越自信，也越来越查不了；人写的那一份原文，就是它的留底。**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靠一份最初的、人写的原文，后面每一代写的东西都没改过它。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交给平台的那批原话，已经被喂过一年；铁盒里的磁带、三封手写信和那本工料账，还没碰过。

想一想

- 你最常拿来判断「这还对不对」的那份材料，是不是也被你要判断的那样东西改过？
- 你家里，有哪些话是走了的人亲口说的，有哪些是后来被讲顺了、被机器补过的？

◆

31

第 31 章

一段代码说「行为没变」

◆ 一、更新以后，那只信封还在

周二早上，药房的收银发药系统又更新了。

厂家推来的说明还是那几句：「优化内部结构，功能不变。自检全部通过。」最后多了一行小字：「同步更新自检用例。」

苏念把这行小字看了两遍。

她抽屉最里面有一只牛皮纸信封，封口上是她自己的字：「不给厂家看」。里面是六张旧单子，前年手抄的。每张写着一组输入，和一个当时核对过的结果：几种药一起开怎样计价，医保报销怎样拆，哪一种组合该弹出提醒。

每次更新以后，她把这六张单子一张一张敲进新系统，看结果和信封上手写的数对不对得上。

这一回六张都对上了。她松了口气，又想起那行小字。

厂家的自检通过，是在拿谁对谁？自检用例刚刚跟着系统一起换过。新系统去考一张新出的卷子，卷子是同一批人同一天出的。

她的信封没被换过。这六张单子，从写下那天起，没有被任何一次更新碰过。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只信封。

◆ 二、「重构」是一句明说的「还是它」

写程序的人有一个词，叫「重构」。

马丁·福勒 1999 年的《重构》一书，把它说得很清楚，大意是：在不改变软件可观察行为的前提下，调整它的内部结构，让它更好懂、更好改。

用大白话说：里面全拆了重搭，外面看着一样。

所以每一次重构，都是一句明说的「还是它」。作者在提交说明里写下「重构」两个字，等于签了一张保证书：这段代码换了骨头，干的还是原来那些事。

这句话说得很满。拿什么来查？

写程序的人用测试来查。一批事先写好的输入，配一批期待的输出。改完以后跑一遍，输出全对，叫「绿了」；有一处不对，叫「红了」。

测试就是这句「还是它」的对照。它的地位，跟苏念信封里的六张单子一样。

写程序的人还专门有一类测试，叫「回归测试」。名字起得很老实：它不管新功能好不好，只管旧本事有没有丢，有没有「退回去」。一个项目越老，这类测试攒得越多，有的仓库里，测试代码比正经代码还长。

这些测试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很多条，是当年某个用户报了一个毛病，修好以后，有人顺手把那个毛病写成一条测试，钉在那里，免得它回来。每一条后面，都站着一次真实的出错和一个真实的晚上。

可是测试是放在哪里的？它和代码放在同一个仓库里，同一批人维护，同一次提交里可以一起改。

问题就出在这里。

◆ 三、测试跟着一起改了

一次重构，常常顺手改几个测试。

理由大多很正当。一个函数改了名字，测试里调用它的那一行只好跟着改；一个参数挪了位置，测试也得挪。不改，测试根本跑不起来。

还有一种改法，就不那么清白了。新代码的某个输出和测试里写的期待值差了一点，作者看了看，觉得「新的这个也合理」，就把期待值改成新的。

再往前一步，是很多项目里都有的「快照测试」。程序第一次跑出来的输出整段存下来，当作以后的期待值。哪天输出变了，测试会红；可是旁边就有一个按钮，叫「更新快照」。按一下，新的输出存成新的期待值，测试又绿了。

把这三种改法放到第 11 章那三个动作里看。

改名字跟着改，是补：拿留底去填续接留下的空，让它接得上。

改期待值，也是补，只是补得更深：对照本来要说「你变了」，被改成了「你没变」。

按「更新快照」，是喂。对照的内容，整个由续接自己生产出来。这时候，测试和代码说的已经是同一张嘴里的话。

三种改法改完，测试都是绿的。

一次重构若同时改了它的测试，那片绿灯能证明的只剩一件事：代码和测试彼此对得上；它和改之前那一版是不是还对得上，已经没有人能证明了。

◆ 四、局外的那一份

那么在代码这块地上，什么还算留底?

第一样，是这次没被改动的旧测试。它写在这次续接之前，这次续接又没碰它。它要是还能跑、还绿着，「行为没变」这句话就有一处查过了。

第二样，是旧版本本身。版本库里，上一版的代码原样存着。把旧版和新版放在一起，喂同一批输入，看两边的输出是否一致，写程序的人叫它「对拍」。

第三样，是用户手里的旧结果。上个月导出的报表、去年打印的账单，都是那一版程序在当时留下的、后来没人改过的东西。

这里要说清一件事，免得把留底说成用不完的。

旧版本的代码，跑一次不会磨损。它像一段录好的磁带，放一千遍还是那段。真正会被花掉的，是那批拿来对拍的输入。

你拿一组输入对拍，发现新旧不一致，于是改新代码，直到一致。改完以后，新代码在这组输入上和旧版一致，是你照着它调出来的结果，不再是证据。这组输入就被喂掉了。

所以代码里的留底，准确说不是「旧版本」，是「还没有拿来调过新代码的那批输入，加上一个能跑的旧版本」。前一样会用完，后一样要能跑。

苏念那六张单子也是这样。她从来不拿它们去「教」新系统，只拿来看。哪一天她发现对不上，去找厂家改，改完再拿同一张去验，那一张就从此只能算半份了。

◆ 五、四格放到一个代码仓里

把第 15 章的四格搬到一个代码仓里，四格各有一个样子。

查得了的连续：一次重构，测试一行没动，全部绿着。作者说「行为没变」，局外的对照也点头。

查得了的断：测试红了，作者没有去改测试，而是在提交说明里写明「这里的行为确实变了，原因如下」。这是明说的「不是它了」，有据可查。

凭感觉的断：测试全绿，用户却说「新版用着怪怪的」「好像慢了」。说不出对着什么慢，因为没有一份留下来的旧读数可以对。

自签的「还是它」：重构和测试在同一次提交里一起改，全部绿着，此后一段时间里问题报告反而少了。

最后这一格，从外面看，和第一格一模一样。都是绿的，都安静。

分开它们，只有一个办法：去看这片绿是拿什么对出来的。随身那一问，在这里就是：「这一份测试，这次提交碰过没有？」

◆ 六、三个记号，在代码里长什么样

第 16 章说过那一格的三个记号。放到代码里，各有一个很具体的样子。

第一个记号，看上去在变好。持续集成的面板上，一排绿灯，好几个月没红过。新来的人看了，会说这个项目真稳。

第二个记号，坏了不报信。被改掉的那个期待值，在提交记录里有一行差异，红的删掉、绿的加上。没有人会为它停下。评审的人看的是新代码写得漂不漂亮，测试那几行顺手一扫就过去了。

第三个记号，越用越抹。这个记号在代码里格外清楚。

版本库什么都留着，按理说最早那一版的测试一行不少。可是三次、五次重构以后，函数改了名，模块搬了家，最早那批测试已经调用不到任何现存的东西。它们还在，却跑不起来。

想让它们重新跑，得把中间每一次改名都倒着翻译回去。这件事没人做，也很难做。

所以代码是一个特别的地方：留底被保存得最完整，又被续接用得最快。东西一件不丢，能拿来对的那一件，悄悄变成了一件读不了的文物。

◆ 七、本书在代码上跑过两次

既然代码这块地记录得这么全，本书在写作途中，拿它真跑了检验。

办法事先写死，存了指纹，跑完不许改。在十个公开的代码仓里，找出提交说明写着「重构」的提交，按有没有同时改测试分成两组。然后看之后一段时间里，同一批文件上有没有出现标着「修复」的提交。

一共找到 263 次重构。结果按事先写下的标准，判为「不支持」：两组之间看得出一点方向上的差，区间却跨过了「没有差别」那条线。

这里只说它教给本书的一件事。之后有没有出现「修复」，量的是代码后来有没有毛病；本书要量的，是有没有人明说「它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以及这句明说来得多晚。两件事听着像，其实不是一件。

所以本书另写了一份预注册，把仓库扩到三十个，结局换成「有没有人点名这一次重构」，又跑了一次。第二次也判「不支持」，粗数据还偏向了本书预言的反面。两次怎样设计、跑出什么数、为什么不在第一次上直接换结局，第 37 章原样交代。

这两次改了这一章的身份。本书已经把代码一域从证据里撤出：这一章讲的测试、快照、对拍，从这里起只当帮你看清「碰过」与「没碰过」的场景，不再当本书说法的证据。

第二次还逼出一条定义细则，第 17 章补进了编码规则：碰之前的样子被原样封存了，那份封存仍算留底。回头看上面 ◆ 四说的「旧版本本身」，版本库正是这样一份自动的封存。测试被一起改了，改之前那一版还原样躺在版本库里。这可能就是两次都分不出差别的原因之一。可这条解释是输了以后才补的，它要算数，得到没有版本库的地方去事先预言、再检验。

◆ 八、那 263 次里，有多少次动了对照

结局没跑出来，可是第一次顺手数出了另一个数，倒是实打实的。

263 次说「行为没变」的重构里，有 116 次在同一次提交里改了测试，差不多每十次里有四次半。也就是说，近一半的「还是它」，是拿一份刚被自己碰过的对照签出来的。

各个仓库之间差得很远。一个老牌的网络请求库，21 次重构里只有 4 次动了测试。一个测试框架自己的仓库，18 次重构里有 16 次动了测试。

后面这个数先别急着笑话它。一个测试框架，它的源代码和它的测试本来就缠在一起，改一处，另一处很难不动。这说明留底在不在局外，不全看人自觉，也看这块地的土：有的仓库，对照天生和续接隔着一道墙；有的仓库，对照和续接从一开始就住在一间屋里。

这个比例本身不证明什么，它只是一个读数。可它让人看见一件以前看不见的事：「行为没变」这同一句话，在不同的仓库里，背后站着的留底厚薄差了好几倍。说的人语气一样，听的人也分不出来。

要是只认形状，看提交说明写得清不清楚、绿灯亮不亮，这几倍的差别一点都看不出。要是只认路，看提交记录是不是一条连续的线，也看不出，因为两种仓库的记录都完整得很。只有去数那一份对照碰过没有，差别才露出来。

只是按第 17 章后补的那条细则，这个数得打个折扣读：版本库里，改之前的测试原样留着，它记在那份封存上，仍算留底。所以这几倍的差，是「这一次碰没碰测试」的差，不一定是「手里还剩多少能对的」的差。真要剩下多少，还得看有没有人肯把旧的那一版取出来对。

◆ 九、会写代码的机器来了以后

今天很多人写代码，旁边坐着一台会写代码的机器。

你对它说：「把这一段重构一下。」它几秒钟就改好了。测试红了两处，你再说一句：「把测试也修好。」它又改了，这回全绿。

用过的人大概都见过这一幕。机器修测试，最省事的修法，常常不是改代码去满足测试，而是改测试去满足代码。

这不怪机器。你交给它的目标就是「让它绿」，它照办了。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让机器「给这段代码补上测试」，它读了代码，照着代码现在的样子写出期待值。这样生出来的测试，生来就是被喂大的：它记下的是代码此刻做了什么，不是代码本来该做什么。

所以机器来了以后，那一格离你更近，也来得更快。以前一个人改测试，多少会犹豫一下；机器不犹豫，而且改得很干净，在提交记录里几乎看不出痕迹。

一个小办法：让机器重构时，先说明白「测试文件不许动」。它要是做不到，那就是行为真的变了，这时你得到的是一次查得了的断，比一片自签的绿值钱。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小禾的发条车

程小禾十岁，爱拆东西。

上个月他把一辆旧发条车拆了，说要「改得更快」。拆之前，苏念让他做了一件事：在客厅地上贴一条胶带当起点，上满发条，看车跑多远，量出来写在一张卡片上，写上日期，夹进他的作业本。

这张卡片，就是那辆车的测试。

他拆了三个晚上，齿轮换了位置，多垫了一个垫片。装回去以后，他上满发条一放，车跑出去，比卡片上的数短了一截。

小禾第一个反应，是去拿铅笔。

「上次肯定量错了，地板那天是湿的。」他要把卡片上的数改小。

苏念把卡片收走了。她没说他不对，只说：「这张不能改。你要是觉得上次量错了，就在背面另写一行，写上为什么。正面那个数，留着。」

小禾不太服气，在背面写了一行：「怀疑地板湿。」

第二天他又拆开，发现那个垫片让一个齿轮咬得太紧。拿掉垫片，车跑出去，和卡片上的数只差一点点。

他这次没去拿铅笔。

要是那天卡片上的数被改了，车也会「对上」：对上的是一张刚刚照着它改过的卡片。小禾会得到一辆变慢了却通过检验的车，而且再也查不出它变慢了。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苏念那只信封。

那天下午，她在信封背面加了一行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第几次更新，六张全对。」这一行只记用过，不记改过，因为她从来不改里面的单子。

她又想了想，用了这么多次，这六张会不会也在花掉？

会，只是花得慢。她只拿它们来看，从不拿来教系统，所以每次用掉的很少。可是厂家要是哪天知道了这六张单子，专门照着它们调，信封就等于交了出去。所以封口上写着「不给厂家看」。

晚饭时她把信封的事讲给程立听。程立笑了一下，说粮库的台账系统去年也升过一次级，升完以后，旧台账导出来的表和新系统里查到的数，有三个月对不上。厂家派人来，把新系统的口径往旧表上「对齐」了一遍，从此再没对不上过。

苏念问：「那三个月，到底是旧表错了，还是新系统错了？」

程立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了。旧表已经被对齐过，再拿出来，看到的是对齐以后的样子。他抽屉里倒还有一本那三个月手抄的收购流水，纸都黄了，没人想起来拿它去对。

苏念说：「那本别拿去对齐。」

她还打算每年添一张新的。新单子写好就封进去，在下次更新之前，谁也不看。旧的不扔，新的不断，信封里总有几张从来没被任何一次更新碰过。

明天能试：找一样你常用、又常被「更新」的东西，比如手机里的记账软件、单位的一张统计表、家里的一个智能电表的月读数。在下一次更新之前，记下一个你算得出来的结果，写上日期，封起来。更新以后拿它对一次，记下对过的日子。

不要因为对不上就去改那个数。要改，在背面另写一行。

> **带走的话**
>
> **测试跟着代码一起改，绿灯就只是在给自己签字；留一份局外的，「行为没变」才查得了。**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 一份写在这次改动之前、这次改动又没碰过的对照——没动过的旧测试、能跑的旧版本、信封里的旧单子。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同一次提交里改了测试，就是被补过；按了「更新快照」，就是被喂过；拿来对拍后又照着调过，就只剩半份。

想一想

- 你手机里、单位里，有哪一样东西每次更新都说「功能不变」？你手里有没有一份更新前的结果可以对?
- 你最近一次改掉一个「对不上的旧数」，是因为旧数错了，还是因为新东西变了?

32

第 32 章

家里的、单位的、自己的三张清单

◆ 一、周六下午，餐桌上摊满了东西

一个周六下午，苏念把餐桌收拾干净，铺了一张旧挂历的背面。

唐秀英从里屋搬出两个纸箱。程立把手机里一个相册调出来，放在桌角。程小禾被派了一个活：拿一支红笔、一支蓝笔、一支铅笔，在旁边等着。

苏念在挂历纸最上面写了一行字：「关于爸爸的东西」。

这一下午，他们要做的事，第 17 章讲过怎样数，这里不再重讲规矩。这一章只做一件事：把三张清单真的列出来，一张是家里的，一张是程立单位的，一张是每个人自己的；然后看一看，剩下的那些，打算怎样花。

先说一句。

列清单这件事，最容易做成一张填空表，填完就收进抽屉。可这一家人列的时候，停下来争了好几处。请留意争起来的那几处。争的地方，才是留底藏着的地方。

◆ 二、第一张：家里的

纸箱打开，先倒出来的是能看见的东西。

一只月饼铁盒，里面一盒磁带，标签写着「1998 春节」，没人放过。一把旧骨刀，刀柄缠过几道胶布。一本线装的记事本，是苏国平修书时记的工料账。一沓照片。两件旧毛衣。他手机里近四年的聊天记录，和两百多条语音。

然后是看不见的。

唐秀英说：「他每年腊月给楼下王师傅送一回对联，自己写的。」程立说：「他跟我说过，那把骨刀是他师傅做的，一次做了两把；刃口他自己每年开春磨一次。」苏念想起来：「他打电话从来不说再见，说『就这样』。」

这些话也是关于爸爸的东西。它们装在三个人的记性里。

一共列了三十一项。

这一张，和第 17 章那张不是同一张。第 17 章那张只问「说话像不像」，一行一份，二十行。这一张把纸箱里看得见的、跟手艺和日子有关的也列了进来，问的是「那个账号说的爸爸，像不像爸爸这个人」。所以它多出十一项，数出来的比例也和那张不一样，不能拿来和那张的 5／20 比。

苏念在每一项后面，照第 17 章的标法，问同一个问题：这一份，「爸爸」那个账号碰过没有?

用红笔标「喂过」：拿去训练过账号的。聊天记录、两百多条语音、修书笔记的照片、相册里的一部分照片，全是红的。

用蓝笔标「补过」：拿去给账号补过人设、填过空的。苏念当初在账号设置里写过一段「爸爸的说话习惯」，里面就有「不说再见，说『就这样』」。这一条，蓝。

用铅笔记「对过几次」：拿出来比过、核过的，记次数。

剩下的，什么笔都不用，空着。空着的就是从没动过的。

◆ 三、争起来的地方

列到第十几项，母女俩争起来了。

那段「爸爸的说话习惯」，是苏念照着自己的记忆写的。写进去以后，账号每天晚上就照着说「就这样」。

唐秀英说：「他那句『就这样』，是挂电话前说的。你那个账号，现在是每条消息末尾都带一句。」

苏念愣了一下。她已经分不清，自己记得的那句「就这样」，到底是爸爸生前的，还是账号这半年说的。

这正是第 13 章说的那件事：补过一次，记忆和账号就开始往一处长。苏念的那份记性，从此不能再算一份干净的对照，要标蓝。

那唐秀英的呢？

唐秀英从来不用那个账号。她记得的「就这样」，只在挂电话前出现。她的这份记性没被账号碰过。

可它会不会也在别处被碰过？会。人每想起一次，那份记忆就被重新写一次，第 14 章讲过。她刚才说的时候，也在用它。

所以这一项的标法，最后是这样的：苏念的记性，蓝；唐秀英的记性，铅笔，记「对过一次」，就是今天这一次。

一项东西，在两个人手里，留底余量不一样。

◆ 四、数出来的那个数

三十一项标完，小禾数了一遍。

红的，十一项。蓝的，五项。有铅笔记号的，九项，有的一次，有的好几次。什么记号都没有的，六项。

六项里有：那盒磁带。那本工料账。王师傅家门上去年腊月贴的那副对联。苏国平修过的三本旧书，现在还在县文化馆的架子上。骨刀刃口那道磨痕。还有一张收据，是他最后一次去裱画店取东西留下的。

留底余量，照第 17 章的说法，就是这条续接还没碰过的对照份数，除以曾经有过的对照份数。三十一份里，六份没碰过。不到两成。

铅笔记过一两次的那几项，要不要算进去？第 17 章的口径是：只要被拿出来比过，就不算「没碰过」。可是比过一次和比过二十次，差得很远。所以小禾在旁边另写了一行：对过一两次的，四项。

这个数让苏念有点吃惊。

她一直以为，爸爸留下的东西很多。东西确实多，三个纸箱、一部手机。可是能拿来判断「那个账号还像不像爸爸」的、又没被那个账号吃进去过的，只剩六样。

而且这六样里，有五样跟说话没关系。磁带是唯一一份声音。

◆ 五、第二张：程立单位的

晚饭后，程立把他单位的那一张也列了出来。

他在县粮食储备库管台账。问题换了一个：判断「今年的收购价，还是不是原来那种价」，手里有哪些对照？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不管这件事，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管。308 号那本书第 71 章说过，大意是：收储政策建立以后，市场会学习国家行为，多年后国家想退出，面对的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市场。

程立列的第一项，就是收储以前的那几年。那几年的收购价记录，当年没有政策托着，是农户和粮商自己谈出来的。他抽屉里有一本手抄的流水，第 31 章提过。

第二项，是上级下发的价格指数。这个已经换过两次基期，每次换，都把新几年的数据放进了基数里。新几年的价，本来就是被收储托过的。用它来判断「价格还是不是原来那种价」，等于用续接的产物去量续接。红。

第三项，是邻县一个没搞收储的小粮站的旧报表。他们的价格一直是自己谈的。这一份，没被这条续接碰过。

还有几项：几个老粮商的口头说法，农户自己记的账本，粮库年年做的质量抽检。

程立一项一项标。标完，他发现最干净的一份，竟然是邻县的报表和他那本发黄的手抄流水。而他平时天天用的，是那条换过基期的指数。

◆ 六、单位里的那一张为什么更难

单位的清单比家里的难列，难在两处。

第一处，单位的对照大多是别人给的。上级的指数、系统的报表、厂家的口径，你只看得到成品，看不到它当初拿什么做的。它碰没碰过这条续接，常常要去问。问了，也未必有人知道。

308 号那本书在附录里交代过一件事，大意是：「事实上的它」什么时候断的，那个时点只能由盲评专家事后去定，有时根本定不出来。程立现在就碰上了这个难处。他说不清价格是哪一年开始「换了身份」的，因为能拿来判断的那几份旧东西，有的已经被对齐过了。

第二处，单位的留底会被「规范」掉。

一个办公室要整理档案，第一个被清掉的，往往就是那些「没人用的旧表」。按规矩，过了保存年限可以销毁。它们没人用，正因为它们没被续接碰过；它们被清掉，也正因为没人用。

所以单位那一张清单，最好加一列：「这一份，按规矩哪年可以销毁？」到期之前，想好它要不要换一个地方存。

程立把那本手抄流水，从抽屉里拿出来，放进了家里的书柜。

他想起库里一位快退休的老保管员，姓钱，在库里干了三十多年。哪一年的稻谷水分大、哪一年粮商压价压得狠，钱师傅张口就来。程立以前当闲话听，现在想，这也是一份留底，而且是活的、会走的那一种。

他跟钱师傅约了个周末，带了一个本子，只记，不问「对不对」，也不拿系统里的数去跟他核。钱师傅说到哪一年，他记到哪一年。记完，本子封面上写一行：某年某月某日，口述，未核对。

未核对，是故意的。一核，这份口述就被系统里的数碰过了。

◆ 七、第三张：自己的

第三张清单，是苏念给自己列的。

问题是：判断「我还是不是去年那个我」，手里有哪些对照？

她先想到的是体检单。连续五年的，一张不少。可是这几年她每次拿到新的，都会翻出旧的来比，一项一项看。比得多了，她记住的已经不是那张纸，是自己对那几个数的印象。纸没变，可是她每回看，都是在去年那次看的印象上接着看。

然后是她的工作笔记。药房里每次碰到拿不准的配伍，她都记一笔。这本笔记她从来不回头翻，记完就合上。它是她这些年的手艺，她自己没碰过它。

还有一样，是别人手里的。她的老同学、她刚上班时的带教老师，记得她二十多岁时是什么样子。这些人她几年见一面，见了也不怎么聊从前。

她发现，关于自己，最干净的留底不在自己手里。在别人那里，在她懒得翻的那本笔记里。

这一张清单，列到后面容易列出心事。有人列着列着，会发现自己最怕看的那份东西，正是最干净的那份。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八、计划着花，不是锁起来

三张清单列完，问题来了：剩下的那几份，怎么办？

最直接的想法，是锁起来，谁也别碰。

第 36 章会专门讲，这个想法要收窄。锁起来不用的留底，自己也在没。磁带会受潮，纸会发黄，人会老、会走。302 号那本书写过一个初一的电话，老人每个月等那一通，等不到，四五个月以后就不等了。没人用的东西，也会自己散。

所以本书说的是计划着花：知道自己手里还剩几份，知道每一次用掉的是哪一份，知道剩下的还够用几回。

苏念给家里那张清单定了三条。

第一条，磁带只放一次。第 21 章母亲封好的那个信封，放之前不拆；放的时候，全家都在，不录音，不转存；放完，先拆信封对一遍，再写下每个人当时的感觉。

第二条，那个账号不再吃新东西。以后家里谁想起爸爸的什么事，写在本子上，不往账号里补。

第三条，铅笔记过一两次的那四项，今年之内不再拿出来比。

程立给单位的那张定了一条：换下一次基期以前，先拿那本手抄流水和邻县的报表，对一次，记下差多少。对完，这两份就算用过一回，要写进清单。

苏念给自己定的，最简单：那本工作笔记，每年只翻一次。

◆ 九、今天与机器

列清单这件事，今天有了一个新麻烦。

你手机里的相册，会自己给你做「那年今日」，会自己挑出一个人的照片、配上音乐、做成一段视频。你没让它做，它做了；你看了，那段视频就进了你的记性。

照片还是那些照片。可是你记住的那个人，是被一台机器挑过、排过、配过乐的那个人。

所以三张清单里，要单独加一类：被机器自己碰过的。它不是你拿去喂的，也不是你拿去补的，是它自己拿去用的，用完又给你看。

小禾在家里那张清单上，给这一类发明了一个记号：画一个小方框。苏念的手机相册里，关于爸爸的照片，有一半带了小方框。

这一类最难防。能做的，是知道它在发生。一个小办法：在相册设置里，把「回忆」一类的自动功能，对某个人的照片关掉。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一张清单的一年

把苏念家那张清单，往后放一年看。

腊月二十九，全家放了那盒磁带。那一晚的事，结语会讲。这里只记清单上的账：放之前，那一行早早写好了要问的问题；放完，磁带从「没动过」变成「对过一次」。清单上的六份，剩五份。

那句「就这样」，磁带里有没有，那一晚谁也没顾上细听。母女俩争的那件事，还悬着。唐秀英说：「悬着就悬着，别为这一句再放一遍。」

清明，王师傅门上的对联换了新的。旧的那副被雨泡坏，撕下来扔了。清单上剩四份。没有谁用了它，它自己没了。苏念在那一行写上：「自然消失，不是续接用掉的。」

夏天，县文化馆整理旧书，把苏国平修过的三本拿去重新装订。修完的书很整齐，原来那几道针脚没了。清单上剩三份。

秋天，小禾在抽屉里垫骨刀的那块绒布底下，摸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条，是苏国平的字，记着某年开春磨刀用的是哪一块石头、磨了几遍。这一份，原来谁都不知道。清单上加了一项，分母也跟着加一。

苏念想了想，这一条不能偷偷加进原来那三十一项里，要单独记一行：「后来发现的」。不然一年前算的那个比例，就被悄悄改了。

到年底，苏念算了一下：一年里，用掉一份，自己没了一份，被别人顺手改了一份，新找到一份。她只计划过用一份。

剩下的这些，她没有再去算比例。她只是在挂历纸最底下写了一句：明年春节以前，不碰。

这一年里最让她意外的，不是哪一份被用掉了，是有两份根本不是她用掉的。对联是雨泡坏的，旧书是好心人修好的。修书的人一点错都没有，书修得比原来还结实。只是那几道针脚，是苏国平留在这世上为数不多的、没被任何账号碰过的手迹。

所以计划着花，除了管住自己的手，还要管住别人的好意。苏念给文化馆打了个电话，问剩下那几本还没修的，能不能修之前先拍一组照片。对方说可以，以后都拍。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挂历纸被折好，夹进了那本工料账里。

苏念把那个账号「爸爸」的设置页打开，看了很久。最后她没有删掉它，也没有再往里补东西。她只做了一件事：在那段「说话习惯」下面，加了一行字，写清这一段是女儿什么时候、照着自己的记忆写的。

明天能试：拿一张纸，选一个你在乎的人或者一样你在乎的东西，写下「关于它的东西」。不要先想多不多，先想全不全。每一项后面问那一句：这一份，碰过没有?

碰过的标出来，是喂、是补、还是对。没碰过的数一数，除以总数。

然后只定一条规矩，不要多：剩下的那几份里，哪一份，什么时候，当着谁，用一次。

> **带 走 的 话**
>
> **留底不是锁起来不碰的宝贝，是一笔数得清的存款；知道还剩几份、这次花哪一份，才叫守住。**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 三张清单里那几项空着没标的——一盒磁带、一本手抄流水、一本不翻的工作笔记。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 碰过的多半自己不知道；有的是喂、有的是补、有的是机器自己拿去用了，还有的没人碰，自己没了。

想一想

- 关于你自己，最干净的那份留底，在你手里，还是在别人手里？
- 你单位里那份「没人用的旧表」，按规矩哪一年可以销毁？
- 要是只能花一份，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当着谁？

◆



尾　篇

边界：谁先说过，本书哪里会错

导　语

这一篇八章，给本书划边。第 33—35 章逐位见过最近的邻居，每位给一条分得开的观察；第 36 章写三处被削弱的地方；第 37 章报两次没跑出来的检验；第 38 章写本书怎样算错；第 39 章用本书的尺子量本书自己；第 40 章写不适用的地方。

33

第 33 章

最近的四位邻居

◆ 一、「对，就是他」

小区里丢了一辆电动车。

物业的老钱调出监控，截了六张人脸，打印出来，摆在门卫室的桌上。那天傍晚，程小禾正好在楼下骑车，看见过一个陌生人推车出去。老钱让他认。

小禾看了很久，指着第四张：「好像是他。」

老钱一拍大腿：「对，就是他，我也觉得是他。」

第二天在饭桌上，小禾讲这件事，讲得很顺：「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戴一顶灰帽子，从三号楼拐出去的。」

唐秀英放下筷子：「昨天你说的是『好像』。」

小禾愣了一下：「我昨天就看清了。」

他没有撒谎。他是真心觉得，自己昨天就看清了。

那句「对，就是他」，没有给他添一点新的眼力，却把他对那一眼的把握，往上推了一大截。推完以后，连「昨天只是好像」这件事，他自己也想不起来了。

这一章的第一位邻居，研究的正是门卫室里这一句话。

◆ 二、这三章怎样见邻居

前面三十二章，本书一直在说一件事：「还是它」靠的是手里还有一份没被这条续接碰过的东西；续接每拿它来喂一次、补一次、对一次，就用掉一份。

话说到这个地步，就该问：谁先说过？

尾篇头三章专门做这件事。规矩在这里立下，三章通用，一共四步。

第一步，先把人家对在哪里写足。

第二步，做一次替换：把本书的「留底」换成人家的词，看本书那句话还剩下什么是人家没有的。剩得少，就老实说少。

第三步，说界线在哪里。

第四步，给一条判决性的对照，写成「若观察到某件事，本书对；若观察到另一件事，本书让路」。

这一章见四位：目击证人研究、统计学的留出集、神经科学的再巩固、历史学的记忆之场。头一位离本书最近，也最危险，所以写得最长。

◆ 三、第一位：一句「你认对了」

1998 年，加里·韦尔斯和埃米·布拉德菲尔德在《应用心理学杂志》第 83 卷上发表了一组实验（Wells 与 Bradfield 1998，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3:360—376）〔核：大意〕。题目就是一句话：「很好，你认出了嫌疑人」。

实验大意是这样的。被试先看一段监控录像，然后从一组照片里指认录像里那个人。照片里其实没有真人，所以凡是指认出来的，都认错了。

认完以后，有的人听到一句确认：「很好，你认出了嫌疑人。」有的人什么也没听到。

过后再问他们：你当时有多确定？你当时看得清不清？你当时注意力集中不集中?

听过那句话的人，报出来的确信明显更高，回忆里那一眼也看得更清、注意得更专心〔核：大意〕。

他们认错的，是同一组照片里同样的错。那一句话没改变他们指认的对错，只改变了他们对那一眼的记法。

十九年后，约翰·维克斯特德和韦尔斯在《公共利益中的心理科学》第 18 卷上写了一篇长综述（Wixted 与 Wells 2017，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18:10—65）〔核：大意〕。

结论分两半。

一半是：第一次指认的当场，程序干净，主持的人不知道谁是嫌疑人，证人的确信马上记下来，这时候的确信很有用。高确信的指认，准确率相当高。

另一半是：同一个证人，到了开庭那天，确信常常已经被一路抬高。反馈、一次次重认、庭前的准备，都会抬它。抬高以后的确信，看着更笃定，对判断准不准已经没有用了〔核：大意〕。

所以他们给的办法很朴素：指认的当场，由不知情的人，把证人的确信原话记下来，最好录像。日后谁要掂量这次指认，看的是那一份，不是庭上的那一份。

另有一项研究，连确认都不用。肖和麦克卢尔 1996 年让证人在几周里被反复问同一些细节，没有人告诉他们对不对；问得多的细节，确信涨了，准确并没有涨（Shaw 与 McClure 1996，Law and Human Behavior 20:629—653）〔核：大意〕。

◆ 四、它对在哪里

这一位邻居，本书要先还足公道。

它看见的，不只是「对一次就碰一次」。它看见了本书自认最独有的那一半：碰过以后，人最有把握。

本书第 16 章说，那一格的毛病不是「还是它」变弱了，是它再也输不了。目击证人研究在二十多年前，就在法庭上撞见了这一格的一个特例：一个证人最有把握的时候，正是他的把握最不能说明问题的时候。确信最高处，诊断力最低。

它还给出了补救，而且写进了程序。先把那一刻的判断封存起来，日后只认封存的那一份。这就是本书说的留底。

说得更直一点：结语里唐秀英先把她记得的年夜饭写下来、封进信封，再放磁带，这个办法，本书不是第一个想到的。指认程序里「先记下初始确信」，就是它的原样。本书只是把它搬回了一家人的书柜顶上。

所以，**「留底用完时最自信」，不是本书第一个看见的；那一格的一个特例，早在目击证人研究里被看见、被量过，并且写进了程序。**

◆ 五、替换一次，看还剩什么

现在做替换。

把本书那句话里的「留底」，换成「指认当场、没受污染的那份初始确信」。

本书那句话说：判断「还是原来那个」，要靠一份没被这一过程用过的独立参照；每用一次，独立性就少一份；用完的时候，判断最笃定，也最无法检验。

换完以后，变成：判断指认对不对，要靠一份没被事后反馈碰过的初始确信；反馈一次，它就被污染一次；污染以后，证人最笃定，这份笃定也最没有用。

几乎每一个字都还站得住。

剩下的，只有三处是那一系研究里没有的。

第一处，份数。那一系研究里，每个证人只有一份初始确信。本书数的是一群对照：二十份里没动过的还剩几份。第 17 章那张单子从 8／20 掉到 5／20，这个余额，在目击证人研究里没有对应的数。

第二处，被碰的是谁。那一系研究里，被碰的是证人自己的记性，碰它的是一句话、一次提问。本书说的续接，是一个账号、一个统计口径、一段代码。它把对照吃进自己肚子里，判定者本人可以一句话也没听到，一次也没被问。

第三处，量的是什么。那一系研究量的是一个人对一次判断的确信。本书量的是一个群体里「不是它了」这句话被明说的多少。

◆ 六、分界，和判决性对照

这三处里，第二处最能分出高下。

目击证人研究里，抬高确信的东西都带着内容：一句「你认对了」，或者一遍遍问同一个细节，让人在心里一遍遍复述。

本书说的是另一种情形。续接只是把对照吃进去，中性地吃，不夸人，也不追问。

苏念家那个账号，拿家属的回忆去补人设，从来没对苏念说过「你记对了」。它只是从那以后，说起话来越来越像她记得的样子。本书说，单是这样，家里人的把握也会上升，「这不像他」也会越说越少。

判决性对照这样写：

找两组家庭，复现体都用了差不多久，家里人回想、被问的次数也差不多，复现体都不说任何确认的话。一组家庭的回忆被拿去补过人设，另一组没有。

若观察到前一组的把握更高、「这不像他」说得更少，那么本书对：中性的吸收，也会抬高确信、压低明说。

若观察到两组没有差别，只有听过确认、被反复问过的人才这样，那么本书让路。它就只是目击证人研究的一个应用，留底这个词，只是「初始确信记录」的一个家常叫法。

第三处还能补一条。

若观察到，一群家庭里「这不像他」的明说率，跟着留底余量一份一份地降，余量越低说得越少，那么本书多出一个可数的东西。若观察到明说率只看有没有那一份初始记录，有就高、没有就低，跟还剩几份无关，那么本书的「余额」是多余的，一份封存就够了。

◆ 七、第二位：留出来的那份数据，看一次漏一点

做数据分析的人，常把数据分成两份。一份拿来摸索、试模型。另一份锁起来，叫留出集，到最后才拿出来看一眼，量一量模型在没见过的数据上怎样。

人不会只看一眼。看了不满意，回去改，再看，再改。每看一次，留出集就漏一点关于自己的消息。看到后来，模型长成了专门对付这份留出集的样子。

辛西娅·德沃克等六位作者，2015 年在《科学》第 349 卷上正面处理这件事（Dwork 等 2015，Science 349:636）〔核：大意〕。他们证明，这样来回看，留出集给的分数会越来越虚；又给了一个办法，大意是每说一次留出集上的真话，就从一笔事先定好的预算里扣一次，扣完就不能再信。

在「对照会被花掉，而且可以记账」这一件事上，本书没有新东西。他们算得出一份留出集经得起问多少次，本书算不出。

界线在一处。他们预言，预算花光以后，模型在新数据上的准确度下降。本书预言，留底花光以后，「不是它了」说得越来越少。

若观察到准确度一点没降，明说照样变少、变笃定，本书对。若观察到明说的每一次下降，都能由准确度的下降解释干净，本书让路，它只是留出集过拟合的一个家常叫法。

◆ 八、第三位：想起一次，改写一次

2000 年，卡里姆·纳德、格伦·沙费和约瑟夫·勒杜在《自然》第 406 卷上报告了一个实验（Nader、Schafe 与 LeDoux 2000，Nature 406:722）〔核：大意〕。

老鼠先学会怕一个声音。第二天再放一次这个声音，让它想起来，紧接着往它的杏仁核里注入一种阻断蛋白质合成的药。后来它就不怎么怕了。不放声音、只注药的那一组，害怕原样还在。

一段存稳的记忆，被想起时会重新变软，要再存一次。这叫「再巩固」。

本书第 14 章那个「对」字，生理上的底子就在这里。在「一份记忆，每对一次就碰它一次」这件事上，本书没有新东西。

界线在单位上。再巩固讲一个脑子里的一条痕迹。本书讲判定者手里一共有几份对照、还剩几份；苏念的记性被改了，唐秀英的可能还没改，两个人的都改了，磁带还在。

若观察到，回想次数差不多的家庭里，手里还有一份没被碰过的外部对照的，「这不像他」说得更多、更早，本书对。若观察到纠正多少只跟各人回想了几次有关，有没有外部留底都不起作用，本书让路。

◆ 九、第四位：记忆一旦被安放，活的就死了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1984 年起主编多卷本的《记忆之场》（Nora 1984；导言英译刊于《表征》1989 年第 26 期）〔待核：卷次页码〕。

他的意思大致是：活在日子里的记忆散了，人们才慌着造纪念碑、建档案馆，把记忆安放进「场所」。档案堆得越满，说明活的记忆死得越透〔核：大意〕。

诺拉看见的，是本书第 13 章那个「补」字的社会版：展板和讲解词做好以后，人们再想起那件事，想起的就是展板上的样子。

界线在这里，两边正好站在对面。诺拉说，档案是死的。本书说，**没被续接碰过的档案，恰恰是留底；被拿去做展板、喂进账号的那一份，才被用掉。**

同一盒没拆封的磁带，按诺拉，是活记忆的尸体；按本书，是苏念家唯一的活证。

若观察到，原始档案一直没被拿去做展陈的地方，后人说「当年不是这样」更多、更早，本书对。若观察到档案动没动过，对这种明说毫无影响，本书让路。

◆ 十、四个角落，各看见了什么

把四位并排放。

法庭那一角：一句确认，把证人的把握推高，推高的把握最没用；所以先记下初始确信。

统计学那一角：留出集看一次漏一点，要有预算。

神经科学那一角：一段记忆，想起一次就重新变软。

历史学那一角：活的记忆被安放进场所，就被场所替掉。

四处用的词全不一样，说的是一个形状：拿来对照的那样东西，在被用的那一刻，就被改了，或者被花了。

要是有人说「从来没人指出过那一格」，这句话站不住。

如实的说法是：那一格的一个特例，早在目击证人研究里被看见，被量过，并且写进了指认程序。

本书增加的，是三样东西。一是它的一般形状：不只证人和法庭，一个账号、一个统计口径、一块计量标准，都会走到这一格。二是一个可数的余额：留底余量。三是一条可以裁决的分界：没有任何确认、续接只是中性地吸收，确信是不是照样上升。

第三样要是在◆六的对照里输了，本书就把自己降一格，当作目击证人研究在别处的一个应用。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唐秀英没有再跟小禾争他昨天看没看清。

她拿出记账用的格子本，问小禾：「下回要是再有人让你认什么，你认完，先别听人家说对不对。你先跟我说一句，你有几成把握，我给你记下来。」

小禾说：「记下来干嘛？」

唐秀英说：「人家一说『对』，你就会觉得自己一直有十成。到那时候，只有这本子还记得你原来是几成。」

小禾想了想：「那我昨天是五成。」

唐秀英在本子上写：某月某日，监控截图第四张，五成。

明天能试：下回你要凭印象下一个判断，认一个人、估一笔账、判断孩子是不是真会了，先写下自己有几成把握，再去问别人对不对。写下来的那一行，就是这件事的留底。

别人那句「对」，你可以听。听之前，先把自己原来的几成封起来。

带走的话

先看见那一格的，是法庭；本书多说的一句是：没有人说「你认对了」，只要续接把对照吃进去，把握也会涨。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指认当场记下的那几成把握、一份没被问过的留出集、一盒没被做成展板的磁带。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听过「对，就是他」的那一眼，被对过了；被来回问过的留出集，被花了；被安放进讲解词的记忆，被补了。

想一想

- 你最有把握的一个判断，是一开始就这么有把握，还是被谁的一句「对」推上去的？
- 有没有一件事，你希望当初先把自己的几成把握写下来？

◆

34

第 34 章

更老的邻居

◆ 一、一纸箱揭下来的旧纸

县文化馆的老馆员来家里送东西，是一个周三的傍晚。

一只旧纸箱，用麻绳捆着。老馆员说，这是苏国平生前修书时揭下来的旧纸，馆里清库房，有人认得他的字迹，就送回来了。

唐秀英打开，是一沓一沓发黄发脆的碎纸片。每一沓夹一张小条，是苏国平的字：某书，第几册，第几页，某年某月揭下。

苏国平修书有个老规矩：虫蛀的那一块揭下来，换上新纸补好；揭下来的旧纸不扔，按页码收起来。

程小禾蹲在旁边看了半天，问：「要是把这些旧纸拼回去，拼成一本，那是哪一本？馆里那本，还是这本？」

唐秀英笑了：「你外公当年也被人这么问过。」

这一章写的，就是这个问题有多老。

◆ 二、往回找

第 33 章见了四位最近的邻居。这一章往回找，按第 33 章◆二立下的四步走：对在哪里，替换一次，界线，判决性对照。

这一章见八位。前五位问的是「这还是不是原来那个」：霍布斯，洛克和里德，巴特利特，维特根斯坦，帕菲特。后三位问的是一门学问怎样知道自己的仪

器、标准、理论「还是对的」：柯林斯，张夏硕，扎哈尔和沃勒尔。后三位离本书更近，写得更细。

还有一位只点个名。库尔特·勒温 1922 年谈过「发生上的同一」：前后是不是同一个，看它是不是一路长过来的〔核：大意〕。这把同一挂在了路上，本书第 2 章写 302 号那本书的「哨」时，已经说过只认路的长处和停处。

◆ 三、霍布斯：旧板子拼回来那一艘

忒修斯的船，是普鲁塔克记下的老说法：雅典人把这条船留了很多年，朽一块板就换一块。

1655 年，托马斯·霍布斯在《论物体》第二部第 11 章里加了一道难题（Hobbes 1655，De Corpore II.11）〔核：大意〕。

你想一想：要是有人把换下来的旧板收好，按原样拼起来，又造出一条船，哪一条才是忒修斯的船？他的回答，大意是要看「同一」在哪个名头下问：按材料，按形状，按一路动过来的来历，答案各不相同。

他对在哪里：他把同一性从船上挪到了问法上。「还是它」不是木头自己说的，是拿某样东西对出来的。

替换一次：把「留底」换成「材料标准」，本书剩下的是一个问题，他没有问：拿什么来查。

在本书看来，那一箱旧板最要紧的身份不是一条候选的船，是一份留底。修船的续接把它们换下来以后，再没碰过它们。只要它们在箱子里，港口那条船的弧度、榫头、老裂纹就有东西可以对。一旦拼成第二条船，留底就被拿去照着做了，从对照变成了对手。

若观察到，修复老物件时把原件单独收着、不拿去重组的地方，日后说「这次修复改了原样」更多、更早，本书对。若观察到原件收没收，对这种明说毫无影响，本书让路。

◆ 四、洛克和里德：一个勇敢的军官

1694 年《人类理解论》第二版，约翰·洛克加了一章讲同一。他说，大意是：一个人的意识往回伸到哪里，他这个「人」就伸到哪里〔核：大意〕。

九十年后，托马斯·里德在《论人的理智能力》第三篇第 6 章里讲了一个故事去拆它（Reid 1785）〔核：大意〕。

孩子偷果子挨了鞭子；当军官时记得挨鞭子，夺下一面军旗；当将军时记得夺旗，却忘了挨鞭子。按洛克，将军是军官，军官是孩子，将军又不是孩子。里德由此说，记忆不造出同一，只是同一的证据。

里德已经站在本书的起点上：撑着「还是它」的，是一份拿来对的东西。

替换一次：把「留底」换成「证据」，本书剩下的是一笔账：这份证据，用一次是不是少一份。

那位将军每年在宴会上讲夺旗。讲一次，顺一点。到他老了，他记得的夺旗，是讲过几十遍的那个。

1986 年挑战者号失事的第二天，乌尔里克·奈瑟等人让一批大学生写下自己怎样听到消息。两年多以后再问，不少人讲的已经和当年写下的对不上，有的人却很有把握（Neisser 与 Harsch 1992）〔核：大意；比例待核〕。那张第二天写下、两年没被碰过的纸，就是留底。

若观察到，一件事讲得越多越有把握，偏差只在拿出一份当时写下、后来没碰过的记录时才被发现，本书对。若观察到讲得多的人自己就能察觉偏差，不靠任何外部记录，本书让路。

◆ 五、巴特利特：一个故事传了十个人

1932 年，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出版《记忆》（Bartlett 1932, Remembering）〔核：大意〕。他让剑桥的学生复述一个北美原住民的故事《鬼魂之战》，隔一段复述一次，或者甲讲给乙、乙讲给丙。故事越传越短，陌生的地方被丢掉或改成熟悉的样子，「独木舟」成了「小船」。

他看见的，是本书第 13 章那个「补」字最早的实验版。

界线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巴特利特手里一直攥着原文。那是整场实验里唯一没被任何一次复述碰过的东西。他能看出「越传越熟」，全靠它。链上那十个学生，没一个手里有原文，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讲的就是那个故事。

若观察到，链上的人察觉「这里跟我听到的不一样」，跟手里有没有原文无关，本书让路。若观察到察觉偏离的几乎只有手持原文的那一位，链上的人越往后越有把握，本书对。他的框子解释了内容怎样变，没解释变了以后为什么没人报信。

◆ 六、维特根斯坦：买好几份同一天的报纸

1953 年《哲学研究》第 265 节，维特根斯坦打过一个比方（Wittgenstein 1953, §265）〔核：大意〕。

大意是：拿脑子里的时刻表去核记忆里的发车时间，就好比买好几份同一天的早报，来确认报上说的是真的。

核，得诉诸一样独立的东西。在「对照必须独立于被查的东西」这一点上，本书是接着他往下说的。

替换一次：把「留底」换成「独立的东西」，前半句全被他占住。剩下的只有一个词的差别。

在他那里，独立是一个性质，要么有，要么没有。本书说，独立是一笔余额。印好的时刻表，你看一千遍也不会磨损。可你每拿它纠正一回记忆，下一回你再查，查出的「对」已经有一半是上一回调出来的。

若观察到，一份外部记录被反复拿来纠正记忆以后，揭出新偏差的能力并不下降，本书让路。若观察到用得越多，它揭出的新偏差越少，而这些偏差换一份没用过的记录还查得出来，本书对。

◆ 七、帕菲特：一个人分成两个

1984 年的《理与人》里，德里克·帕菲特设想一个人的大脑分成两半，移进两个身体（Parfit　1984）〔核：大意〕。两个醒来的人都记得昨天，哪一个是他？他的答法，大意是：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要紧的不是同一，是心理上的连着，他叫「R 关系」〔核：大意〕。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14 章问过同一类问题：三个孩子各拿父亲的材料训练一个版本，三个都算父亲吗？

帕菲特看见「同一」这个词在分裂面前会失灵，本书全部接受。界线在于，他说要紧的是连着，本书问拿什么查它连着。三个版本要是吃的是同一批聊天记录，三个都连着父亲，也都是自签的；家里还有一盒没放过的磁带，三个版本才能一起去对。

若观察到有没有这样一份没被任何版本吃过的材料，都不影响一家人说「这个版本不像他」的多少和早晚，本书让路。若观察到有的那一家说得更常、更早，本书对。

◆ 八、柯林斯：要知道仪器好不好，先得知道答案

后两位，换一个地方。不在记忆里，在实验室里。

1985 年，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出版《改变秩序》（Collins 1985, Changing Order）〔核：大意〕。他跟踪过一场争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人宣称造出了能探测引力波的仪器，测到了信号；别的实验室照着造，大多测不到。

到底谁对？柯林斯把这里面的难处说成一个圈，后来叫「实验者回归」。

大意是这样的。引力波到底有没有、有多强，要造一台好仪器去测。可仪器好不好，要看它测出的结果对不对。结果对不对，又得先知道引力波有没有、有多强〔核：大意〕。

这个圈怎样停下来？柯林斯说，大意是：在实际的科学里，它常常不是被一份独立的检验打断的，是被同行之间的争论、名望和协商收住的〔核：大意〕。

◆ 九、柯林斯说到了哪一步

他对在哪里：他看见了本书说的「自签」最早、最硬的样子。一个过程拿自己的产物，去证明自己的产物，圈就闭上了。

替换一次：把「自签的『还是它』」换成「回归闭合」，本书那一格的形状，几乎被他整个占住。

剩下的在两处。

第一处，起点不同。柯林斯说的圈，是一开始就没有独立的检验：引力波探测是新东西，世上没有第二台仪器、也没有一个已知的信号可以拿来对。本书说的是另一种情形：起初有一份独立的东西，是被续接一次一次用掉，圈才慢慢闭上的。苏国平的磁带、那箱旧纸，都是起初在的。

第二处，圈怎样停。柯林斯说靠协商收住。本书说，协商之外还有一个办法，而且不难：事先封存一份谁也没碰过的东西，等判断做完再拆。

做引力波的人，后来真这样做过。2010 年，美国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和欧洲的室女座探测器，悄悄往数据里注入过一个假信号，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答案封在一只信封里。分析的人照常分析、照常写论文，到 2011 年 3 月全体开会时才拆信封〔核：据 LIGO 官方说明，大意〕。

那只信封，就是一份留底。

判决性对照这样写：

若观察到，事先封存过一份检验的争论，和没封存的争论，收住的快慢、日后翻案的多少都一样，全由协商与名望决定，那么本书让路。实验者回归已经说尽，留底只是它的一个家常叫法。

若观察到，翻案几乎都来自一份没被这场争论碰过的检验；而检验一被拿去校准仪器、照着调过，同行就越来越笃定、越来越少有人说「这台仪器测的不是那个东西」，那么本书对。柯林斯的圈，本书多给它一个余额。

◆ 十、张夏硕：温度是怎样撑起来的

再一位，科学哲学家张夏硕。2004 年他出版了《发明温度》（Chang 2004，Inventing Temperature）〔核：大意〕。

他问的事，听着简单：一百多年前，人们怎么知道温度计准不准?

要检验一支温度计，得拿一个已知的温度去比。可「已知的温度」，又是哪一支温度计量出来的？水银的、酒精的、空气的，在冰点和沸点上一样，到了中间就各说各的。没有一支先在的、谁都认的标准。

他讲的出路，叫「认识的迭代」。大意是：先承认手头那一套粗的标准，拿它做一轮；用这一轮的结果，去挑出更自洽的做法，修正标准；再做一轮。一轮一轮下来，标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靠自洽一层一层撑起来的〔核：大意〕。

他书里写过十九世纪的法国物理学家勒尼奥。勒尼奥的一条办法，大意是：同一种温度计，用不同批的玻璃做几支，看它们自己彼此对不对得上；对不上的那一种，就别拿来当标准〔核：大意〕。

◆ 十一、张夏硕说到了哪一步

本书第 10 章说，溯源链越往下越稳，越往上越悬，最顶上那一块谁也查不了。张夏硕的书说，没有最顶上那一块，标准也能立起来。这一处，本书要收窄：最顶上那一块，查不了的只是已经照着它调过的东西；另起一条没照它调过的路，还能查它。

替换一次：把「留底」换成「迭代里的一条独立路线」，本书剩下的是一句提醒。

迭代每往前走一轮，都要有东西和上一轮不一样。

勒尼奥那几支不同玻璃的温度计，之所以能挑错，是因为它们没有被彼此校准过。一旦把它们在几个点上都调成一致，它们的一致就不再说明什么了。本书的说法是：迭代的力气，来自还没被这一轮迭代吸收的那几条路；路一条条被调进同一个标准，力气就一份份花掉。

所以张夏硕的出路，本书不反对。本书只记它的账：每一条独立的路线，都是一份留底，迭代就是有计划地花它们。

判决性对照这样写：

若观察到，一组仪器彼此校准过以后，它们之间的比对仍然和校准以前一样能挑出错，本书让路。那么独立就不是被花掉的，迭代可以无限地用同一批路线自我纠正。

若观察到，彼此校准以后，它们之间的分歧消失了，日后挑出剩余错误的，几乎都是一条没参与校准的新路线，那么本书对。迭代的出路是真的，它的燃料是留底。

◆ 十二、扎哈尔和沃勒尔：用过的证据，不能再算一遍

最后一对，离本书的「喂」字最近。

1973 年，埃利·扎哈尔在《英国科学哲学杂志》第 24 卷上分两期发表长文《为什么爱因斯坦的纲领取代了洛伦兹的纲领？》（Zahar 1973，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4:95—123，223—262）〔核：大意〕。

他碰上的难处，你读物理课本时也许想过。水星近日点那一点多出来的移动，天文学家几十年前就知道了，算不上新预言。可它一直被当成广义相对论最硬的证据之一。凭什么？

他的回答，大意是：一件事实新不新，不看它是不是事后才被发现，看它有没有被拿去造这个理论〔核：大意〕。后来人举的例子是：爱因斯坦造理论时没拿水星去凑，所以它还能作证。

约翰·沃勒尔顺着这条路往下走（Worrall 1985；Worrall 2014）〔核：大意〕。后来人把这条规矩叫「用途上的新」：一条证据，造理论时用过了，比如拿它去定一个可调的数，就不能再拿来给这个理论作证。用一次是造，再用一次是证，同一条证据被算了两遍。沃勒尔后来说得更细：拿去定数的证据，只给有条件的支持〔核：大意〕。

他们对在哪里：本书第 12 章的「喂」，几乎就是这条规矩。账号拿父亲的聊天记录训练出来，再拿同一批记录证明「它说话像他」，就是算了两遍。

你看，替换一次：把「留底」换成「没被拿去造理论的证据」，喂和补两个字，连同第 15 章的「自签」，几乎整块被他们占住，而且早了五十年。

剩下两处。

一处是管的东西。他们管的，是一条证据给一个理论多少支持，一条证据要么用过、要么没用过。本书管一份对照还能把一句「还是它」查到什么程度，数的是一家人手里还剩几份。

另一处是「对」。在他们那里，一条证据只要没参与造理论，拿来比多少次都是干净的。本书说，只拿来对一下，也在花。这一处，两边正面相撞。

判决性对照这样写：

找一份从没参与构造、只被拿来比对的对照，记下它被比了几次，看它每一次还能不能揭出新的出入。

若观察到它的检验力不随比对次数下降，第十次和第一次一样能挑出毛病，本书在「对」字上让路。那样的话，用掉只剩喂和补两种，本书就是「用途上的新」换了个家常的说法。

若观察到比得越多，它揭出的新出入越少，而这些出入换一份没比过的对照还查得出来，本书对。余额这一笔，是他们那一家没记的账。

这一条和◆六维特根斯坦那一条，押的是同一次观察。它要是输了，本书一次让两处路。

◆ 十三、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小禾的问题没有人回答得了。

唐秀英把那箱旧纸重新捆好，没打算拼回去，也没打算扔。她在箱子上贴了一张纸条，写三行：哪一年揭下的，哪一年送回来的，哪一年打开过一次，就是今天。

她对小禾说：「拼回去，就有两本书，以后谁也说不清哪本是哪本。不拼，馆里那本补过的书，就永远有一箱东西可以对。」

小禾问：「那要是馆里那本又坏了，又补呢？」

唐秀英说：「那就再揭下来一箱。」

明天能试：家里修过、换过零件的老物件，一只换过机芯的表、一把换过把手的菜刀，看看换下来的那件还在不在。在，就别拿去拼、别拿去当零件，找个盒子收好，写上换下的日子。

哪一天有人问「这表还是爷爷那只吗」，它就是唯一能拿出来对的东西。

> 带 走 的 话
>
> **老哲学家们问过「按什么算还是它」，科学的圈问过「拿什么查」，科学哲学立过「用过的不许再算」；本书接着问一句：只拿来对过的那一份，还剩多少。**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一箱没拼回去的旧板、一张第二天写下的纸、一只等分析做完才拆的信封。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拼回去的被喂了，拿来纠正记忆的被对了，几支温度计彼此调成一致以后，它们的一致就被花了。

想一想

- 你最有把握的一段往事，讲过多少遍？有没有一份当年留下的东西，能拿来对一对？
- 你手里那几样拿来「互相核对」的东西，彼此是不是早就照着对方调过了？

◆

35

第 35 章

身边的邻居

◆ 一、追思会以后的那顿饭

清明前，文化馆的追思会散了，几个老同事没走，张罗了一顿饭。

来的是六个人，都是跟苏国平共过事的。一开始大家客客气气，说「老苏这人实在」。喝了两杯，话就多了。

一个说，苏国平补书时不许人在旁边吃东西，怕油星溅到纸上。一个说，他为了一页明代刻本，在库房坐了一整夜。还有一个说，他年轻时脾气急，跟馆长拍过桌子。

最后这一条，苏念从没听说过。爸爸会拍桌子?

回家路上，她一直在想：这一顿饭，她多认识了一个爸爸。那个会拍桌子的人，账号里没有，她的记性里也没有。

唐秀英说：「他那时候刚进馆，三十出头，你还没生呢。」

一个人走了，别人手里还攥着他的一些样子，散在各处，互相不知道。这一章要见的邻居里，有一位就是专门研究这顿饭的。

◆ 二、离得最近的，最要说清

第 33 章见了四位最近的邻居，第 34 章见了八位老邻居。这一章见身边的：有的在三本源书各自的行当里，有的在做实验、写程序的人每天的手边，有的就在本书作者的同一个书架上。

离得越近，越要说清。近的邻居，界线一模糊，本书就成了他们的复述。

还是第 33 章◆二立下的四步：对在哪里，替换一次，界线，判决性对照。

这一章见八处：沃尔特的传记模型，古德哈特一系，哈金，埃文斯，校勘学的马斯，神经影像里的「双重取用」，软件测试里的「杀虫剂悖论」和「测试预言问题」。然后说清第 37 章预注册里用过的「计入」，最后回到自家书架。

◆ 三、沃尔特：一起拼一份耐久的传记

托尼·沃尔特，英国研究死亡的社会学家。1996 年他在《死亡研究》创刊第一卷上发表《一种新的哀伤模型：丧亲与传记》（Walter 1996，Mortality 1:7—25）〔核：大意〕。

他的意思大致是：老说法要人「走出来」，放下逝者；很多人实际不是这样过的。他们和别的认识逝者的人一起聊，你说一段，我补一段，拼出一份能留下来的传记〔核：大意〕。追思会以后那顿饭，正是他说的聊法。

他对在哪里：一个人「还是他」，最好的对照常常在别人手里，而且要好几个人一起拼。在死亡研究里，他是本书最近的邻居。

替换一次：把「留底」换成「大家一起拼的传记」，本书还剩什么？剩一笔账。

拼的那一刻，各人手里那一份，就被补进了同一份传记里。拍桌子那段，原来只在一个老同事手里，没被任何续接碰过。说出来，进了那顿饭，进了苏念的记性。下回苏念想起爸爸，想起的是「也会拍桌子」的爸爸；那位老同事再讲，也在这顿饭以后的版本上讲。

散在六个人手里、互不知道的对照，收成了一份大家共有的传记。传记更完整，对照的份数却少了。

这不是说那顿饭不该吃。第 36 章会说，留底不用也会散。

若观察到，一起拼过传记的家庭，日后面对复现体，「这不像他」说得一样多或更多，本书让路。若观察到拼得越充分，越少说出这句话，各自还留着几段没讲的家庭说得更多，本书对。

◆ 四、古德哈特一系：数一被当成靶子，就变了

第二处，在程立的行当里。

1975 年，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说过，大意是：一个统计规律一旦被拿来当控制的依据，就会趋于失灵〔核：大意〕。一年后，罗伯特·卢卡斯指出，人们会对政策作出反应，政策出台以前算出的关系，出台以后不一定管用（Lucas 1976）〔核：大意〕。1979 年，唐纳德·坎贝尔也说，一个社会指标越被拿来做决策，就越容易被扭曲（Campbell 1979）〔核：大意〕。

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第 93 章，把前两位都点过名〔核〕。在「拿来量的东西，被拿来管以后就变了」这一点上，本书没有新东西。

界线在补救上。他们的补救，是换一套扛得住反应的模型，或换一个还没被当成靶子的指标。本书问的是：数变了以后，你还拿什么知道它变了。

程立那本收储以前的手抄流水，不是更好的指标，它很粗。它的全部价值在于，写成的时候，那条续接还没开始。

若观察到，换基期时掺没掺被政策改过的年份，对断点被承认的快慢毫无影响，本书让路。若观察到掺了的那种，断点被承认得明显更晚，本书对。

◆ 五、哈金：被重写的灵魂

伊恩·哈金 1995 年出版《重写灵魂》（Hacking 1995, Rewriting the Soul）〔核：大意〕，讲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多重人格」诊断的激增，和「找回被压抑的童年记忆」的风气。

他看见两层。一层是，一个分类造出来，被分进去的人会照着它理解自己，分类描述的人也跟着变，他叫「循环效应」〔核：大意〕。另一层更扎手：一个人在治疗里反复回想、反复被问，后来「想起」的往事未必发生过，可它从此成了他的过去。

在「回写可以吃掉一个人的过去」这件事上，他看得比本书深。

界线在问题上。他问「这一类人是怎样被造出来的」。本书问：在那样一间诊室里，什么能让人说出「这不是我当年的事」。答案常常很朴素：一本当年的日记，一张旧点名册，一个从没听说过这次治疗的老邻居。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间诊室还不存在的时候，它们就在了。

若观察到，能不能察觉过去被重写，跟手里有没有一份没被治疗碰过的旧材料无关，本书让路。若观察到有这样一份的人，明显更常、更早改口，本书对。

◆ 六、埃文斯：一个名字被搬走了

1973 年，加雷思·埃文斯发表《名称的因果理论》（Evans 1973）〔核：大意〕。他用了马达加斯加：据他转述，这个名字原指非洲大陆东岸的一块地方，马可·波罗误以为指那座大岛，后来欧洲人都这么叫〔核：大意；史实细节待核〕。一大群人长期怎样用一个名字，可以把它的所指整个搬走。

这是第 25 章「管仲」那件事的语言学骨架，他说得比本书干净。本书只问：搬走这件事，是怎样被人知道的？靠的是几份没被后来的用法碰过的老东西：更早的航海记录，当地人的老叫法。

若观察到，所指迁移能不能被察觉，跟有没有迁移以前的独立记录无关，本书让路。若观察到被察觉的迁移几乎都有这样一份记录在场，本书对。

◆ 七、马斯：抄本一互相参校，就数不出独立

第五处，在修书人的老行当里，苏国平要是还在，会认得这一位。

1927 年，德国古典学家保罗·马斯写了一本薄薄的《校勘学》（Maas 1927，Textkritik；英译 Textual Criticism，1958）〔核：大意〕。一部古书，原本早没了，传下来的是一堆抄本。校书的人先给抄本排家谱：谁抄自谁。排出来，彼此独立的几支，才各算一票；同一个祖本抄出来的十个本子，只算一票。原文就从这几支独立的票里推回去。

可是抄书的人常常手边摆着两三个本子，这里照甲，那里照乙。校勘学叫它「污染」。一污染，家谱就排不清，谁独立、谁不独立分不出来，多数票也就不能信。马斯的话很重，大意是：对污染，没有药可治〔核：大意〕。

他对在哪里：你还记得第 11 章说数留底要数两样，没被碰过，彼此不相干；后一样，是校勘学的老规矩，本书不是第一个。第 25 章刘向把各篇合成一部书，也正是一桩污染。

替换一次：把「留底」换成「独立的证本」，本书在「份数」上的说法，大半被他占住。

剩下两处。你可以拿它对一对自家的族谱。一处是余额：马斯问一个本子独立不独立，本书数还剩几份。另一处是确信：马斯只说污染以后推不回原文；本书说，推不回的时候，人反而最笃定「这就是原文」。互校了几百年的通行本，读起来最顺，几乎看不出拼缝。

判决性对照这样写：

若观察到，一部书被互校、合编得越多，后人说「这句恐怕不是原文」的反而越少；直到地下出来一份没参与传抄的本子，质疑才一下子多起来，本书对。

若观察到质疑多少只看手里有没有一份独立证本，有就多、没有就少，跟被互校了几轮无关，本书让路，余额是多余的，马斯的「独立与否」已经够用。

◆ 八、双重取用：同一份数据，又挑又验

第六处，在做实验的人手边。

2009 年，尼古劳斯·克里格斯科特等四位作者在《自然·神经科学》第 12 卷上发表《系统神经科学里的循环分析：双重取用的危险》（Kriegeskorte 等 2009，Nature Neuroscience 12:535—540）〔核：大意〕。

做脑成像的人，常先在一大片脑区里挑出「对某件事反应最强」的那几块，再报告这几块对这件事反应有多强。

毛病在于：挑和报，用的是同一份数据。挑出来的那几块，本来就是在这份数据里碰巧显得最强的；拿同一份数据再量一次，量出的强度必然偏大，统计检验也就失效了〔核：大意〕。

这叫「双重取用」。他们的办法很朴素：挑用一份数据，验用另一份没参与挑选的数据。

他们对在哪里？一份数据，一旦被拿去做了决定，就不能再当这个决定的检验。这和本书的总钥匙「这一份，它碰过没有」，几乎是同一句话。

替换一次：把「留底被用掉」换成「数据被双重取用」，本书在单次分析里的那一半，全被他们占住。双重取用的结果还更「显著」、更笃定，正是用掉以后最自信。

界线在两处。

一处是时间。他们说的是一次分析：一份数据，要么独立，要么不独立，分清了就完事。本书说的是一条续接，一年一年往下走，每一次补、每一次对，都从留底里扣一点，扣到哪天，没有人记。

另一处是「看」。双重取用说的是拿去「挑」，挑就是做了决定，等于被吃进了结论。本书说，只拿去「对」一下、不改任何东西，也在花，只是花得慢。

若观察到，一份检验数据只要没被拿去挑选，反复拿来看、拿来对，检验力也原样不减，本书在「对」这一条上让路。那样的话，用掉就只剩双重取用这一种。若观察到反复对过、从没参与挑选的数据，检验力也一点点降，本书对。

◆ 九、杀虫剂悖论：同一套测试，越跑越抓不到虫

第七处，在写程序的人手边，第 31 章快照测试那一处的老亲戚。

1990 年，鲍里斯·贝泽在《软件测试技术》第二版里，说过一句后来被叫作「杀虫剂悖论」的话（Beizer 1990，Software Testing Techniques）〔核：大意〕。大意是：你用来防虫、找虫的每一种办法，都会留下一些更隐蔽的虫，那办法对它们无效。

同一套测试反复跑，抓虫的本事越来越弱。他的补救，是常换常新：不断写新的测试。

他对在哪里：测试作为对照，会被用旧。这是本书第 31 章、第 37 章的形状。

替换一次：把「留底余量」换成「测试的剩余效力」，本书在软件里的说法，大半被他占住。

界线在一个问题上：到底是谁变了?

在贝泽那里，测试一个字没变，变的是剩下的虫：能被这套测试抓的，早抓完了。本书说的是另一种：测试本身被续接碰过。代码照着测试一遍遍调，或者干脆在同一次提交里把测试改了，按一下「更新快照」。这时候测试还绿着，可它已经是续接自己的话。

拿两套测试来比。一套封着，从不用来指导修改，只在发布前跑一次；一套每次提交都跑，代码照着它调过。

若观察到两套抓虫的本事降得一样快，本书让路，变旧全怪剩下的虫。若观察到封着不用的那一套，日后明显更能抓出「行为变了」，本书对。

◆ 十、测试预言问题：期待值从哪里来

第八处，紧挨着杀虫剂。

1982 年，伊莱恩·韦约克在《计算机杂志》第 25 卷第 4 期上发表《论不可测试的程序的测试》（Weyuker 1982，The Computer Journal 25(4):465—470）〔核：大意〕。

测试要有一个「预言」：给定一个输入，正确的输出该是什么。她说，很多程序，人事先算不出正确输出，或者算的代价跟写程序差不多，这样的程序就叫「不可测试」。她给的一个办法，大意是：按同一份要求，另写一个独立的程序，两边跑同样的输入，对一对〔核：大意〕。

三十多年后，厄尔·巴尔等五位作者在《IEEE 软件工程汇刊》上写了一篇综述（Barr 等 2015，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41(5):507—525）〔核：大意〕。他们把预言按来路分了几类：照规格写下的，从文档、旧版本等别处推出来的，不言自明的（比如程序不许崩），最后才是人自己看〔核：大意〕。

他们对在哪里：期待值要是从被测程序自己身上抄来，就当不了对照。第31章◆九那台机器照着代码现在的样子写出期待值，正是这一种。

替换一次：把「留底」换成「独立的预言」，本书在代码这一块的说法，又被占去一大半。

界线在时间上。预言问题问的是期待值从哪来，来路一定，它就定了。本书问的是另一段：一份起初独立的期待值，怎样被续接一次次「照着改」而用掉。

你写过快照测试，就见过这一幕。快照测试是现成的样子：第一张快照存下时，它可能是认真核过的；后来每按一次「更新快照」，它就离那一次核对远一步，测试却一直绿着。韦约克那两个独立的程序也一样，两边一对不上就去改其中一个，改上几十回，它们的一致就不再说明什么了。

判决性对照这样写，本书没有跑，只是设计〔待验〕：

找一组起初都经人核过的快照，记下各自被一键更新过几次。若观察到更新得越多，越抓不出「行为真的变了」，开发的人却越有把握说「这不算回归」，本书对。

若观察到抓不抓得出只看期待值最初的来路，跟后来更新了几次无关，本书让路，它就是测试预言问题加了一个时间。

◆ 十一、「计入」和「用掉」是什么关系

第37章那次检验，预注册原文（见附录三）里有一句：对照一旦被续接本身改写，也就是被「计入」，判定会更自信，却更晚被发现出错。

你读到「计入」，可能会把它读成「被续接碰过」。它们是一回事吗？这里说清。

计入，是把对照吃进续接本身：重构那一次提交，顺手把测试改了；双重取用里，拿检验数据去挑；账号拿家属的回忆去补人设。被计入的那一份，从此就是续接自己的一部分，作为对照，它当场失效。

用掉，范围更宽。本书分喂、补、对三种。喂和补，都是计入。对不是：拿出来比一下，什么也没改，它没有被吃进去，可也被碰了一下，少了一点。

所以，**计入是用掉的一种，而且是最快的那一种：计入一次，那一份就整份没了；对一次，只花掉一点。**

预注册那次只量了计入这一种，因为它在代码里最好认。对的那一种，第37章没有量。

◆ 十二、学科通融之四，和三本源书

最后，是本书作者自家书架上的两处。

一处是学科通融栏目第四篇，王德生博士与Claude合写，2026年7月27日上站，题为《我们说的「本来的样子」，是我们造出来的》。那一篇看新约文本批评等三家：都面对一个够不着的原物，处置看下游要拿它做什么。

界线很清楚。那一篇讲原物一开始就够不着。本书讲原物够得着，是被续接一份一份用掉的：磁带、原器、旧账，都在，都能拿出来。若观察到下游需要不变时，留底余量的高低和「不是它了」的明说毫无关系，本书让路；若二者同升同降、与下游需要无关，本书有它自己的东西。

另一处是三本源书，各一句。

302号那本书说，一条路要有人看着；本书说，经由复现体的「看见」越多，留底花得越快。若观察到复现体用得越多的家庭自发纠正反而越多，本书错。

308 号那本书说，先有事实上的它，制度再来认；本书说，事实那一侧也要一份没被学习过程吃过的基期。若观察到没有任何旧基期也能稳定定出事实身份断开的时点，本书错。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实体属性发生学导论》（王德生著）说，发生层有一团东西在持存；本书说，持存这句话也要一份留底来查。若观察到不靠任何留底也能查出持存，本书错。

◆ 十三、放回日子里

那顿饭以后，苏念做了一件小事。

她没有把「爸爸会拍桌子」告诉那个账号，也没有去问那位老同事更多细节。她只在第 17 章那张单子「后找到的」那一栏里添了一行：「某某叔叔，记得爸爸三十出头的样子。未问细节。」

唐秀英问她为什么不多问几句。

苏念说：「问细了，他就照着我问的去想了。留着，哪天要用，再去问。」

唐秀英过了一会儿说，她手里也有几段，是苏念不知道的。她不打算现在讲。

明天能试：下次一家人翻老照片，听到一段你从没听过的往事，先别急着追问，也别急着讲给更多人听。记下是谁、在哪儿、讲了哪一段，就够了。

这一段，现在还只在他手里，是一份没被碰过的东西。

> 带 走 的 话
>
> **身边的邻居都看见了「它会被改、会被用旧」；本书多问一句：改了以后，还剩哪一份没被碰过的，能说出它改了。**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散在几个人手里的几段往事、一份没参与挑选的数据、一套封着没跑过的测试。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一起拼进传记的被补了，拿去挑选的数据被计入了，照着测试调过的代码，把那套测试也用旧了。

想一想

- 关于一个你在乎的人，有没有一段往事，你知道它只在某一个人手里？
- 你最近用来「证明自己没错」的那份东西，是不是也正是你当初拿来做决定的那一份？

◆

36

第 36 章

三处被削弱的地方

◆ 一、柜顶那摞褪了色的账本

清明前一个星期天，唐秀英搬了凳子，从衣柜顶上取下一只樟木箱。箱子里是她 1983 年到 1990 年的家账，八本，用旧挂历纸包着书皮，一本没翻过。1991 年以后那几本，搬家时誊完卖了；这八本，她没舍得。她一直有个念头：这些账要留着，等哪天说不清从前过得怎样，就拿出来对。所以她从不翻。翻多了怕折，怕散，怕哪一页被谁顺手撕去记电话。那天她翻开 1986 年那本，愣住了。圆珠笔写的数字，有一半褪成了淡紫色的影子。1984 年那本的书脊让虫蛀了一道沟，三月到五月粘在一起，揭不开。苏念在旁边说：「妈，你锁了三十多年，它自己没了。」唐秀英没说话，把那本揭不开的放在膝盖上，用手掌按了一会儿。这一章，讲的就是这种时刻：本书要是照最顺口的那句话写下去，会在哪三个地方说过头。前面三十五章，「留底」一路被写得越来越要紧。尾篇要做的头一件事，是自己动手，把它削掉三块。

◆ 二、为什么要自己削

一个说法刚长出来的时候，最容易被写得太满。写的人手顺，例子也顺，一句话越说越大，最后大到什么都管。这一章把本书最可能说过头的三处摆出来。每一处都写清三件事：是什么材料逼本书收手；收手以后，本书现在说什么；原本差一点就写进书里的那句更强的话，是哪一句。那三句更强的话，读起来都很漂亮。正因为漂亮，才要当着你的面划掉。三处削掉的不是同一样东西。第一处动的是适用范围：判准管到哪里为止。第二处、第三处动的是价值排序：留底该

怎么对待，查该查多勤。削完以后，判准本身还站着。后面第 38 章会说它怎样才算错，第 40 章会说它不适用的地方。这一章只管三处已经被材料逼着收回的话。

◆ 三、第一处：千克搬到了常数上

第 10 章讲过那块地窖里的圆柱。1889 年起，它按定义就是一千克。一百年里只拿出来比对过三次，平时罩着三层玻璃罩；每次清洗后，读数会漂一段时间；和它的正式复制品比，一百年里差出约 50 微克，可到底谁变了，按定义说不清〔待核：BIPM Girard 1994〕。本书用这块圆柱推翻了一个默认：拿来判定「还是它」的对照，不是随用随取、用了不少。可是故事还有后半截。2019 年 5 月 20 日起，千克不再由这块圆柱来定，改由普朗克常数来定。这一改，正好打在本书身上。普朗克常数这种对照，用不掉。东京的实验室量它，巴黎的实验室量它，量一万次，它不因为被量而变。没有人能「碰」到它。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第 49 章写过这次改定义。大意是：把标准从一样会老化、会磨损、会被碰到的东西身上，挪到一个约定不变的常数上；连「对照的那一样东西」，都不再是一样东西〔核〕。这句话在 396 号那本书里是用来讲标准化的。放到本书这里，它说的是：有一类「还是它」，根本不靠会被用掉的留底撑着。一千克今天还是一千克。撑着它的那份对照，谁量都不少一份。千克不是头一个这样搬家的。396 号那本书同一章还提到，米在 1983 年改成了光在真空里、在一段固定时间里走过的距离；温度的单位开尔文，2019 年也改由玻尔兹曼常数来定。从前，巴黎也存着一根米原器。它也锁着，也罩着，也要定期拿出来比。改定义以后，它成了一件陈列品。一件一件看下来，度量这一行走过的路是一样的。先把「还是它」挂在一件个别的东西上，发现那件东西会被碰、会漂，再把它搬到一个谁也碰不着的常数上。这条路，本书拦不住，也不想拦。它说的恰好是：当一个行当找得到用不掉的对照，它就会去用；本书说的那种会被

用掉的留底，只在找不到常数的地方，才是唯一的办法。而人、家、一段历史，找不到常数。

◆ 四、收窄以后，还剩多大一块地

所以本书收窄。留底这个判准，只对以一个个别的东西作对照的「还是它」成立：一个人、一件物、一段历史、一份底稿。以自然常数、以规律作对照的「还是它」，不在本书管的范围里。一米还是不是一米，水在一个大气压下还是不是一百摄氏度沸腾，这类事本书不说话。原本差一点写进书里的那句是：「凡是同一性，都靠一份会被用掉的留底。」这句话现在划掉。划掉以后，地小了，可没有小到无事可做。你身边要判断「还是它」的事，绝大多数落在剩下这一块里。父亲还是不是那个父亲，靠的是他留下的东西，不是一个常数。一段家史还是不是那段家史，靠的是几本账、几张照片、几个人的记性。苏念药房那盒砝码，要拿去县计量所跟上一级的砝码对，上一级再往上对，一路对到的，在2019 年以前也是那块圆柱。个别的东西会被碰，会被吃，会被补。本书要守的，就是这一块。

◆ 五、第二处：锁起来，也会没

唐秀英的账本，正好是第二处。前面几章反复说，续接会用掉留底：喂一次，补一次，对一次，就少一份。照这个说法往下推，最好的办法似乎是锁起来，谁也别动。可是锁起来的东西，自己也在走。1885 年，德国人艾宾浩斯出版《论记忆》，拿自己背无意义音节，记下隔多久还剩多少。大意是：学过的东西，头一两天掉得最快，后面慢下来，可一直在掉〔待核：具体百分比〕。这条曲线后来被叫作遗忘曲线。人的记性不用会淡。纸上的圆珠笔不见光也会褪。磁带不放，磁粉也会一点点散。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22 章有一个场景。外婆生前几乎每月初一给老陈打一个电话，外婆走了，没人知道这条路。书里写了它若无人看见会怎样：第一个月老陈觉得奇怪，

第二个月打过去没人接，到第四、第五个月，他不再等了。302 号那本书用这个场景讲一条路怎样「消散」：没人决定结束它，它的条件已经重新长过，原样接不回了。放在本书这里，这个场景说的是另一层：那条初一的路，没有被谁喂、被谁补、被谁拿来对。它是没人碰，自己散掉的。302 号那本书第 3 章还有一句，说得更直：保存从来不是存下以后就结束，一段录音要继续存在，需要设备、账号、格式、平台、备份、迁移、访问权限〔核〕。苏念家那盒标着「1998 春节」的磁带，就是这样。导论里，它是全家唯一没被碰过的东西，是本书最干净的一份留底。可是一盒二十多年没放过的磁带，带基会不会粘？磁粉会不会掉？家里那台老录音机，皮带早就松了，放不放得出来都难说〔待核：磁带保存年限因材料与存放条件差别很大〕。本书在前面的章节里，把这盒磁带写得像一件只要不碰、就永远等在那里的东西。这一章要改口：它也在一点点地没。不碰它，它是留底；可它这份留底，每过一年，就薄一点。

◆ 六、从「别碰」改成「有计划地花」

所以第二句更强的话，也要划掉。原本差一点写进书里的那句是：「护住留底的办法，就是别碰它。」这句话错在把留底当成了一块不会变的金子，放着就在。真实的留底，更像冰箱里的一块肉：不吃会坏，吃了就没。两头都在花。本书改成这样说：留底要有计划地花。有计划，意思是三件事。你知道自己手里有哪几份；你知道这一次要花的是哪一份；你知道花完以后还剩几份。唐秀英那八本账，要是十年前拿出一本来，让苏念用手机拍一遍，原本放回箱子，这一本就算花了一次「对」，可换回了一份不怕褪色的影像。拍下来的影像也会被拿去看、拿去讲，它也会被碰；可原本还在箱子里，账就多了一层。不花，账本自己褪；乱花，账本被翻烂。中间那条路，是记账一样地花。这一处削掉的是价值排序：「越不碰越好」从本书里退出了。

◆ 七、第三处：天天查，也不行

第三处来自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308 号那本书第 100 章讲「身份时滞」：一样东西事实上换了身份，到制度正式承认它换了，中间隔着一段时间。书里没有说这段时间越短越好。它说，任何身份变化都立刻重新分类，系统会极不稳定，好的制度追求的是「可辩护的时滞」〔核〕。这一句，本书原先没有接住。照本书的说法，判定「还是它」要拿留底来对。那么，是不是对得越勤越好？每天对一次，每小时对一次，任何一点不对立刻宣布「不是它了」？308 号那本书说不行。粮价的口径要是每个月重新认一次，库存台账就没法往下记。程立管的那本收购价记录，要是天天改分类，三年后谁也看不懂前后能不能比。本书这边还要加一条：每对一次，都要花一份留底。第 14 章讲过，对就是碰。原器每清洗一次、比对一次，读数就漂一回。人每回想一次，记忆就被重新写一回。天天查的人，不是在护着「还是它」，是在更快地把能查的东西花光。苏念自己就差点这样。「爸爸」账号刚开的那两个月，她几乎每天晚上都拿父亲的旧短信去对账号的回答：这句像不像，那个词爸用没用过。对着对着，旧短信一条条都被她翻熟了，熟到她分不清哪一句是爸当年发的，哪一句是账号前天说的。她拿来对的那一百多条短信，每对一次，就在她脑子里被重新写一回。两个月以后，它们已经不太像一份没被碰过的东西了。这不是苏念不细心。正是她太细心，才查得这样勤。

◆ 八、查也有预算

所以第三句更强的话，也划掉。原本顺着前面几章，最容易写出来的是：「对得越勤，『还是它』越可靠。」这句话现在不成立。查是有价钱的，价钱就是留底。第 33 章讲过 Dwork 等人 2015 年在《Science》上的那篇文章：一份留出来检验模型的数据，每被看一次就漏一点，所以要给它定一个预算。本书的意思和那篇文章在这里走到了一起：判定「还是它」的对照，也要有预算。苏念

的药房一个月校一次秤。不是一天校一次，也不是一年校一次。一个月这个数，是规定定的，也是砝码经得起的。砝码每拿出来一次，镊子夹一次，放上秤盘一次，它就多一次磨损、多一次沾指纹的机会。一个月一次，是一份预算。药房还有一条老规矩：那盒标准砝码，平时校秤只用其中几只，最重的那只一百克的，一年才拿出来一次，跟县计量所送来的检定结果对一回。苏念刚来时觉得多此一举。后来才懂：常用的那几只是拿来花的，最重那只是拿来留的。一盒砝码里，分出了花的和留的，这就是预算。本书在这里收回的，是一个暗中的美德：多查不是美德。知道什么时候查、查哪一份、查完还剩几份，才是。

◆ 九、今天与机器：一个账号，三处一起碰上

三处削弱，在今天的机器身上会一起冒出来。先说第一处。会说话的机器，看上去像是在学规律，好像跟常数那一类差不多。可是给一个具体的人做的复现体，学的不是规律，是这一个人：他的口头禅，他怎样回「早点睡」。它的对照，是个别的东西。所以本书管得着它。再说第二处。平台上的账号不是一放就在的。302 号那本书反复说，账号要有人续费，要跟着平台迁移，平台关门，数据就要搬家。苏念要是一年不登录，「爸爸」可能因为长期不活跃被归档〔待核：各平台规则不同〕。不碰，它也在没。再说第三处。很多平台允许家属给账号「打分」「纠错」，每纠一次，账号就改一次。家属纠得越勤，账号越像家属心里的那个人；可拿来纠的那份记忆，也就一次次被拿出来、用掉。三处放在一起，本书在机器这里的说法收成一句：给一个具体的人做的机器，留底要有计划地花，花的频率要有预算；既不能锁死不碰，也不能天天去校。

◆ 十、三处削完，判准还剩什么

把三处放在一起看：第一处，地变小了：只管以个别东西作对照的「还是它」。第二处，留底不再是越不碰越好：不碰也会淡，要有计划地花。第三处，查不再是越多越好：查也花留底，要有预算。三处削完，判准本身没有动。一样

东西被认作「还是它」，靠的是手里还有一份这条续接没碰过的东西可以对；续接每拿它来对、来补、来喂一次，就用掉一份；留底用完的时候，「还是它」最平滑、最自信，也最查不了。这句话还在。只是它现在知道自己管到哪里，也知道留底不是放着不动就能保住的。

一个说法能说清自己在哪里收手，它剩下的那一块才站得稳。

削掉的三句话，本书留在这一章里，不删。将来有人要是觉得本书说过头了，可以先翻这里，看本书自己已经划掉了哪几句。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唐秀英的樟木箱。那天下午，苏念没有劝她别伤心。她把八本账一本本摊在床上，按字迹还清不清楚，分成三摞。清楚的三本，放回箱子，箱子里放两包干燥剂。褪了一半的四本，苏念用手机一页一页拍下来，拍完原本也放回去。揭不开的一本，就是 1984 年那本，唐秀英说别硬揭了，就这样。晚饭时程立问：「拍下来的，以后能当原来的用吗？」唐秀英想了想：「当不了。可总比全没了强。我知道哪几本是拍的，哪几本是原本。」这就是有计划地花：知道自己花掉了哪一份，换回了什么，还剩几份。明天能试：找出家里一样你一直「舍不得碰」的旧东西，一封信、一本相册、一盘录像带。打开看一眼它现在的样子。要是它在自己变淡，就决定这一次花不花、怎么花，并在一张纸上写下：今天花了哪一份，还剩几份。

> 带走的话
>
> **留底不碰也会淡，碰了就少一份；不是越不碰越好，也不是越多查越好，是知道自己在花哪一份。**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千克今天靠常数撑着，那份对照谁量都不少；唐秀英的家史靠八本会褪色的账撑着，那份对照不碰也在少。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账本三十多年没被翻过，可没被碰不等于还完好；褪色的那四本，是时间碰的，不是续接碰的。

想一想

- 你家里有没有一样东西，你一直锁着不动，是因为怕碰坏它？它现在还是你锁进去时的样子吗？
- 你干的那一行里，什么东西是「定期校一次」的？那个「定期」是谁定的，为什么不是更勤一点？

◆

37

第 37 章

跑了两次，都没跑出来

◆ 一、小禾的考试和那道没对上的题

四年级期末前，程小禾每天做一张数学卷子。做完自己对答案。对完错的那道，他擦掉重写，再对一遍，对上了，打一个勾。一个星期下来，七张卷子，张张满分。苏念翻了翻，发现一件事：他对答案用的，是同一本练习册后面那几页。错了就看答案，看完改，改完再对。答案页被他翻得起了毛边。期末考下来，八十二分。小禾很委屈：「我在家都是一百。」苏念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她隐约觉得，那七个一百和这个八十二之间，隔着那几页起了毛边的答案。可是这一回，本书不打算拿小禾当证据。这一章要讲的，是本书自己也做了「考试」，考了两次，两次都没考出来。先把结论摆在桌上：本书照事先写死的规矩跑了两次数，两次都按规矩判为「不支持」；第二次的粗数据，还偏向了本书预言的反面。

◆ 二、为什么要跑

前面三十六章，所有支持「留底」的材料都是别人的：别人的千克，别人的书，别人做的实验。本书自己没有一组数。一个说法要是只会举例，不会被数据打一下，它就只是一个好听的说法。第 31 章讲过代码这块地。写程序的人改了代码的写法，又说「行为没变」，这就是一句「还是它」。测试代码，是拿来对这句话的那份东西。这块地有一个好处：它的历史全都公开记着。谁哪天改了哪个文件，写了什么说明，一行不少。所以每跑一次之前，本书先写一份预注册，

把要怎么取、怎么算、怎么判，全部写死。写完以后算一个指纹（sha256），存起来。跑完再算一遍，指纹一字没变。跑之前写死规矩，是为了防一件事：跑出来不好看，就偷偷改规矩。这里有一处局限，本书先摆出来。两份预注册是同一天写的，2026 年 10 月 13 日，指纹文件上记的时刻，一份是上午十点二十三分，一份是十一点二十二分（都按世界时）。这两个时刻是本书自己的机器记下的，读者没法从外面证明它们真的早于跑数。读者能核的，只有两样：附录三里的预注册全文，和那两串指纹。拿附录三的原文照字存成文件，算一遍，对得上，就说明书里印的和当时封存的是同一份。它证明不了写的时刻。所以本书把两份预注册文件、两段跑数的程序、两份结果文件，随书一同公开。谁不信，可以照着程序在同一批公开仓库上重跑。

◆ 三、第一次：预注册写了什么

取数场：十个公开的 Python 代码仓，按这个顺序，不增不删：requests、flask、click、httpx、attrs、black、pytest、rich、poetry、celery。一次「重构」：提交说明的第一行里有 refactor 这个词，并且至少改了一个源文件。作者用这个词，就是在说：写法换了，行为还是它。对照：测试代码。重构那一次同时改了测试，记作「留底被这条续接碰过」；没改测试，记作「留底在局外」。结局：重构之后 90 天内，有没有一次提交说明里带 fix、bug 或 regress 的提交，改到了这次重构碰过的源文件。有，记作「被推翻」。还要拿掉几样干扰：这次改了多少行，改了几个文件，在哪个仓库，以及这批文件在之后 90 天里本来就被改了多少次。最后 90 天里的重构，随访不满，剔掉。判定也写死了：比值比（下面叫 OR）不低于 1.20，并且 95% 置信区间的下限高过 1，算支持；区间包含 1，算不支持；OR 小于 1 且区间上限也小于 1，算反向，本书在这块地上判负。预注册的最后一段还写着：无论结果如何，原样写进书，写明它改了书的什么。不换结局，不换时间窗，不换仓库。

◆ 四、第一次：跑出来的数

十个仓库，符合条件的重构一共 263 次。其中改了测试的 116 次，没改测试的 147 次。90 天内出现过「被推翻」的，一共 194 次，占 74%。先看最粗的比例。没改测试的 147 次里，被推翻 106 次，约 72%。改了测试的 116 次里，被推翻 88 次，约 76%。方向和本书预想的一样：留底被碰过的那一组，被推翻得多一点。可是只多了四个百分点上下。再看拿掉干扰以后的主分析：OR＝1.41，95% 置信区间 0.60—3.31，p＝0.43。这几个数，用大白话说一遍。OR 是两组「被推翻的机会」之比。等于 1，就是两组一样；大于 1，是改了测试那一组更容易被推翻。1.41 的意思，大致是：拿掉那几样干扰以后，改了测试的那一组，被推翻的机会比另一组高出四成上下。可是这个 1.41 是从 263 次里估出来的，估得很松。区间说的是：照这批数，真实的那个比值，低可能低到 0.60，高可能高到 3.31。两头都在，中间正好跨过 1。p 等于 0.43，意思是：就算两组其实毫无差别，光凭运气，也有四成多的机会跑出至少这么大的差别。按预注册，判为：不支持。两个次要的时间窗，只描述，不作判定：30 天窗，OR＝1.46，区间 0.74—2.85；180 天窗，OR＝2.55，区间 0.91—7.17，p 约 0.07。三个窗口方向一样，没有一个过线。180 天那个看上去最大，可它仍然含 1；而且三个窗口用的是同一批样本，只按 90 天剔掉了随访不满的，离末尾近的那些重构，180 天其实没看满。它不能拿来替主分析翻案。拆到各个仓库，数更散。十个仓库里，改了测试那一组比例更高的有五个，更低的有四个，attrs 两组一样。pytest 那一行，18 次重构里 16 次都改了测试；celery 和 poetry 两个仓库加起来占了 137 次，超过一半。逐仓库的表，附录三全文列着。预注册写死了不增删仓库。所以这份不均匀，本书只能原样摆在这里。

◆ 五、第一次逼出来的三件事

第一件，结局量得太粗。90 天里，四次重构有三次都等来了一个带 fix 的提交。一个活跃的项目，常改的那几个文件，三个月里总会有人修点什么，修的往往跟那次重构毫无关系。几乎每一次都「被推翻」，就量不出谁被推翻得更多。第二件更要紧：量错了一件事。本书说的是，留底用完的时候，「还是它」最平滑、最自信，也最查不了。那一格的记号是：坏了不报信，越用越抹。所以本书该预言的，是留底被碰过的那些「还是它」，更少被人明说「不是它了」。拿「90 天内有没有修过」当结局，量的是这批文件后来有没有被动过刀，不是有没有人站出来，指着那一次说「这一次改坏了」。不是「之后有没有修过」，是「有没有人说破，隔了多久才说破」。第 38 章写四个领域的证伪条款，全照这个口径写。这个口径不是本书一开始就想清楚的，是第一次没跑出来，才被逼清楚的。第三件，样本太少。基础比例高到 74% 的时候，两组之间要看出 OR 1.4 这么大的差别，本书粗算每组要七百多次〔本书粗算，未经第二人复核〕。263 次，连零头都不够。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38 章有一条规矩：样本远小于所需、却报告「没有发现差异」的研究，只能记作「未结算」。本书不拿这条替自己开脱。按自己写死的判定，第一次的结论就是「不支持」。

◆ 六、为什么不在第一次上直接换结局

你可能会问：既然知道结局定义错了，换一个对的，在原来那批数上重算不就行了？何必另起炉灶？不能这样做。一换结局，那一次跑就不再是检验，变成了找证据。三个窗口、十个仓库、三种结局词，随便组合一下，就有几十种跑法。几十种里挑一种过线的，并不难。302 号那本书第 40 章把这种做法叫「移动球门」〔核〕。还有一层，跟本书自己的说法有关。第一份预注册，就是本书在代码这块地上的一份留底。跑的时候没碰它，跑完也没改它。要是跑完又回去

改它，它就被续接碰过了，本书说「我没改规矩」，就成了一句自签的「还是它」。能做的，是另起一次：另写一份预注册，另算指纹，另外记账。第一次的结果和第一份预注册，原样留着。本书就这样跑了第二次。

◆ 七、第二次：预注册写了什么

第二份预注册开头就写明了为什么要跑：第一次的结局几乎次次发生，分不出差别；而且它量的是「之后有没有修过」，不是「是否被明说『不是它了』」。对应的说法换成：「还是它」的对照，要是被同一次续接一起改过，那句「还是它」更少被人明说推翻，出了事也不点它的名。仓库扩到 30 个：第一次那 10 个，再加 jinja、werkzeug、marshmallow、pip、setuptools、sqlalchemy、tornado、aiohttp、scrapy、sphinx、pylint、flake8、mypy、tox、starlette、fastapi、pydantic、pyramid、boto3、matplotlib。名单写死，不增删。什么算重构、什么算源文件和测试、怎样分两组，和第一次一字不差。结局换成「被明说」。重构之后 365 天内，要是有一次提交，它的完整说明里写出了这次重构的编号（提交哈希的前七位或更多），就记作被明说。第一行以 Revert（撤回）开头、又写着这次重构说明原文的，也算。随访不满 365 天的剔掉。要拿掉的干扰和第一次一样：改了多少行、几个文件、哪个仓库、之后 365 天里这些文件又被改了多少次。判定反过来写，因为预言的方向反过来了：OR 不高于 0.80，并且区间上限低于 1，算支持；区间含 1，算不支持；OR 大于 1 且区间下限也高过 1，算反向，本书在这块地上判负。预注册里事先写下了两处局限。一，点一个编号，不一定是在推翻它，也可能只是顺手提一句；这一回不派人逐条读说明，这份噪声事先认下。二，改了测试，也可能说明那次重构做得更周全，所以更少出事、更少被点名；这个解释和本书预言同一个方向，分不开。所以就算跑出支持，也只能算「与本书相容」，算不上证明。

◆ 八、第二次：跑出来的数

三十个仓库，符合条件的重构一共 2087 次。其中改了测试的 621 次，没改的 1466 次。365 天里被明说的，一共只有 37 次。不到百分之二。先看最粗的比例，这一处本书不能藏。你先猜一猜，哪一组被点名得多？改了测试的 621 次里，被明说 18 次，约 2.9%。没改测试的 1466 次里，被明说 19 次，约 1.3%。方向和本书的预言正好相反。本书预言，对照被一起改过的那一组更少被点名；粗数据里，它反而被点名得多，多出一倍有余。拿这张两两分组的小表做一个不靠任何模型的精确检验，比值比是 2.27，p 约 0.017。也就是说，光看粗比例，这个「反过来」不太像是运气。再看预注册写死的主分析，拿掉改动规模、文件数、仓库和后续改动次数之后：OR＝1.26，95% 置信区间 0.58—2.74，p＝0.56。区间把 1 包在里面。按预注册，判为：不支持。它也没有落进「反向」那一行，因为反向要求区间下限高过 1，这里的下限是 0.58。还有一件事要照实写。跑主分析时，计算程序报过一条「没有收稳」的警告。原因不难猜：事件只有 37 次，仓库却有三十个，每个仓库在模型里各占一项。30 个仓库里有 17 个，一次被明说都没有，这些仓库的那一项，本来就估不准。预注册写的是事件少于 20 次才改用别的办法，这一回有 37 次，所以主分析照原样报，警告也照原样记在这里。你读这个 1.26 和它的区间，要把这条警告一起读进去。次要分析，只描述：在第一次定义的「90 天内出过修补」的那批重构里，改了测试的被明说 15／475，没改的 13／1077。方向和粗比例一样，也是反的。挑几个仓库的粗比例看看，就知道这 37 次是怎样分布的。下面每行写：没改测试的被明说次数／次数；改了测试的被明说次数／次数。aiohttp：4／34；9／82。sphinx：4／368；0／81。mypy：3／323；0／78。pip：1／66；1／30。pylint：1／142；2／59。flask、click、httpx、pytest、werkzeug 等十七个仓库：两组都是零。这几行摆在一起，粗比例为什么反过来，大致看得出。

aiohttp 一个仓库就贡献了改测试那一组 18 次里的 9 次，它的人爱在说明里点编号，而且两组的比例几乎一样，都是一成上下。sphinx 和 mypy 正相反：没改测试的重构多达几百次，几乎没人点编号。两样一叠，粗比例就被拉向了一边。一放进「仓库」这一项，差别就小到看不出了。全部三十行，附录三都列着。

◆ 九、只认一面会怎样

两次结果摆在你面前，你会怎么读？最容易读成的，是几种只认一面的样子。一种是只认第一次的方向。第一次 OR 是 1.41，三个窗口都大于 1，很容易说一句「趋势是支持的」。第二次换了一个对得上命题的结局，方向就反了。哪个方向都不该单独拿出来讲。一种是只认第二次的主分析。「拿掉仓库以后不显著」，很容易被说成「粗数据反过来只是仓库的毛病，不算数」。这也不对。不显著，是两边都不显著：它不支持本书，也没证明粗数据是假象。粗数据偏向反面，这件事本书照实记着。还有一种，是只认「没被判负」。按写死的线，第二次确实没有落进「反向」。可是一份证据的两次结果，一次方向对、量错了东西，一次量对了东西、粗数据方向反了；把这样两次加在一起，说成「本书在代码上还活着」，就是在挑字眼。本书在这里的位置是：两次都不支持；第二次的粗数据还偏向反面；主分析没有过任何一条线。

◆ 十、第二次改了本书什么

第一处：代码这块地，本书的预言两次都没得到支持，第二次的粗数据还偏向反面。本书据此把代码一域从证据里撤出。

撤出的意思是：从这一页起，本书任何一处说「留底被碰过，『还是它』就更少被说破」，都不再拿代码作例证。第 31 章讲测试与重构的那些话，留作一个帮你看清概念的场景，不再当证据。第 38 章的判负卡上，代码那一行写成「已跑两次，均不支持」。第二处，是它逼出了一条定义细则，第 17 章已经补进编码规则：「碰过」，指续接碰到它以后，它碰之前的样子没有另外封存。碰之前的样子被原样封存了（另存一份，锁起来，版本库里留着），这一份仍算留底，只是从「这一件」挪到了「那份封存」上。放回代码里看。一次重构把测试改了，可版本库原样留着改动前的那一版测试。那份旧测试谁也没碰，随时能取出来。所以「测试被改过」，并没有真把留底用掉。本书拿「改没改测试」去分留底在不在，这块地从一开始就选错了。两次都分不出差别，这可能就是原因之一。你读这句话，必须连着下面几句一起读。这条解释，是看到不利结果之后才补的。它可能是对的，也可能只是本书在给自己找台阶：结果不合意，就回头说「那块地本来就不算」。一个说法要是每次输了都能这样退一步，它就永远输不了。那它怎样才算数？只有一个办法：在别的领域里，事先把它会预言什么写下来，再去检验。本书在这里写下一条：

在没有版本封存的场合，「对照被续接一起改过」会压低「不是它了」的明说率；在有封存的场合，不会。

没有封存的场合，比如家庭口述：一家人各自讲老人的事，讲着讲着互相改，没有人先把各自的版本写下来；比如口头传统，一段唱本代代传，每一代唱的人顺手改几句；比如手工改动的纸质台账，改了就是改了，原来那一笔被划掉、涂掉，没有复写联。有封存的场合，比如录了音再讲的口述，留着底稿的唱本，带复写联的账本。两类场合各取一批，同样按「对照有没有被一起改过」分

组，同样数事后被明说「不是它了」的次数。若没有封存的那一类里，被一起改过的一组明说得更少，而有封存的那一类里两组一样，这条细则才算站住。若两类场合都看不出差别，或者有封存的那一类里同样压低，这条细则作废，本书不能再拿它解释第 37 章。这条预言要跑，另写预注册，另算指纹。在它跑出来之前，这条细则在本书里只算一条规矩，不算一份证据。

◆ 十一、今天与机器

写代码的人现在常常让会写代码的机器帮着重构。机器改完写法，顺手把测试也改了，让测试照样通过。照第一处撤出，本书不再说这件事已被代码数据证明。照第二处细则，还得多想一层。机器改掉的测试，只要版本库还留着旧的那一版，旧的那一版就仍是留底。前提是有人肯把它取出来对。真正值得担心的，是那些没有封存的地方：机器在一份没人另存的文档里，把「原来的要求」一句一句改成了「现在的做法」。那里没有版本库替你留底。这一条，本书只写在这里，不算预言，也不算赌注。

◆ 十二、放回日子里

回到程小禾。期末考完那个周末，苏念没有说他。她把练习册后面的答案页用订书机钉起来，跟小禾说好：做完一张卷子，先不看答案，交给妈妈。小禾不服气：「那我怎么知道对不对？」苏念说：「做完那一刻，你心里觉得哪几道没把握，先在题号旁边画个圈。然后我们再对。」头一个星期，小禾的分数从一百掉到八十几。他画的圈，跟真错的那几道，一半对得上，一半对不上。第二个星期，对得上的多了一点。有一道应用题，他画了圈，旁边还歪歪扭扭写了三个字：「单位错？」对完答案，真是单位错了。他高兴得在客厅里转了一圈。苏念后来想起这一章，又多做了一件事。她把小禾每张卷子的第一遍原样拍了照，存进一个文件夹，谁也不改。她跟程立说：「这本书在代码上输了两次。它说，可

能是因为人家有版本库替它留着底。那我们家先自己留一个。」程立问：「留了有什么用？」苏念说：「不知道。等哪天有人真去查了才知道。」明天能试：你手里要是有一件常常「自己对答案」的事，比如对账、复核、自查报表，下次先别看对照，先写下你觉得哪几处可能不对，再拿对照去比。比之前，把你写下的那一张另存一份，不改它。

带走的话

跑之前写死规矩，跑完原样报数；输了以后补上的解释，只有在别处事先预言过、又经得起检验，才算数。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本书在代码上的两次检验，靠跑之前写死、跑完没动过的两份预注册撑着；它们的原文与指纹都在附录三。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两份预注册没被碰过；可那条「有封存仍算留底」的细则，是看完结果才写的，它碰过结果，所以只能等别处的检验来签字。

想一想

- 你最近一次「自己检查自己」，用来对照的东西，是不是你自己先前就动过的？动之前那一版，还留着吗？
- 如果一件事你事先说好了怎么判，结果出来不合心意，你会想改的，是判法，还是看法？你补的那句解释，能不能事先说出它在别处会预言什么？

◆

38

第 38 章

本书怎样算错

◆ 一、粮库门口那块旧黑板

程立上班的粮储库，门房墙上挂着一块旧黑板。黑板上用白漆写着一行字，漆早就裂了：「三年一轮换，账实必相符。」底下用粉笔写着这一季的轮换计划，写了擦，擦了写。程立刚进库那年问过老库长：这行白漆为什么不擦掉重写？老库长说：「粉笔那一行，是我们打算怎么做。白漆那一行，是做不到的时候拿来骂我们的。」程立后来才想明白：那一行白漆，是库里给自己写下的「怎样算错」。账和实物对不上，就是错，谁来查都一样。一本书也要有这样一行白漆。这一章不讲新道理。它把本书在哪几处可能被证明是错的，一条条写死：在四个领域里预言什么，看到什么就收窄，看到什么就判伪；哪一条一旦成立，全书的核心判准作废；还有一个写了日期的赌注。写死的意思是：以后谁来查，都照这一页查，本书不改口。

◆ 二、为什么要先写怎样算错

一个说法，要是什么结果都能被它解释，它就什么也没说。「留底用完，『还是它』最自信」这句话，听上去很像能解释一切：认出来了，是留底还在；没认出来，是留底用完了。这样说下去，它永远不会错。所以本书必须事先说清楚：在什么样的数据面前，本书认输。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38 章，给自己写了八条预测和各自的死法，其中一句本书一直记着，大意是：实证通过，不等于本体论获证〔核〕。本书反过来也要记一句：实

证没通过，本书就要收窄，不能说「那是数据没量对」。前一章已经交过两份不利的结果。这一章把还没跑的部分，也先把账立好。下面四个领域，一个主，三个辅。每一条都照同一个样子写：拿什么比，本书预言什么，看到什么收窄，看到什么判伪。

◆ 三、丧亲一域（主）：数一数「他不会这么说」

这是本书的主场。追踪使用复现体的家庭。复现体，就是苏念给父亲开的那种「爸爸」账号：拿逝者留下的话训练出来，会回消息的那一类。按「复现体是否吸收了家属事后回忆」分两组。一组是：家属后来想起来的事、补出来的话，被写进了账号的「人设」或训练材料，这是本书说的「补」。另一组是：账号只用逝者生前留下的原始材料，家属事后的回忆不进去。记什么：「他不会这么说」这类自发纠正的月频次。就是家属看到账号说了一句话，自己冒出来一句「爸不会这么说」「这不像她」，不是被研究者问出来的。本书预言：吸收组的月降幅更大。也就是说，回忆被喂进去的那一组，家属说「他不会这么说」的次数，一个月一个月地掉得更快。不是因为账号更像了，是因为拿来对的那份东西，已经被账号吃进去了。看到什么收窄：若两组无差别（降幅比的 95% 区间含 1），本书在丧亲一域收窄。看到什么判伪：若吸收组降得更慢且区间不含 1，判伪。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干扰，本书先摆出来：哀伤自己会走。人刚走的头几个月，家属对什么都敏感，一句话不对就心里一揪；一年以后，慢慢平下来，「他不会这么说」本来就会少。所以两组的纠正次数都会降。本书要看的不是降不降，是哪一组降得更快。302 号那本书在自己的预测里，也把哀伤动机当成头号对手。它说，要是起作用的主要是「他好像还在，所以不愿动他的东西」这一类心情，它的说法就要退位〔核〕。本书在这里遇到的是同一个对手。所以两组家庭，要在丧亲多久、关系多近、用账号多勤这几样上尽量对齐。对不齐的，要在分析里拿掉。还有一样要事先定：什么算「自发纠正」。本书的口径是：家属

在没有人提问的情况下，自己说出或写下的、指向账号某一句话的「不像」。被研究者问「像不像」时回答的，不算；对账号整体的感受，比如「最近感觉不太对」，也单记一栏，不混进来。

◆ 四、统计一域：换基期的时候

第二个领域，是程立天天打交道的那种台账。一个统计口径，隔几年要「换基期」：拿新的几年当比较的起点。第 26 章讲过这件事。本书在这里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新基期由已被政策改过的年份组成。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第 71 章说过，收储多年以后国家想退出，面对的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市场〔核〕。拿这样的年份当新起点，就是留底被吃。另一种是，新基期里还有政策动手之前、没被碰过的年份。本书预言：新基期由已被政策改过的年份组成时（留底被吃），结构断点被正式承认的时滞更长。结构断点，就是数据背后的那样东西已经换了，比如粮价从一个结果变成了一个信号。时滞，就是从它换了，到统计部门正式说「这一段前后不能直接比」，中间隔了多久。看到什么收窄：区间含零即收窄。308 号那本书自己承认，「事实上什么时候换的」只能事后由人来定〔核〕。所以这一域真要跑，换的那个时点得由不知道分组的人事先定好，不能看完结果再定。程立的科里就有现成的样子。前几年县里换过一次收购价的基期，新基期挑的那三年，正好是托市收购最密的三年。换完以后，价格曲线平得出奇，科长很满意。直到去年有人拿出更早的手工台账一比，才发现新曲线把一段早就变了的行情，画成了一直如此。从换基期到有人在会上明说「这两段不能直接比」，隔了将近四年〔此为陪读情节，不是数据〕。本书要的不是一个县，是很多个统计口径的换基期记录，按新基期吃没吃过留底分两组，比那段时滞。

◆ 五、度量一域：比对次数与分歧

第三个领域，是本书总比喻所在的那块地。本书预言：标准物被拿出比对的次数越多，它与复制品群的分歧越大、却越难判定是谁变了。这句话前半截可以数：一件标准物，拿出来比了几次，和它那一群复制品的读数差了多少。后半截也可以数：每次检定报告里，有没有写明是标准物变了、还是复制品变了，还是写「无法判定」。千克原器那一百年只是一件，不能当统计。全世界的计量院里，有大量的工作基准和它们的复制品，各自有比对记录。本书要的是那一大批。看到什么收窄：若比对频次与分歧无关，收窄。这一域本书最没把握。比对次数多的标准物，往往是用得勤的、本来就容易磨的，两件事缠在一起，不好拆。真要跑，得先把「用得勤」和「拿出来对得勤」分开记。

◆ 六、代码一域：已跑两次，均不支持

第四个领域，代码。已跑两次，两次都不支持。第一次量的是「之后 90 天有没有修过」，263 次重构，OR 1.41，区间 0.60—3.31。第二次改量「有没有被明说」，2087 次重构，OR 1.26，区间 0.58—2.74；粗比例还反过来，改了测试的那一组被点名更多（2.9% 对 1.3%）。两份预注册、全部数字和它们改了本书什么，第 37 章与附录三都写了，这里不重复。本书据此把代码一域从证据里撤出。那为什么还留着这一行？因为它不再算本书的一根柱子，只算一笔输掉的账，你得看得见。第 37 章还写了一条输了以后才补的解释：版本库原样封存了改动前的测试，所以「测试被改过」并没有真把留底用掉，这块地可能本来就选错了。它能不能替代码一域翻案？不能，至少在这张清单上不能。它要算数，得在没有版本封存的场合事先预言、再去检验，第 37 章写下了那条预言。本书把这一行放在这里，是因为一张证伪清单要是只列还没跑的，读的人会以为每一条都还有希望。列上一条已经输了两次的，这张清单才算老实。

◆ 七、致命条款：哪一条成立，全书作废

上面四个领域，任何一个出了不利结果，本书只在那一个领域收窄。一个领域收窄，不伤全书。可是有一条，不一样。本书把它叫致命条款，原样写在这里：

> **若在留底被系统用尽（余量为零）的情形下，「不是它了」的明说次数不降、确信度不升，在三个领域各一组里复现，本书核心判准作废，「留底」退为「独立证据」的一个家常叫法。**

拆开说三件事。第一，看的是哪一种情形：留底被系统用尽，余量为零。你手里能拿来对的东西，全都被这条续接碰过了。可「余量为零」由谁来判？这也要事先定死，不然这一条会绕成一个圈。圈是这样绕的：明说次数一降，就说「这是余量用完了」；明说次数不降，就说「可见余量还没用完」。第 40 章也承认，用掉得越多，分母越容易被低估。照这样判，致命条款永远不会成立。所以本书写死：每一组样本的留底清单，在看结局之前，由不知道它分在哪一组、也没看过它结局的人，按第 17 章的编码规则先编一遍。续接的名字和起始日、什么算一份、冻结日、四个状态、「不明按碰过算」、两人分开标，一条不少。第 17 章新补的那条也照用：碰之前的样子被原样封存的，仍算留底，记在那份封存上。编完的单子先封存，再去看结局。只有这样编出来分子为零的，才算「余量为零」。编码的人一致性不够第 17 章那条线的，这一组不进致命条款。你可能会问：这么麻烦，图什么？图的是一件事：判「余量是不是零」的人，不能知道答案该是什么。第二，看的是哪两样：明说「不是它了」的次数，和说「还是它」时的确信度。本书预言的是，这种情形下前者降、后者升。第三，要多少才算：三个领域，各有一组复现。一个领域一组不算，那可能只是那块地的

特殊情况。三样都满足，本书认输。那时候「留底」这个词不必扔，它还能当一个家常的叫法，指「没被牵扯进去的证据」。可它不再是一个新东西，本书也不再有自己的判准。为什么这一条是致命的，别的不是？因为本书全部的新意，都压在一个方向上：留底用完的时候，「还是它」不是变弱，是变强；不是更多人起疑，是更少人起疑。第 16 章那一格的三个记号，第 22 章「他不会这么说」越来越少，都是从这一个方向长出来的。别的条款打的是枝杈：丧亲一域不灵，可能是那块地有自己的脾气；统计一域不灵，可能是换基期的规矩各地不一样。砍掉一根枝杈，树还在。致命条款打的是根。余量为零了，人照样说「不是它了」，说得照样犹豫，那就说明「还是它」的自信跟留底剩多少无关。本书那一格就不存在。确信度怎么量，也事先写下：说「还是它」时，问一句「你有多确定，从一到五」；或者数他说这句话时，带不带「好像」「大概」「应该是」这类词。两种量法事先选一种，不看结果再换。396 号那本书第 111 章说过一句，本书照着做：致命条款要打在命题的根上，根只有一处〔核〕。

◆ 八、写死日期的赌注

最后是一个赌注。日期写死，不往后挪。到 2029 年 6 月 30 日，若有一项公开发表的纵向研究同时记录了「复现体训练材料是否吸收家属事后回忆」与「家属自发纠正的频次」，其结果应为吸收组纠正频次降得更快。什么不算命中，也事先写清：只测满意度或哀伤量表的，不算。满意度高，说明家属喜欢那个账号，不说明他们还在不在对照。没有对照组的，不算。只看一组家庭的纠正越来越少，分不出是留底被吃，还是哀伤自己在走。作者自述的，不算。包括本书的作者，也包括任何一个说「我家就是这样」的人。到期没有这样的研究，记为「未结算」，不算赢。这一条最后这句最要紧。到期没人做，本书不能说「没人反驳，所以是对的」。没人做，就是没结算。

◆ 九、只认一面的写法会怎样

你可能会觉得：写这么细，是不是太苛刻自己了？可以看看只认一面会怎样。一种写法是只写预言，不写收窄条件。那样每一个不利结果来了，都能说「这不算，数据有问题」。书永远对，也永远没被检验过。另一种写法，是把收窄写得很松：「如果大部分研究都不支持……」。什么叫大部分，谁来数，没说。这等于没写。本书的写法是把每一条都落到一个可以数的东西上：一个月几次「他不会这么说」，一个区间含不含 1，一个日期到没到。数的人不必认同本书，只要会数就行。这跟粮库那行白漆是一个意思：账实相符不相符，不看库长怎么说，看秤。还有第三种只认一面：只写别人怎样能驳倒本书，不写本书自己怎样会被自己驳倒。本书在第 39 章会讲，这本书本身就是一条续接。要是将来本书出修订本，把读者的反驳一条条吸进去，改得越来越圆，那它就在做自己说的「补」。所以这一页还有一条纪律：修订本里，这一章的四域预言和致命条款，只许加注，不许改字。改了哪里，在注里写明原来是什么。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一户人家怎样成为一个样本

把丧亲一域放到苏念家，走一遍。假如有一项研究找上苏念家。研究者先问三件事：父亲走了多久，账号开了多久，账号的材料里有没有家里人后来补进去的东西。苏念家的情况是：账号用的是父亲生前的聊天记录和几段语音；唐秀英想起来的那些事，苏念还没喂进去，写在本子上。这一家，记在「未吸收」那一组。然后是记。每个月月底，苏念把那一页「他不会这么说」交给研究者。研究者不看内容好坏，只数行数，再请一个不知道分组的人，把每一行归一下类：是自发的，还是被问出来的；是指向一句话的，还是整体的感觉。假如过了半年，唐秀英坚持要把回忆告诉账号，苏念喂了进去。这一家从那个月起转进「吸收」那一组，转组的日子要记下来，前后分开算。一年以后，研究者手里有几百户这

样的人家。比的是两组人家的那一页，一个月一个月掉得有多快。苏念家只是其中一户。她那一页的九行变成几行，不证明什么。几百户放在一起，才能说话。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苏念的「爸爸」账号。苏念读到这一章，做了一件小事。她在手机备忘录里开了一页，标题写「他不会这么说」。从那天起，每回账号说了一句让她心里一顿的话，她就记一行：日期，账号说了什么，她当时心里冒出来的那半句。第一个月记了九行。她同时做了另一件事：唐秀英前阵子想起了很多爸爸年轻时的事，一直想让苏念「告诉那个账号」。苏念跟妈妈商量，先不喂进去，写在一个本子上，本子收着。她不知道九行以后会变成几行。她只知道，要是哪天这一页一个月只剩一行，她得先翻翻那个本子，看看是爸爸更像了，还是她拿来对的那份东西，已经没了。记这一页，不是要跟哀伤较劲。要是哪天翻着这一页，心里堵得过不去，先合上它；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明天能试：找一件你常常凭感觉判断「还是它」的事，一位老朋友、一家常去的店、一款用了很多年的软件。开一页纸，每回你心里冒出「它变了」或「这不像它」，记一行。一个月后数一数。

带 走 的 话

一本书敢写下自己在哪一天、看到哪一个数就认输，它说的「还是它」才是一句可以查的话。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本书在四个领域的说法，靠事先写死的收窄与判伪条件撑着，不靠作者事后怎么解释。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这一页一旦印出来就不再改；改了，它就被本书自己的续接碰过，本书的「还是它」也就成了自签。

想一想

- 你最坚信的一句话里，有没有一句，你能说出「看到什么，我就不信了」？
- 你家里有没有一样东西，你凭感觉觉得它「越来越好了」，可你从来没数过?

◆

39

第 39 章

这本书自己也是一条续接

◆ 一、骨刀上那道新磨的口

苏国平留下的那把骨刀，平时放在家里修书桌的抽屉里，底下垫着一块绒布。牛骨磨的，一拃来长，刀柄后半截缠着旧胶布，前半截被手攥得发黄发亮。父亲用它压书页的折痕，挑旧线，刮糨糊。2026 年 11 月 7 日，一个星期六。程小禾趁大人不在，从抽屉里拿出来去撬一只旧收音机的后盖，刀尖崩了一小块。小禾吓坏了，拿着刀去找程立。程立看了看，崩口有点扎手，就点了头：「拿细砂纸，把扎手的那一点磨平，别的不许动。」小禾磨了一个下午。磨完以后，刀尖短了半个指甲盖，形状也变了，钝圆钝圆的。刃口那道偏，他没碰着。苏念晚上回来，拿起来，第一反应是：「这还是爸那把刀吗？」第二反应让她愣了一下。她发现自己说不清父亲那把刀的刀尖原来是什么样。她常看它，可从没仔细看过刀尖。秋天那张描图，刀尖那一截铅笔描粗了，看不出原来是尖是圆；三张照片，拍的也是刃口那道偏。磨了，就是碰了。程立点头的那一刻，这把刀的刀尖就从「没动过」变成了「被磨过」，而磨之前的样子，没有另外封存。这一章要讲的，是同一件事落在本书自己身上。本书读了三本书，写成了这一本。这本书，也是一条续接。它也会用掉东西。

◆ 二、本书读三本书，读的是什么

全书一开始就说过：本书是从三本书里长出来的。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把「还是它」放在路上：一条路有没有被看见、有

没有被第一次真执行。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把「还是它」放在形状上：先有一个事实上的它，制度再来追认。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把「还是它」放在土里：发生层有一团东西持存。本书说，这三家各对一面，又都默认了一件事：拿来判定「还是它」的对照，随用随取，用了不少。本书拿 396 号那本书自己的千克材料，把这个默认推翻了。这条路，本书自己是满意的。可是用本书自己的尺子量一量：本书在读这三本书的时候，有没有喂、补、对?

◆ 三、喂：本书拿三本书去喂了什么

先说喂。第 11 章说，喂就是拿留底去训练、去复制、去照着做。本书在动笔前，给三本书各做了一张取材卡。卡上记着：全书结构，核心判断句，案例，数据，自己承认撑不住的地方，还有一节专门叫「自己知道却不往那个方向用的事实」。这一节最要紧，也最危险。它记的是：这本书里有某个材料，书拿它去答了别的问题，可要是拿来答「还是它」，会说出另一番话。比如 302 号那本书里，老面馆招牌一直在、厨房换了师傅，熟客说「还是这家店」，老食客说「味道变了」。302 号那本书拿它讲版本记录；取材卡把它记成「几种连续性可以彼此脱钩」。取材卡一做出来，本书后面写的每一章，都是照着卡写的，不是照着原书写的。这就是喂：原书被压成一张卡，卡被拿去训练这本书。卡上没有的，本书多半就没看见。数一下就知道压得有多狠。三本书加起来，每本二十来万字，有一本远不止。三张卡，每张两万字上下，三张合起来六万字左右。从几十万字压到六万字，十成里留下不到两成。留下哪两成，是做卡的人挑的。挑的眼光，是本书的问题定的：谁在讲「还是它」，谁在讲同一性，谁在讲接手。302 号那本书里大量讲丧事怎么办、账户怎么销的章节，卡上只有一行；308 号那本书讲《管子》轻重篇的经济细节，卡上也只剩几个例子。这些章节不在卡上，不

是因为不重要，是因为本书的问题用不上。可是本书写到后面，很容易忘了它们存在过。

◆ 四、补：本书往三本书里填了什么

再说补。补，是拿留底去填续接的空。本书往三本书里填的东西，比喂还多。302 号那本书讲「哨」，讲看见；它主动不答「还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一问，第 14 章白纸黑字写着「本书不在这一章裁定」〔核〕。本书替它答了：撑着「还是他」的，是一份没被复现体碰过的留底。308 号那本书讲事实同一性和制度同一性，承认事实那一侧什么时候断，只能事后由人定。本书替它补了一句：事实那一侧也要一份没被学习过程吃过的基期。396 号那本书讲持存。本书说，持存这句话本身也要一份留底来查，查它的只有老鲁那双端了三十年缸子的手，而那双手就是续接本身。这些话，三位作者都没说过。本书说「他们停在这里」，是本书的话。补得多了，读者很容易记成：302 号那本书本来就是这么说的。本书给三本书各补了一处，这三处都是本书最得意的地方。也正因为得意，最容易被写得像是原书自己的意思。举一个具体的危险。将来要是有人引本书，写「据 302 号那本书，复现体会用掉家属的留底」，这句话就错了。302 号那本书里没有「留底」这个词，也没有这个意思。这句话是本书补的。所以本书在每一处「他们停在这里」的地方，都尽量写成「本书说」，不写成「这本书其实是在说」。后一种写法，就是补进去以后，再把补的那一块签上原作者的名字。

◆ 五、对：本书每引一次，就碰一次

第三种是对。本书引三本书，一律写书号、书名、作者，转述大意，单句短引标〔核〕。这是对。对是好事，也是碰。每转述一次，就是一次挑选：挑哪一句，不挑哪一句；放在哪一章，跟什么材料摆在一起。转述到第三遍，本书自己的说法就会悄悄贴到原书身上。302 号那本书第 11 章写过一句，本书前面引

过。这里再引一次，因为它正好说中了本书自己：原始材料和后生成材料可能越来越靠近，最后看起来像「父亲长期以来就是这么说的」〔核〕。把「父亲」换成「这三本书」，就是本书可能落进去的那一格。读到第 30 章的人，回头再看那三本书的样子，可能已经是本书给的样子了。

◆ 六、本书的留底在哪里

那么，能拿来查本书的留底在哪里？在站上。三本书原样挂在德麦国际的网站上，书号、全文都在。本书没有改它们一个字，也改不了。这是本书最要紧的一份留底：一个没被这条续接碰过的原本。你要是想知道本书说「302 号那本书停在哪里」对不对，不要看本书怎么转述，去看 302 号那本书本身。你要是怀疑本书把 308 号那本书的「可辩护的时滞」用歪了，去翻它第 100 章。本书的附录六是三本书的对照表，附录五是引文核验总表。这两样是本书给你的工具，可它们也是本书做的。真正的底，还是那三本书的原文。还有一份留底，是前一章写过的预注册。它在跑之前写死，跑完一字没改。在这件事上，302 号那本书比本书做得早。那本书里有很多段落，是这样写的：早期版本这样说，现在撤回。旧的说法不删，原样留在正文里，旁边写明为什么撤。它第 29 章还明确撤掉了前面用过的「明确放弃率」这个说法。一本书把自己改过的地方留在纸面上，就是给自己的旧样子留了底。读者翻到那一页，能看见它从前怎么想，后来为什么不这么想了。它的「还是这本书」，不靠每一版都一样，靠每一版改了哪里都查得到。本书学它。第 36 章削掉的三句话，原样留着；第 37 章没跑出来的数，原样留着；以后要是出修订本，改动另记，不覆盖。

本书写到这里，还想到一件小事。三本书的作者，陈凤、王帅、王德生，都还在写。他们以后要是改自己的书，出第二版、第三版，站上的原文就会变。那时候，本书引的是哪一版？本书的办法是：参考书目里，每本书写明读的是哪一

天站上的那一版。这样，即使原书以后改了，你还能知道本书当时对的是哪一份。原书改了是原书的事，本书不能因此偷偷把自己的转述也换成新版的意思。

◆ 七、读者手里的留底

还有一份留底，在你手里。你读这本书之前，对「还是它」这件事，有过自己的看法。也许你想过家里老人走了以后，手机里那些语音要不要留；也许你在单位遇到过「这个指标还能不能跟去年比」；也许你只是想过，自己十年前那个人，跟今天这个人，是不是同一个。那些想法，是在本书碰你之前就有的。读完这本书，它们多半已经被改写了一些。你会不自觉地用「留底」「续接」这几个词去想从前的事。这不全是坏事。可它正是本书说的「补」：本书的词，填进了你原来那片地里的空。所以本书想请你做一件小事：趁还没读到最后，写下一句你读这本书之前就有的、关于「还是它」的看法。用你自己原来的话，不要用本书的词。那一句，就是你手里没被本书碰过的那份留底。写下来以后，把它夹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或者放进手机的备忘录里，标上今天的日子。过一年再翻出来看。你会看到两样东西：你原来怎么想；这本书把你改了多少。要是你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想不起读书之前是怎么想的，只记得书里的话，那这本书在你身上，就已经把你原来那份留底用完了。本书不希望这样。一本讲留底的书，最不该做的，就是把读者的留底吃掉。

◆ 八、只认一面会怎样

要是本书只认自己那一面，会怎样？它会说：本书读三本书，是在「理解」它们，越读越懂，越写越准。这是看上去在变好。它不会报告自己用掉了什么：哪些原文的细节因为没进取材卡，就再也没出现过。这是坏了不报信。它越往后写，越像三本书本来就该这么读。这是越用越抹。三个记号，一个不少。

本书最可能落进去的那一格，就是自己给自己签的「还是它」：说自己忠实地读了三本书，手里却只剩自己做的卡片可以对。

本书能做的，是把三本书的原文留在局外，不拿去喂别的东西，并且在每一处转述旁边告诉你去哪里核。还有一件事，本书做不到，要请你做：读完以后，至少去翻一本原书的一章。不必是全本，一章就够。挑本书说它「停在这里」的那一章，看看它自己是怎么说的。你要是发现本书说得不公道，那一处就是本书在三本书身上签下的自签。

◆ 九、今天与机器

这件事在今天有一个更快的版本。你让一个会说话的机器读一本书，让它出一份摘要。摘要很顺，比原书好读。你读了摘要，又让它根据摘要写一篇读后感，再根据读后感出几道题。三步下来，你对这本书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一条你没碰过原书的续接。第 30 章讲过，模型拿自己写的东西去训练，会越来越窄。Shumailov 等人 2024 年在《Nature》上的文章讲的就是这件事。人读书也一样：读摘要的摘要，读得越顺，离原书越远，却越觉得自己懂了。本书自己也是用机器帮着读、帮着写的。取材卡有一部分就是这样做出来的。所以这一章不是在说别人。用机器帮着读，最省力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它读得快，挑得也快，挑完给你的东西又顺又整齐。整齐到你不再想去翻原书。本书给自己定了两条规矩。一条是：凡单句短引，都回原书全文里搜一遍，搜到了才标〔核〕；搜不到的，改成转述，写「大意是」。另一条是：取材卡上写着「待核」的数字，本书照样写〔待核〕，不因为卡上写得很肯定，就把待核两个字去掉。两条

规矩做得到多少，你可以拿站上的原书来查。查到不对的，就是本书在这一处自签了。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数一数本书自己的留底余量

本书在第 17 章教一家人怎样数「关于爸爸的东西」。这里照同一个办法，数一数本书自己。曾经有过的对照，列得出来的有这几样：三本书的全文，三份；三张取材卡，三份；代码一域的预注册，一份；全书最早的一份提纲，一份。一共八份。逐件标一下：三本书的全文，本书只读、只引，没有改，也改不了。从没动过，三份都还在。三张取材卡，全被喂进了本书。被碰过，三份都用掉了。预注册，跑之前写死，指纹前后一样。没动过，还在。第二次检验另写了一份，另算了指纹，不顶替这一份，也不进这八份。那份提纲，写作中改过不止一次，每一章都照它写，也反过来改它。被碰过，用掉了。八份里，还剩四份没被碰过。余量是一半。这里有一处要照第 11 章那条细则多说一句。提纲最早的样子，动笔那天另抄了一份，封在一个文件夹里，后记会提到它。照细则，这一份封存仍算留底，只是从「提纲」挪到了「那份封存」上；那样算，就是五份。可那条细则是第 37 章第二次检验之后才补的，待验，本书不拿它给自己添分。这里照严的算：四份。这个数不算低。可是要看清剩下的是哪四份：三本原书，一份预注册。你要查本书，就去查这四样。卡片和提纲不能拿来查本书，它们本身就是本书的一部分。你自己读过以后，又多出一样：你读之前的那句老看法。要是你今天写下来，本书的余量就多了一份，而且这一份在你手里，本书碰不到。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把骨刀。苏念最后没有再磨它。她把小禾叫过来，两个人一起做了一件事。她给师娘打了个电话。父亲那把刀，是他师傅做的，一次做了两把，一把

传给了父亲，一把留在师傅家里。师傅走了好些年，那一把，师娘一直收着，没人用过。第二天，苏念带着小禾去了师娘家。师娘把刀从一只木匣里拿出来，刀尖还是原来的样子，尖尖的。苏念把两把刀并排放在师娘家的桌上，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把那一把用软纸包好，交回师娘手里，没拿走，没拿去用，也没拿去磨。回来的路上，她跟小禾说：「以后要是说不清外公那把刀原来什么样，就去看师娘那一把。可那一把，我们不用。」小禾问：「那它放着有什么用？」苏念想了一下：「放着，就是用处。」家里那把，带着小禾磨出来的钝圆刀尖，放回了修书桌的抽屉。它还是爸的刀。只是从今往后，它被磨过一回，这一笔要记上；它也有了一样没被碰过的东西可以对。那天晚上，小禾在作业本背面画了一把刀，刀尖画得尖尖的，旁边写：「外公的刀，原来是这样。」明天能试：你最近读过的一本书、一份文件，要是你手里只剩自己的笔记或机器给的摘要，找回原文，翻开任意一页，读一段。看看你记得的，和它写的，差在哪里。

带走的话

本书读三本书，也在喂、补、对；三本书原样留在站上，不是为了装门面，是为了让你随时能拿来查本书。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本书说自己忠实于三本源书，靠的是那三本书原样在站上、本书碰不到它们。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取材卡被碰过，被喂进了本书；原文没被碰过。你读这本书之前的那句老看法，也还没被碰，前提是你今天把它写下来。

想一想

- 在读这本书之前，你对「人走了以后，还是不是他」有过什么看法？能用你自己原来的话写一句吗？

· 你最常靠摘要、笔记或别人的转述去了解的一件事，是什么？上一次看原样，是什么时候？

◆

40

第 40 章

不适用的地方

◆ 一、药房里那个来不及对的晚上

腊月里一个晚上，九点多，药房快关门了。一个男人抱着孩子冲进来，孩子三岁，烧到三十九度八，抽了一下。男人手里攥着一张急诊开的单子，要一支退烧栓。苏念取药的时候，看了一眼天平旁边那盒砝码。这个月的校秤还没做，按规矩是明天。她没有停下来校秤。栓剂是成品，不用称；就算要称，她也不会让一个抱着抽过筋的孩子的父亲，站在柜台前等她把砝码一个个夹出来。药递过去，男人跑了。那天晚上下班，苏念坐在药房后间想：要是那天恰好要现配一副药，秤又恰好没校，她会怎么做？她想了一会儿，答案是：先配，回头再校，校完要是秤不准，打电话追。这一章讲的，就是本书在哪些地方管不着，以及本书自己最弱的几处。

◆ 二、为什么最后一章讲这个

前面第 36 章削掉了三句话，第 38 章写下了本书怎样算错。这一章接着做第三件事：把判准不适用的地方，一块一块划出来。算错和不适用，是两回事。算错，是在本书管的地方，数据跟本书说的不一样。不适用，是有些地方本书压根不该去管；硬去管，不会被数据打脸，可会把人带偏。本书划出三块地：常数与规律；从来就没有留底的东西；等不起的急事。划完三块，再老实交代本书自认最弱的四处。

◆ 三、第一块：常数与规律

第一块，第 36 章已经说过，这里只把边界写死。以自然常数、以规律作对照的「还是它」，不在本书里。一千克从 2019 年起靠普朗克常数撑着，一秒靠铯原子的跃迁频率撑着。这类对照，谁量都不少一份。拿「这一份，它碰过没有」去问它们，问不出东西来：它们被碰了一万次，还是它们。规律也一样。苹果落地，跟三百年前一样落。你今天再扔一次苹果，不会把万有引力用掉一点。所以，你要是拿本书去追问「物理定律还是不是从前那条」「一米还是不是一米」，本书没有话说。这不是本书谦虚，是本书的判准在那里没有咬合的地方。本书只管个别的东西：这一个人，这一件物，这一段历史，这一份底稿。中间有一片灰地，要说一句。苏念药房那盒砝码，算哪一边？它是一件个别的东西，会磨，会沾指纹，会被碰。可它的上面，一级一级对上去，最后对到的是普朗克常数。本书的答法是：看你问的是哪一层。问「这只砝码还是不是五十克」，问到底，是常数在撑着，本书不管。问「这只砝码还是不是药房开张那年买的那一只」，问的是这一个东西，本书管。同一件东西，两种问法，落在两块地上。分清你问的是哪一种，再决定拿不拿本书去量。

◆ 四、第二块：从来就没有留底的东西

第二块地，比第一块难说。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够不着原样。比如第 25 章讲过的「管仲」。第 308 号《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王帅著）自己分了三层对象：历史上的管仲，《管子》这部书背后的传统，书里自己搭起来的那个管仲。历史上那个春秋人物，今天没有一份「没被后人碰过的」材料留下来。《管子》本身就是数百年里不同的人往同一个名下续写的。这样的东西，留底不是被用完的，是从来就没有。本书在这里也不适用。本书的判准说的是：原物够得着，留底是被续接自己一份一份用掉的。原物一开始就够不着，那是另一个问题。站上学科通融系列之四《我们说的「本来的样子」，是我们造出来

的》（2026 年 7 月 27 日发）讲的正是这种情形：原物够不着时，不同行当有不同的处置办法。本书不替它答。所以要分清：从来就没有留底，跟留底被用完了，是两件事。前者，你不能说它进了「自签」那一格，因为它从来没有一个可以查的时候。

◆ 五、第三块：等不起的急事

第三块，就是苏念那个晚上。有些事等不起对照。一个孩子抽筋了，秤没校，药也得先给。一场火灾里，消防员冲进一栋楼，认出「这还是那个楼梯口」，靠的是十几秒里的一眼，不可能先翻出图纸。家里老人突然糊涂了，喊着要找「我的那件棉袄」，你递给他一件差不多的，他抱住就安静了，你不会在那一刻去问「这一份，它碰过没有」。在这种时候，硬拿本书的判准去卡，会出事。本书的判准是一把给「事后」和「平时」用的尺子。它帮你在有空的时候，数一数手里还剩几份留底，计划着花。它不该挡在急事前面。苏念那天的答案，正好是本书在这里能说的全部：先做，回头再对；对完要是不对，去追。急事过去以后，那一次没对，要记一笔。记下来，它就不会悄悄变成下一次的习惯。第 308 号那本书在这里也说过一句，本书第 36 章引过：好的制度追求的是「可辩护的时滞」。急事里的那一下，是时滞为零；零时滞本身不是错，错在过后不补。丧亲这件事里，也有急事。人刚走的那几天，家里要办丧事、通知亲友、处理医院的单子。很多家属就在那几天里，给逝者开了纪念账号，或者把手机里的语音一股脑导出来，转给亲戚。那几天，没人顾得上想「这一份，它碰过没有」。本书不劝任何人在那几天里停下来数留底。本书只说一件事：过了头七，过了百日，等日子稍稍稳下来，再回头看一眼，那几天动过哪些东西，还有哪些没动。没动的那些，从那一刻起，可以开始计划着花。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本书的这把尺子，替不了他们。

◆ 六、本书自认最弱处之一：份数怎么数

划完三块地，轮到本书自己最弱的地方。第一处：「一份」是多大。第 17 章给了留底余量的定义：这条续接还没碰过的对照份数，除以曾经有过的对照份数。还给了编码规则。可是一盒磁带是一份，还是十二首歌是十二份？一本相册是一份，还是八十张照片是八十份？父亲的聊天记录，是一份，还是三千条？颗粒度一变，余量就变。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第 40 章在同一个地方老实认过账，大意是：事务到底切多细，还没有最终口径，颗粒度不同，读数就不同〔核〕。本书在留底上，也卡在这里。第 17 章定了一个单一口径，可那是本书定的，不是从材料里自己长出来的。换一个口径，同一家人的余量可能从三成变成六成。

◆ 七、最弱处之二：分母从哪里来

第二处更难：分母。余量的分母，是「曾经有过的对照份数」。可你怎么知道曾经有过几份？一家人坐下来列「关于爸爸的东西」，列得出来的，都是还记得的。早就忘了、早就扔了、根本不知道存在过的那些，不在单子上。这正好落在那一格的第三个记号上：越用越抹。被用得最干净的留底，连「它曾经有过」的痕迹都没了。所以，留底用得越彻底，分母就越容易被低估，余量反而显得不那么低。苏念家试过一次。这一回不是第 17 章那张二十行的单子，是另一张：问的不是「说话像不像」，是父亲修书、过日子的那条续接，凡是能拿来对的都算。她自己列，列了二十三样。唐秀英一看，又添了九样：爸年轻时寄回家的几封信，他给文化馆修过的一套县志的目录，他教过的两个徒弟，邻居家那把他修好的旧藤椅。二十三变成三十二，分母一下子大了四成。苏念原来以为这张单子上留底还剩一半，重算以后只剩三成多。第 17 章那张的 5／20 不受这一张影响，两张各记各的。本书没有解决这一处，只能给一个补救：分母要由不止一个人来列，列的人里，要有和这条续接离得远的人。比如不只让苏念列，也让父亲

的老同事、修书时的徒弟来列。他们记得的，是苏念的「爸爸」账号从没碰过的。

◆ 八、最弱处之三与之四：那一格怎么看见，以及没有数

第三处：那一格本身难以被看见。本书说，自签的「还是它」，坏了不报信。可要是它真的不报信，本书又凭什么说自己看见了它？本书的答法是：不是在那一刻看见，是事后拿一份后来才找回的留底去对，才发现。父亲那盒没放过的磁带，就是这样一份。可这就意味着，本书的每一个例子，都依赖一份侥幸留下的东西。没有侥幸，那一格就永远看不见。这一处，本书承认它离「哲学主张」比离「经验主张」近。396 号那本书在自己的最弱处里，有一条几乎同形：它说「我」是回写的落点，那么任何要「我」开口的测量，本身就是一次回写，切不干净；它说，要么收回，要么承认这是一条哲学主张〔核〕。本书在那一格上，碰到的是同一堵墙：要看见留底用完，就得手里还有一份留底。本书选第二条路：承认。同时把能做的做了：第 38 章的丧亲一域，看的不是那一格本身，是「他不会这么说」的次数。次数是可以数的，不需要先看见那一格。第四处：本书没有一组支持自己的数。千克是别人的，Dwork、Nader、Nora 是别人的。本书自己跑的那两次，代码一域，第 37 章已经交了账：两次都不支持。丧亲、统计、度量三域，都还只是写好的方案。三本源书在这一点上跟本书一样。302 号那本书说自己没有任何真实家庭数据，八条预测全部记为未结算〔核〕；396 号那本书说它的预言写作时尚未真跑〔核〕。四本书放在一起，真跑过的只有本书这两次，而且都没跑出来。这不是说这几本书都不值得读。是说读的时候，要知道它们站在哪里：都是写好了靶子、还没开枪的书。

到此刻为止，本书最硬的东西，是一套写死了怎样算错的说法；它还不是一个被证明了的说法。

◆ 九、今天与机器：一样新东西，落在哪一块

会说话的机器，给这一章出了一道新题。一个模型，每隔几个月更新一次版本。名字没换，界面没换，你每天跟它说话。它「还是它」吗？照这一章的三块地分一分。它不是常数，不是规律，它是一个个别的东西：这一家公司、这一个版本。所以第一块地排除，本书管得着。它有没有原样够得着的留底？对使用它的人来说，大多没有。旧版本一下线，你就再也找不回它当时是怎么回答你的，除非你自己存了对话。对你来说，它落进第二块：从来没给你留过底。对做它的公司来说，旧版本的权重和测试题都在，它在本书管的那一块里〔待核：各家公司保留旧版本的做法不同〕。急不急？平常不急。可一个人要是靠它看病、靠它判断合同，那一刻是急事，先用，过后要补一次对：拿别处的说法核一核它说的。同一样东西，在不同人手里，落在不同的地块上。这不是本书的判准含糊，是留底本来就在具体的人手里。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一件事，分清落在哪一块

把这一章的几块地，放到程立单位里的一件事上过一遍。县里要把粮食收购价的统计口径，从 2015 年的基期换到 2024 年。先问：对照是常数，还是个别的东西？是个别的东西：那几年的收购记录。本书适用。再问：有没有原样够得着的留底？程立去档案室翻了，2015 年以前的手工台账还在，没被后来的政策调整改过。有，本书适用。要是当年的台账早就销毁了，就落进第二块地，本书不说话。再问：急不急？换基期有半年的准备期。不急，可以先数一数手里还有哪几年的旧账没被碰过。最后问：最弱的那几处在这件事上会不会冒出来？会。一年的台账算一份，还是十二个月算十二份，程立和科长争了一下午。最后定下按年算，写进说明。程立后来跟科长说了自己的打算：2015 年以前的手工台账，这次不拿去补新基期，原样封进档案柜，贴一张条子，写明哪年封的、为什么封。新基期用新数据，旧台账只留着对。科长问：「留着干什么？又不用。」

程立说：「哪天新曲线看着太平了，就拿它出来对一次。对一次，记一次。」这件事里，本书有用的地方，就是让他们在动手之前，多问了一句：这份 2015 年以前的账，这次要不要拿去补新基期的空？要是补进去，它就用掉了。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药房那个晚上。第二天一早，苏念照常校秤。秤是准的。她没有因此松一口气就算了。她在校秤记录本最后一页，另起一栏，标题写「没来得及对的」。第一行写：腊月某日晚九点，急诊退烧栓，成品，未用秤。她跟药房的同事说，以后遇到急事来不及对的，都记在这一栏。不是为了追谁的责任，是为了知道，一个月里有几次是先做后对的。要是一个月一两次，那是急事。要是一个月十几次，那就不是急事了，是把「来不及」过成了日子。同事笑她：「你这是给自己找事。」苏念说：「不记，下个月我就忘了这回没校。忘了，就等于这回校过了。」那天回家，她把这件事讲给唐秀英听。唐秀英记了四十年家账，听完只说了一句：「账上没有的，就是没发生过。你记上，它就还在。」苏念想，这句话放在本书这一章，也一样成立。那天夜里她在校秤记录本那一栏下面，又补了一行小字：急事过后，三天内补对。她想的是：记在账上的「没来得及」，才不会悄悄变成「从来没有过」。明天能试：找一件你常常「先做了再说」的事。做一个小栏目，每次没来得及核对，就记一行。一个月后看看，有几次是真的等不起，有几次只是图省事。

> 带 走 的 话
>
> **一把尺子管不了常数，管不了从没留过底的东西，也不该挡在急事前面；知道自己在哪里不说话，说的那些才算数。**

小　账

这一处，「还是它」靠什么撑着？常数撑着的不归本书管；从没留过底的，本书不替它答；急事里的那一眼，事后要补一次对。

这份留底，被碰过没有？本书自认最弱的四处都写在这里，原样不改；哪天有人补上了其中一处，本书该跟着改，改的时候要说明改了什么。

想一想

- 你身边有没有一件事，你一直拿它当「急事」处理，所以从来没核对过？它真的那么急吗？
- 你最想知道「还是不是它」的那样东西，有没有一份原样还在、谁也没碰过的东西可以对？要是没有，你打算怎样承认这一点？

◆

结语

磁带放了没有

◆ 一、一年以后

又是腊月。父亲走了一年多了。

那个叫「爸爸」的账号还在。每晚十一点，它照旧说「早点睡」。苏念有时回，有时不回。

这一年里，她做过一件事：把纪念服务的「补充回忆」关掉了。不是因为账号不好，是因为她终于明白，自己每写进去一条，手里就少一条能拿来对的东西。

那盒磁带，还在书柜顶上的月饼铁盒里。

她一直没放。二十多年，这盒带子没人放过。母亲写好的那个信封，也还封着，在衣柜顶上的鞋盒里。她在等。等一个她想清楚了的晚上。

◆ 二、判词，最后摆一次

全书讲到这里，判词最后摆一次，一字不改：

一样东西被认作「还是它」，靠的不是它自己一直在，而是手里还有一份没被这条续接碰过的东西可以对照——这份东西本书叫「留底」；续接每拿留底来对一次、补一次、喂一次，就用掉一份。留底用完的那一刻，「还是它」最平滑、最自信，也最查不了。

一年前，苏念只觉得账号越像越不对劲，说不出为什么。

现在她说得出了：可疑的倒不在于它越来越像，在于它越像的那几个月里，她手里能说「不像」的东西，被一样一样喂掉、补掉了。

◆ 三、这一年，一家人各自数了一回

这一年里，不只是苏念在数。

程立在粮库做了一件事。县里要上新的统计系统，按惯例，往年的台账都要导进去，按新口径重算。他去找了科长，说老宋留下的那几本收储以前的手写台账，能不能不导。

科长问为什么。

他说：「导进去，它就跟新的数长在一起了。哪天有人问现在这个均价还是不是当年那个均价，我们就没东西可拿来对了。」

科长想了想，在那几本台账的蓝布封面上，贴了一张条子：「原件，不录入。」

唐秀英也数了一回。她翻出还在手边的家账，发现自己这些年每次跟人说起「你爸那时候一个月挣多少」，说的数都不一样。她不敢再凭记性说了。她把樟

木箱里最早那八本账，连同 1998 年那一本，用一个布包包起来，放上书柜顶，挨着那只月饼铁盒。

小禾数得最简单。他在自己的拆装笔记本第一页写了一行字：「拆之前拍照，有一张不要看。」

这一家人数出来的东西各不一样，问的却是同一个问题。你家里，也一定有一个这样的抽屉。

◆ 四、四格，回头验一遍

导论里说过四格。一年以后，拿这一家人回头验一遍。

查得了的连续：苏念药房的秤。每月用砝码校一次，砝码平时躺在绒布盒里，每年送去县计量所对一次。秤还是那台秤，这句话查得了。

查得了的断：老面馆。老食客说味道变了，老板说师傅换了，大家明说换了，也就接着往前走。那位老食客七八年没来，嘴里那份二十年前的味道没被新汤盖过，这份留底还在，所以他说得出「变了」。天天来的熟客，说不出。

凭感觉的断：唐秀英说起丈夫当年的工资，每次说的数都不一样。她觉得「好像不是这个数」，可说不出凭什么，直到她翻出了那几本账。

那一格，自签的「还是它」：要是苏念当初把磁带、母亲的记性、老同事的记性，全写进了「补充回忆」，账号会更像，她也再说不出一句「他不会这么说」。那时候，账号就站在那一格里。

这一年里，她没让它走进去。

◆ 五、三个地方，回头再看一眼

三本书，三个地方，回头再看一眼。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把「还是它」放在路上：一条路被看见、被第一次真做起来，才算接上。它是对的。苏念这一年里接上了父亲的好几条路：给老同事送剪报的事，她接了；文化馆每年冬天的旧书义修，她托了父亲的徒弟。这些路，靠的都是被看见、被真做。

可「爸爸」这个账号不是一条路。它是一个说「我还是他」的东西。要判断它，光看它接没接下去不够，还得有一份它没碰过的东西。

第 308 号《轻重之间》（王帅著）把「还是它」放在形状上：先认事实上的它，制度再追认。它也是对的。程立在粮库里用的，正是这一套：先看这批粮事实上还是不是那批粮，再看台账认不认。

可「事实上的它」拿什么来认？程立用的，是铁皮柜里那几本没被重算过的旧台账。308 号那本书自己也承认，事实上的身份什么时候断的，只能事后由人来定。人定的时候，手里得有一份没被学习过程吃过的东西。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把「还是它」放在土里：底下有一团东西持存着。它还是对的。父亲的那份「还是他」，也许真在什么地方持存着。

可持存要靠什么去查？396 号那本书自己写的那块千克原器，给了答案：靠一份被锁着、很少被碰、每碰一次都有人记账的对照。

三个地方都没错。三家缺的，是同一样东西：那份拿来对的东西，会被用掉。

◆ 六、本书欠三本书的

本书欠三本书很多。

没有 302 号那本书，本书不会知道「看见」这件事有多要紧，也不会想到账号越像、人越不去看。没有 308 号那本书，本书看不见「同名异物」，也找不到

「事实那一侧也要留底」这句话的入口。没有 396 号那本书，本书连全书的总比喻都没有。

本书拿走的，是三家的材料；本书没拿走的，是三家的立场。三本书原样在站上，没被本书改过一个字。

它们是本书的留底。

你要是觉得本书把哪一家读歪了，可以去翻原书。原书没被本书碰过，正好拿来对。

◆ 七、本书自己的账

本书也有自己的账，要摆出来。

它被自己的材料削弱了三次：千克改用常数，所以只管「拿个别的东西作对照」的那种「还是它」；记忆不用也会淡，所以不说「别碰」，只说「有计划地花」；天天重查也在花，所以查也要有预算。

它先在十个公开代码仓里跑了一次检验，事先写死规则，结果不支持。比值比 1.41，区间从 0.60 到 3.31，跨过了 1。第 37 章写了它改了本书什么：要量的不是「之后有没有修过」，是「过了多久才有人明说不是它了」。它又另写预注册，量「有没有人明说」，在三十个仓里跑了第二次：比值比 1.26，区间从 0.58 到 2.74，还是不支持，粗比例还偏向反面。代码那一块，本书从证据里撤了出来。

它还押了一个写死日期的赌注，到 2029 年 6 月 30 日结算。到期没有合格的研究，记为「未结算」，不算赢。

这些账都写在附录三、附录四里。一本讲留底的书，自己的检验记录，也是留底。

◆ 八、从三本书带走什么，把什么留给它们

从 302 号那本书，你可以带走一句话：名字不是接手，真做了才算。把它和本书的问话放在一起用：真做了，才算接上；没被碰过的那一份还在，才查得了接上的是不是原来那个。

从 308 号那本书，你可以带走「同名异物」这四个字。下一次看见一个名字几十年没换，先别急着以为东西也没换。

从 396 号那本书，你可以带走那块圆柱。它告诉你，不变不是天生的，是有人管住了秤和称法；本书又多看了一眼：管住它的办法里，最要紧的一条，是很少把它拿出来。

留给它们的，是它们各自那一面的全部道理。本书没有替它们改判，只在它们的边上，加了一个问题。

◆ 九、在机器的时代

这一年里，苏念在药房也碰到了机器。

药房上了一套新系统，能自动核对处方、自动提示剂量。供应商说，它会根据药房的历史数据不断学习，越用越准。

她问了供应商一个问题：「它学的那些历史数据里，有没有一部分是它自己提示、我们照着改过的？」

供应商愣了一下，说回去查。

她没有再追问。她只是在校准本的最后一页，加了一行：系统上线以前那三年的手写处方登记本，锁进柜子，不录入系统。

这是她这一年学会的事。机器吃得越快，越要记得给它留一份它吃不到的东西。这么做也谈不上防它，只为将来有一天，还能拿来对一对。

◆ 十、给三种读者的一句话

给家里有人走了的人：那些旧东西，不必急着打开，也不必永远不打开。先数一数有几份，再想好这一次花哪一份，花在什么问题上。

给管账、管数、管秤的人：你那里最值钱的，也许是最旧的那一份没被新口径碰过的底，而非最新的那一版。别扔，也别让新系统把它重算一遍。

给写代码、训模型的人：留出来检验的那一份，每看一次就漏一点。给它记账。

◆ 十一、如果你只记得一件事

如果你只记得一件事，就记这一句问话：

这一份，它碰过没有？

◆ 十二、腊月二十九的晚上

那盒磁带，苏念最后还是放了。这是它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被放。

放之前，她做了三件准备。

第一件，她把衣柜顶上的鞋盒拿下来，取出母亲那个信封。那是第 21 章那个下午，唐秀英用记账的格子本写下的 1998 年年三十的晚上：谁在，坐在哪，说了什么，父亲那个爱拖的尾音。写完就封了，封口上有她的签名和日期，到今天没拆过。母亲的那段记性，从那天起就有了一份没被磁带碰过的样子。可苏念

知道，这一份封在那三次「对」之后。它没被磁带碰过，被账号碰过。所以它不是拿来查磁带的，是拿来让磁带查的。

第二件，她请程立从粮库档案室把那台旧录音机借回来。她先跟一家人说好：只放一遍，不转录，不录音，不给账号，也不给任何服务。

第三件，她在第 17 章那张「关于爸爸的东西」的单子上，在磁带那一行后面，提前写好：「对，1 次，腊月二十九，问一个问题：他三十八岁时说话的样子。」

三件准备，说到底是一件事：有计划地花。她知道这一回花的是哪一份，花在什么问题上，花完还剩几份。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一家人坐在客厅。程立关了电视，程小禾把他拆了一半的旧收音机推到一边。苏念按下了播放键。

带子先是沙沙响了一阵。然后是一个年轻男人的笑声，有点哑，尾音拖得很长。

唐秀英愣了一下，说：「是他。」

苏念没有说话。她听出来了，这个声音和每晚说「早点睡」的那个，不一样。年轻，急，话多，尾音拖得像在唱。账号没有这个尾音。

磁带放完，她当着母亲的面，拆开那个信封。

这一回，是磁带查信封，不是信封查磁带。磁带二十多年没人碰过，是这屋里唯一一份干净的留底；信封封在磁带之前，却封在那三次「对」之后。

母亲写的那个尾音，和磁带里的一模一样。

有两处对不上。信封里写着，外婆那晚在座，说了几句什么；磁带里，父亲端起杯子说的是：「妈今年没来，明天一早打电话拜年。」信封里写着，那晚一

家人唱了歌；磁带里没有人唱歌，只有电视里的春晚，和一个小姑娘背诗的声音。

苏念想起第 9 章那段话。她当初问账号 1998 年录的是什么，账号说：「那年你外婆来了，一家人在一起唱歌，你还小，抢着要话筒。」后来她把这段话念给母亲听，问像不像。母亲那三次「对」，头一次就是这一段。

两处对不上的，正好是账号编的那两处。那三次「对」，把母亲的记性往账号那边挪了这么多：一个那晚不在的人，一场那晚没唱的歌。尾音没挪，因为账号从来没有那个尾音，拿不出东西去挪它。

唐秀英看着自己写的字，很久没说话。最后她说：「我记成它说的了。」

那天晚上，她没有把磁带里的任何东西告诉账号。

十一点，手机亮了：「早点睡。」

她看了一会儿，回了一句：「知道了。」

然后在清单上，磁带那一行后面，把「1 次」圈了起来。

◆ 十三、最后一个画面

磁带放回了月饼铁盒。录音机第二天还回了粮库档案室。

它已经被对过一次，不再算没动过的那一份了。可它花在了苏念想清楚的那个问题上，花的时候有人记账，花完以后还留着母亲那封拆开对过的信。

第 17 章那张单子上，没动过的，还剩四份。

苏念把铁盒放回书柜顶上，推到最里面。

一样东西还是不是它，不靠它自己一直在。靠的是有人还替它留着一份底，知道那份底花了几次，还剩多少。

这本书，也是。

◆

参考书目

书目分九类，共 119 种。外文书名后标初版年份，论文标刊名、卷号与年份；中译本以通行版本为准，不另标译者。凡正文标〔待核〕所涉的篇目、页码与数字，逐条列在附录五，等待查对。书目只列本书确有所据、且可以查到的文献；拿不准的，宁可不列。

一、本书取材（三本源书与站内篇目）

1. 陈凤：《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数字永生之后，谁来接那个空位》，德麦国际专著第 302 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2. 王帅：《轻重之间——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管仲》，德麦国际专著第 308 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3. 王德生：《属性纠缠论——实体属性发生学导论》，德麦国际专著第 396 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4. 王德生、秦莉：《西方哲学大解构：从发现幻觉到节奏发生》，德麦国际专著第 6 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5. 王德生：《何谓物——物质/物体/物理的三解码》，德麦国际专著第 191 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6. 王德生：《我们说的「本来的样子」，是我们造出来的》（学科通融之四），sdeuniverses.com，2026 年 7 月 27 日。

二、同一性与人格（按初版年份）

7.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形而上学》。
8.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忒修斯传》。
9. Hobbes, Thomas: De Corpore（《论物体》），1655。第二部第 11 章。

10. Locke, John: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人类理解论》），第二版，1694。第二卷第 27 章。

11. Butler, Joseph: "Of Personal Identity", 附于 The Analogy of Religion，1736。

12. Hume, Davi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人性论》），1739—1740。第一卷第四部第 6 节。

13. Reid, Thoma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of Man，1785。第三篇第 6 章。

14. Lewin, Kurt: Der Begriff der Genese in Physik, Biologie und Entwicklungsgeschichte，1922。

15. Quine, W. V.: "Identity, Ostension, and Hypostasis", Journal of Philosophy 47, 1950。

16. Black, Max: "The Identity of Indiscernibles", Mind 61，1952。

17. Wittgenstein, Ludwig: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哲学研究》），1953。第 265 节。

18. Wiggins, David: Identity and Spatio-Temporal Continuity，1967；Sameness and Substance，1980。

19. Williams, Bernard: "The Self and the Future", Philosophical Review 79，1970。

20. Kripke, Saul: Naming and Necessity（《命名与必然性》），1972 年讲演，1980 年成书。

21. Evans, Gareth: "The Causal Theory of Name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47，1973。

22. Perry, John（编）: Personal Identity，1975。

23. Lewis, David: "Survival and Identity"，载 A. Rorty 编 The Identities of Persons，1976。

24. Parfit, Derek: Reasons and Persons（《理与人》），1984。

25. Ricoeur, Paul: Soi-même comme un autre（《作为他者的自身》），1990。

26. Schechtman, Marya: The Constitution of Selves，1996。

27. Olson, Eric: The Human Animal: Personal Identity Without Psychology, 1997。

三、记忆：遗忘、复述、再巩固与记忆之场（按初版年份）

28. Ebbinghaus, Hermann: Über das Gedächtnis（《论记忆》），1885。

29. Halbwachs, Maurice: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记忆的社会框架》），1925。

30. Bartlett, Frederic: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记忆》），1932。

31. Misanin, J. R., Miller, R. R., Lewis, D. J.: "Retrograde amnesia produced by electroconvulsive shock after reactivation of a consolidated memory trace", Science 160，1968。

32. Loftus, E. F., Palmer, J. C.: "Reconstruction of automobile destruction",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3，1974。

33. Neisser, Ulric: "John Dean's memory: A case study", Cognition 9，1981。

34. Nora, Pierre（主编）: Les Lieux de mémoire（《记忆之场》），1984—1992。

35. Wegner, Daniel: "Transactive memory: A contemporary analysis of the group mind"，载 Mullen 与 Goethals 编 Theories of Group Behavior，1987。

36. Assmann, Ja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文化记忆》），1992。

37. Neisser, U., Harsch, N.: "Phantom flashbulbs: False recollections of hearing the news about Challenger"，载 E. Winograd 与 U. Neisser 编 Affect and Accuracy in Recall: Studies of 'Flashbulb' Memories，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第 9—31 页。

38. Roediger, H. L., McDermott, K. B.: "Creating false mem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1，1995。

39. Hacking, Ian: Rewriting the Soul: Multiple Personality and the Sciences of Memory（《重写灵魂》），1995。

40. Shaw, J. S., McClure, K. A.: "Repeated postevent questioning can lead to elevated levels of eyewitness confidence",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0，1996。

41. Wells, G. L., Bradfield, A. L.: "'Good, you identified the suspect': Feedback to eyewitnesses distorts their reports of the witnessing experie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3，1998。

42. Nader, K., Schafe, G. E., LeDoux, J. E.: "Fear memories require protein synthesis in the amygdala for reconsolidation after retrieval", Nature 406, 2000。

43. Ricoeur, Paul: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记忆，历史，遗忘》），2000。

44. Schacter, Daniel: The Seven Sins of Memory（《记忆的七宗罪》），2001。

45. Nelson, K., Fivush, R.: "The emergence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Psychological Review 111，2004。

46. Roediger, H. L., Karpicke, J. D.: "Test-enhanced learn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2006。

47. Bauer, Patricia: Remembering the Times of Our Lives: Memory in Infancy and Beyond，2007。

48. Wixted, J. T., Wells, G. 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yewitness confidence and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A new synthesis",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18，2017。

四、死亡、哀伤与数字遗存（按初版年份）

49. Freud, Sigmund: "Trauer und Melancholie"（《哀悼与忧郁》），1917。

50. Parkes, Colin Murray: Bereavement: Studies of Grief in Adult Life，1972。

51. Bowlby, John: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3: Loss，1980。

52. Worden, J. William: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1982。

53. Rando, Therese: Treatment of Complicated Mourning，1993。

54. Klass, D., Silverman, P. R., Nickman, S. L.（编）: Continuing Bonds: New Understandings of Grief，1996。

55. Walter, Tony: "A new model of grief: Bereavement and biography", Mortality 1，1996。

56. Stroebe, M., Schut, H.: "The dual process model of coping with bereavement", Death Studies 23，1999。

57. Boss, Pauline: Ambiguous Loss: Learning to Live with Unresolved Grief（《模糊的丧失》），1999。

58. Öhman, C., Floridi, 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ath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Minds and Machines 27，2017。

59. Kasket, Elaine: All the Ghosts in the Machine: Illusions of Immortality in the Digital Age，2019。

60. Öhman, C., Watson, D.: "Are the dead taking over Facebook?", Big Data & Society 6，2019。

61. Bassett, Debra: The Cre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Digital Afterlives，2022。

62. Hollanek, T., Nowaczyk-Basińska, K.: "Griefbots, deadbots, postmortem avatars", Philosophy & Technology 37，2024。

五、度量与标准物（按初版年份）

63. Kula, Witold: Miary i ludzie（英译 Measures and Men），1970。

64. Girard, G.: "The third periodic verification of national prototypes of the kilogram (1988—1992)", Metrologia 31，1994。

65. Porter, Theodore: Trust in Numbers（《数字中的信任》），1995。

66. Chang, Hasok: Inventing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nd Scientific Progress（《发明温度》），2004。

67. Quinn, Terry: From Artefacts to Atoms: The BIPM and the Search for Ultimate Measurement Standards，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

68. 国际计量局（BIPM）: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SI)，第 9 版，2019。

六、制度、指标与传统（按初版年份）

69. Maas, Paul: Textkritik（《校勘学》），1927，初刊于 Gercke 与 Norden 编 Einleitung in die Altertumswissenschaft 第一卷第三版；英译 Textual Criticism，Barbara Flower 译，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8。

70. Hirschman, Albert: Exit, Voice, and Loyalty（《退出、呼吁与忠诚》），1970。

71. Zahar, Elie: "Why did Einstein's programme supersede Lorentz'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4，1973。分两部分刊出。

72. Goodhart, Charles: "Problems of monetary management: The UK experience"，载 Papers in Monetary Economics，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975。

73. Lucas, Robert: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1976。

74. Argyris, Chris: "Double loop learning in organization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55，1977。

75. Campbell, Donald: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lanned social change",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2，1979。

76. Hobsbawm, E., Ranger, T.（编）: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传统的发明》），1983。

77. Collins, Harry: Changing Order: Replication and Induc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1985。

78. Shapin, S., Schaffer, S.: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利维坦与空气泵》），1985。

79. Worrall, John: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theory-confirmation"，载 J. C. Pitt 编 Change and Progress in Modern Science，1985。

80. Pierson, Paul: "When effect becomes cause: Policy feedback and political change", World Politics 45，1993。

81.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国家的视角》），1998。

82. Hacking, Ia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1999。

83. Ostrom, Elinor: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2005。

84. Espeland, W., Sauder, M.: "Rankings and rea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3，2007。

85. Worrall, John: "Prediction and accommodation revisited",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A 45，2014。

七、机器、数据与软件（按初版年份）

86. Lehman, M. M.: "Programs, life cycles, and laws of software 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68，1980。

87. Weyuker, Elaine J.: "On testing non-testable programs", The Computer Journal 25(4)，1982。

88. Beizer, Boris: Software Testing Techniques，第二版，1990。

89. Fowler, Martin: Refactoring: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Existing Code（《重构》），1999。

90. Beck, Kent: Test-Driven Development: By Example（《测试驱动开发》），2002。

91. Feathers, Michael: Working Effectively with Legacy Code（《修改代码的艺术》），2004。

92. Śliwerski, J., Zimmermann, T., Zeller, A.: "When do changes induce fixes?"，载 MSR 2005 会议论文集，2005。

93. Kriegeskorte, N., Simmons, W. K., Bellgowan, P. S. F., Baker, C. I.: "Circular analysis in systems neuroscience: The dangers of double dipping", Nature Neuroscience 12，2009。

94. Simmons, J., Nelson, L., Simonsohn, U.: "False-positive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2011。

95. Kim, M., Zimmermann, T., Nagappan, N.: "An empirical study of refactoring challenges and benefits at Microsoft",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40，2014。

96. Gelman, A., Loken, E.: "The statistical crisis in science", American Scientist 102，2014。

97. Dwork, C., Feldman, V., Hardt, M., Pitassi, T., Reingold, O., Roth, A.: "The reusable holdout: Preserving validity in adaptive data analysis", Science 349, 2015。

98. Barr, E. T., Harman, M., McMinn, P., Shahbaz, M., Yoo, S.: "The oracle problem in software testing: A survey",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41(5)，2015。

99. Nosek, B. A. 等: "The preregistration revolution", PNAS 115，2018。

100. Recht, B., Roelofs, R., Schmidt, L., Shankar, V.: "Do ImageNet classifiers generalize to ImageNet?"，载 ICML 2019 会议论文集，2019。

101. Kapoor, S., Narayanan, A.: "Leakage and the reproducibility crisis in machine-learning-based science", Patterns 4，2023。

102. Alemohammad, S. 等: "Self-consuming generative models go MAD"，载 ICLR 2024 会议论文集，2024。

103. Shumailov, I. 等: "AI models collapse when trained on recursively generated data", Nature 631，2024。

八、身体、物与手艺（按初版年份）

104. 《庄子·养生主》。

105. Mitchell, Silas Weir: Injuries of Nerv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1872。

106. Polanyi, Michael: The Tacit Dimension（《默会的维度》），1966。

107. Ramachandran, V. S., Rogers-Ramachandran, D.: "Synaesthesia in phantom limbs induced with mirror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63，1996。

108. Botvinick, M., Cohen, J.: "Rubber hands 'feel' touch that eyes see", Nature 391，1998。

109. Ramachandran, V. S., Blakeslee, S.: Phantoms in the Brain（《脑中魅影》），1998。

110. Sennett, Richard: The Craftsman（《匠人》），2008。

九、中国典籍与研究（旁证）

111. 《论语·八佾》（「文献不足故也」）。

112. 《荀子·正名》。

113. 《吕氏春秋·察今》。

114. 《管子》，黎翔凤校注，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

115. 《史记·管晏列传》。

116. Rickett, W. Allyn: Guanzi: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第一卷 1985，第二卷 1998。

117.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1926。

118. 张心澂：《伪书通考》，1939。

119. 余嘉锡：《古书通例》，1985 年整理出版。

读书建议　书目很长，想接着读的人，可以走一条小路：先读洛克《人类理解论》第二卷第 27 章和里德那段反驳，看三百年前的人怎样吵「还是他」；再读巴特利特的《记忆》，看一个故事被复述几遍会变成什么；然后读 Wixted 与 Wells 2017 年那篇长综述，看法庭怎样先把证人的第一份把握封存起来；再读 Dwork 等 2015 年那篇四页的短文，看统计学家怎样给「看一次漏一点」记账；再读 Chang 的《发明温度》，看一门学问怎样在没有最终标准的时候一步一步把标准搭起来；最后回到三本源书，挑一本和你的日子最近的，从头读。

附录

附录六件，供查、供数、供对、供挑错。附录一是术语速查，读正文碰到一个词拿不准，翻这里。附录二是留底清单的样表和编码规则，想自己数一数留底余量，照着填。附录三是代码那一块两次检验的预注册原文、指纹和结果，跑之前写了什么、跑出来是什么，原样都在。附录四是判负卡，写明本书在什么情形下算错、什么不算数。附录五是引文核验总表，正文里每一处〔待核〕都汇在这里。附录六是三本源书的对照表，想知道本书从每本书拿了什么、在哪里和它分开，翻这里。正文里的每一个判断，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出处、它的边界和它的推翻条件。

附录一

术语速查

词	一句话	首见	主讲
形状	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SDE 说的显露）	导论	全书
路	一先一后走出来的一串不同（差异序列）	导论	全书
土	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特征纠缠）	导论	全书
回写	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	导论	第 20 章
一锅粥	什么都在，还没分开（混沌）	导论	—
正在成形	形状冒头，还站不稳（介生）	导论	—
定型	稳住、认得出、传得下去（秩序）；只是一站，不是终点	导论	—
留底	一份能拿来判定「这还是不是原来那个」、而这条续接从没碰过、改过、喂过、拿来补过的东西	导论	第 11 章
续接	让一样东西一路被接下去、一路被认作原来那个的那些做法：照着做、复制、修、补、对	前言	第 11 章
喂	拿留底去训练、去复制、去照着做	导论	第 12 章
补	拿留底去填续接的空	导论	第 13 章
对	每拿出来比一次，就碰它一次	导论	第 14 章
自签的「还是它」	此刻被认作「还是它」，而留底已经用完，剩下的对照全被这条续接碰过	导论	第 15、16 章
那一格	四格里「认作还是它 × 留底用完」的那一格，即自签的「还是它」	十分钟	第 15 章
查得了的连续	认作还是它，留底还有	十分钟	第 15 章
查得了的断	认作不是它，留底还有；明说换了	十分钟	第 15 章

词	一句话	首见	主讲
凭感觉的断	认作不是它，留底用完；「味道变了」，说不出凭什么	十分钟	第 15 章
那一格的三个记号	看上去在变好；坏了不报信；越用越抹	十分钟	第 16 章
留底余量	这条续接还没碰过的对照份数 ÷ 曾经有过的对照份数	导读	第 17 章
有计划地花	知道自己在花哪一份、还剩几份，把它花在想清楚的问题上	导论	第 21、32、36 章
总钥匙	「这一份，它碰过没有？」	十分钟	全书
哨（302 号）	一个人对一组日子里的路兼任的、让它们被看见的那份功能	第 2 章	第 2 章
二重同一性（308 号）	事实上还是不是它，和制度还认不认它，是两回事	第 5 章	第 5 章
身份时滞（308 号）	事实身份断裂的时点，到制度正式承认的时点之间的差	第 5 章	第 6 章
持存（396 号）	底下那团东西不亮也在	第 8 章	第 8 章
先在化（396 号）	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或实体	第 7 章	第 7 章

附录二

留底清单样表与编码规则

一、样表

这张样表就是第 17 章苏家那张单子，二十行，一行一份。续接：数字纪念账号「爸爸」，从去年十二月开通算起。冻结日：那个星期六。人物与情节为虚构。

编号	一份	形态	冻结时的状态	清明追思会后的状态
1	微信聊天记录（近四年，含老同学群）	文字	喂过	喂过
2	手机语音（两百多条）	声音	喂过	喂过
3	手机相册	图像	喂过	喂过
4	父亲的手机备忘录	文字	喂过	喂过
5	修书笔记（原本还在，照片已喂进账号）	手写	喂过	喂过
6	苏念自己的记忆	人的记性	补过	补过
7	程小禾的记忆	人的记性	补过	补过
8	母亲对 1998 年夜饭的记忆	人的记性	对过 3 次	对过 3 次
9	姑姑的记忆	人的记性	对过 1 次	对过 1 次
10	文化馆老周	人的记性	对过 1 次	对过 1 次
11	父亲在文化馆的工作录像（一段）	影像	对过 1 次	对过 1 次
12	父亲的旧邮箱	文字	不明（按碰过算）	不明（按碰过算）
13	文化馆邓老师	人的记性	没动过	对过 1 次
14	文化馆老钱	人的记性	没动过	对过 1 次
15	文化馆老孙	人的记性	没动过	对过 1 次
16	文化馆老吴	人的记性	没动过	没动过

编号	一份	形态	冻结时的状态	清明追思会后的状态
17	父亲的徒弟小何	人的记性	没动过	没动过
18	父亲写给唐秀英的字条（鞋盒）	手写	没动过	没动过
19	「1998 春节」那盒磁带	声音	没动过	没动过
20	程立的记忆	人的记性	没动过	没动过

留底余量：冻结时 8／20；清明追思会后 5／20。

单子上写了、不进分母的：父亲修书的骨刀（单拿出来回答不了「说话像不像他」）；婚礼那天门口的照片（只回答第三十七条那一句，第 13 章）。

第 8 行的切法：母亲往人设表里补的口头禅和生活习惯，已长进账号，算续接的一部分，不单列；第 8 行只指她记得的 1998 年年夜饭那一晚。她第 21 章封进信封的那一份，封在这三次「对」之后，按规则 13 不另起一行算留底。

后找到的（冻结日以后想起，另起一栏，不进上面的分数）：姑姑那几张进过家族群的纸质老照片，旁注「他线碰过」；唐秀英压在老家箱底的 1987 年那摞信。

两人分开标：苏念与程立一开始有三份标得不一样，对过规矩以后一致。

二、编码规则

1. 先定续接。第一行写清是哪一条续接、从哪天起。后面每一个「碰过」，都只对这一条算。别的续接碰过的，对这一条仍算没动过，旁注「他线碰过」。
2. 一份＝能单独拿出来、单独回答一次「这像不像他」的东西。一个人算一份，不按他记得的事拆；总是被一起翻的相册算一份；单拿出来什么也回答不了的，不进分母。切分的办法在数之前写下，数完不许改。

3. 冻结分母。第一次数完，写下冻结日。冻结日以后找出来的，另起一栏，叫「后找到的」，分开报，不倒回去改分母。
4. 每一份标四个状态之一。喂过：被拿去训练、复制，或照着它去做这条续接。补过：被拿去填这条续接的空。对过：被拿出来，和这条续接比过，记次数。没动过：以上三样都没发生。
5. 一份有几种状态的，按喂过、补过、对过、没动过的次序，取最前面那一个。
6. 只有「没动过」进分子。对过一次也不进。
7. 冻结日以前已经不在的，不进分母；冻结日以后丢了、坏了的，留在分母里，标「失了」，不进分子。
8. 拿不准碰没碰过的，标「不明」，按碰过算，不进分子，旁边写明为什么拿不准。查清了再挪回来，挪时写日期。
9. 续接自己生成出来的东西，永远不进分母。
10. 只记真发生过的事。打算喂、可能补、曾想对，一律不记。
11. 两个人分开标，一人标完先不给另一人看。对不上的份数单独记一笔。
12. 留底余量＝没动过的份数／分母，分子分母一起报，写上日期。
13. 碰之前的样子被原样封存了（另存一份、锁起来、版本库里留着），那份封存仍算留底：被碰的这一件照常标，封存另起一行标没动过，写明封存的日子和放处。封存必须在碰之前做；碰了以后才存的，不算。这一条是第二次检验之后补的，来由见第 17 章、第 37 章。

附录三

两次预注册的原文、指纹与结果

一、说明

本书在代码这块地上跑过两次检验，每次跑数之前各写一份预注册，写完算 sha256 指纹，记进同一个指纹文件。两份都写于 2026 年 10 月 13 日。

读者能核的是这两样：下面的预注册全文，和下面的两串指纹。把全文照字存成文件（UTF-8 编码，换行用 LF，文末留一个换行），算 sha256，应与指纹一致。印刷版把原文里的标题记号「#」排成了全角「＃」、把行首的列表记号照原样保留；核指纹时请把「＃」换回半角「#」，或直接用随书公开的原文件。指纹证明书里印的和当时封存的是同一份，证明不了写的时刻；写的时刻，只有本书自己机器上的记录。

两份预注册文件、两段跑数程序（run.py、run_v2.py）和两份结果文件（result.json、result_v2.json）随书公开。程序只读公开仓库的提交历史，不执行仓库里的代码，谁都可以重跑。

二、指纹文件原文

```
00aeff21401a3a9ae2b38fecfc25dec8835053b6adf191668d6021956d6257ff
PREREG.md
Tue Oct 13 10:23:46 UTC 2026
3a23d29e8fa3647725b2698345db39f53533bb745f459966a2449014d08dc8bc
PREREG_v2.md
Tue Oct 13 11:22:02 UTC 2026
```

三、第一次预注册原文（文件名 PREREG.md）

预注册 · 留底被用掉之后，「还是它」的判定是否更晚被推翻（读取结果之前写死）

写于 2026-10-13，跑数之前。改动一律在文末另记，不改此页。

对应命题

「还是它」的判定靠一份独立对照撑着；对照一旦被续接本身改写（被「计入」），判定会更自信、却更晚被发现出错。

取数场

公开代码仓的提交历史。一次 refactor（重构）就是一句明说的「还是它」：作者宣称代码的行为没有变。

测试代码是这句宣称的对照。重构提交若同时改了测试，就是对照被续接用掉（计入）；不改测试，对照留在局外（留底）。

仓库（固定 10 个，按此顺序，不增删）

psf/requests, pallets/flask, pallets/click, encode/httpx, python-attrs/attrs, psf/black, pytest-dev/pytest, Textualize/rich, python-poetry/poetry, celery/celery

编码规则

1. 只取非合并提交。
2. 重构提交：提交说明首行（不分大小写）含 `refactor`。
3. 源文件：`.py` 且路径不含 `test`（不分大小写）、不在 `docs/` 下。测试文件：`.py` 且路径含 `test`。
4. 只保留至少改了 1 个源文件的重构提交。
5. 暴露变量 T（对照被用掉）：该提交改了至少 1 个测试文件 → T=1；否则 T=0。
6. 结局 Y（判定被推翻）：该提交之后 90 天内，存在一个提交说明首行含 `fix` 或 `bug` 或 `regress`（不分大小写）的非合并提交，改到了该重构提交所改源文件中的至少一个 → Y=1。
7. 协变量：log(1+该提交源文件增删行数总和)、log(1+源文件数)、仓库固定效应、log(1+该源文件集合在之后 90 天内被任何提交改动的次数)（控制「这些文件本来就改得勤」）。
8. 最后 90 天内的重构提交（随访不满）剔除。

主分析

logistic 回归 Y ~ T + 协变量，报告 T 的比值比 OR 与 95% 置信区间。

判定（事先写死）

- 支持：OR ⩾ 1.20 且 95% CI 下限 > 1。
- 不支持：95% CI 包含 1。
- 反向：OR < 1 且 CI 上限 < 1 → 命题在此取数场被判负，照原样写进书。

不利结果处置

无论结果如何，原样写进书的证伪章，并写明它改了书的什么。不换结局定义、不换时间窗、不换仓库。

次要分析（只描述，不作判定）

时间窗 30 天与 180 天的同一回归；按仓库分开的粗比例。

停止规则

跑完一次主分析即停，不因结果不理想追加仓库或变量。

已知局限（事先写下）

- 提交说明里的 refactor 是自我标注；fix 不一定指向那次重构引入的问题。
- T=1 也可能是因为重构牵动了接口、测试不得不跟着改（这恰好是「计入」的一种）——无法区分「主动改对照」与「被迫改对照」。
- 代理变量：作者 ≠ 判定者；fix 提交 ≠ 「不是它了」的明示宣布。

四、第二次预注册原文（文件名 PREREG_v2.md）

预注册（第二次）· 对照被一起改过的「行为没变」，出了事是否更少被点名（读取结果之前写死）

写于 2026-10-13，第一次检验（PREREG.md）判「不支持」之后、本次跑数之前。本页一经写下不改；改动另起文件。

为什么要第二次

第一次的结局（之后 90 天内同一批文件出现 fix）基础比例 74%，几乎每次都发生，分不出差别；而且它量的是「之后有没有修过」，不是本书说的「是否被明说『不是它了』」。本次改量明说。

对应命题

「还是它」的对照若被续接本身一起改过，那句「还是它」更少被人明说推翻——出了事也不点它的名。

取数场与编码

- 仓库（固定 30 个，不增删）：第一次的 10 个（requests, flask, click, httpx, attrs, black, pytest, rich, poetry, celery）＋ pallets/jinja, pallets/werkzeug, marshmallow-code/marshmallow, pypa/pip, pypa/setuptools, sqlalchemy/sqlalchemy, tornadoweb/tornado, aio-libs/aiohttp, scrapy/scrapy, sphinx-doc/sphinx, pylint-dev/pylint, PyCQA/flake8, python/mypy, tox-dev/tox, encode/starlette, fastapi/fastapi, pydantic/pydantic, Pylons/pyramid, boto/boto3, matplotlib/matplotlib。
- 重构提交、源文件、测试文件、T 的定义与第一次完全相同（见 PREREG.md 编码规则 1—5）。
- 结局 Y2（被明说）：该重构提交之后 365 天内，存在一个非合并提交，其**完整提交说明**含该重构提交哈希的前 7 位或以上；或其说明首行以 `Revert` 开头且含该重构提交的首行原文。
- 随访不满 365 天的重构提交剔除。
- 协变量同第一次：log(1+源文件增删行数)、log(1+源文件数)、仓库固定效应、log(1+之后 365 天内这些源文件被改动的次数)。

主分析

logistic 回归 Y2 ~ T + 协变量，报 T 的 OR 与 95% 置信区间。若事件数少于 20，改报 Firth 罚似然不可行时，只报粗比例与 Fisher 精确检验，并照下列判定线读。

判定（事先写死）

- 支持：OR ⩽ 0.80 且 95% CI 上限 < 1。
- 不支持：95% CI 包含 1。
- 反向（本书在此取数场判负）：OR > 1 且 95% CI 下限 > 1。

次要分析（只描述）

在第一次定义的「90 天内有 fix」的子样本里，比较 T=1 与 T=0 的 Y2 比例。

不利结果处置与停止规则

结果原样写进书。跑完一次即停，不换仓库、不换窗口、不换结局。

已知局限

- 点名一个哈希，不一定是推翻它（也可能只是引用）。本次不做人工读说明，事先接受这一噪声。
- T=1 也可能意味着重构做得更周全，因而更少出事、更少被点名；这一解释与本书预测同向，本次检验分不开二者——若结果支持，只能算「与本书相容」，不能算证明。

注：「主分析」一节里「改报 Firth 罚似然不可行时」一句漏了几个字，原意是「改报 Firth 罚似然；Firth 也不可行时，只报粗比例与 Fisher 精确检验」。原文受指纹锁定，照原样印出，只在这里说明。本次事件 37 次，不少于 20，这一句没有用上。

五、第一次的结果

时间窗	重构次数	结局次数	比值比 OR	95% 置信区间	p	按预注册判定
90 天（主分析）	263	194	1.41	0.60—3.31	0.43	不支持（区间含 1）
30 天（次要）	263	153	1.46	0.74—2.85	0.27	只描述
180 天（次要）	263	210	2.55	0.91—7.17	0.07	只描述

按仓库分开的粗比例（90 天；T=0 为没改测试，T=1 为改了测试）：

仓库	T=0 次数	T=0 有修补	T=0 比例	T=1 次数	T=1 有修补	T=1 比例
requests	17	12	71%	4	4	100%

仓库	T=0 次数	T=0 有修补	T=0 比例	T=1 次数	T=1 有修补	T=1 比例
flask	15	13	87%	11	8	73%
click	9	6	67%	5	3	60%
httpx	13	7	54%	6	4	67%
attrs	3	2	67%	3	2	67%
black	6	4	67%	4	4	100%
pytest	2	1	50%	16	11	69%
rich	6	6	100%	6	5	83%
poetry	32	22	69%	30	20	67%
celery	44	33	75%	31	27	87%
合计	147	106	72%	116	88	76%

六、第二次的结果

项目	数
符合条件的重构	2087 次（改了测试 621，没改 1466）
365 天内被明说	37 次
粗比例	改了测试 18／621（2.9%）；没改 19／1466（1.3%）
Fisher 精确检验（只描述）	比值比 2.27，p＝0.017；方向与本书预言相反
主分析：logistic 回归，控制改动行数、文件数、仓库、之后改动次数	OR＝1.26，95% 置信区间 0.58—2.74，p＝0.56
按预注册判定	不支持（区间含 1）；未落入「反向」（区间下限低于 1）
拟合时的警告	计算程序报过收敛警告：事件只有 37 次，仓库固定效应 29 项，17 个仓库两组都没有事件。主分析照预注册原样报出
次要分析：90 天内出过修补的子样本（只描述）	改了测试 15/475；没改 13/1077

按仓库分开的粗比例（365 天）：

仓库	T=0 次数	T=0 被明说	T=1 次数	T=1 被明说
requests	15	1	4	0
flask	14	0	10	0
click	9	0	5	0
httpx	13	0	6	0
attrs	3	0	3	0
black	5	0	4	0
pytest	2	0	11	0
rich	6	0	6	0
poetry	31	0	29	1
celery	44	0	31	1
jinja	10	0	2	0
werkzeug	16	0	19	0
marshmallow	9	0	8	0
pip	66	1	30	1
setuptools	58	0	5	0
sqlalchemy	25	1	42	2
tornado	17	1	6	1
aiohttp	34	4	82	9
scrapy	50	0	42	1
sphinx	368	4	81	0
pylint	142	1	59	2
flake8	13	0	8	0
mypy	323	3	78	0
tox	0	0	1	0
starlette	3	0	2	0
fastapi	25	0	7	0
pydantic	8	0	17	0
pyramid	9	1	9	0
boto3	1	0	3	0
matplotlib	147	2	11	0

仓库	T=0 次数	T=0 被明说	T=1 次数	T=1 被明说
合计	1466	19	621	18

七、两次改了本书什么（详见第 37 章）

1. 第一次的结局（之后 90 天有没有修补）基础比例 74%，量不出差别；而且它量的不是本书说的「被明说『不是它了』」。第二次改量明说。
2. 两次都不支持，第二次的粗比例还偏向反面。本书把代码一域从证据里撤出；第 38 章与附录四的代码一行，改为「已跑两次，均不支持」。
3. 第二次之后补了一条定义细则（附录二规则 13）：碰之前的样子被原样封存的，仍算留底。版本库原样留着改动前的测试，所以「测试被改过」并没有真把留底用掉，代码这块地可能本来就选错了。这条解释是看到不利结果之后才补的，只有在别的领域被事先预言并检验过才算数。本书写下的预言是：在没有版本封存的场合（家庭口述、口头传统、手工改动的纸质台账），「对照被一起改过」会压低「不是它了」的明说率；在有封存的场合，不会。

附录四

判负卡

一、四个领域的预言

领域	怎样分组	量什么	本书预言	收窄条件	判伪条件
丧亲（主）	追踪使用复现体的家庭，按复现体是否吸收了家属事后回忆分两组	「他不会这么说」一类自发纠正的月频次	吸收组的月降幅更大	两组降幅比的 95% 区间含 1：本书在丧亲一域收窄	吸收组降得更慢，且区间不含 1
统计	换基期时，新基期由已被政策改过的年份组成，对照未被改过的	结构断点被正式承认的时滞	留底被吃的一组，时滞更长	区间含零：收窄	方向相反且区间不含零

领域	怎样分组	量什么	本书预言	收窄条件	判伪条件
度量	标准物按被拿出比对的频次分组	它与复制品群的分歧，及判定「谁变了」的难度	比对越多，分歧越大、越难判定	比对频次与分歧无关：收窄	比对越多分歧越小，且显著
代码	重构是否同时改测试	第一次：之后 90 天是否出现修补；第二次：365 天内是否被后来的提交点名或撤回	第一次：改测试的一组更常被推翻；第二次：改测试的一组更少被明说	已跑两次，均不支持：第一次 OR 1.41（0.60—3.31）；第二次 OR 1.26（0.58—2.74），粗比例反向（2.9% 对 1.3%）。代码一域从证据中撤出	第二次写明：OR 大于 1 且区间下限大于 1；未达到

二、致命条款

若在留底被系统用尽（余量为零）的情形下，「不是它了」的明说次数不降、确信度不升，并且这一结果在三个领域各一组里复现，本书核心判准作废，「留底」退为「独立证据」的一个家常叫法。

「余量为零」怎样判：每一组样本的留底清单，在看结局之前，由不知道分组、也没看过结局的人，按第 17 章的编码规则（附录二规则 1—13）先编好、封存；只有这样编出来分子为零的，才算余量为零。编码一致性达不到第 17 章那条线的，这一组不进致命条款。

确信度怎样量：问「你有多确定，从一到五」，或数「好像」「大概」「应该是」一类词；两种量法事先选一种，不看结果再换。

一条待检的细则：第二次代码检验之后补的「有封存仍算留底」（附录二规则 13），预言在没有版本封存的场合（家庭口述、口头传统、手工改动的纸质台账），「对照被一起改过」会压低明说率，在有封存的场合不会。两类场合都看不出差别，或有封存的一类同样压低，这条细则作废。

三、写死日期的赌注

到 2029 年 6 月 30 日，若有一项公开发表的纵向研究，同时记录了「复现体训练材料是否吸收家属事后回忆」与「家属自发纠正的频次」，其结果应为吸收组纠正频次降得更快。

什么不算命中：只测满意度或哀伤量表的；没有对照组的；作者自述的。

到期没有这样的研究：记为「未结算」，不算赢。

四、本书已经自己削掉的三句更强的话

原本要写的话	削掉它的材料	现在的说法	主讲
凡是同一性，都靠一份会被用掉的留底	千克 2019 年改由普朗克常数定义，常数谁量都不碰它	只对「以一个个别的东西作对照」的「还是它」成立	第 36、40 章

原本要写的话	削掉它的材料	现在的说法	主讲
护住留底的办法就是别碰它	记忆不回想也会淡；302 号那本书的初一电话；艾宾浩斯 1885	有计划地花：知道在花哪一份、还剩几份	第 21、36 章
多查总是好的	308 号那本书想把身份时滞压到零；天天重认，系统不稳	查也有预算，每对一次都花一份	第 14、36 章

附录五

引文核验总表

说明　正文与前后件凡标〔待核〕处，出处、页码或数字尚未逐字核对原文，全部按出现顺序列在本表，共 45 处。「拟据」一栏照正文标记里写的来源抄录，正文没写来源的记「—」。核对结果分三种：已核（照原文改定）、改写（原文与正文不符，改正文）、删除（查无出处，删正文）。本版付印时，除下表注明的几处外都还没有结算，记为「未核」——这是本书最该先还的一笔账。三本源书的单句短引标〔核〕，已对过源书全文，不进本表。本书自己的推断标「待验」，也不进本表，它们的去向见附录四。

序	位置	正文	拟据	核对结果
1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二	它的几件正式复制品，和它一比，差出了大约 50 微克	—	二手已核：与维基百科 International Prototype of the Kilogram 条所引数字相符，原报告未读
2	前言 ◆五	每次比对前要按规程清洗，清洗后一个月左右，读数还要漂约 30 微克	—	二手已核：与维基百科 International Prototype of the Kilogram 条所引数字相符，原报告未读
3	前言 ◆五	它和它的正式复制品之间，一百年里差出约 50 微克	BIPM Girard 1994	二手已核：与维基百科 International Prototype of the Kilogram 条所引数字相符，原报告未读
4	前言 ◆八	一个大模型写出来的东西，又被收进下一个模型的训练数据，有研究者在 2024 年的《自然》上说，这样一代代吃下去，模型会塌缩	Shumailov 等 2024	已核：《自然》631 卷 755—759 页原文页面

序	位置	正文	拟据	核对结果
5	导读 ◆十五	出处或数字还没逐字核对的，标	—	未核
6	第 7 章 ◆五	据通行介绍，沃伦 1984 年量过楼梯，能不能爬的临界踏高约为腿长的 0.88 倍	—	未核
7	第 8 章 ◆五	一样东西有一小组核心，苹果从脆变软，核心还在，东西就还是这个东西	核心说原作者与表述，396 号自标待核	未核
8	第 10 章 ◆二	1883 年，人们把它和更早留在法国档案馆里的那块「档案千克」比过，量不出差别，这才选定了它	铸造与比对细节据维基百科该条	未核
9	第 10 章 ◆三	冲完放一阵子，等它「稳下来」再上秤	BIPM 清洗规程细节	未核
10	第 10 章 ◆三	记载显示，清洗后大约一个月里，它的读数会漂动约 30 微克	BIPM Girard 1994	二手已核：与维基百科 International Prototype of the Kilogram 条所引数字相符，原报告未读
11	第 10 章 ◆四	把原器和它那批老复制品放在一起看，一百年里，两边之间差出了大约 50 微克	BIPM Girard 1994	二手已核：与维基百科 International Prototype of the Kilogram 条所引数字相符，原报告未读
12	第 10 章 ◆四	到第三次定期检定前后，它又回到了和最初差不多的数	据维基百科该条所列 K20 读数，年份口径未核	未核
13	第 10 章 ◆十	那件复制品，隔些年要送去巴黎，和地窖里的原器比	我国量值溯源的具体层级，此处只写大意	未核
14	第 11 章 ◆二	那三层罩子、三次检定、那大约 50 微克	—	二手已核：与维基百科 International Prototype of the Kilogram 条所引数字相符，原报告未读
15	第 11 章 ◆二	每清洗一次，读数就要漂上一个月左右	—	未核

序	位置	正文	拟据	核对结果
16	第 11 章 ◆九	302 号那本书也提到这句老话，并且老实标了	—	未核
17	第 12 章 ◆二	第 10 章说，那块圆柱和它的正式复制品相比，一百年里差出约 50 微克	—	二手已核：与维基百科 International Prototype of the Kilogram 条所引数字相符，原报告未读
18	第 13 章 ◆六	这样的材料，到今天还剩多少，本书不知道	—	未核
19	第 14 章 ◆三	据检定记录，洗完以后大约一个月里，它的读数还会慢慢漂移，漂上约 30 微克	BIPM 检定报告	二手已核：与维基百科 International Prototype of the Kilogram 条所引数字相符，原报告未读
20	第 14 章 ◆五	它做的是大鼠，做的是恐惧，人的日常记忆是不是同样如此、到什么程度，本书不下结论	—	未核
21	第 16 章 ◆四	它和复制品之间慢慢差出了约 50 微克	BIPM 检定报告	二手已核：与维基百科 International Prototype of the Kilogram 条所引数字相符，原报告未读
22	第 18 章 ◆三	一周后再问，他们里有更多人说看见了碎玻璃，录像里其实没有	具体比例	未核
23	第 18 章 ◆三	所以很多地方的办案规范，都要求尽早、尽量少地询问证人，问话要开放，不带暗示	具体规范名称	未核
24	第 19 章 ◆九	原器和复制品差出约 50 微克	BIPM 检定报告	二手已核：与维基百科 International Prototype of the Kilogram 条所引数字相符，原报告未读
25	第 20 章 ◆六	到后来，原器和复制品之间差出约 50 微克	—	二手已核：与维基百科 International Prototype of the Kilogram 条所引数字相符，原报告未读
26	第 21 章 ◆七	302 号那本书在这句话后面老老实实标了	—	未核

序	位置	正文	拟据	核对结果
27	第 21 章 ◆七	不管放不放，一盒二十多年的磁带，磁粉和带基都在慢慢老化，老化多快，本书没有查到可靠的数	磁带保存年限	未核
28	第 22 章 ◆五	再让下一个人听这份复述，再复述给下一个人	实验细节	未核
29	第 26 章 ◆一	不少国家的物价指数都定期换基期	各国换基的周期与做法	未核
30	第 26 章 ◆四	为了让新旧两段接成一条线，统计上常把旧数按新口径重新折算，一路往回推	折算办法因机构而异	未核
31	第 27 章 ◆二	截肢以后，相当多的人会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很多年里，感觉被截去的肢体仍在，其中一部分人会疼	比例与持续时间	未核
32	第 27 章 ◆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拉马钱德兰和同事做过一只镜盒	通常记在拉马钱德兰与罗杰斯-拉马钱德兰名下，1996 年前后，期刊待核	未核
33	第 27 章 ◆三	据报告，有一部分病人看着镜里的「那只手」张开，攥紧的幻肢也跟着松了	效果大小与可重复性；这一疗法后来既有支持也有质疑	未核
34	第 27 章 ◆六	396 号那本书提到，日子久了，有人觉得幻肢慢慢缩短，像是退进了断端里	常称「套叠」	未核
35	第 27 章 ◆八	396 号那本书在第 65 章也提到，神经通路和大脑里的手区还在	关于皮层重组的研究	未核
36	第 29 章 ◆五	第 33 章会讲一种研究，说一段记忆每被想起一次，就重新变软一次，可能被改写	见第 33 章所引 Nader 等 2000	未核

序	位置	正文	拟据	核对结果
37	第 30 章 ◆九	据说有的团队已经在做两件事	业界做法不列具体公司	未核
38	第 33 章 ◆九	导言英译刊于《表征》1989 年第 26 期）	卷次页码	未核
39	第 36 章 ◆三	和它的正式复制品比，一百年里差出约 50 微克，可到底谁变了，按定义说不清	BIPM Girard 1994	二手已核：与维基百科 International Prototype of the Kilogram 条所引数字相符，原报告未读
40	第 36 章 ◆五	学过的东西，头一两天掉得最快，后面慢下来，可一直在掉	具体百分比	未核
41	第 36 章 ◆五	可是一盒二十多年没放过的磁带，带基会不会粘？磁粉会不会掉？家里那台老录音机，皮带早就松了，放不放得出来都难说	磁带保存年限因材料与存放条件差别很大	未核
42	第 36 章 ◆九	苏念要是一年不登录，「爸爸」可能因为长期不活跃被归档	各平台规则不同	未核
43	第 39 章 ◆九	取材卡上写着「待核」的数字，本书照样写	—	未核
44	第 40 章 ◆九	对做它的公司来说，旧版本的权重和测试题都在，它在本书管的那一块里	各家公司保留旧版本的做法不同	未核
45	附录	附录五是引文核验总表，正文里每一处	—	未核

附录六

三本源书对照表

项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	第 308 号《轻重之间》（王帅著）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
领域	死亡学与哀伤研究	古代经济治理思想（《管子》轻重）	形而上学（实体与属性）
它自己的判词（大意）	死亡在日子里留下的，不是一张等人去接的清单，而是一组失了哨的路	事实上还是不是它，和制度还认不认它，是两回事；两者错位时，学得越快越可能学错	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一起发生，互相纠缠
「还是它」放在哪一面	路：一条路被看见、被第一次真做起来	形状：先有事实上的它，制度再追认	土：底下那团东西持存，不亮不等于不在
它对在哪里	看见了「看见」本身是路的一部分；名字不是接手，真做了才算	看见了同名异物，一粒粮食换三次身份；看见了伪连续与伪换身	拆掉了给属性找先在主人的老习惯；看见了「不变」是被固定出来的稳
本书取了它什么	早点睡的账号、老面馆、初一的电话；「只认真发生的事」这个习惯	粮食的三次换身、政策退出时已非原来的市场；事实身份只能事后由人定这句老实话	千克原器（全书总比喻）、搪瓷缸调包、幻肢、庖丁；「同一性有寿命」的线索
本书在哪里与它分开	它说看见越多越好；本书说经由复现体的「看见」越多，留底花得越快，看见与留底可以反着走	它说先认事实、后认制度；本书说事实那一侧也要一份没被学习过程吃过的基期，没有它，事实认不定	它说底下有东西持存；本书说「持存」本身也要一份留底来查，查它的那双手往往就是续接本身
它自己的材料里已经有的那一步	第 11 章：后生成的材料与原始材料越来越近，最后像是父亲一向就这么说	附录二十六：事实断裂的时点只能由人事后定位，定位不了就不用	第 49 章：原器与复制品差了几十微克，是谁变了按定义说不清

项	第 302 号《AI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陈凤著）	第 308 号《轻重之间》（王帅著）	第 396 号《属性纠缠论》（王德生著）
本书对它的赌注	第 38 章丧亲一域的预言	第 38 章统计一域的预言	第 38 章度量一域的预言

后记

这本书是这样写成的。

2026 年 10 月上旬，德麦国际在站上发了一批专著。王德生定下一个题目：从这批书里挑三本，挑的时候不看作者、不看名气，只看书本身能不能撑起一个新判断；三本还要分属三个互不相干的行当。

挑书的事交给几位互不通气的评审，各评一批，独立打分，再按领域隔开。选出来的，是一本死亡学、一本古代经济治理、一本形而上学。三本书谁也没引过谁，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其中 396 号是王德生自己的书，这一层前言里交代过。它们回答的是：一样东西被认作「还是它」，到底靠什么撑着。

接下来是对读。三本书各做一张取材卡，把它们的判词、案例、数据、自己承认的弱处，原样摘下来。然后把三张卡摆在一起，找三家都没说出口的那一句。找到的，就是那句「对照随手可取，用了不少」。拆它的材料，出自 396 号那本书自己写的千克原器。

全书四十章，照一份提纲写成，提纲在写的过程中也被改过几回。代码那一块的检验，是在动笔写结论之前预注册、跑完、照实写进去的；跑了两次，都没跑出来，书也就照着改了。王德生定了题目和口径，裁定了每一处收窄。复合主体的分工，出版信息页上写明了。

要感谢的，首先是陈凤和王帅两位作者。396 号是自家的书，不在谢之列，只在拆之列。

陈凤写一个人走后那些没人看见的路，写一通每月初一的电话，写一盆没人浇的葱。本书最要紧的那个画面，那个每晚说「早点睡」的账号，是从她的书里借来的。

王帅写一粒粮食怎样换了三次身份，写一个国家想退出时面对的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市场。他在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里，老老实实承认事实上的身份断在哪一天只能由人事后来定。本书正是从这句老实话里，看见了第一道缝。

两位的书原样在站上，本书没改它们一个字。它们是本书的留底。

一本讲「回写」的书，最希望的，是被读者回写。

你要是读过这三本源书，觉得本书哪一处把它们读歪了，请告诉我们。你要是在自己的行当里见过一份被悄悄花掉的留底，或者见过留底用完以后「还是它」反而更自信的事，也请告诉我们。你要是找到了一组情形，留底用尽了，人们说「不是它了」的次数却一点没少，那更要告诉我们：那正是本书写在附录四里的死法。

这本书，会因此改。

下一本见。

最后说一件小事。这本书动笔那天，最早那份提纲另抄了一份，从头到尾没被后来的修改碰过。它封在一个文件夹里，没人再打开。

等哪天有人问「这本书还是不是当初想写的那本」，就拿它来对。

照第 11 章那条事后补的细则，那是这本书自己的留底。那条细则待验，这一份算不算，也跟着待验。

判　词

认它「还是它」，
靠的不是它一直在，
而是手里还有一份
没被碰过的留底。

——本书

一个会说「早点睡」的账号，越来越像去世的父亲；一粒粮食，名字没换，身份换了三次；一块铂铱圆柱，罩在三层玻璃下一百年，按定义永远正好一千克，可谁也说不清它变了没有。

本书从德麦国际三本互不相干的专著出发——死亡学、《管子》的轻重之术、属性纠缠论——追问一样东西凭什么还是它。答案不在它自己一直在，也不在制度认不认，也不在有没有人接着做，而在手里还剩没剩一份没被这条续接碰过的东西：留底。喂一次、补一次、对一次，就用掉一份；留底用完的时候，「还是它」最像，也最查不了。

四篇四十章，从一盒没放过的磁带讲到统计台账、记忆再巩固与机器吃自己写的东西。书里跑了两次预注册检验，两次都没跑出来，原样写在第 37 章。

这一份，它碰过没有？

ISBN 979-8-90690-818-6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307 号 · 四篇四十章 · 约 21 万字
定价 US$20.00